武俠世界



$2.00

68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罪惡之城** 馬雲·著



鐵拐俠盜呂偉畏和阿生師徒二人在旅遊途中，到達一個莫明其妙的城市，那兒有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事，到處充滿了罪惡，到處充滿了血腥。甚至不像有法律的存在，彷彿美國西部開發期中的小鎮，教人爲之驚懼不已！「罪惡之城」當然只是一篇虛構的小說，但這麼樣的一個地方是否存在？請讀者自己去找尋答案吧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8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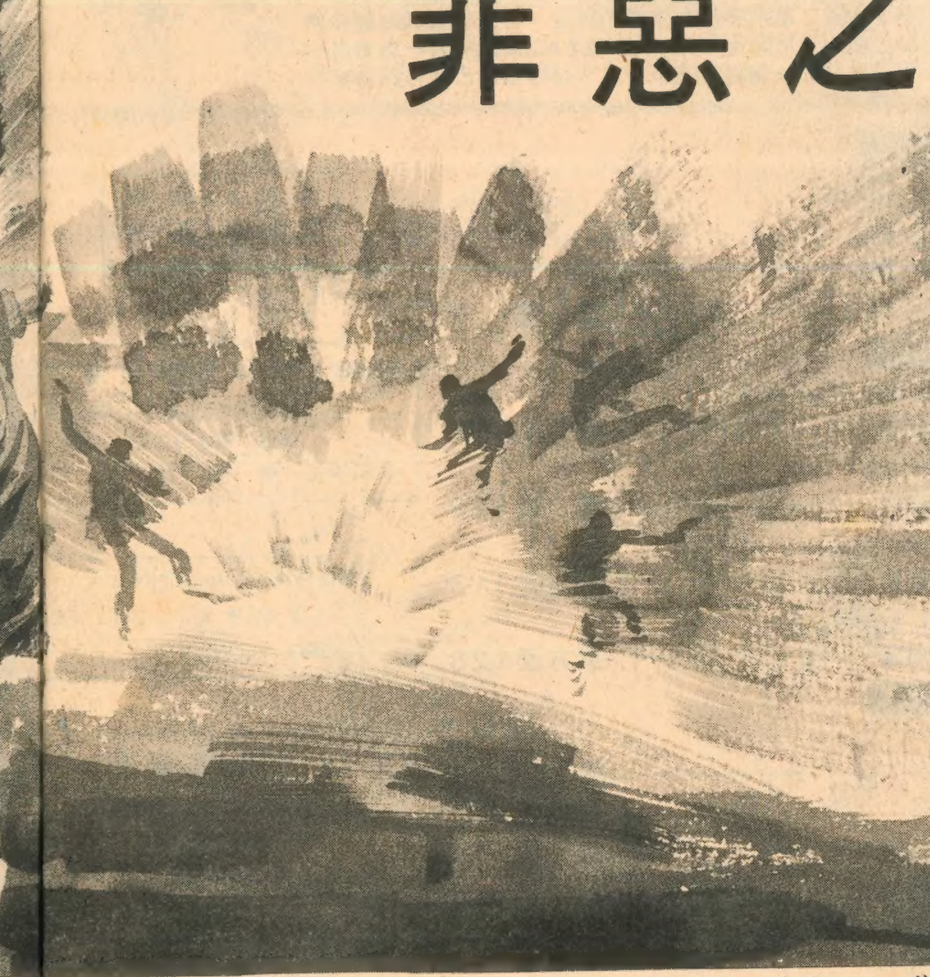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拐俠盜傳奇故事

罪惡之城

馬雲·文
培新·圖





怪事層出　險象環生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自從幹下了一連串驚天動地的事跡後，在×市市民心目中留下極良好的印象。

人們都知道這師徒二人俠義爲懷，絕對不是貪圖享樂的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有不少市民就往往跑來向他求助。

不過，他們也不是有求必應，就像眼前有一位富有的商人，他正在「飛鏢俱樂部」等待機會，希望可以找到呂偉良師徒二人，求他們帮忙一件事。

這位富人姓常，這是罕見的姓氏，他叫常富。他是聽到人家說呂偉良師徒二人經常到這裏來消遣的。可是，今天已是第三天了，依舊無法遇上呂偉良師徒二人。

常富曾查過呂偉良住處的地址和電話，也花錢企圖買通俱樂部的侍應生，但是，他越焦急，越加容易引起人家的誤會，甚至被問及的人以爲他是呂偉良的仇家。因爲許多人都知道「鐵枴俠盜」在江湖上有不少仇人的。所以明是知道的，也推說不知了。

常富無可奈何，只有繼續在這裏等待下去，希望他們師徒二人終歸會來這兒一次。

這一天，呂偉良和阿生果然在黃昏時候來了。

常富喜出望外地，跑過去跟他招呼，呂偉良雖則有些突然，但對於這種情形亦不以爲怪，許多時候他在街上也遇上不少他不認識的人，同樣向他點頭微笑，甚至揮手爲禮。

等到常富伸手摸向口袋裏時，阿生就立即戒備。

常富摸出一張名卡，遞給呂偉良。

呂偉良看見名卡上面印住：「富貴商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常富……」以下便是商行的辦事處地址和電話等等。

常富看得出師徒二人的詫異神情，他苦笑道：「對不起，我可能嚇你一跳！但是，這裏的侍應生可以證明我在這裏等了你們三天了！」

呂偉良問道：「請問有什麼指敎呢？」

「指敎則不敢，我只是有件事拜託你，至於酬勞，多少也不

常富又由口袋裏摸出一幀照片，交到呂偉良手上，說道：「這是小兒波比，他是我唯一的兒子，失踪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呂偉良苦笑道：「常先生，閣下一定弄錯了，這些事你應該向警察投訴。」

「請你聽我說吧！我已經報了警，甚至還花錢請了著名的私家偵探，可是，至今消息全無。」

「琊我也沒有辦法。」

「呂先生，我也知道你不是職業偵探，但是，你在江湖上很吃得開，我希望你能爲我打聽一下，到底他是否尚在人間，萬一他不幸死了，琊我也可以死了這條心。」

呂偉良想了想，問道：「你有收過任何勒索信嗎？」

「就是沒有，這才奇怪！」

「波比多大年紀了？」

常富道：「今年二十一歲。」

「結了婚嗎？」

「還沒有。」

呂偉良道：「這社會太複雜，像他這年紀，一定有女朋友的，大概你會反對他們的婚事，所以他跟女朋友私奔去了。」

常富嘆口氣道：「絕對沒有這回事，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有女朋友！」

呂偉良把波比的照片還給常富，抱歉地說道：「對不起，這件事我也無能爲力，因爲，明天我們就要離開這裏，到外地去旅行。我看，你還是信任警方，希望他們短期內會有消息給你！」

常富嘆了一口氣，老淚盈眶地說：「眞想不到我唯一的一綫希望也落了空的！」

呂偉良看見這白髮斑斑的老人，傷心欲絕地垂下頭來，心裏有點不忍。

常富舉步欲行，呂偉良又把他叫住：「常先生，可否把照片留給我？」

常富在絕望中又感到還有一些希望，於是木然地把照片遞給呂偉良。

呂偉良接過波比的照片，說道：「我未必有把握，但我會盡可能到處替你查問一下。你最好不要存着太大的希望。」

「是的，我已經當他死了，可是，老妻整天在以淚洗面，我又只好來求求你幫個忙！」

「別那麼說！」呂偉良道：「請到餐室這邊來，讓我們好好的談一談！」

常富有點喜出望外地，走進餐室這邊來！

他一邊走一邊對呂偉良說道：「請盡量延期旅遊吧，所有一切損失，就由我來賠償好了！」

呂偉良道：「那又不必，我做事不講酬勞，何況對於這件事我根本毫無把握。我答應你，只不過是希望盡今晚之內，替你偵查一下，希望從我一班江湖上的朋友口中查出一些端倪。不過，你當然要從頭說起，例如他通常與一些什麼朋友來往，到一些什麼地方去玩……等等，否則，我亦無從着手！」

這時候，他們已在餐室的一張桌子坐了下來，侍者替他們叫了一些飲料，然後，常富才對他們說出他兒子波比的日常生活情況。

常波比仍在一間專上學院讀書，成績雖不算得好，也不見得壞。他平日沉默寡言，所以朋友也不多一個，閒來多數看看電影和電視，有時也會跑到圖書館去。

呂偉良覺得單憑這些資料要去找到波比，簡直是一種侈望，呂偉良只希望手上的甫士咭度照片會產生一些奇蹟！

呂偉良今晚到俱樂部來，主要是跟一班舊朋友話別，他原本打算明天一早就與阿生同去旅遊。這幾天以來，他們就一直忙着攪出境手續，訂機票以及與親友話別等等，忙個不了！

有人奇怪他們何故要話別，難道他們也打算往到外地去了？

呂偉良却含笑解釋：「像我們這種人，到處都是不受歡迎的，生於斯長於斯，即使將來百年歸老還是要死在×市的。不過，出門旅行意外多，再加上我這一世人愛理閒事，誰也不能保險我們會平安歸來，所以不得不張揚一下，與親友們話別一番。萬一有什麼不測，也算是見過最後一面了！」

本來人家出門旅行最忌說些不吉利的說話，但呂偉良一生人從不迷信，如果一定要迷信，那也應該相信命運的安排，一個人要死的時候，相信說盡好話也是一樣沒有用的。

朋友們都知道呂偉良的爲人，他這一番說話實在大有道理。何況這次一去，預算中也要三兩個月才可以遊遍他們計劃中的地方。誰也無法知道在遙遙旅途中將發生一些什麼事。

呂偉良安慰常富幾句之後，又對他說道：「父親和兒子的思想往往有個距離，窮等人家有時爲了生活，無暇照顧兒女尚情有可原，但像閣下這種環境，實在應該多抽些時間接近自己的兒女。」

常富面有愧色，頻頻點頭稱是。

呂偉良把他住宅的電話抄下來，答應一有消息就通知他。

但是，呂偉良又聲明：「可能我對你毫無貢獻，因爲我的行期不能改變，總之今晚之內，我會盡力而爲。希望你不要對我期望太高。」

常富也知道呂偉良是個硬漢子，說話不喜歡轉彎抹角。所以，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他只好留下一張面額頗大支票。

呂偉良瞥了一眼，是三萬元的現金支票。呂偉良苦笑一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常富說道：「算是在下一點心意。」

呂偉良把支票還給他：「我不是自鳴清高，只是目前我不會要你的酬勞。」

常富忙又說道：「這是太少了，但有了結果之後，會再加的！」

「那我先謝謝你！」呂偉良笑道：「等到事情有了結果之後，我會一次過向你討取十萬元以上。因爲許多老人院孤兒院均感經費不足呢！」

常富也聽他的朋友說過，這位俠盜專做善事，爲了刺激呂偉良盡力而爲，他又對呂偉良說道：「如果你相信我的話，我們可以來個口頭協議，假如你眞能爲我找回我的兒子，我可以一次過付你二十萬元，任由你捐到什麼地方去也好。」

「你眞慷慨，可惜我沒有把握。」呂偉良說着站了起來，「但我一定會盡力而爲的。」

常富跟他握手，他們就此告辭。

呂偉良忙着跟俱樂部內一班朋友話別。朋友們都說師徒二人離開本市之後，相信鼠輩們一定更加高興，警方亦相應更爲忙碌了。

× ×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出現在西區一家地下賭場裏，這是黑社會退休頭子魯四所開設的。

魯四當然認識呂偉良，而且知道他們師徒二人無事不登三寶殿！

魯四笑道：「聽說明天二位就要去遊埠了，怎麼還有興趣在這時候來消遣？」

呂偉良說道：「四哥，你也知道我的爲人，如果我想發點橫財，才不會到這兒來。」

「是的，但是，如果我是你，我會好好休息一晚，明天的旅途會更爲愉快！」

「你似乎已猜到我此行的用意。」

呂偉良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波比的照片，問道：「認識這個人嗎？」

魯四戴起老花眼鏡，左瞧右瞧，終於搖搖頭：「不！他是誰？」

「一個富家子。」呂偉良說道：「不是勒索，又不似是混入阿飛集團去的。」

「會不會上了毒癖？」

「你以爲有此可能嗎？」

魯四苦笑道：「很難說，這裏許多青少年都爲毒品所害。」

「那又何必離家出走？」

魯四聳聳肩，說道：「我也不知道，總之，如果與海洛英有關的話，我勸你到虎鎭去一次，說不定他是眞的墮落，給那班馬騮控制住了。」

魯四所說的黑社會是新的阿飛組織，通常他們習慣了稱這班人爲馬騮，意思是頑皮百厭之外，還無法加以控制。

呂偉良其實早也想到了這點，所以在未到這兒來之前，他已經去過虎鎭調查。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才再到魯四這裏來。

魯四是個老江湖，對呂偉良素來尊重，所以在可能範圍之內，一定幫他。

呂偉良把到過虎鎭的事說出，魯四就皺起眉頭來，他只是感到奇怪。又似乎對這件事感到棘手。

魯四說道：「據我所知，許多吸毒青年都會在晚上偷偷跑到虎鎭去。因爲那兒半公開的，有海洛英等毒品零沽批發。」

「不！市區裏已多了不少零售站，未必一定要到虎鎭裏去的。」

「但是，如果你向那些拆家打聽一下，總有多少綫索的。」

魯四自然知道呂偉良在江湖上很吃得開，認識不少三敎九流中人。事實上呂偉良在進入虎鎭之後，也的確向一些毒品拆家打聽過了，完全得不到結果。所以他才會跑來找魯四。

魯四這裏實際上也等於是一家地下夜總會，許多黑社會中人都會跑到這兒來消遣，所以魯四雖則退休了，他仍然消息靈通。許多時呂偉良都可以從他這裏獲得一些十分寶貴的綫索。現在魯四也沒有辦法，呂偉良覺得也盡了他的能力了。

呂偉良離開魯四的地下賭場之後，跑進街頭一個電話亭裏去。

呂偉良在電話向常富道歉：「對不起，我令你失望，但我已盡了所能！」

常富也感到無可奈何，他嘆氣道：「算了！我本來就早已絕望，只是朋友們都認爲能找到閣下的話，也許還有一綫希望，現在我是眞的死了這條心啦！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非常感謝你，同時祝你旅途愉快！」

「謝謝你！」呂偉良把電話掛上。

不知怎的，呂偉良內心感到有點忐忑不安，因爲他對常富沒有交代嗎？還是由於他即將離開這個他所熟悉的地方？——他不知道！

如果是迷信的話，會認爲這是一個不吉之兆！但是，呂偉良從不迷信，所以他走出電話亭之後，又要阿生開車到紅燈區去。

紅燈區是夜生活之中最不正常的地方，除了酒與色之外，大蔴烟與迷幻藥充滿每一個角落。通常這種地方就是惡罪的淵藪，但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在那兒走動了大半晚，絲毫亦無結果。

返抵家門時，已是凌晨三時左右。

由於明晨一早就要出發旅遊，阿生倒頭便睡。但是，呂偉良却因爲心裏有事，輾轉反側也無法入眠。幾乎直到天色將亮，他才朦朦朧朧地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間，呂偉良就給阿生吵醒，原來已是早上八時正了。

樓下管理處的人上來，呂偉良逐一吩咐他們，例如代爲照料靈犬「多利」，代收一切信件等等。至於電話，由即日起已通知電話公司，暫時停用了。

趕到機場時，已過了九時半，距離他們預定乘搭的航機，只有三分鐘就要起飛！還好他們的行李簡單到無可簡單，經過檢驗證件等一連串手續之後，總算趕得及登機，但已是最後兩名乘客了。

師徒二人氣還未喘過來，航機便告起飛。

阿生躺在靠背椅上，深深地透了一口氣，他現在是眞眞正正的感到輕鬆了。航機轉眼間離開跑道，他更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

是的，多少日子以來，師徒二人一直活在出生入死的冒險生涯中，驚心蕩魄的事有如海上的波浪一樣，一個又一個，滾滾而來。雖然在他們師徒二人來說，早已習慣了，但能够有像今天這樣的機會鬆弛一下神經，總是一件好事！

昨夜根本沒有一覺好睡，所以呂偉良現在又呼呼地入睡了！

反而阿生趁這機會閱讀剛才進入機場前匆匆買下的幾份早報。

這是噴射機時代，迢迢千里的路程，轉眼間便可以抵達。這對旅遊人士來說，的確是一件好事。

當呂偉良睡得正甜之際，阿生突然把把他叫醒！

呂偉良正迷迷濛濛地聽到阿生在他的耳畔說道：「師父，不好了，飛機上有炸彈！」

呂偉良本來就沒有那麼清醒，一聽到「炸彈」二字，登時嚇得一跳！

這些日子以來，飛機上面被人放置炸彈已不算是一件奇事。

呂偉良睡意頓消，睜大雙眼四下張望了一遍，只見機上乘客若無其事地，或坐或臥，完全不像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

呂偉良側過頭來對阿生說道：「你開什麼玩笑呢？」

阿生低聲說道：「師父，我不是開玩笑，是眞的，剛才我無意中聽到二名空中小姐在耳語，她們說，駕駛室剛接到×市機場控制塔的電話，說是有人在這班航機上放置了一顆計時炸彈。」

呂偉良一震道：「機長有沒有正式宣佈？」

「還沒有！大概是担心乘客發生恐慌，而造成秩序混亂吧。」阿生說。

呂偉良再細看那些在通道上來往的空中女侍應生，神色的確有些不對勁！

不久之後，播音器裏果然有一項特別廣播，機長叫各乘客綁穩安全帶，這班航機，將會在商市降落，加油之後再繼續起飛。

但是，呂偉良記得在訂機票時，航空公司向他解釋說，這一班航機是直飛東京的，中途根本無須在商市中降落。

因此，乘客之中已有人提出質詢，但那三位空中小姐似乎受過特別囑咐，只作婉轉解釋，並未直言有計時炸彈。

飛機是用機器推動的，凡是機器，難免都有發生故障的意外。所以乘客之中已有人把事情想到機件發生故障那方面去。

呂偉良眞不明白，世界各地不時發生刦機事件，炸彈驚魂的事，更是數之不盡，爲什麼專家們還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

呂偉良聽阿生剛才所說，知道只是一種恫嚇勒索，大概不是有人登機刦持，例如有人把計時炸彈預先安放在飛機之上，又或者偷偷放在行李之內，然後才向航空公司勒索鉅欵！

呂偉良覺得這一類戲劇化的勒索，十居其九，只是恫嚇而已。但阿生則不以爲然！

阿生說道：「現在我覺得須要一種宗敎信仰了。」

呂偉良道：「你是不是担心炸彈會在空中發生爆炸？阿生。」

「是的，萬一在這時候出事，就會死無葬身之地。」阿生嘆了一口氣，「眞想不到，過去我們出生入死無數次也死不去，這一回却上不到天，下不到地，被困在這裏，一點辦法也沒有。」

「別那麼緊張吧！如果你要迷信，也該信信命運的安排！一個人的生與死，一點也不到你勉强！」

「我不是怕死，只是想到航機一旦發生爆炸，我們就可能被彈出機艙外，活生生，由數千呎的高空飛掉而下，那種死法太辛苦了。」

呂偉良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阿生就是這麼天眞的一個人，儘管他外型高大，畢竟也是個未足二十歲的無邪少年。

呂偉良對他說道：「這個時候最好是睡覺，能够睡着了，什麼都不知道的！」

阿生道：「你睡吧！我才睡不着！」

呂偉良重新躺下去，閉上了眼睛！

阿生知道他的師父有異乎常人的鎭靜，面對死神，往往亦若無其事，但阿生就缺乏這種定力！他可以在打打殺殺中與歹徒決一生死，却不能獃在這裏去等死！

航機開始緩緩下降了，空中小姐再三呼籲乘客綁好安全帶。

阿生望出機窗外，但見脚下一片烟霧瀰漫，商市被罩在烏烟瘴氣之中。說得文藝一點，彷彿一位披上了輕紗的貴婦，說得俗氣一點，便是妖氣冲天！

這一邊，高樓大廈林立，那一邊，隱隱看見了不少木屋區，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

航機掉了一個大彎，然後開始降落機場跑道之上！

呂偉良這時才睜大了雙眼，望向機窗外邊，但見機場上滿佈警衞，消防車，警車與十字車林立，但他們距離跑道頗遠！

直至到航機緩緩停下，人羣與車隊才蜂湧而上！

機長這時候才宣佈了眞相，叫乘客暫時離開航機，以便軍火專家澈底檢查一下。人們也到了這時候才慌張起來，紛紛離座！

也許是商市方面早已接到報告，所以機場上已作好了緊急應變的步驟。這邊航機剛剛停放好，那邊就駛來一座活動扶梯，幾輛大卡車已分別停在一旁，等候接載機上的乘客。

機上乘客爭先恐後地下機，呂偉良却拖着阿生走在最後，他覺得炸彈如果要發生爆炸的話，早就炸了，何必在這時候弄得秩序大亂，所以，呂偉良要阿生讓其他乘客先行一步！

他們靠近機窗，發覺這一邊乘客紛紛奔上卡車，那一邊却有數名穿制服的人，正與機長在談話，可惜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直至到所有的乘客已下了機，呂偉良和阿生才走在最後！

他們走過機長身旁，無意中聽到了以下一段話：

「你們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討價還價，我們同是國際航空協會的會員啊！」機長顯得極端憤怒！

一名穿制服的人說道：「對不起！我管不了這許多，總之我們這裏的規矩就是這樣，非錢不行！」

正當二人吵得面紅耳熱之際，一名地勤人員匆匆趕來，他是某航空公司的高級負責人，對那穿制服的人的一切要求都承諾下來。於是一批所謂專家才紛紛登上航機，展開搜索炸彈的工作。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被一名空中小姐催促，終於登上一輛旅遊車。

車上已擠滿了人，司機還未開車，有些乘客很焦急，他們都在担心航機發生爆炸，而這輛旅遊車就停在咫尺之間！

司機朗聲說道：「各位，這是特別服務，請各位每人付出二十元，這是特別服務費！」

這時各人才恍然大悟，原來又是爲了錢！

二十元數目不大，出門旅遊的人即使不十分闊氣，對這區區之數也不會斤斤計較的，何況是性命攸關的事呢！於是紛紛解囊。

那司機收齊了錢，車子才迅速開動，匆匆離開了飛機旁邊！

呂偉良和阿生看得心裏不舒服。再回想到剛才那軍火專家討價還價的情形，就更加憤憤不平。

車子開到出口處附近停了下來。呂偉良回頭看看，那邊正有一輛行李車，把乘客的行李自機艙搬了下來。而其他航機都遠遠離開，大概是担心萬一發生爆炸會受到牽連吧？

一名航空公司的職員走過來向各人解釋，由於航機檢查須時，請各乘客暫時到過境休息室等候。

各人下了車，阿生却咕咕嚕嚕的說道：「我從來未坐過這麼貴的汽車，由飛機旁邊到這裏，大概一里左右，竟收二十元！眞的是靠搶！」

各人在那航空公司的職員率領下，進入機場過境旅客休息室。

這裏面有吃的喝的，收費當然昂貴，但是，肚子餓了，口也渴了，貴也要光顧他們啊！

呂偉良問那職員：「我們大概要等多久？」

那職員道：「我們也不知道，全機進行詳細檢查，須要不少時間的。何況，我們還要利用電子儀器檢查所有乘客的行李呢！相信總得花上數小時。這是指機上沒有炸彈而言，萬一不幸眞的被人放置了炸彈的話，那就麻煩了。」

阿生忍不住說道：「那就悶死我了！在這裏怎麼可以獃上幾小時？」

那職員聳聳肩說道：「也沒有辦法，這是意外嘛！」

阿生忽然又說道：「反正我們是爲旅遊而來，可否讓我出去到處遊覽一下？」

那職員爲難地抓抓頭，說道：「萬一檢查過之後，飛機沒有事，立即就可以起飛了，那時我們到那裏去找閣下回來？」

阿生想想，也是的，萬一飛機要離開這裏，怎麼辦？

阿生對呂偉良說道：「師父，聽說商市是個好玩的地方，反正是出來遊覽，不如在這裏玩幾天再說！」

呂偉良也覺得以其在這裏悶上數小時，倒不如找個機會到市面去遊覽一下。正如阿生所說，反正是遊玩，又沒有正經事待辦的，如果按照行程表，也只不過這裏玩幾天，那兒住幾晚。再加上他們是個別旅遊性質，並不如參加什麼團體一樣處處受到制肘，所以行程表與時間表一切都可以隨時更改。

於是，呂偉良找着那航空公司的職員商量。

那職員爲難地道：「本來你們有正式護照，找着海關簽過境就行，不過……」

呂偉良是走慣江湖的人，他立即醒悟道：「至於錢這方面，我是不成問題的，只要你替我們想想辦法，通融一下吧。」

那職員道：「請別誤會，我也只是本着敝公司一貫作風，以服務爲主，但是，這裏的官員是非錢不行的。這裏是名符其實的商市，一切都商業化！」

說到這裏，那職員又左張右望，然後低聲說道：「不怕坦白對二位說吧，剛才我們航空公司方面也花了一大筆金錢，才可以邀得軍火專家代爲檢查機上是否有炸彈。」

呂偉良和阿生當然見到了，那班軍火專家在這危急關頭也這麼明目張胆，大概最高當局亦早已經有了默契。

呂偉良叫那職員代他們師徒二人說項，當他們是遊客留下這裏玩幾天，同時又給了那職員一些錢，那職員才離去。

數分鐘後，那職員回來了，大概一切已不成問題，他滿面笑容的，帶着師徒二人走出那過境旅客休息室，一直走向海關那邊。

那職員是航空公司派駐機場辦事處的高級人員，他跟這班海關人員也許混得很熟，一切手續轉眼之間便告辦妥。

當然，在此之前呂偉良已把一些旅行支票付給那職員。

事情是出乎意外地順利。前後不足十分鐘，師徒二人已由海關走到航空公司的機場辦事處。在這裏，他們又辦了一些例行手續，因爲他們是這一班機的乘客，這班機的目的地又不是這裏，手續上當然須要交代清楚。否則，這班客機上的乘客名單就無法交代清楚，到了的目地之後，便可能有問題。

還好呂偉良手上有一叠以美元爲單位的旅行支票，這些東西竟然有如靈驗無比的符咒，又彷彿是全世界可以通行無阻的通行證。

師徒二人沒有行李，有的只是隨身行李，所以不必再等待，就可以立即離開機場。

他們召了一輛街車，叫司機把他們送到一間較爲舒適的酒店。

在途中，呂偉良不禁暗暗地想，如果他們是放置炸彈的人，當局豈不是輕輕放走了抓人的機會。由此可以想到這商市上的一切，自是糊塗得很了。

突然間阿生驚叫起來：「停車停車，快些停車！」

阿生這舉動登時令到呂偉良和那司機都爲之驚奇不已！

呂偉良責備地問道：「阿生，你幹什麼？」

司機不管怎樣，却已把車子停下來。阿生也來不及回答呂偉良，已推開車門，衝了出去！

這麼一來更把呂偉良嚇得一跳！

如果這裏是×市，阿生這舉動絕不出奇，但這兒却是人地生疏的商市，他突然間這樣就無法不令人感到驚奇了！

呂偉良一邊留住司機，一邊也拄杖跟了下車。

可是，那司機却担心他們在演戲，目的是逃避付出車資，所以也跑了下來，追住呂偉良叫道：「喂！快給我車錢！」

呂偉良看見他大嚷大叫的，引得途人爲之注目，只好無可奈何地站住了脚！

司機氣急敗壞地走過來，幾乎要動手抓呂偉良的衣襟。

呂偉良知道他是出於誤會，陪他回到街車旁邊，說道：「我不會賴賬的，你放心吧！」

他又彎腰看看計程付費錶，是三元七角，呂偉良付他五元，連同小賬應該足够有餘了。但是，那司機却認爲機場是特別收費區，索價二十元。呂偉良覺得這是絕對不合理的事，便跟他理論！

吵吵嚷嚷的，引得途人圍觀如堵！

一名巡警經過，跑過來問發生了什麼事，司機硬說呂偉良故意不付車資，呂偉良把實情說出，說那司機濫收車費。

警員打量了呂偉良一遍，問道：「你是外來遊客吧？」

呂偉良點點頭。

警員回頭望望司機，司機打了一個眼色，警員首先把途人驅散，然後又對呂偉良說道：「機場街車是可以特別收費的，如果你堅持不付，我只能把你們都帶返警局裏去理論。」

司機洋洋自得地說道：「聽到了沒有，你是外地人，跟本地人過不去，到底是不大上算的啊！」

呂偉良覺得「猛虎不及地頭虫」這句話倒沒有說錯，既然連警察也這麼說，只好照付如儀，那一口不平之氣，唯有哽咽了下去！

阿生這時才氣喘喘地由街口那邊折回來。

呂偉良埋怨地說道：「你到底在攪什麼？」

阿生道：「眞可惜！我遲了一步，給他走了！」

呂偉良心裏想：今天才是他們第一次到這裏來，怎麼會有人是阿生認識的。

阿生大概也看得出師父的疑惑了，他解釋道：「剛才我在汽車裏看見一個男子在街上走過，起初我只覺得面善，後來想想才記起他原來就是我們要在×市找尋的常波比呢。」

「常波比？」呂偉良怔了一怔，「你是說，常富的兒子麼？」

「對了，就是他！想不到他會來了商市，怪不得我們在×市無法找到他了。」阿生又嘆一口氣，「剛才要是早一些停車，我不用走了那麼多的寃枉路，也許可以及時截住了他！」

阿生說到這裏，回頭張望，那司機還未走，離遠却看見那名段警正與他理論！

那警員說道：「他媽的！誰希罕你這

十元？快跟我回警局裏去！」

阿生瞪住呂偉良問道：「師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苦笑搖頭：「你放心好了，他不會眞的把司機抓回去，只想做賊阿爸而已！」

「賊阿爸？」阿生不明不白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把剛才的情形說了出來，阿生這才明白，那位警察先生只嫌十元太少，司機若想平安脫身，大概只能連呂偉良給他那二十元也不要。否則，犯例倒是無可避免的事！

師徒二人看見這裏已是鬧市，也沒有召來另一部街車，併肩漫步街頭。

商市的確是個美麗的都市，商業特別繁榮，街上人擠車多，百貨公司燈光十色，什麼東西都有得買。看來的確是個十分迷人的城市！

阿生又嚷着肚子餓了！

呂偉良道：「你沒有說錯吧？剛才在機場裏不是吃了一些茶點麼？」

阿生道：「不怕坦白說，太貴了，我不敢吃得太多，其實那些茶點怎麼可以吃得飽？」

呂偉良知道阿生平時可以吃很多東西，是以相信他的話。於是他們想找一間食物店，但附近却沒有餐室或飯店。

師徒二人正想轉入另一條街道時，突然傳來一陣淒厲的叫聲道：「賊呀！救命呀！……」

就在這時，只見二名青年正發足狂奔，一名婦人則梨花帶雨地在後面呼天搶地的叫喊着！

也許是習慣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師徒二人也顧不了這是什麼地方，齊齊搶出，把臂一橫，喝了一聲：「站住，不要走！」

那二名青年怔了一怔，其中一人立即亮刀！

剛才滿街路人沒一個敢理會，就當作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一樣，這種見死不救的情形，呂偉良和阿生過去見得多了。但是現在，人們都圍攏起來，大概他們知道好戲已經上演了。

呂偉良鐵杖橫伸，冷冷地說道：「把刀子放下，把賍物還給原主，放你一條生路，否則，你會像我一樣，變成殘廢！」

那持刀青年也不等呂偉良講完，人與刀齊上，只見阿生左手一幌，右手已奪到對方的手腕去！這種空手入白刄，手法乾淨俐落得很，旁人簡直看也未看得清楚，刀子已易手！

呂偉良看見另一名青年回頭就跑，縱前一步，鐵枴杖疾忙前伸，杖端點中了那傢伙後腦脊骨附近的穴道，登時呆站下來，動也不動！

呂偉良和阿生的敏捷身手，看得途人出了神。

呂偉良對那傢伙說道：「搶了人家什麼東西？」

那傢伙呆若木鷄，說不出話來！

呂偉良伸手在他背上一拍，替他解開穴道，那青年人的面色才逐漸紅潤起來。

那邊阿生已把持刀青年制服，押了過來！

被劫婦人走過來千多謝萬多謝的對呂偉良說道：「多得二位警探先生，要不是你們，我要自殺了！我丈夫失業，兒子生病，難得親友借我一百元，想不到却給這些沒天良的傢伙攔途截劫！唉！」

呂偉良雖則替那青年人開解了穴道，他在渾身痲軟無力底下，也不敢再反抗或逃走！乖乖的把一百元鈔票還給那婦人。

呂偉良對那婦人道：「我們並非警探，只是看不過眼的路人，你要找警察嗎？」

婦人說道：「不！我還要趕回家裏去，帶孩子去看病見大夫。兩位眞的是天下第一好人！想不到在此時此地還能遇上像兩位這種好人！」

圍觀的人滿面愧色，有些簡直感到無地自容地跑開了。

呂偉良看見婦人不加追究，也就對那二名青年劫匪道：「算你們一場造化！我們也沒空帶你去找警察，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如此下流。否則，幸運很難有第二次的！明白嗎？」

二名飛型青年點點頭。

阿生道：「就此輕輕放過他們，未免便宜了他們吧師父。」

呂偉良說道：「算了，我們已令他們得到了教訓，在衆多的路人面前失威！」

阿生用力一推，那傢伙栽出數尺以外，差點兒摔得鼻血直流！

呂偉良也把另一青年放走！可是，這傢伙走不數步，竟然不屑地回過頭來，吐了一口涎沫！令到阿生大爲反感，立即就要衝前把他抓回來！

但是，呂偉良來到這陌生地方，實在不想惹得太多麻煩，所以把阿生喝住了！

阿生沉不住氣，一怒之下，順手把他剛才奪自那青年阿飛手中的利刀，飛擲而出！

刀光一閃，只聽得一聲尖叫，見者無不驚駭！

可是，當各人視綫集中到那吐涎沫青年那邊去的時候，他並未倒下去，只是手掩耳朵，鮮血却自指縫間滲了出來！

原來阿生的飛刀並未存心殺人，目的只在乎懲戒那傢伙而已！他的刀法與眼力足可比美馬戲班中的第一流飛刀手。

那傢伙掩着耳朵，抱頭竄遁，另一名更是頭也不敢掉過來多望一眼！

圍觀的路人紛紛散去，不少人向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投以奇異的目光。

呂偉良和阿生沒有理會他們，向着大街上走去。

街上人擠車多，百貨公司的飾柜櫥窗裏五顏六色的擺滿了各式貨品，行人道上的小販張開喉嚨大叫，彼此貨色差不多，但價錢却有天壤之別。

路旁堆滿垃圾，營業車隨停隨開，到處兜客，秩序亂糟糟的。太陽的蒸薰下，路旁的垃圾發出陣陣異味，這與多采多姿的百貨公司，剛好成了一劇烈的對比。

商市，果然一點也沒有錯，一切以商業化爲基礎，其他一切都可以不理了。

呂偉良和阿生轉了幾條街，才找到一家食物店，師徒二人入內吃了一點東西。正要結賬離去之際，突然有十數名大漢推門而入！

師徒二人細看清楚，爲首一人正是剛才被呂偉良教訓過的刧匪！

那傢伙顯然是跟踪而來，他指指師徒二人，對同黨說：「就是他們了！」

呂偉良和阿生大陣大仗見得多了，那裏會把這輩放在眼內？只不過這是一處陌生的地方，走慣了江湖的呂偉良實在不想開罪太多人，剛才在街上要不是太過看不過眼，他也不會去理會。

現在，在場的食客看見衆大漢來勢洶洶，紛紛走避，只有呂偉良和阿生却非常鎭靜地站了起來。

呂偉良說道：「各位，有什麼事到外面去談好不好？這裏是人家做生意的地方，不大方便啊！」

可是，那名年青刧匪却警告他的同黨道：「別上了他的當！這兩個愛管閒事的，詭計多端，小心乘機遁去才好！」

七八名大漢首先散開，分別自桌子旁邊包圍過來！

呂偉良和阿生冷眼橫看，只見其中有人身懷武器，自念以寡敵衆已是吃虧不少再加上對方有暗器或武器，就更加危險！

因此，呂偉良掣杖在手，冷冷地說：「各位，大家不要動手，有事坐下來談談好不好？」

然而爲首二人已一言不發，急急衝前，其中一人抖出一柄三角銼，朝準呂偉良的胸膛刺來！

呂偉良疾擧鐵杖迎格，「錚」的一聲，登時將三角銼震得凌空飛掉，只見那傢伙捧住虎口呼痛不已！

一陣過境旋風似的，呂偉良一記連消帶打，身隨杖轉，「叭叭叭」連發三掌，爲首二名大漢東歪西斜的，分別倒開去！

那一邊，阿生雙足一頓，人已登上了閣樓，雙手攀住欄杆，運用腰力反彈，人已落在閣樓的卡座之內。

卡座裏一雙情侶正在喁喁細語，却被阿生嚇得大吃一驚。

阿生僅僅說了一句「對不起」，已聽到樓梯傳來急促而雜亂的步聲。

阿生竄至梯口，數名大漢已手持利刀飛撲而上！

阿生情急之下無計可施，順手拿起水柜旁邊一壺熱辣辣的開水，飛擲而下，一陣陣慘叫連聲，數名大漢有如葫蘆般滾了下去！

阿生得勢不饒人，急急衝下，趁住秩序大亂之際，揮拳踢腿，有如虎入羊羣，再加上呂偉良鐵枴杖的威力，十名八名彪形大漢竟然無法招架！

各人一聲暗號，就要奪門而出！

呂偉良手急眼快，鐵杖一點，順勢一撐！人已凌空飛起，恰巧落在大門出口處。只見他鐵杖橫伸，沉聲說道：「想走麼？先賠償這裏的一切損失，否則，誰也不能離開這裏半步！」

一名大漢沉不住氣，掄刀殺上！

呂偉良身不動脚不移，鐵枴杖却疾似狂風，舞得虎虎生威！

在場的人也未看得清楚，那持刀進攻的傢伙已被鐵杖挑起！連人帶刀凌空打了一個筋斗，頭向地脚朝天的直栽下來！

就當各人的視綫集中在呂偉良和那持刀進襲的大漢身上的時候，另一名大漢却悄悄自腰間摸出一把利刄，企圖暗殺呂偉良！

那傢伙剛要揚手擲出利刄之際，突然一把吃西餐用的义子飛了過來，疾揷向他的手掌，四支鋼製的义柱，透過了掌心，痛得那傢伙幾乎昏了過去！這時候在場的人才知道他施放暗器！

用飛义傷了這傢伙的當然就是阿生。

阿生趁住衆人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的時候，再將面前一張餐桌上的餐刀拾起！陰森一笑道：「誰還想吃個全餐的，儘管動手吧！」

這班打手顯然低估了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的武功，現在他們都知道厲害了，無奈呂偉良却守住了大門口，不准他們走！

餐室老闆剛想過來勸開呂偉良之際，一大隊警員已開到現場。原來剛才亂糟糟的時候，餐室的侍應生已致電報警。

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問話，呂偉良和阿生都以爲他們仗義鋤奸的行徑，會受到警方的大事讚揚，可是，事實却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一名當値警官甚至粗言俗語地咒罵他們：「你們既是來觀光，何必這樣多管閒事？現在平白替我們添了不少麻煩。他媽的！非重罰你們不可！」

呂偉良呆了一陣，辯說道：「不關我的事，是他們找上門來的。」

「閉嘴！」那警官喝道：「有話你最好留上法庭時才說！我們現在要控告你們二人行爲不檢，擾亂社會秩序，在公共場所打架傷人等等罪名。」

阿生忍不住問道：「那麼，那班流氓呢？」

「你可管不了別人的事，他們都給律師保釋出去了。」那位警官說道。

呂偉良道：「那麼，我們可以請律師嗎？」

警官瞪了他們一眼：「你們有錢？」

呂偉良道：「我相信律師肯收取旅行支票吧？」

「嗯……」警官若有所思地沉吟一下，「你兩位在這裏人地生疏，處境困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這樣吧！如果你們通情達理的話，我可以幫幫你們的忙，替你們找個律師。坦白說，在這個地方上法庭，如果沒有律師的話，自然是吃虧得多。」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自然可以了解到警官這番說話的用心。

呂偉良說道：「我雖則不懂貴處的法例，但我想普天之下的法律都是大同小異的，法律不外乎人情而已。閣下如果眞能助我們一臂之力，我當然也不會難爲你們的。」

警官沉思一下，說道：「這樣吧！我就准你一千元保釋出外候審，另加人事担保！」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根本不認識任何人……」

話猶未完，走廊那邊却有一個人走了過來！阿生首先叫起來道：「常先生！」

呂偉良也認得了，迎面而來的人正是照片中人——常富的兒子常波比。

阿生這麼出其不意的一叫，登時也令到對方爲之愕然！

常波比也是穿上了警官制服的，他問

：「你們到底是誰？」

呂偉良說道：「我們是令尊大人常富先生的朋友。」

阿生也以爲這次出門遇貴人了，想不到對方却說道：「對不起，我並不認識你們！」

說完，他竟然頭也不回地走了。這令到阿生十分生氣！

呂偉良却忍不住問辦案的警官：「請問剛才那位可是常波比？」

「是的，他的確叫常波比，但人家並不認識你，有什麼用？」辦案的警官又說：「你們是不是想省下那一千元？」

呂偉良覺得用一千元保釋出外候審，起碼不必被囚進羈留所之內餵蚊，算起來確是值得的！於是摸出了一本旅行支票，交了一千元給那位辦案警官。

可是，那警官又說道：「還有他呢？看在你份上，我仍然准你以千元保釋他出外候審。」

呂偉良覺得這是取巧，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再付一千元。

警官開了一張收據給呂偉良。

呂偉良看看收據上的銀碼，只是一千元，不免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警官道：「我已經幫了你一個大忙，難道這還不值得麼？」

呂偉良苦笑一下，道：「好吧！我實在也希望交個朋友，請問貴姓？」

「小姓郭。」警官說道：「這間警局裏只有我一個姓郭，有事你來找郭警官好了。其實，你這一千元花得十分有價值，明天上法庭包保你們沒事，因爲我寫的控詞對你們有利。否則，你們是外地人仕，動輒可能還要坐牢呢！」

呂偉良一向不是吝嗇的人，對於這位警官的做法自是見怪不怪！

等到那位郭警官寫好了口供之後，呂偉良覺得果然是「物有所值」，假如明天上法庭時，法官接納的話，師徒二人一定可以無罪釋放！

於是，呂偉良和阿生二人分別在口供紙上簽了字，這才離去！

但他們剛走了幾步，郭警官又叫住了他們，說道：「噢！兩位還沒有把護照留下呢！」

阿生一怔，道：「交了錢還要護照抵押麼？」

郭警官笑道：「不是抵押，只因爲二位是遊客，我也得向上司有個交代啊！」

呂偉良把他和阿生二人的護照交到郭警官手裏，他知道這無非是對方担心他們棄保潛逃而已！

郭警官收下了二份護照，發回收條，這才准他們二人離去！

出了警局門口，阿生立即感到不妙，他離遠看見那邊街頭上停了幾部房車，每輛車子裏面都載了幾個人。

呂偉良也看見了。

他們站在警局門前的石階之上，呆了一陣，然後又折返警局之內。

郭警官看見他們不禁問道：「你們爲什麼還不走？」

呂偉良道：「我忽然有點後悔！」

「後悔什麼？」郭警官出奇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說道：「早知外面有人等着我們出去報仇，我們倒寧願留在羈留所裏餵蚊！」

郭警官問道：「你們可是有意要求警方給予人身保護？」

阿生覺得他問得出奇，反問道：「這大概又是須要付費用的吧？」

郭警官說道：「這個當然了，尤其是二位是外人，即使二位是本市市民也難例外的，因爲我們可不能浪費公帑。」

呂偉良苦笑道：「這也是道理，如果每個人都跑到這裏來要求人身保護，那麼，警察什麼事情也不必去做了。」

阿生悻悻然道：「你們商市，果然任何事情都以賺錢爲目的的。」

郭警官道：「其實你們不必害怕，我們到處都有警察巡邏，如果一旦出了事，鬧事的人一定難逃法網的。」

呂偉良覺得這是官腔，自然信不過。好漢不吃眼前虧，呂偉良靈機一觸，又問道：「剛才那位常波比警官在什麼地方辦公的？」

郭警官指指走廊那邊：「常警官的辦公室就在十一號房。」

呂偉良和阿生於是由走廊那邊走過去，找到了十一號房。

呂偉良在房門上輕輕敲了兩下，裏面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請進來！」

呂偉良推門而入，裏面一張辦公桌後面坐着的，正是照片中的常波比。唯一不同的，就是他這時穿上了整齊的制服，看上去威風凛凛的！

呂偉良進去之後，阿生也跟着走了進去。

常波比面露不悅之色，問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呂偉良道：「我們是×市的人，現在有了困難，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常波比冷冷說道：「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呂偉良說道：「你可是常富先生的令郞？」

「不！你們弄錯了。」

「弄錯了？」

「是的，我從來沒有聽過常富這個名字。」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都同樣感到莫明其妙。

常波比又說道：「趁住未驚動我外面的同事，請二位快去！否則，未經許可，擅自闖入警官辦公室，這罪名可不小！」

呂偉良怔了一怔，只好與阿生退了出去！

阿生喃喃地說道：「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道：「大概常富與他兒子之間有成見，問題是我們對常富這個人了解不够，決不能聽他單方面的解釋。」

阿生道：「你的意思可是：担心這件事另有內幕，是不？」

呂偉良點點頭，道：「是的，如果照一般道德倫常，兒子沒有理由不認父親的，尤其是常富找尋他兒子時，那股親情實在也叫人爲之感動。爲什麼常波比的態度會這樣，這裏一定大有文章。」

阿生也沉思着點點頭：「對了，人心

隔肚皮，說不定常富那老傢伙在對我們撒謊！」

師徒二人不經不覺又走到了郭警官當值的地方。

郭警官道：「怎麼啦，找到了你們的同鄉沒有？」

呂偉良乘機問道：「郭警官，我有些事情想請教你，那位常警官在貴局任職多久了？」

郭警官道：「幾個月。」

呂偉良又問道：「幾個月之前，你知道他幹什麼的麼？」

「對不起！你問得太多了。」郭警官說道，「這是人家的私事，你問來要幹什麼？」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怕對你說吧！他好像患了失憶症一樣。」

「失憶症？」郭警官怔了一怔！「我不大明白你說什麼。」

呂偉良道：「我們本來在×市是朋友，但現在他竟然反眼不識！」

郭警官束着眉梢，想了想，終於又恍然大悟地說道：「這也難怪他的，他是警官，你是犯人，怎麼可以胡亂認你是他的朋友？」

呂偉良想想，覺得也是道理。事實上在此之前，他根本亦未見過常波比，只見過他父親常富而已。假定常氏父子有什麼過不去的話，常波比更加會對呂偉良和阿生不加理睬。

不過，常波比憑什麼可以在這裏做警官？

呂偉良和阿生在滿腹疑團中，又再一次走出了警局門口！

這一次，他們再也看不見剛才那些人影幢幢的汽車。

於是師徒二人由石階上走下去，想到街口去截街車，然後找一間酒店休息一會再說。

但是，師徒二人剛在街口轉了彎，突然有一輛黑色房車如箭射來！

那輛黑色房車來勢之急促，完全出乎師徒二人意料之外！

阿生急急往行人道那邊飛滾過去！

呂偉良因爲有一條腿是殘廢的，用義腿走路，到底不及四肢齊全那麼方便，尤其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呂偉良一時之間，只能就地利用鐵枴杖支持住身體，飛躍而起！僅僅可以避過了黑色房車的衝撞！

但是，汽車邊緣却撞着了鐵枴杖，「隆」的一聲，呂偉良雖則避過了正面的撞擊，但這時却失去了重心，跌向路旁！

還好呂偉良是個學過武功的人，懂得如何避重就輕，輕巧地落在馬路一旁。但人還未站起，那邊已湧出十多名彪形大漢來。

阿生在那邊看見了這情形，心感不妙，立即順手從道旁廢物堆裏抓來一根木棒，喝一聲，急步直衝了過來！

十多名彪形大漢，每個人手上都分別持有武器，他們是有備而來，迅速把師徒二人圍在核心，於是一場惡鬥就此展開！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向稱身手不凡，如果單是這十多個烏合之衆，他們自然不會放在眼內，無奈對方既然是有備而來，自然是志在必得！

只見街口那邊，又有數輛房車匆匆開至，車上跳下數名持槍大漢，喝令各人住手！

其中一名持槍大漢道：「我是警探，請你們都跟我們回去吧！」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明知對方同是一帮人，決不會眞的是警探，但在槍嘴之下，亦無可奈何，只好依了他們的話，登上了一輛房車去！

車隊迅速開走！奇怪的是，這條街道之上，自始至終未見有人經過，自然更談不上有巡警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被人綁上了眼睛。這時候他們更加可以肯定對方是同路人，早已在此埋伏，有計劃地綁架他們！

虎落平陽　慘遭虐待

呂偉良和阿生不敢妄動，他們明白到這許多支手槍中，總有一支是眞的。

師徒二人的眼睛都被黑布綁住，什麼東西都看不見，像瞎子一樣。

他們似乎被人推進一間房間裏，又好像是一個大客廳。

有人在說話，好像全是男人。

有人問道：「是不是這兩個？」

有人答道：「正是他們，不是他們還有誰呢？」

另一個人答道：「對了，我認得他們，這兩個傢伙非常好身手大家小心啊！」

「別長他人志氣，滅了自己的威風。」有人在發號施令：「把他們的黑布巾解開！」

呂偉良和阿生睜開雙眼，有如剛從電影院裏面走出來，强烈的光綫令到他們的眼睛很不舒服！

在大街上搶女人錢的兩個傢伙都在着，其中一個耳朶貼上了膠布棉花，那是給阿生用飛刀割傷了耳朶的。

呂偉良往四下裏環顧了一周，發覺這裏是一個古舊形式的客廳佈置，一些酸枝枱椅，一些鏡屏字畫，一派古色古香。

呂偉良回頭問道：「到底在座各位是什麼人？」

坐在八仙椅上的一名老者沉聲道：「問得好！這句話正適合由我來問你！」

呂偉良道：「小姓呂，來自×市。」

「這些我都知道了。現在我只想知道你憑什麼跑到這個都市來鬧事！」老者以質問的口吻說。

呂偉良理直氣壯地說：「我沒有鬧事！只是看不慣兩個牛高馬大的人欺負一個女子而已。」

那個被割耳朶的人若有所恃地飛身撲到，一連朝着呂偉良連發幾拳，但是，呂偉良已不還手，也沒有被他擊中，只是左閃右避，輕巧地跳躍，令到對方感到頭昏目眩。那傢伙一連串進攻，虛耗氣力不少，終於氣喘如牛地軟在一旁。

在場的人都可以看見，呂偉良的確是身手不凡，那老者說：「好功夫！」

話未完，只見老者抖出一條長逾丈許的白布腰帶，運勁揮出，彷若龍蛇飛舞，但老者人仍然坐在那張八仙椅之上！

突然一陣狂風捲至，迎着呂偉良捲來的腰帶，眼看就要將他綑綁！呂偉良急忙

避開，腰帶又轉了另一方向！

丈多長的白布帶在老者手中揮動起來，不但一點也不感到累贅，而且揮洒自如，靈活無比！

阿生看見師父左閃右避，總是不敢伸手將腰帶扯去，心裏好不氣煞！他沉不住氣，揀着一個機會，看準布帶在他身旁掠過時，疾忙伸手將布帶撈住！

呂偉良見狀大吃一驚！急忙叫道：「阿生，小心！快放手……」

豈料那個「手」字也未說得完，只見白布帶有如龍捲風似的，凌空捲起，阿生也身不由主地，被帶着離地飛起！

阿生陡然被扯起逾丈，跟隨着布帶左旋右轉，險象環生。

客廳雖然大，但到處都是傢俬雜物，只要碰着一些枱角牆邊，亦難保不頭破血流。

阿生這時也知道他師父爲什麼不敢動手扯住布帶了，原來這老者的臂力果然驚人，怪只能怪自己經驗不足，以致現在勢成騎虎！

白布腰帶仍然舞得虎虎生風，阿生頓感頭昏腦脹，他担心這樣子下去，難免身受重創，趁住未完全昏倒之前，冒險放開了雙手！

白布腰帶舞得仍勁，阿生則飛墮而下。呂偉良担心阿生會跌斷骨頭，急忙衝前兩步，就要伸手將阿生抱住！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又是一陣狂風過境似的，白布腰帶迅即廻旋捲來，「叭」的一聲將阿生攔腰捲住，一收一放，阿生身不由主地被摔倒在一旁！痛得他昏了一陣。

呂偉良大吃一驚，急忙拄杖衝前之際，突然白布腰帶又朝着他飛捲而至！來勢之急，令到呂偉良也來不及趨避！

呂偉良當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鐵杖迎格，否則就會像阿生一樣，被腰帶捲住，後果大概也不會兩樣吧！

呂偉良鐵杖往上一格，立即亦被白布腰帶糾纏住，隨即往上一帶，老者企圖將鐵杖扯去！

但是，呂偉良馬步一向沉實，臂力也不吃虧，此時此地他覺得不能再忍讓了，只見他振臂一搖，白布腰帶立即變成倒捲波浪，一股暗勁亦由末梢發出，倒流向老者的手臂！

呂偉良再順勢一扯！老者身不由主，立即自八仙椅上飛起！

在場的槍手，大吃一驚，紛紛拔槍喝住！

呂偉良不爲已甚，把一股疾勁收回，讓老者輕巧地落回地上，要是他繼續運勁到底的話，勢必令到老者摔傷！

老者顯然在衆人面前無法落台，面色大變，手勢打出，衆槍手立即蜂湧而上，將師徒二人包圍起來！

呂偉良知道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反抗，只有死在亂槍之下，尤其是阿生，這時正痛定思痛地坐在牆脚之下，還未站起來，如何可以反抗！

至此，師徒二人唯有任人魚肉，被數名大漢用手槍指嚇，另外一些則動手將他們綑綁起來。

老者冷冷地說：「現在大概你可以回答我一些問題了。」

呂偉良道：「我本來很佩服閣下的武功，想來必有一點來歷，但是，我想不到你竟然會如此卑鄙！」

「卑鄙？哈哈！……」那老者格格大笑一陣，然後又說道：「在這個地方，只有用不正當手段才可以生活下去，你是外地人，難怪不知道了。」

呂偉良說道：「你似乎是這班人的大頭目，其實，我們說起來也可以算得是行家。」

「什麼行家？」

「坦白說，我在×市也在江湖上混過一個時期但不會像你們這樣不擇手段！」

「我就是查出你有點來歷，所以才叫他們把你們找回來。」

「那要謝謝你了。」

老者道：「別歡喜，老子還沒有說完呢！你這次令到我們處境非常尷尬，你可知道嗎？」

「那是你的手下自作孽，可也難怪我師徒二人的。」呂偉良說。

「胡說！」老者不高興地呱呱大叫：「你是過路客，何必這麼多管閒事？現在你令我們損失了一筆律師費不特已，還要我們在警局裏留下一條綫索，這可不是玩的！」

「我是走慣江湖的人，也明知這不大好，無奈看不過眼，現在事情既然做了出來，也無法挽回了，你想怎麼樣，儘管說吧！」

老者冷冷地一笑，道：「你現在才問我想怎麼樣，不太遲了一點嗎？」

阿生被老者白布帶捲住，被扯起逾丈左旋右轉，險象環生。

「既然談到了損失，大概你們的目的亦不外乎爲了錢而已！」

「哈哈，你倒也聰明。是的，這個地方一切都不過爲了錢，人們爲了一個錢字，便可以不擇手段。那麼，你認爲該賠償多少給我們？」

「這應該由我問你！」

老者想了想，又問道：「你身上有多少錢？」

「我身邊的錢，數目有限，但如果讓我恢復自由，也許可以另想辦法滿足你們的。」

老者道：「那就是說，叫我們放了你，對嗎？」

老者說着，回頭望望他的同伴們，大家發出了一陣會心的微笑！

有人走過來搜呂偉良的衣袋，另一些人則走到阿生那邊去！

呂偉良和阿生完全動彈不得，任由他們渾身搜索一番。

旅行支票以及一些紙幣，包括警局裏發出的收條等等，全被搜了出來。放在雲石圓桌之上。

老者一一檢閱過之後，說道：「你帶在身邊的錢可也不少。看來，你過去一定也在×市做了不少大買賣吧！」

呂偉良道：「我已經收山許久了，不過我各方面都有投資，其他不說，單是股票已令到我賺了不少錢。」

「好吧！那就看在行家的份上，讓你多活一些時日，不過，這些錢，當然要留下來！」

呂偉良心裏想：只要有人，那怕沒有錢嗎？何況只要恢復自由，一切都不成問題。

因此，呂偉良說道：「錢財只是身外物，你可以把所有的錢拿走，只要把收條證件還給我就行。」

老者同意了呂偉良的說法，叫人過去替他解開身上的繩子。

但是，就在這時候，電話突然在那邊響了起來！

一名大漢首先接聽，然後跑過來與老者耳語一番。

老者叫住鬆綁的人停止動作，大概是等他聽完了這個電話再說吧！

老者跑過去聽電話，對方似乎是個地位比他更高的人物，只見他連聲稱是，唯命是從的，完全未見反駁半句。

呂偉良無法推測他們在討論一些什麼，只知道老者對對方非常敬畏似的，極有可能對方就是老者的頂頭上司。

不久，老者回來了。

他的面色不好看，呂偉良的內心也暗叫不妙！

老者向他的手下遞個眼色，只見二名大漢分左右將呂偉良押走！

另外二名大漢則過去把阿生拖起，其他槍手則在旁監視。

老者這神態分明是改變了原來的主意。呂偉良連忙說道：「老前輩，你怎麼可以出乎爾反乎爾？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啊！」

老者「哼」一聲道：「他媽的！有什麼君子不君子！老子喜歡怎麼樣便怎麼樣，我勸你還是少嚕囌吧！否則我還要你受皮肉之苦！」

呂偉良還是高聲叫道：「你也看見了，我有警局的收條，明天還要到法庭去的，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老者這一回也懶得再答他半句，四名孔武有力的大漢分別將他們解走！

師徒二人就在毫無反抗餘地的環境底下，被推進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裏去！

呂偉良不難想得到：要不是那個突如其來的電話，大概那老者不會中途變卦的了！

呂偉良心裏想：那個致電話給老者的人是誰？他是老者的上司麼？他爲什麼要老者繼續扣押自己？……一連串的問題，把呂偉良整個腦袋佔據了，幾乎忘記了身旁的徒弟阿生。

阿生剛才摔了重重的一交，現在屁股還隱隱作痛。他對呂偉良說道：「我們怎麼辦？師父。」

呂偉良道：「我暫時也想不到一個妥善的辦法來，休息一會再說吧！」

呂偉良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然後倚在牆脚下，閉上了眼睛！

阿生又說道：「我們一定要逃出去，否則，明天開審時怎麼辦？」

呂偉良道：「很容易想像得到的，法官大人一定當我畏罪不敢出庭，宣佈我們爲通緝犯！」

「那就糟了，我們還有證件留在警局裏呢！」

呂偉良道：「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離開這裏。」

阿生嘆氣說道：「真的是命中註定，

明明是遊埠渡假去的，神推鬼拉的又跑到這狗反之地來。唉！」

呂偉良道：「別埋怨了，想辦法吧！每次我們遇險時，只有冷靜下來才可以化險爲夷！」

阿生當然記得，每次他們師徒二人都非常有默契的情形底下，戰勝了惡勢力，但是，這一次他們不但遇上了强有力的對手，而且還身在異域，這是對他們極端不利的。

突然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道：「不要說話，有人來了！」

一陣步聲在門外停了下來。

呂偉良和阿生倚在牆脚下，閉上了眼睛，裝成非常困倦的樣子。

呂偉良身手固然靈活，耳目亦非常靈敏，他隱隱聽到門外那細碎的步聲走開。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道：「你手銬是不是有些機關的麼？」

阿生見呂偉良睜大眼睛說話，也想到門外的人已經離開了。

阿生說道：「是的，但我雙手被反綁，如何可以把手銬的傢伙取出來？」

呂偉良道：「你把身體稍爲遷就一下，讓我試試看吧！」

阿生轉過身來。還好師徒二人只被綁了雙手，脚未被綁。

阿生把背後加了繩子的雙手，移到呂偉良面前，呂偉良於是用牙齒試將繩子咬鬆！

但是，咬不了幾口，又聽到了門外傳來陣陣步聲！

師徒二人知道門上有孔，凡是經過這裏的人，都可能窺望一下，所以，他們又倚住牆邊坐了下來，閉上了眼睛。

等到步聲過去了，阿生已無須呂偉良的協助，而運勁將雙手的繩索鬆開，稍加掙扎，雙手便與繩索脫離。

呂偉良也試過自己運勁掙脫束縛，但是，綁繩的人似乎受過童軍訓練，所綁的繩結非常穩固。最後還是由阿生替他解開了。

阿生立即由手銬裏拆下一些東西，那是一條彎曲的鋼綫。

阿生伏在門後，聽清楚門外沒有人，才動手把匙孔輕撬幾下。

果然是名師出高徒，阿生不到一分鐘，已將門鎖弄開了。

呂偉良的鐵杖已被拋棄在大廳外面，幸好呂偉良可以利用義腿走路。

師徒二人探首門外，看看走廊上沒有人，呂偉良立即把半截義腿褪了出來，從裏面取出了一些東西，然後與阿生沿住走廊逃走！

可是，走不數步，那邊已有人呼喝過來：「喂！不要走！」

但是，呂偉良沒有理睬他！揮手往後一扔，一枚袖珍的迷你炸彈正是呂偉良剛才由他義腿中取出的，「轟隆」一聲，走廊之上，立即變成了一片烟霧瀰漫！那名槍手還未開槍，人已倒了下去！

呂偉良和阿生奔了一程，正想轉出大廳，突然頭頂上傳來「卡察」一聲，一排鐵閘凌空掉了下來，二人若然走快一步，必定是頭頂開了花！但是，現在走慢了一步之後，雖然倖免於難，却更加麻煩！

呂偉良一看見那度鐵閘又高又大，自頂至踵有若一個鐵籠，他便心感不妙，他回頭就走！

可是，走不了幾步，「錚」然一聲，另一排同一大小的鐵欄柵又自這邊落了下來！

換句話說，師徒二人前後均無路可行，被困在那段走廊之下，完全動彈不得！鐵閘自頂至踵，完全是用鋼枝編排而成，深入地下，高則直嵌天花板。

阿生曾以身體的衝力，運勁連撞了幾下，企圖將它撞倒。

但是，它動也不動！

走廊前後都有人出現，那老者自然也夾在人羣之中。他生氣地說道：「你們眞的活不耐煩了。我本來待你們已經不錯，你們竟不識好歹！」

老者由牆邊扳開一塊暗格的活門，呂偉良正要估計他在幹什麼，突然脚下鬆浮，人也頓然失去了重心。原來那一段走廊的地板整塊作極急促的傾斜，師徒二人也就雙雙滑了下去！

下面又深又黑！呂偉良和阿生在毫無防範的情形底下，暗念這一次必然被摔個粉身碎骨。豈料想也未想得到，只聽到「撲通」一聲！登時水花四濺！原來下面是一個水池！

師徒二人正慶幸未被跌斷脊骨，那邊突然有些東西在移動！

「師父，你瞧！」阿生吃驚地大叫起來：「鱷魚！那是鱷魚！」

是的，兩條又大又長的鱷魚，正加速由水裏游過來。師徒二人立即向另一方面游去！

但是，一度閘門攔住了去路！水也越來越淺了，站在閘前，水深僅可及膝。

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師徒二人沒有選擇餘地，唯有回轉身來，分別對抗兩條鱷魚的侵襲！

鱷魚張大了口，一排鋒利的鋸齒露在呂偉良衣服前，呂偉良急忙躍起，竄向一旁，可是，冷不提防，給鱷魚尾巴一掃，使到他的重心頓失，人也直倒進水裏去。

阿生因爲無路可走，亦無處可避，唯有冒險跟另一條鱷魚展開搏鬥！

阿生運用雙臂將鱷魚上下顎拚力分開，一陣陣腥風自裏面衝出來，難免令阿生也感到心寒！

這一邊，呂偉良給鱷魚尾巴掃了一記之後，差點兒暈了過去！

他趁住鱷魚還未轉身，又往相反的方向游去！

鱷魚啣尾追來，呂偉良終於又到了盡頭處，淺水的地方，同樣有一度鐵欄柵擋住了去路。

呂偉良明知無法避免，突然人急智生，趁住鱷魚尚未撲到之前，自義腿中取出二枚迷你炸彈。回頭一望，鱷魚距離他已不及一丈！

呂偉良看見牠張開大口，立即將一枚迷你炸彈疾擲過去！

鱷魚正張口作勢之際，不料呂偉良會有此一着，迷你炸彈直吞進咽喉裏去，悶聲一响，就在體內發生爆炸，好端端一塊鱷魚皮炸得開了花！

那邊阿生正與另一條鱷魚角力，呂偉

良急忙的走了過來，與阿生合力繼續將鱷魚的口部極力拉開。鱷魚反覆掙扎，水花四濺！

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氣力充沛，任得鱷魚如何掙扎也不放手，因此嘴角逐漸裂開，滲出血來，再翻騰幾下，便漸漸軟弱下來。

阿生剛才幾乎氣力不繼，要不是呂偉良及時趕來相助，他一定會葬身在這裏。

呂偉良取出二枚迷你炸彈，本來想利用同樣方法將一條鱷魚殺死的，想不到現在竟然無須動用它。但是如何可以出去？

師徒二人仰頭一望，這兒離地足有三丈過外，剛才掉下來時曾經一度打開的地方，這時已關閉，而且連罅縫幾乎也看不見。企圖由鐵欄柵攀上去，由那處闖出去，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靈機一觸，叫阿生避開，利用手上一枚炸彈，擲向根基部份，「轟」然一聲，師徒二人立即伏進水中，淺水地方沙石混着水花飛濺，鐵枝果然彎了幾根。

師徒二人不敢怠慢，迅速由那兒空罅攢了過去，希望那兒會有出路。

果然在那盡頭處發現了一度梯階，梯階頂上有一度門，很明顯那就是出口處。

呂偉良叫阿生小心，因爲剛才的迷你炸彈爆炸時發出的聲浪必然傳到上面去了，老者和他的手下可能已窺見了他們的情景。

師徒二人拾級而上，至門後，傾耳細聽，外面沒有任何聲响，於是阿生又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那度鋼門果然又應手而開。

推開鋼門之後，師徒二人立即竄了出去！

外面靜悄悄的，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呂偉良覺得太靜了，反而有些不尋常。二人正要由走廊轉出去，背後却有人喝一聲道：「不准動！快站住舉起雙手！」

師徒二人非常有默契，一齊在走廊彎角處拐了過去！後面的槍手也不知來自何方，只見他們啣尾追來！

呂偉良突然站下來，僵呆在一旁！

原來那老者與數名槍手又出現在前面，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阿生洩了氣，垂手站在那裏，呆住不動！

呂偉良正擬自義腿中取一些什麼，那邊的槍手却高聲吆喝！

呂偉良知道大勢已去，又是功虧一簣！只有束手就擒！

這一次，師徒二人沒有那麼舒服了，雙手被綁之外，綁足倒吊起來，然後由二名壯漢用皮鞭大力鞭撻，師徒二人感到天旋地轉，不久便告暈倒過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師徒二人才甦醒過來。

他們蜷曲在一角，手足均綁着繩索，完全無法動彈。

阿生抬頭四望，發覺這裏又是一間密不透風的房間，光綫並不太强，那個燈泡看來頂多不過四十火而已。

呂偉良伏着不動，耳朵貼伏在地面上，阿生以爲他傷重身亡！

阿生抖聲低叫道：「師父，你怎麼樣了？」

呂偉良閉住雙眼，低聲說道：「有人在外面走動，讓他們以爲我們死了吧！」

阿生這才知道呂偉良並未死去，稍爲放下心來！

門外步聲越來越近，阿生立即伏在地上，動也不動！

有人在門前停住了脚，又有人在說道：「他們還未醒過來！」

另一個人說道：「會不會死了？」

「不會的，剛才老大把過他的脈搏，證明他還有一口氣！」

「你小心看管住他，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次，老大說過了，這兩個人並非泛泛之輩。」

「別把他們看得太高，那跛子雖則有些名氣，但沒有了鐵枴杖和義腿，任他插翼也難飛！」

呂偉良聽到他這麼說，心裏一凜！怎麼？義腿也給他拆去了？

阿生也眞想睜開雙眼看看，但是，那門外二人尚未離去，他不敢妄動。

直至到那兩個人的步聲移開了，師徒二人才敢睜大雙眼。

果然，呂偉良那半截義腿不翼而飛。師徒二人的心也冷了半截！因爲許多儀器都收藏在枴杖和義腿之內，現在變成一無所有，即使讓他們掙開手脚的繩索，只怕也難以逃離這虎穴。

呂偉良和阿生都感到渾身疼痛。但這是生死關頭，怎麼可以坐以待斃？

阿生把身體移動過去，讓呂偉良替他咬鬆繩索，呂偉良重施故技，果然又得心應手。他的牙力非常厲害，只消一分鐘，阿生手上的繩結又被咬鬆了。

阿生略爲掙扎，雙手便恢復了自由。然後又迅速替呂偉良解開雙手的繩索。

阿生忘記了飢餓與疲勞，跑到鐵門後面去，外面沒有人。

呂偉良因爲手上既無鐵杖，義腿亦已被拆除，完全動彈不得！

他靈機一觸，爬行到電燈底下，示意阿生站上他的背上，將燈泡除下來。

阿生與師父素來有默契，心裏立即明白了呂偉良的用意。

燈泡除下之後，師徒二人立即躺回原來的位置，動也不動，就像剛才一樣。

呂偉良和阿生把繩索巧妙地收藏好，等待機會。不久，果然有人來了。

那人在門孔上瞥了一眼，立即用手電筒照射入來，看見師徒二人仍然僵臥不動，以爲燈泡壞了，想用手電筒照射，無奈那位置又照射不到。

走廊上來了另一個人，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裏面的燈泡壞了。」

「會不會是他們弄壞的？」

「不可能的，他們至今未醒。」

「那麼，進去換一個。」

「慢着！」

「怎麼啦？」

「聽說這兩個人詭計多端，你在一旁戒備，讓我去把梯子和燈泡取來。」

「放心吧！我看他們可能會就此死去，你想想吧，他們已躺在那兒超過二十四小時了，我眞不明白老大爲什麼不把他們

扔到下面去。」

「別囉嗦了，你拿木棒在旁監視，讓我去換燈泡，否則裏面黑沉沉的，他們萬一死了，發了蛆虫也不知道呢！」

人類的弱點就是只向常理方面推測，他們認為呂偉良和阿生不可能在垂死之際施詭計。於是二名大漢分工合作，一個去找豎梯和取燈泡，另一個拿木棒執電筒，和將鐵門打開。

電筒光圈照射之下，師徒二人仍未移動一下，令到對方的防範更加鬆弛了。

呂偉良和阿生雖則動也不動，但師徒二人卻傾耳細聽，用耳代眼，以確定他們已進行到何種地步，以及什麼時候應該動手發難。

一名大漢在黑暗中叫道：「喂！別老是照住他們，你這樣子，我怎可以換燈泡呀？」

另一名手執電筒的大漢回轉身去，把電筒光圈移到天花板底下。

可是，電線下面並沒有燈泡！

二名大漢心知不妙，急忙回轉身來！

可是，已經太遲了。

呂偉良和阿生已雙雙躍起！

阿生用手臂勒住一名大漢的頸項，迅速奪去他手上的電筒！

阿生的敏捷動作，完全令到對方無法抵抗！呂偉良雖則站不起來，因為他只有一條腿，但他卻急急爬過去，一手將另一名大漢的足踝拉住，那傢伙立即倒下來！

呂偉良和那大漢糾纏在一起，由於事態危急，呂偉良明白到偶有失手，這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就會輕輕失去！

因此，呂偉良一邊制住那大漢，一邊在黑暗中摸準了他的穴道，點了他的痲穴和啞穴，登時令到那傢伙渾身痲軟，同時也說不出聲音來。

阿生四肢齊全，身手靈活無比，此時此地自然比呂偉良更勝一籌，只見他奪得手電筒後，朝住那大漢後腦敲了一下，那傢伙登時暈倒地上！

事情出乎意外地順利，以其說是師徒二人計劃周全，不如說那二名大漢太過小睹了他們。

呂偉良接過阿生遞給他的木棒——這根木棒本來是那大漢拿着以防萬一，想不到現在卻成了呂偉良的枴杖。他們又自二名大漢腰間分別搜出二支手槍。

呂偉良竄至門後，探頭外面張望一番，沒有人在走廊上。

阿生把豎梯收好，接疊放在鐵門後面，當師徒二人走出房門之後，順手一拉，鐵門關上了，那把豎梯，剛好頂住了後面的一條橫鐵，令到外面的人無法將鐵門推開。

師徒二人這一次有了上次的經驗，不敢往左轉，卻朝住走廊右邊轉出去！

突然前面有步聲傳來，呂偉良和阿生分別往彎角處躲起來！

「一名大漢走過來，呂偉良等他走經面前時，出其不意，迎頭一棒，那傢伙哼也不哼一聲，就此倒了下去。

阿生迅速把他拖過一旁，讓他蜷曲地躺在黑暗的角落裏。

呂偉良和阿生繼續前進！

前面的分岔路，另一條走廊不知道是通到什麼地方去的。但是，大客廳就在屏風那一邊，這是他們唯一認得的。

大客廳裏有數名大漢在着，他們都有槍！

呂偉良和阿生仰頭看看，上面有屋樑。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雙雙頓足躍上，但是，呂偉良因為沒有特製的義腿，尚差數寸，不能攀住橫樑，就此摔了下來。

他雖則沒有「喲」的一聲，但也驚動了外面客廳中的數名大漢，於是他們紛紛拔出腰間手槍，飛竄而入！

呂偉良情急之下，只能往屋角一堆雜物後面躲了進去！

數名大漢瞬即由走廊那邊走了過去！但是，呂偉良藏身的地方有限，最後一名大漢立即發現了他，他正要對呂偉良採取行動之際，卻給阿生居高臨下，飛躍而下，把他制服！

前面的人走得太快，竟然不知道他們的同伴被師徒二人制服。

他們直闖到囚禁師徒二人的地方，看見密室的鐵門關閉，又不似發生過什麼意外。

其中一名大漢用手電筒由門孔照射入內，看見倒在地上的竟是他們自己的同伴們，地上一堆蔴繩，不由得吃了一驚！

其他各大漢聞言，立即推門企圖入內觀看，但是，門後有豎梯頂住了橫鐵，無法推得動！

各大漢不知道那是阿生的詭計，以為有人在裏面把門閂住了。

有人說道：「快去通知老大，那姓呂的師徒二人把我們的弟兄挾持在裏面。」

其他的人不知內裏，竟然分工合作，有人去通知那老者，也有人合力撞門！

回頭再說呂偉良師徒二人挾持住那槍手，直出大廳。

呂偉良就憑住這槍手的口供，找回了他的萬能枴杖和半截義腿。還好只是給人鎖在大廳的一個柜裏，這些東西並未受到破壞！

呂偉良匆匆裝配好之後，正待由大門走出去，裏面一名槍手剛好出來要找老者，阿生首先發現了他，先發制人，朝準他放了一槍！

那傢伙雖然倒了下去，但是，卻因此而驚動了屋子裏的人。

呂偉良和阿生剛好由大門衝出去，大門那邊却湧出了幾條人影！跟他們剛剛打了一個照面！

阿生手急眼快，飛腳踢掉一名槍手的手槍，橫拳分擊其他二人。

大門有屏風阻擋，事前雙方未有所覺，直至到幾乎碰着了鼻子，才知道對方是敵人。在這一刹間，自然是手快腳快的人佔盡便宜了。

呂偉良有鐵枴在手，登時又變得生龍活虎，加上他的拳腳功夫到家，對方自然不是他的對手，但是，裏面的槍手已湧了過來。

阿生看準了他們的弱點，由於他們有同伴混雜其間，所以裏面衝出的幾名槍手不敢開槍，阿生襲其無備，連發了幾槍，先後倒下了三人！

呂偉良知道時間越久對他們越加不利。於是不敢留下來匆匆由大門衝了出去！

門外是一片廣場，此刻卻變成了停車場。有幾輛車子停在那裏。

呂偉良四顧無人，急縱疾竄，躍到一輛小房車旁邊，打開車門，攢了入去！

阿生且戰且退，呂偉良已推開車門等他，同時揚聲叫道：「阿生，快上車！太遲逃不掉啦！」

阿生這才知道他師父已在車上，因為他的視綫一直要全力照顧屋內各槍手的動靜，否則就有可能中槍倒地！

阿生剛竄了進去，呂偉良立即把車子開走。

屋內各人一股湧出，見狀大驚，於是他們也紛紛奪上幾輛汽車。

但是，畢竟是遲了一步，呂偉良這時已把車子開出公路之上。

後面幾輛汽車在追，槍手們從車上開槍射擊，有些以車內人作目標，有些則以車胎作目標。

呂偉良把油門踏盡，每小時在百里左右。但後面幾輛車子一步也不放鬆。

突然間「蓬」的一聲，呂偉良的汽車中了一彈，輪胎洩了氣，汽車打橫衝向路旁斜坡！

呂偉良大吃一驚，急忙煞掣，無奈山坡非常陡斜，汽車直衝下去，一發不可收拾！

阿生也大驚失色，無奈汽車這個時候去勢正急，如果這時候推開車門跳車，可能更加危險！

這是一處郊區，剛才他們走的是一條郊區公路，斜坡下面卻是一條鐵路，雖則這時候沒有火車經過，但如果汽車繼續衝下去的話，撞向鐵路上，同樣是會粉身碎骨。

呂偉良情急之下，只有二件事可以做，第一就是盡力把車掣關煞，即使不能完全關煞，也希望去勢稍緩，第二就是放眼四望，看看眼前有沒有草堆矮林之類，希望能夠將車子去勢擋煞！

終於給他發覺了，就在前面不及數碼遠的左旁，有一叢矮林，只要將駄盤扭歪，就可以讓汽車的頭部撞在矮林裏！

呂偉良在這生死關頭，已無抉擇餘地，只有盡力一試！

汽車雖則比較陳舊，總算性能良好，一撞到矮林之後，立即可以煞停。

但是，師徒二人回頭看看，幾名槍手正如狼似虎地撲下來！

呂偉良和阿生迅速離開了汽車，開槍還擊！

斜坡之上，頓然變成戰場，一時槍聲卜卜，子彈橫飛！

呂偉良警告阿生道：「千萬不要浪費子彈……」

豈料話猶未完，阿生已告彈絕！

呂偉良暗自吃驚，他躲在一塊大石後面，偷眼看看槍腔之內，也只有三顆子彈而已。

手槍不過是從槍手手中奪來的，現在他們已陷入重圍，如何是好？

呂偉良又看見斜坡上的公路有數輛汽車先後停了下來，車上紛紛躍下一批持槍大漢，分明是他們的援軍到了。

呂偉良眼看絕望，又有一名大漢由那邊迴衝過來！

呂偉良無可奈何，又射出了一發子彈，那傢伙倒了下去！

與此同時，先後又有數名大漢冒死衝過來！呂偉良只能見一步行一步，分別發射兩槍，雖然是彈無虛發，二人先後倒斃在斜坡之上。但是，呂偉良手上的一支槍已成眞空狀態！

呂偉良靈機一觸，抓起他的萬能枴杖，就像抓着了一個希望。

是的，他也急得糊塗起來了，怎麼忘記了萬能枴杖中的痲醉銀針？

阿生一心要衝過去，奪取那些倒地大漢的手槍。

豈料他剛冒出了頭，子彈就密集射擊，阿生只能伏着不動！但相信那塊大石已被射得有如蜂巢一樣。

呂偉良試用萬能枴杖，他發覺暗掣會被人打開，心裏又是一凜！

他試行扳動機掣，却沒有痲醉銀針飛出！既然不是機掣毀壞，當然是給人認穿了秘密，把銀針發射淨盡。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我們不能在此束手就擒，想辦法逃走吧！」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阿生抓抓頭皮！

眼看師徒二人無計可想，唯有在此等那班槍手們過來將他們抓住。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隱約聽到了一陣「轟隆」的火車聲！

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呂偉良把他的意思告訴了阿生。

可是，那邊又有人蛇行鼠步地急竄過來！

呂偉良情急之下，拾起一顆石子，夾指彈出，急如流星，只聽得「喲」地一聲，那槍手捧住眼睛直滾下來！

當槍手由高處滾下來時，剛好撞在師徒二人藏身的石頭之上，頭顱登時開了花了！

「卜察」一聲響，眞的是心想事成，天無絕人之路，阿生希望奪得一支手槍，這傢伙却連槍滾下來。

人撞斃了，槍却飛墮在阿生的身旁。

阿生有槍在手，當然不同了。

斜坡下面的槍手們聽不到槍聲，却看見他們的同伴掩眼滾下，不禁議論紛紛。

轉眼間，火車已越駛越近，師徒二人急竄而下，奇怪的是斜坡上的槍手們竟然一槍也沒有開到，只是急急追來！

阿生回頭就要開槍發射，嚇得數名大漢連忙伏了下來。

呂偉良已一躍而下，跳到了火車頂上去！

阿生不敢怠慢，也跟住跳了下去！

衆槍手見狀，大呼上當，但也無可奈何，唯有目送火車在鐵軌上怒奔！

有人提醒大家：「快些通知老大，在車站上截住他們吧！」

「是的，如果用汽車在公路上駛入市區，也許來得及的。」

「那麼，快些去做！別呆在這裏，老大知道我們放走了他們，一定很生氣！」

「我們分頭進行，一邊派人通知老大，一邊開車入市區去！」

「不！我以為還要派人到沿途的小鎮上去兜截！我記得這一班火車，會在各小

鎮先後停下來的，最後一站才是商市火車站！」

「那麼，大家分頭進行吧！」

於是各人湧上公路之上，分別乘車離去。

× × ×

呂偉良和阿生總算大難不死，但已是筋疲力盡！

他們沒有被稽查員發覺，閃閃縮縮的閃進了一間頭等廂房裏去。

這裏沒有人，但却香噴噴的。

師徒二人正感驚奇，却聽到門外傳來了人聲！一個男子對火車上的侍應生道：「替我開一瓶香檳到我的房間裏來！」

「先生，你在那間房？」

「就是這間——二〇七，快些！」

「好的。」侍應生可能有些傻氣，回頭又問道：「先生，多少個杯子！」

「當然是兩個，我和我太太。」

「好的，我立即替你拿來！」

侍應生走了，一個女人半嗔半笑地說道：「不要臉！誰是你的太太？」

男人好像臉皮很厚：「還差得了多少時候？到了商市之後，我們就可以雙宿雙棲了，即使你丈夫知道也沒奈我何，我在那裏認識許多人，包括警界中的朋友。」

阿生看看門板後面，清清楚楚釘了三個阿拉伯字，那是：「２０７」。

呂偉良也發覺了，原來是一對偷情男女。他們既是這間房的乘客，又叫了香檳，大概立即就要入來了。

師徒二人聽到門外步聲移動，知道他們就要推門進來，立即閃到了門後去！

門果然被人推開，進來的是一個油頭粉面的青年人，另一個女子看來也不過三十左右的年紀，身裁樣貌都是中上之姿！

師徒二人也不等他們自己關門，便立即採取行動，分別將一男一女掩嘴勒頸，推向臥鋪之上！

那一男一女根本想不到會有人偷了入來，阿生把那男子壓在床上，手槍壓向他的腦門，沉聲說道：「你再反抗，老子就殺了你！」

那男子可能作賊心虛，果然動也不敢動！

呂偉良把那女人押了過來，女人却生氣地說道：「我知道你們是我丈夫派來的，但是，無論如何，我也不會再回到他身邊去，你替我告訴他吧！」

但那男子却震顫顫地說道：「請你們不要殺我，你要我怎樣做都可以！」

女子瞪住他：「你說什麼？」

「肯妮，他們可能是職業殺手，我們何必觸怒他們呢？」

「哼！想不到你是這麼一個人！」

女人想衝過去揍那男子，但給呂偉良制住！

這時有人拍門！

呂偉良一手掩住女子的嘴巴！一邊示意阿生。

阿生押住那男子到門後，低聲警告他：「要命的，就得依我話去做！小心點，叫侍者把酒和酒杯遞入來吧！」

男子依了阿生的說話去做。

門外的侍者剛才已對這對偷情男女有了印象，看見他們如此親熱，還以為他們是一對新婚夫婦。也許這時正在渡蜜月，當然不會因為那男子不讓他捧酒入去而感到驚奇。

門又再度關上了。

阿生說道：「等一會兒再乾杯吧，先告訴我，你的姓名？」

「占斯。」男子說，「你可是劉志彬派來追殺我們的？」

呂偉良打個眼色給阿生，怕他說出了實情。

阿生道：「你且別管，我只准你答話，不准你多問，明白嗎？」

占斯點點頭。

呂偉良道：「你教唆別人的妻子跟你私奔，一定收入不俗吧？」

占斯似乎聽出了弦外之音，他立即說道：「兩位好漢，如果你們放我一條生路，錢財不過是身外物，你想怎樣就怎樣好了！」

呂偉良冷然一笑，說道：「你倒大方得很！」

那女子問：「我丈夫給你多少酬勞？如果你放過我們，我們可以給你雙倍！」

呂偉良心裏想：現在他們師徒二人的口袋裏已經不名一文，所有的現金和旅行支票都給那班人取去了，在這商業都市裏動輒講錢，怎麼可以兩袖清風？

再想到這女子既是存心背棄她的丈夫，相信即使自己是真的私家偵探亦無法挽回這種失敗的婚姻。何不順水推舟，完成她的美夢，又可以混水摸魚，先賺她一筆再說吧！

話雖如此，無奈「鐵枴俠盜」素來不刦堂堂正正之財，現在雖則算不得是刦，也等同行騙了。因此，呂偉良又問：「你是真的愛上了他？」

那女子忸怩地說：「不怕對你說吧！要不是貪那老鬼的錢財，誰甘願做他的洩慾工作？我與占斯是一對舊情人，他最近才由外國回來，所以……」

呂偉良沒有耐性去聽她講愛情故事。又問道：「為什麼你不正式提出離婚？」

那個叫肯妮的女子說道：「先生，你以為我不懂嗎？但是，他不會輕易放過我的，所以我才迫得出於一走，希望能夠和我心愛的人雙宿雙棲。」

呂偉良試探地說道：「你丈夫的錢令到你嫁給他，那麼，你當然帶走他不少金錢吧？」

肯妮理直氣壯地說道：「是的，雖然看起來我挾帶私逃不對，但是，我出賣了自己的貞操與青春，難道一點代價也沒有？何況，他這些都是冤孽錢，我要他更多一些，也不算太過吧！」

呂偉良真想問她丈夫是幹什麼行業的，但回心一想，自己既然存心冒充是她丈夫派來的，如果多此一問，豈不是自露馬腳？於是又忍了回去。

呂偉良說道：「不怕對你明白說，我們奉命殺你兩位，既然無法交代，當然要找地方躲一躲，因此，錢一定要多些，因為我們可能要逃到老遠地方去。」

肯妮道：「你放心好了，這次我存心背棄他，是經過一番策劃的。」

她說到這裏，過去將一個皮箱自行李架上取了下來。然後打開了。

看來並無什麼不對，箱子裏載着的，全是衣物。但是，肯妮把部份衣物取出之後，皮箱原來是夾層的，看不見的地方揭開了之後全是鈔票，而且大部份是美金。

肯妮取起一大叠花花綠綠的鈔票，塞到呂偉良的手裏。

呂偉良瞥了一眼，一百元面額的美鈔，一百張應該是一萬元吧！

呂偉良本來已經相當滿意了，但肯妮又再遞來另一叠，同等的數目，前後便是二萬元。

肯妮問道：「夠了吧？」

呂偉良沒有答她，其實當時他正在估計那個夾層皮箱之內到底載了多少鈔票，以及估計這女子的丈夫到底是幹什麼生意的？

肯妮以為她的出手不能感動呂偉良，於是又再奉上兩叠二十元面額的美鈔，以及一叠商市通用的貨幣。

呂偉良並非那種貪而無厭的人，只是身上的錢被人搜刮盡，只希望要回一些盤川，想不到肯妮給完一次又一次。

呂偉良真想把一部份還給她，但回心一想，她還有那麼多，看來可能另有名貴首飾，既然她也說這是冤孽錢，又何必替她吝嗇？於是就袋袋平安，只說了一句「多謝」！

阿生看見占斯不似有反抗的意圖，也就把手槍插回腰間。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了那間廂房，占斯和肯妮這才鬆了一口氣。

也不知多少時候沒有進過一滴水，更不要說是食物了。因此，師徒二人走向餐卡那邊。有理沒理，先吃了一頓飽的再說吧！

火車忽然緩慢下來，終於停了。

播音機裏傳出聲音，這是小鎮的站頭。呂偉良和阿生不熟悉這裏的鐵路情況，也不知道還有多少個站頭才可以到達商市，只知道這裏不是商市而已。

火車只在這裏停上一分鐘光景，又匆匆開出。

由小鎮登上火車的人，紛紛到各車卡去找尋座位。

突然間，阿生用手碰了呂偉良一下，低聲說道：「不好了，他們已追到這裏來了！」

阿生雖則沒有說出「他們」是誰，呂偉良也總可以想像得到了。

他所指的，當然就是曾經綁架過他們的人。

這班人到底是什麼來頭？呂偉良假定他們是一帮有組織的刦匪，總部之所以設在較遠的郊區，大概是為了避免警方的搜捕。

不過，囚禁過師徒二人的地方，未必就是總部，可能只是行刑之所，也可能是，存賍物的地方。總之，他們是個十分龐大的組織。這却是唯一可能肯定的。

呂偉良偷眼望向那邊，二名槍手正放眼四射，顯然正在找尋他們！

阿生伏下頭來，企圖避過他們的視綫，但是，呂偉良說道：「不必躲避了，他們已發覺了我們！」

二名槍手果然衝了過來！

呂偉良眼看無可避免，迅即將一砵喝了一半的熱湯，迎面扔了過去！

羅宋湯的番茄淋在白襯衣之上，有如血漿一樣，嚇得在座進食的胆小婦女驚叫不已！

阿生和他師父最是合襯，師徒二人也許是合作慣了，非常之有默契！他看見呂偉良動手了，也不再客氣，只見他分別拾起一瓶茄汁和一瓶喼汁，彷彿古式的有柄手榴彈，朝準二名大漢飛擲過去！

二名槍手想不到他們胆敢在衆目睽睽之下動手先發制人，當然吃虧不少。

呂偉良和阿生立即奔向另一車卡，二名槍手一步也不肯放鬆，緊緊追來。同時他們的手槍亦已出手，乘客們見了無不嘩然！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担心子彈無情，紛亂中可能會傷及無辜，因此，呂偉良一邊逃走奔避，一邊告誡阿生非到迫不得已時，切勿開槍還擊！

師徒二人穿過了幾個車卡之後，已引起乘客間的極大紛亂。

最後，他們已到了最末的一卡，後面再也沒有車卡了。

呂偉良和阿生分向左右兩旁，爬上了車頂！這似乎是自尋絕路的做法，因為剛才追殺他們的二名槍手所以沒有開槍，大概也考慮到亂槍會傷及無辜乘客，現在他們可以追到車頂上面去開槍了。

他們是由小鎮上車的，目的正是要追殺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他們除了携槍之外，還帶來了無綫電通話機，可以和公路方面的同黨取得連絡。因為這一段鐵路正是與公路成平衡綫，直至商市為止的！

現在二名槍手也到了火車末卡的盡頭處，爬登車頂，以為可以開槍射殺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豈料當他們攀登車頂時，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二名槍手大為驚奇，其中一人說道：「會不會是跳車逃走了！」

另一個人亦以為師徒二人的確冒險跳車逃去無踪，於是由車頂爬下來。這時火車上的保安隊已在等候着他們！

想不到他們却氣定神閑地說道：「你們千萬別輕舉妄動，否則這列火車隨時會爆炸！」

此語一出，登時把各人嚇了一跳！

保安隊長惶然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一名槍手冷冷地笑道：「我們當然不是警探，但也不是來做善事的。不過，只要你們別多管閑事，我們也不會動你一根汗毛。」

保安隊長對他剛才那一番說話，說什麼火車隨時會爆炸，實在半信半疑。

隊長說道：「為乘客安全計，請你們下車，那我們就兩不干預。」

槍手想了想，望望車窗外面，說道：「好吧！我們人已捉不到，到前面大路交加點時請通知司機，把火車的速度慢一慢，讓我們下車吧！」

保安隊長覺得乘客安全要緊，既然對方肯離去，也就算了。於是通知前面駕駛的司機，當火車經過與公路交點時，把速度慢一陣，讓二名槍手離去。

二名槍手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公路上接應的同黨，叫他們開車到公路與鐵路交

加點附近等候。

其實，呂偉良和阿生並未離開火車半步，他們只是身手不凡，爬上車頂之後，便由車頂邊緣攀進該卡火車卡的洗手間裏去。

由於他們身手矯捷無比，所以二名槍手發夢也想不到他們有此一着，還以爲他們跳車逃生去了。

因爲洗手間與通道只是一板之隔，故此剛才保安隊與二名槍手的對話，師徒二人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本來對方只有兩個人，他們要清除這二名槍手並非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凡是必須顧全大局，想到車上乘客的安全，以及到達總站時可能又有對方的人埋伏，便極力制止阿生輕舉妄動。

呂偉良想到經此一役後，對方既然以爲他們師徒二人中途跳車離去，那麼，商市總站就可能沒有人再「恭候」他們的。

對方既是一個龐大的惡勢力組織，呂偉良更加覺得有避重就輕的必要。

火車到了公路與鐵路交加點，果然緩慢下來，讓二名「危險人物」離去。

公路一旁，已有一輛房車接應他們。槍手向頭目報告火車上追殺的情形之後，頭目又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另一輛指揮車上的大頭目連絡。

大頭目在無綫電話機中發出指示：「算了，反正他們遲早也會返回商市去的，到時我們再抓他未遲。」

小頭目在無綫電話機中又問：「找到老大嗎？」

「沒有。」大頭目說：「聽說他在胭脂鎮家中的小老婆私奔了，他正帶人四周圍搜那娘兒的下落呢。」

兩車不久之後就在公路上會合。至於其他奉命追捕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車輛，都在這條郊區公路上行駛，他們都向住同一方向進發——駛向商市市區。

負責這次大追殺指揮之責的大頭目，就在一輛大卡車裏面。

這輛大卡車設備齊全，簡直是一輛流動的電台。它固然可與屬下的任何一輛汽車取得連絡，同時也可以截聽警方的無綫電廣播，更有一條專用熱綫經由總部接駁，與他們的首領「老大」直接連系。

大頭目是「老大」的主要助手之一，當「老大」不在時，他負責指揮一切。

這時候，可以直接跟老大通話的一具無綫電通話亮起了燈號，紅燈一閃一閃的發出「都都都」的低沉怪聲，表示老大正要找大頭目答話。

大頭目剛拿起了講筒，就給老大罵得狗血淋頭，原來老大已從總部方面得到消息，知道「鐵枴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逃掉了。

老大肝火大動，他說道：「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把他們找到！否則我就殺你！」

大頭目唯唯諾諾。

老大又說道：「派幾個認識肯妮的人到商市火車站去，肯妮與一個男人挾帶私逃，有人見他們乘搭下午一點二十分由胭脂鎮站開出的火車。這件事與追捕呂偉良同樣重要，抓到奸夫淫婦之後，帶到商市分部去，我現在就乘直升機趕來。」

大頭目連聲稱是。老大的專綫電話掛上了之後，大頭目立即利用卡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網，通知數名見過肯妮的打手，叫他們趕到商市火車站兜截肯妮和她情夫。

原來「鐵枴俠盜」呂偉良所遇見的美婦人肯妮，就是老大的一名小老婆，這一點相信呂偉良和阿生發夢也想不到。

「老大」的眞姓名原來叫做劉志彬。這名字聽起來文縐縐的，誰會想到他是一個龐大組織的黑頭子？難怪肯妮對呂偉良說，她丈夫的錢都是寃孽錢了。早知如此，呂偉良實在要得太少了。

話雖如此，肯妮實際上只知道她丈夫幹的是非法事業，却未想到他的勢力如此龐大，否則她才不會蠢到跟占斯逃到商市去。

占斯並沒有欺騙肯妮，事實上他過去的確在商市認識許多人，可惜他離開商市到外國去太久了，根本不知道劉志彬在商市的潛勢力如此龐大！

火車終於在商市火車站停下來，搭客魚貫下車。

搭客之中，當然有着「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他們雜在人堆裏，正要由閘口走出去之際，呂偉良突然發覺情形有點不對，他不知道候在閘口外面的打手是「恭候」肯妮與占斯二人的，還以爲是「老大」派來對付他們師徒二人的。

呂偉良於是低聲對阿生說：「小心點，閘門外有人等着我們呢！」

照一般規矩，離站出閘須要出示車票的。呂偉良和阿生不是正式乘客，當然沒有車票，但是這點呂偉良早就顧慮到了，所以，他們在火車上的時候，已向稽查員補票。

因爲沿住鐵路綫有不少小鎮，每個小鎮都可能有人上車，所以「補票」是被接納的。呂偉良和阿生也就在這種情形底下，變成了正式乘客。他們本來可以堂而皇之的由閘門出去，但是現在又令他們有了戒心。

呂偉良和阿生根本不知道對方另有目標，所以在戒備中夾在人羣裏溜出來了！

他們正慶幸避過了對方的視綫，剛想到那邊馬路旁邊去截街車之際，突然却聽到有人大喝一聲道：「不要走！站住！」

回頭一望，奇怪的是：那數名大漢衝前包圍的並不是他們師徒二人，而是一男一女，再細看清楚，那一男一女正是肯妮和占斯。

這幾名彪形大漢都是呂偉良和阿生二人見過了的，肯定不是好人，爲什麼他們要找的却是那火車上的偷情情侶？

呂偉良不難想起了：肯妮的丈夫說不定就是他們要逃避的惡人！

呂偉良看見五名大漢分別强拉肯妮和占斯登上一輛候在道旁的汽車。阿生幾乎想衝過去制止，但是給呂偉良一手拉住！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別這樣，讓我們跟踪他們吧！」

阿生於是跟隨呂偉良登上一輛街車。

呂偉良吩咐那街車司機跟踪前面一輛黑色大房車，同時預先付了司機較多幾倍的車費，司機果然做得十分好。

黑色大房車離開火車站之後，經過大街，轉入一條較僻靜的橫街，街車司機担心被對方發現，把距離拉遠了。

剛才在火車站上，也許是由於那數名彪形大漢發現了肯妮和占斯的下落，視綫過份集中，竟然疏忽了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本來現在他們可以逃之夭夭，但呂偉良想起肯妮和占斯這對偷情男女的安危，就放心不下。

最後，黑色大房車駛入一處富有人家的住宅區，街車司機把車子停在街口，無可奈何，對呂偉良說道：「對不起，我的車子只能跟踪到這裏！」

呂偉良不明白，問道：「爲什麼？」

「前面是私家地，你下了車自然就會明白了。」司機說着，已將車門打開。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担心失去了對方的下落，只好匆匆下了車，跑到那邊去，這時却看見剛才那輛黑色大房車已駛入一幢巨大的花園住宅之內。

那幢花園洋房幾乎佔了半條街位，裏面還有私家泳池。

呂偉良和阿生離遠看見門外有人守衞，所以不敢再接近。

他們退了回來，想乘原車離開那兒，可是，剛才那輛街車已經開走了。

這時呂偉良方發覺這所謂「私家地」的路口，豎立了不少路牌。五顏六色的，大有令人目不暇給之勢。其中一塊漆着：「私家地方，不准响號」！

另外一塊是：「私家地方，未經許可，任何車輛行人不得擅進」！

此外還有各種各式的路牌，例如不准在附近路口停車或等候……等等。

呂偉良道：「這個地方的交通當局，眞會替有錢人設想！」

阿生却不屑地說道：「可惜治安却壞透了，竟然有人能够在火車站這樣的公共場所，綁架一男一女，巡警不知道去了那裏。」

話猶未完，一架直升機凌空盤桓，最後竟然緩緩降落在那幢花園住宅的空地之上。

呂偉良和阿生心裏驚奇：有錢人見得多了，但在東方國家裏，有錢到擁有私家直升飛機的，他們還未曾見過。

師徒二人立即避過巨宅正門的巡者耳目，竄至屋旁去。

那兒圍牆上半截是砌了通花瓷磚的，呂偉良和阿生分別攀登上去，透過通花瓷磚，看看巨宅內部的情形。

直升飛機在巨宅花園中的廣場上面降落後，機上走下三個人，其中一個正是「老大」劉志彬。

呂偉良和阿生都認得他，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像是恍然大悟，又像是感到無限驚奇。

劉志彬在二名保鏢的陪同下，進入了屋子裏面去。

呂偉良和阿生想起他們有槍，就不敢妄然闖入！

他們再仰頭看看圍牆之上，沒有鐵絲網，也沒有嵌進了碎玻璃，看來大可一躍而過！

但是，經驗豐富的呂偉良，却認爲太簡單了，其中必然有詐！

呂偉良想開動鐵枴杖中的電子測探儀器，看看圍牆上面是否裝上了電子防盜設備。但是，這時才發覺鐵枴杖裏的儀器也遭到破壞！

師徒二人担心有人巡過來，匆匆跳了下來，然後越過一條橫街，離開了那塊私家地。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我們不能見死不救，很明顯的，那個叫肯妮的女人，原來就是老大的老婆，那麼，占斯這姦夫必然九死而無一生的希望。」

阿生道：「那我們怎麼辦？」

「先到警局裏去一次。」

「是的，相信在這情形之下，除了警方之外，也沒有人可以救他們！」

於是師徒二人轉到一條大街，截了一輛街車，直駛往警局！

這時候，已是下午四點多鐘。

一位當值警官問：「什麼事？」

呂偉良說：「有一男一女在火車站剛下車就被人綁架。」

「是嗎？」那位警官好整以暇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做什麼職業？住在那裏？」

呂偉良不等他再問下去，就說道：「我姓呂，呂偉良，這裏有一位郭警官認識我的，我是遊客，我本身也曾被匪徒綁架，但逃脫了。」

當值警官打量着呂偉良，又回頭望望阿生，然後向在場的警員遞眼色。

數名警員一湧而上，分別捉住了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阿生非常生氣，叫了起來：「你們眞的是不分皂白！快放手！」

與此同時，一名警員却在阿生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槍。

當值警官道：「你們被逮捕了，因爲你兩個是通緝犯！」

「通緝犯？」呂偉良莫明其妙。

阿生也叫喊着說道：「你們眞是活見鬼啊！什麼通緝犯？我們是來報案呀！」

當值警官道：「因爲你們今天早上沒有出庭聽審，也就是棄保潛逃！」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恍然大悟！

呂偉良道：「請聽我解釋……」

當值警官伸出手來，做了一個制止的手勢。「你不必解釋，有話你留待上法庭和法官說好了。現在我正式向你警誡，你還有一項罪名就是，非法藏有軍火！明白了沒有？」

呂偉良生氣地說道：「我當然明白，但是……」

當值警官又截住道：「既然明白，那就請你在這裏簽個字。」

呂偉良往那張由警官遞過來的紙上瞥了一眼，原來口供已迅速寫好了在口供紙之上。

呂偉良不禁苦笑搖頭，道：「你們這裏的警方辦事的確快捷妥當，如果捉賊救人也這麼迅速，這裏的市民就有福了。」

當值警官面色一沉，喝道：「少說廢話，你到底簽不簽？」

「口供是你說你寫的，那你就自己簽好了。」呂偉良生氣地說。

當值警官把手一揮。「把他們帶到後面去吧！」

四名武裝警員分兩對，就要把呂偉良和阿生推到後面去。

呂偉良和阿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

呂偉良朗聲說道：「你們警方辦事怎麼可以這樣，你根本未聽我解釋……」

「不必解釋了！」那位警官威風八面地說道，「你現在是犯人，我們有權處理你！」

呂偉良道：「如果我們存心反抗，就不會送上門來，可以叫郭警官來跟我談談麼？」

當值警官瞪住呂偉良道：「你整天郭警官郭警官的，你可知道他的姓名？」

呂偉良說道：「他昨天還在這裏當班，他說過，這裏只有他一個人姓郭。他又說……」

豈料話猶未完，走廊那邊就有個人走了出來，他正是換了便服的郭警官。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有如絕處逢生，忙向他招呼，可是，郭警官的反應奇淡，甚至還好像忘記了他們一樣，問道：「你們是誰？」

當值警官道：「他們硬說認識你！」

呂偉良正要說話，郭警官却先說道：「我想起了，你兩個昨天因打架，擾亂公安而被捕的，對嗎？」

呂偉良瞪了他一眼：「你總算還未致完全失憶！」

郭警官道：「你們怎麼今天沒有依時上法庭？我當時已向你提出警告了。」

呂偉良道：「我們剛離開這裏之後不久，就被歹徒們綁架。」

郭警官道：「那麼，你們又是怎麼被我們警方找到的？」

呂偉良道：「不是你們的人把我們找到的，是我們來報案！」

「報案？」郭警官望望那位當值警官，回頭又問呂偉良：「你被誰綁架？」

「我不認識他們，但可以肯定，就是昨天跟我們打架的那一帮人。」呂偉良跟着也把以後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兩位警官顯然對呂偉良的說話半信半疑。

郭警官問：「你記得那條街道的名稱嗎？」

呂偉良和阿生伏在牆頭遙睹劉志彬在二名保鏢保護下走下直升機。

呂偉良搖搖頭。

阿生却說道：「我記得，那是志彬大道。」

當值警官說道：「你有沒有弄錯？志彬大道整條街道是屬於劉志彬先生的私人物業。」

郭警官也說：「是啊！我看你九成是弄錯了。照你剛才所講的情形，十九是指劉志彬。只有他才擁有私人直升機。」

呂偉良道：「不管他是誰？總之是事實。如果你們聽我說話，立卽派人去搜查，保證有收穫，太遲只怕又會變卦！」

郭警官想了想，把當值警官拉過一旁，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二人回來後，對呂偉良說：「好吧！我們且相信你剛才的一番說話，現在就由你帶路，讓我們到那兒志彬大道去看看。」

值日室裏面的警方人員似乎都忙碌起來，有人去召集警員，有人做報告，看來煞有介事的。

郭警官並未換上制服，只從當值警官的手上接過了一份手令。然後就帶着呂偉良和阿生等人到停車場那邊去。

三輛警車和二輛私家車，分別載上了二三十名軍裝和便裝警員，在呂偉良的指引下，浩浩蕩蕩地出發！

呂偉良和阿生就坐在郭警官的私家車裏。

郭警官道：「你們兩位已被法庭下令通緝，你們知道嗎？」

呂偉良說道：「也是剛剛才知道。」

「明天你們會被解上法庭，加控多幾項罪名，」郭警官又說：「當然，你們也有你們的理由，到時你們得向法官大人解釋，他相不相信倒是另一回事。」

阿生說道：「如果你們能够及時抓住劉志彬和他的手下，就足以證明這件事是千眞萬確的法官又有什麼理由不相信？」

郭警官說道：「這不過是你們片面之詞，據我所知，劉先生是這裏的大紳，他有錢有面，又怎麼會是匪黨的首領？」

阿生問道：「什麼大紳？」

郭警官道：「凡是對社會有貢献的人，市長便封他為大紳。」

阿生喃喃地說：「這麼說來，神又是他，鬼又是他了！」

呂偉良忽然感到情勢對他們非常不利。他們師徒二人雖則到了這裏不算多久，但從種種跡象可以看出，這裏的治安與警政太劣大有關連。如果他們眞的沒有弄錯的話，那麼，所謂「大紳」原是「大賊」，這是個怎麼樣的世界？亦可思過半矣！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再回憶剛才在警局中的情形，難免連想到許多事情極不對勁！例如兩位警官為什麼會鬼鬼祟祟的拉過一旁竊竊私議？那位當值警官為什麼老早便不聽他的解釋，硬要拘捕他？

呂偉良越想越覺得可疑！

呂偉良又對郭警官道：「明天我們被解上法庭之後，有什麼後果？」

「本來頂多是罰欵！」郭警官說：「這裏的法官最喜歡罰欵，甚至殺人放火亦可以罰欵了事。但是，兩位是外人，有沒有例外，就恕我難作事前的估計了。」

「我早就聽人說這是名符其實的商市，凡事動輒講錢。」

郭警官笑道：「這又有甚麼出奇？我們的政府是個龐大的機構，凡事都非錢不可，甚至少一個仙亦難以維持下去。」

呂偉良說道：「你們難道沒有稅收的嗎？」

「稅收當然有，但却是有限的。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主要是靠罰欵，所以法庭有如銀行一樣，分店開完一間又一間。」郭警官說道。

呂偉良嘆氣道：「那就難怪你們上下一致貪污了！」

呂偉良以為他這句話會觸怒郭警官，想不到，郭警官反而笑了笑，說道：「如果閣下處於我這地位，恐怕你也會與我一樣。」

「難得你這樣坦白。」

「在這個地方，我們所做的一切幾乎是公開的，彼此心照不宣！」郭警官聳聳肩說，「你們外人看來也許大驚小怪！但在本地人來說，已是見怪不怪，甚至警察當街收規也不算得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想起街車濫收車資，警察回頭做了「賊阿爸」的怪現象，自然相信郭警官這一番說話是眞的。

郭警官這時又抄了一個電話號碼給呂偉良，說道：「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你們這些外來客隨時隨地都可能會有痲煩。這是舍下的電話，萬一有甚麼事情須要我助你一臂之力的，看在昨天我們交上朋友的份上，我會盡力而為的！」

呂偉良含笑接過那電話號碼，說道：「想不到你總算還有一份義氣！」

車子已開至志彬大道路口，所有的車子，包括堂堂正正的警車在內，都沒有駛進去，只在路口停下來！

呂偉良忍不住問：「為甚麼不把車子開入去。」

「這是私家地方，你沒有看見那些路牌的指示麼？」郭警官說着已下了車。

呂偉良道：「但是，你們是警方人員啊！」

「警方人員又怎麼樣？」郭警官說：「警方人員只能在正常的情況下執下任務，不能干擾私人活動的，除非有確切證據，不怕對你說，這番我為了帮你，極有可能連官也丟了！」

說着，他又示意一小隊人員跟他走過去！

呂偉良與他併肩前進！

另一位警官則指揮其他警員，分別將大宅加以包圍，看來確是十分認眞！

呂偉良非常緊張，他担心在這次會一無所獲，那時就會牽連到郭警官。雖則他明知郭警官也算不上是個好人，到底也帮過了自己，萬一他有甚麼不測，內心實在過不去！

呂偉良，就是這麼樣一個處處為別人設想的人！

轉眼已到了大宅閘門口。

呂偉良離遠已見到有人退入宅內，大概是看見這情形之後，趕緊入內通風報訊去了。

一名守在門口的男人問：「你們是甚麼人？」

郭警官出示證件，很有禮貌，問：「

請問你主人劉先生在家嗎？」

「你找他幹甚麼？」

「我有些話要找他問問。」

「請你等一等。」

那男子說着，走進了閘內。

他好像是去打電話——那電話就在門後的傳達室之內。

呂偉良心裏想：這等於通知裏面，說警察來了。劉志彬如果要逃，應該還有很充裕的時間。

不久，那男子出來了。他對警官說：「劉先生請郭警官入去！」

郭警官回頭對呂偉良道：「你候在這裏。我很快就有答案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顯然對郭警官此行收穫大表懷疑的。

郭警官沒有理會呂偉良等人，獨自跟那六漢入內。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郭警官這神態可能是存心入去找外快，我看我們還是早點打算吧！」

阿生已經會意，郭警官的同僚就站在附近或行或企，態度悠閒。大概是由於郭警官事前並無特別吩咐，所以沒有人注意師徒二人。阿生認爲時機成熟，坐上汽車裏去，一名探員回頭瞥了一眼，但由於阿生本來就是坐郭警官這輛車子來的，而且呂偉良又在那邊獨自站立，所以沒有人會想到他企圖逃走！

直至到阿生踏上油門，迅速將車子開動，那幾名警探才醒覺起來，立即衝過來制止！但是，呂偉良早有了準備，鐵杖連環發出，首當其衝的二名警探立被擊倒，後面幾名警探拔槍追來！

阿生開足馬力，直闖過去，拔槍在手的警探顧全性命要緊，紛紛躍開避過，呂偉良就趁此機會一躍登車離去！

其他各警員因奉命到各路口佈防，竟未知道這兒出了事！

「砰」然一聲槍响過後，立即引起附近各警員的注意，他們雖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眼看一輛汽車急馳而至，也猜到了九分，於是各人紛紛兜截！

但是，阿生開快車是十分出色的，郭警官這輛汽車性能特佳，加上阿生熟練的駕駛技術，更是牡丹綠葉，左拐右轉，令到追截他們的人無所施其技！

轉眼之間，阿生已駕着郭警官那輛性能良好的房車，逃出了包圍網！

郭警官在宅內聞訊，立即偕同劉志彬出來觀看，但這時阿生已逃之夭夭。他那輛名貴汽車亦不知所踪！

劉志彬得意洋洋地說：「對了吧？我早說過此人是個外地的壞蛋，他分明企圖詆譭我的聲譽。」

郭警官登時啞口無言。

劉志彬却說道：「不過，無論如何，我剛才跟你所講的，仍然有效。」

郭警官接過劉志彬交給他的一隻信封，納入口袋裏，說道：「我一定會把他找回來給你的，你放心好了。」

兇殺刦掠　目無法紀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衝出警方的包圍網之後，逃了幾條街，立即放棄郭警官那輛汽車，因爲可以想像得到的情形就是：警方已用他們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全市巡邏車，而郭警官的汽車車型及車牌號碼必然成爲追踪目標之一。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把郭警官的汽車棄在路旁，迅速轉入另一條街道，截了一輛街車逃去。

他們等待街車離去後，立即竄進一間下級旅店，租了一間可瞭望街景的房間。

阿生稍爲鬆了一口氣，但呂偉良却忙於翻電話號碼簿。

呂偉良利用房間裏面的電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到×市去。

呂偉良找着了常富。當時常富仍留在他的富貴商行之內。

常富在電話中知道了他兒子的消息，答應立即飛到商市來。

阿生不明白呂偉良的用心，說道：「師父，何不趁住還有時間，替我們的安全設想一下？」

呂偉良道：「如果不是我們的對手太強，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說，簡直毫無危險可言！正如郭警官說，一切既可用金錢辦妥，那麼，即使被捕，我們還有辦法的。因爲我們身上還有錢啊！」

「是的，還好他們只把手槍取去，並未把我們身上的鈔票取去！」阿生忽然又担心地說：「不過，如果我們仍然獃在這裏，他們遲早總會搜到這兒來的！」

阿生話猶未說完，街上突然間人聲吵鬧！

師徒二人大吃一驚，忙跑到窗前細看。俯視之下，但見街上出現數名手持西瓜刀鐵尺的青年人，正追殺二名少年人。

二名少年人手無寸鐵，看情形凶險非常。阿生再無考慮餘地，只見他急急順手抓起一張木椅子，就由二樓窗口，飛身躍下！

數名青年怔了一怔，立即包圍過來！

阿生冷冷地說：「別恃人多欺負人少，我勸你們各位有事慢慢說吧！」

「他媽的！誰有空跟你說！快跑開，否則你會死無葬身之地！」其中一名高大的青年人說。

二名青年企圖衝過阿生站立的地方，繼續追殺二個少年人，給阿生把手一攔，大喝一聲道：「不要亂動！有刀亦未必可恃的！」

那班青年，呱呱大叫，立即掄刀撲上去！

阿生再也不客氣了，一張柚木椅子在他的手中舞得虎虎生風，既可防守，亦可進攻！那幾個青年人雖則有刀在手！亦未佔到便宜！反而有人不歇地被椅背椅脚撞傷！

二名少年人嚇得退縮一旁，有兩名打手放棄圍攻阿生，抽身撲過來對付那二名驚魂未定的少年人。

二名少年人本來有時間可以逃掉的，但是不知怎的，他們竟然雙足發軟，呆在一旁！

正當兩名兇神惡煞的打手飛撲而上之際，突然有一些東西凌空飛擲而下，「嘩啦」連聲，不偏不倚，兩隻玻璃水杯，分別擊中二名青年打手的頭部，玻璃碎片飛濺，登時頭破血流！

二名少年人死裏逃生，仍然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只有「鐵枴俠盜」呂偉良最明白，因爲剛才那兩隻水杯正是由他自二樓窗口擲出的！

阿生殺得性起，連傷數人之後，拋開柚木椅子，赤手欺身直上！

看過剛才各打手的出手，阿生自然心中有數，這班人雖則手裏分持西瓜刀鐵尺，也只不過虛有其表，欺一些未習過武功的人還可以，可欺不到像阿生這一類的好手！

只見阿生身形飄忽，疾如行雷閃電，對方根本也未看得清楚他如何出手，一名青年人的手腕已被阿生扣住！

「喲」地一聲叫，一把鐵尺已經落入阿生的手中！

阿生勇猛異常，本來就已經有如出柙猛虎，現在更是如虎添翼！

一把鐵尺要得密不透風，數名青年人屢攻不下，反被阿生先後擊傷！

呂偉良始終倚窗下望，沒有加入戰陣。幾個水杯與烟灰缸等物，已被他搬到身邊來，準備隨時應用。可是，就只擲出剛才那二個玻璃水杯之後，其他的已無須動用。

因爲，青年打手們紛紛逃去！

阿生也沒有去追殺他們，只把二名嚇得面青唇白的少年人，帶到他們的房間裏來。

剛才街上的情形，旅店的人當然也見到了。

他們一方面佩服師徒二人這種見義勇爲，拔刀相助的勇氣，另一方面却担心飛黨們不久之後會捲土重來。

因此，賬房派了一名侍者上來，對呂偉良說：「今天的房租免付了，但請兩位最好立即遷出！」

呂偉良一怔：「爲什麼？」

侍者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依了賬房的吩咐，上來告知兩位。」

阿生恍然道：「大概是担心剛才那班飛黨回來尋常！」

呂偉良本來就覺得這個地方的人太過自私，太過怕事，現在更加爲之啼笑皆非了。

呂偉良本來很生氣，但回心一想：警察的力量如此薄弱，治安壞到這個地步也無力量去理，身爲市民的，貪生怕死總是難免的，這又怎能完全怪得了他們？

於是，呂偉良付了錢，說道：「房租在按金中扣除吧！這是給你的小賬！」

侍者眞想不到這跛子如此通情達理，連他自己也實在有點不好意思！

呂偉良又對那侍者說：「我曾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到×市，明天或後天可能有個姓常的男人來這裏找我，你就說我們走了。如果能够叫他留下電話住址當然最好，否則，就叫他直接到警局去找一位叫做常波比的警官吧！」

侍者唯唯諾諾。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帶住二名少年人離開了那間旅店。

二名少年人原來是兄弟，他們有如驚弓之鳥，東張西望的，顯然是担心仍有人在旅店隣近埋伏！

這對小兄弟姓陳，大哥十六歲，叫陳日年，小弟十四歲，叫陳月壽。原來他們是被迫加入一個新興黑社會組織的。

陳氏兄弟覺悟前非，要退出這組織，所以被飛黨追殺，無非是殺一儆百！

陳氏兄弟不好意思，爲了他們，累到師徒二人被旅店趕出來，他們連聲抱歉！

但是，呂偉良却告訴他們，彼此可說得是「同病相憐」，因爲他們師徒二人，亦正受到更大的惡勢力追殺，處境更爲危險！

陳氏兄弟想了想，說道：「如果二位不嫌棄的話，請到舍下去住吧，我們就住在山上的一間無門牌木屋中，飛黨也不知道。」

阿生道：「他們既然迫你入會，怎麼會不知道二位的居處？」

陳日年道：「我和弟弟在一間酒家工作，每天都要上班的。」

陳氏兄弟一步一回顧，顯然担心飛黨會暗裏跟踪他們上山。

他們帶住師徒二人，繞道登山。沿途很少遇見有巡警，這當然令到呂偉良師徒二人放心許多，但是，却在一條橫街上，遇見了一件怪事。

一名面色蒼白的男子，被一名壯漢推進了一處梯間裏去！

壯漢揪着那男子的衣襟：「他媽的，爲什麼老子找了你幾天也找不到？」

面色蒼白的男子抖聲說道：「我病倒了，躲在朋友家中睡了幾天！」

壯漢似乎不接納這解釋，拳如雨下，打得那弱不禁風的男子氣喘如牛，却不敢還手！

「你敢騙我？」壯漢哼一聲說：「繁榮大道幾間金舖的白晝刦殺都是你和另一個人做的，你以爲老子不知道麼？」

「不！我……」

壯漢不等他把話說完，又是一陣拳脚交加！

那傢伙跪倒地上，苦苦哀求道：「請你手下留情，別再打了！」

壯漢喝道：「快告訴我，另一個人是誰？」

「只有我一個人！那裏還有別人？」

「他媽的！你敢……」

「不！不！你不要動手，我說了。」那傢伙又震顫顫地說：「事實上，繁榮大道上大人金舖一單是我一個人幹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壯漢狠狠地說：「我不管你知不知道，我們一班兄弟給上面追得緊，輿論在大事抨擊我們，爲了交差，老子限你今晚半夜之前，找個拍檔在這兒街口等我，把繁榮大道幾單一齊認入你們的賬裏去，明白嗎？」

那面青唇白的傢伙怎敢說個不字？他只是說道：「要我找個人來跟我拍檔演戲不難，難在我們根本不知道其他幾宗的內容。」

壯漢瞪他一眼，道：「到時我們自會教你的，你又不是頭一次演這一幕，何必諸多嚕嗦？」

壯漢說完就走，那傢伙却像吊靴鬼的追前幾步，抖聲道：「我今天還沒有吃飯呢。」

壯漢回頭盯住他：「他媽的！未吃飯？嘿！未上足電吧！」

那傢伙可憐地垂低了頭，口水鼻涕齊流。壯漢終於給了他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臨行又再三叮囑：「別忘了！今晚半夜十二時，就在這處街口，我當班時會帶一個兄弟由這兒經過的。要是你失約，明天準可叫人替你執骨！」

壯漢說完就走！

呂偉良等人却急忙縮到隔鄰的梯間閃避，幸而那名壯漢和那癮君子都見不到他們。

目擊這一幕之後，呂偉良覺得這個地方簡直叫人莫明其妙！

師徒二人終於跟住陳氏兄弟到了山上的木屋區。

陳家除了他們兄弟二人之外，還有一名老弱的婆婆。據說，他們兄弟二人的父母早年便先後去世，父親在工廠意外死去，母親不久亦告病逝。此後就只留下一個祖母跟他們在一起。

呂偉良告訴他們，只留到晚上，然後又給了他們一些錢。師徒二人決定留在這裏吃過了晚飯才走！

陳氏兄弟留他們在這裏住一晚，但呂偉良說：「我們還有事情要去做！」

陳月壽拿了錢到山脚下面去加餸，陳日年却幫着婆婆煮飯。

阿生不好意思，也動起手來。豈料却無意中在屋角搜出了一批炸藥！

阿生原來是不想坐着等吃飯，才幫着陳日年做這做那的，想不到今天會有此發現！他也不由得爲之大吃一驚！

陳日年說：「這是昔日父親留下來的東西，他是在一些建築地盤，做爆石工作的。」

既然如此，師徒二人也就沒有理由再對陳氏兄弟起疑心。

呂偉良靈機一觸：「這些東西留在這裏太危險，給我吧！」

陳日年道：「好極了，如果你們有用，隨便拿去好了！」

呂偉良於是把那批炸藥搬到一角去。

阿生當然明白到師父的用心，因爲他們手無寸鐵，萬能枴杖亦遭人破壞，大概呂偉良利用這批炸藥作爲他們的武器吧！

× × ×

夜深人靜，志彬大道上一片沉寂。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繞過橫街，來到了劉宅戶外，隱約可以見到大門那邊人影幢幢。幾名打手在那兒來回巡邏。

呂偉良一直懷疑圍牆之上有隱秘的機關，例如電眼，紅外綫或者生電之類，說不定還有警報系統。所以，他老早就警告阿生，切勿輕舉妄動。

阿生覺得除了由圍牆入去之外，別無辦法。

呂偉良正在左思右想之際，那邊有個人影移動，一名打手，正沿住圍牆四周巡視。

阿生靈機一觸，附耳對呂偉良說：「好不好把這個人制服，然後由我化裝混入去？」

呂偉良躲在一角，覺得那人的身形高矮與阿生差不多。

他說：「要混入去可不容易，但有一法可行。」

「什麼辦法？」

「先把他制服了再說。」

於是師徒二人躲在一角，靜待那人過來！

那人繞過圍牆一周，正待返回正門那邊，却給阿生一手拖了過來，掩嘴勒頸，那人孔武有力，他沒有掙扎，沒有呼叫，原來是蓄勢待發，鼓其餘勁，借力將阿生來了一記凌空摔——這是柔道中的招數，阿生當堂被摔倒！

呂偉良也想不到這傢伙如此厲害，他以爲阿生一個人足够有餘了，但現在看來阿生亦未必是他的手脚，於是慌忙衝了過去！

在這種情勢底下，即使是半斤八兩，不分高下，吃虧的仍是阿生，因爲他們可能召來更多打手，以及惹起屋內人的注意。所以，呂偉良疾伸二指，先將那傢伙點了啞穴，令到他無法作聲，回頭再點中了他的麻穴，令到他渾身無力。

呂偉良對於點穴的部位瞭如指掌，雖然在黑暗中亦百發百中。

那傢伙僵呆不動，獃在一旁！

阿生把他推到更黑暗的角落裏，除下他的外衣披上了。

爲了避免引起其他打手的注意，阿生又現身在圍牆外邊的行人道上，來回巡邏。不過阿生明知自己是冒牌貨，始終未敢回到大門那邊去！

呂偉良却在街口彎角處對那打手說話。那打手雖則被點了穴道，沒法移動身體，也不能說話，但是却可以聽到呂偉良在跟他講話。

呂偉良說道：「你小心聽着，你已被點穴，如果超過二小時仍不開解穴道的話，你身體內的血脈便會因爲閉塞過久，而致變成殘廢。我們自問無仇無怨，我不想你活受罪，因此，我們現在提出交換條件，我提出一些問題，如果說對了，你便點點頭代替『是』或『對』，相反，你便搖頭表示好了。明白嗎？」

那打手雖則渾身麻軟無力，但頸項的神經系統未致麻木，所以他仍然可以點點頭，表示已經明白了呂偉良的意思。

呂偉良又說道：「我想偷入劉志彬的巨宅之內，但不知道圍牆上面，是否有機關？例如放了生電，或者有秘密電眼之類麼？」

那打手搖搖頭。

呂偉良半信半疑，他覺得這似乎不可能，劉志彬既然幹的是非法勾當，即使不防警察，也要防江湖中有人尋仇。照理決不可能完全信賴一批打手。

因此，呂偉良又說：「你的意思可是：我可以由圍牆爬入去麼？」

那人又點點頭。

呂偉良提醒他：「如果我被捕，你將無人替你開解穴道。所以，你必須保證我能平安出來，你才不致終生殘廢！」

那人點點頭。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然則，圍牆之內，大概有機關了？」

那人又點點頭。

呂偉良道：「是不是在草地上？」

那人再點了點頭。

呂偉良再問道：「水泥地上，有機關麼？」

這一次，那打手搖頭了。

呂偉良經驗老到，他知道最新的防盜方法，要不是枴杖中的儀器壞了，他根本就無須多問。現在經過一連串有如學生「是非題」的問答之後，呂偉良已經心中有數了。

他最後對那打手道：「你等在這裏，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呂偉良說完，立即竄至圍牆之下，縱身一躍，攀上了圍牆之上。

阿生在那邊巡邏，他的步伐較慢，目的是要挨時間，讓大門那邊的打手以爲這兒有人看守，大可以放下心來了。

呂偉良放眼內望，圍牆之內有大部份是草地，根據剛才審問那名打手的印象，草地上既然有機關，呂偉良決不能跳下草地之上。

爲此，呂偉良必須設法一躍而下時，落足點必須在三丈以外的水泥地上，那兒差不多到了泳池邊緣了。如果在平地上跳躍三丈，在呂偉良來說，他雖則殘廢，但如果用枴杖幫助，也許可以辦得到。可惜現在不是平地，而是蹲在圍牆之上。

呂偉良左思右想，終於一躍而下！

不過，他並非有把握一躍就是三丈過外，而是冒險用鐵枴杖助了一臂之力。

原來呂偉良決定飛躍而下時，鐵杖支持住身體的重點，再加用腰力反彈，飛身跳到水泥地面那邊去！這樣做當然很危險，例如草地上的機關被觸發，立即就會引起屋內人的注意。

但是，呂偉良已作了最壞的打算，只要圍牆之上沒有放下生電，必要時他仍然可以反身便逃出屋外去，何況屋外還有他的徒弟阿生接應，被困的危險性也就少。

呂偉良身手果然不凡，鐵杖在草坪上一點一撐，人已飛揷向草坪外圍的水泥地上！

呂偉良迅速閃到一叢花卉的陰影中去，避免屋內人直接發覺他！

雖則時在午夜，但天色灰暗，多少還有一些光綫。因此，呂偉良蹲在一叢花卉之後，隱約可以見到距離他不遠的草坪之上，散發着一些鈕狀的綠色東西。呂偉良見多識廣，知道那名被點穴的打手果然沒有說謊，草坪之上果然眞是有機關。

原來這些鈕狀的綠色物件，正是一種非常精密的電子感應器。

這些電子儀器首先被正在越南作戰的美軍使用，他們把無數這類儀器空投在胡志明小徑之上，藉以監視北越軍通過那地區的情況。

因爲電子儀器一經被人踏上，就會作出反應，控制它的電腦就會作出極精密的計算。如此一來便可以知道敵軍的準確人數。

呂偉良過去曾見過這些東西，但想不到會被劉志彬用在這裏防盜。當然，他無須用到像越南美軍那麼複雜的電腦設備，而只須要一具電子雷達反應器就够了。因爲萬一有人踏着這些散佈在草坪上的鈕狀東西，屋內的儀器只須發出警告，便已達到了防盜的目的。

呂偉良呆了一會，立即繞過泳池，摸向屋子旁邊去。

屋內大部份地方已經熄了燈，只有少許地方有燈光透出。

呂偉良正在內心盤算着，到底肯妮和占斯他們囚禁在什麼地方？

突然之間，屋內燈光放亮了，把呂偉良平空嚇得一跳！

如果換上阿生，他可能回身就走，但是，呂偉良夜行經驗豐富，過去在×市時，三更半夜偷進貪官的巨宅裏時也有許多意外，他全憑頭腦冷靜，而化險爲夷。因爲憑着他的經驗，知道許多事情也會有湊巧的，人家亮燈，未必就是發現了有人潛入，而可能只不過事有湊巧而已。

所以，呂偉良伏低身子，靜觀其變。

不久，屋內傳出人聲，同時門也打開了。

有人說道：「這麼深夜了，他來找我幹嗎？」

「我也不知道，但他堅持要立即見見你。」另一個人說。

第一個說話的人像是劉志彬，這位「老大」，呂偉良聽過了他的聲音了。

劉志彬想了想道：「去請他入來！」

那人應了一聲，退了出去！

呂偉良放眼望向通往大門的水泥通道上，一條人影在急急走動。

屋內又傳出劉志彬和他的謀臣聲音。

劉志彬道：「我們這個月有沒有付給他正常的運動費？」

「有，是由我交到他住所去的。」一個男子在回答他。

「那麼，他來找我幹什麼？」

「我記得，他曾經打電話到總部去找你！」

「噢！是的。」劉志彬給那人提醒：「他要我勿放走呂偉良那跛子……」

呂偉良在窗外聽到這裏，渾身不由自主地爲之一凜！

是的，他記得他和阿生落入劉志彬的手中時，當時劉志彬聽了一個電話。自從聽完那個電話之後，便將他們師徒二人囚禁到裏面去。

那個打電話給劉志彬的人，到底是誰？看來立即就有答案了。

果然不到一分鐘，大門那邊就有二個人影透過水泥通道，走向屋子這邊來。

但由於距離和光綫關係，呂偉良看不見他們的面目，只知道其中一個大概是訪客，另一個必是劉志彬的手下。

那人入屋後，劉志彬就招呼他在沙發上坐下來。

呂偉良不敢挺身抬頭，他只躲在窗外繼續竊聽下去。

劉志彬這時又說：「常督官，這麼深夜了，有什麼吩咐你不打電話來？」

「電話不大方便，因爲我有太多的話要問個明白，希望盡快得到答案。」

「到底是什麼事？」

「我知道你的手下曾將一個來自×市的跛子抓住了。」

「是的，不止一個。除了那姓呂的跛子之外，還有一個少年人阿生。」劉志彬又說：「我曾依你吩咐，將他們監禁，但他們非常厲害，結果還是給他們走脫了。」

「我知道，我的同事今晚才把情形轉

知我，我担心你萬一再抓住他們之後，會眞的依了手續送到警局，或者悄悄將他處死，所以漏夜來找你談談。」

「是的，我也正想問問你，到底他是你貴親？」

「坦白說，我和他們師徒二人非親又非故，所以才更加要查明他的來歷。」

「聽說他們在×市很有名氣！」

「是的，我所以打電話要你扣押住他們，目的是要他不能依時上法庭，迫他早日離開商市。因爲這兩個人太危險。」

劉志彬道：「是的，我也很少遇上這麼强大的對手，他們身手不凡，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我還有一件事要問你。」

「什麼事？」

「就是你對我似乎不大公平。」

劉志彬一怔：「常警官，爲什麼你會這麼說？」

「我知道你對其他警局中有關的同事，採用的是分賬方式。」

「不！你完全誤會了。坦白說，我們的生意是多方面的，那有正確的賬目可核？只不過長年累月的得到各位的幫忙，這些街外錢，大家分開花用好了。」

「我也知道，在資歷來說，我是新人，但別忘記，我在各方面對你貢獻最多，希望你不要厚此薄彼就好了。」

「常警官，你放心吧！你對我怎樣，我心中有數的。」劉志彬又說：「例如呂偉良這個人，我知道你須要他，所以今天我也對郭警官說，萬一找到他，最好交給我，這也是爲了你啊！」

「我不過要查問清楚一件事，其他並無作用。」

呂偉良聽到這裏，已經心中明白，這位訪客原來並非別人，正是常波比。

爲什麼常波比要劉志彬扣押住呂偉良師徒二人，讓他們不能依時出庭候審，而至到被法官下令通緝？——呂偉良眞是想不通！

起初呂偉良曾一度以爲常波比染上了失憶症，但現在看情形，常波比不但十分正常，而且老謀深算，陰險毒辣！

呂偉良此行本來是爲了把占斯和肯妮救出去，想不到會有此意外發現。

劉志彬這老傢伙到底是幹什麼非法事業的？他似乎神通廣大，把警局中所有的警官都加以收買，常波比顯然也是其中之一。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頭一次與劉志彬的手下接觸，是發覺他們當街截刦。如此看來，難道劉志彬所經營的非法事業，就是「打刦」。

但是，呂偉良回心想想又不似。像劉志彬這陣容，大可以打刦銀行，何必攔途截刦一些婦孺那麼小兒科呢？

這時候，呂偉良又聽到劉志彬說：「你似乎在担心那姓呂的會搗蛋，是不？」

常波比道：「不！他只是曾到警局裏來左查右查，不知有些什麼企圖。」

「你叫我扣押他，就是爲了查明白這點麼？」

「我要知道他的來歷以及企圖。」

「怎麼你不早說得明白點，讓我替你審問他！」

「我想不到他在你手上也會輕易逃脫的。」

劉志彬嘆口氣說：「不怕對你說吧，湊巧我在胭脂鎭的家裏出了事。」

「什麼事？」

「對不起，家醜不出外揚，這些事不說也罷。」

常波比輕輕一笑：「有人向我們投訴，說你把一男一女綁架到這裏來，今天郭警官已經來過了。」

「是的，但是，你可知道誣謗我的是誰麼？他就是呂偉良。郭警官顯然已經上了他的當。」

「不過，據我所知，那一男一女已遭你毒手！」

劉志彬驚呆了一陣：「常警官，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常波比氣定神閒地說：「我不但知道你殺了兩條人命，而且還知道你把他們埋葬在什麼地方。」

常波比此語一出，不但令到劉志彬爲之大大地吃了一驚，躲在窗外的呂偉良也大吃一驚！他眞想不到劉志彬如此心狠手辣，竟把肯妮和她的男朋友占斯雙雙殺死，但是，常波比怎麼會這樣清楚？

劉志彬在經過片刻的驚愕之後說道：「聽你口氣，大概想找些外快吧？」

常波比笑了笑：「你以爲金錢眞的是萬能嗎？」

劉志彬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你大概也明白商市雖則是個骯髒的都市，像閣下這種人也可以做大紳。但是，如果有證有據的謀殺，應該會被判死刑的。」

「你的意思好像是說：你已有了足够的證據，證明我殺死占斯和肯妮了？」

「不錯！」常波比掏出一叠照片，「請你先過目，再讓我解釋吧！」

劉志彬接過那叠照片，只約畧看了幾眼，立即面色大變。

照片之中，有些是他親自動手殺死占斯和肯妮二人的，也有些是埋葬那一男一女屍體時的情形。

劉志彬立即明白了，他的手下之中，有人出賣了他，因爲當時只有他和幾個親信手下在場，外人不可能可以偷攝當時的情景的。

但是，那幾個親信手下一向是他信任的，怎麼會幹出這種事？

常波比得意洋洋地說：「你的親信手下小丁是個出色的間諜人才，這些照片都是他用間諜相機拍攝的。不過，你切不可怪他，是我吩咐他這樣做的。」

「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是個聰明人，大概想到了吧？哈哈……」常波比奸詐地笑了起來。

「你想要點錢吧？」

「是的，你眞聰明！」

「好吧！」劉志彬咬咬下唇，「你想要多少？說個數目！」

「我怕會嚇壞你！」

劉志彬冷聲道：「大概你不會令到我破產吧？」

常波比冷然一笑：「一千萬元的數目，你大概不致會破產的。」

「一千萬元？」劉志彬「哼」了一聲

：「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也希望不是！」常波比道，「我本來不止要求這個數目，但我調查過你的戶口，知道目前你只能調動這個數目的現金！」

「你果然了不起！」劉志彬陰沉一笑，立即向他的手下遞了一個眼色！

一名槍手立刻拔槍相向！

但是，常波比成竹在胸，一點兒也不感到慌張，他聳聳肩笑道：「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句話相信閣下總也聽過了。告訴你，小丁是我派來滲透你這組織的，目前他已携同這些照片躲了起來，只要我有什麼不測，你也自身難保！」

呂偉良雖則見不到這緊張的一幕，却也聽到了。他不由得暗暗佩服常波比的胆色！

劉志彬又呆了一陣，他顯然處於進退維谷之中。

常波比又笑道：「其實，你也用不着那麼緊張，我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一千萬元這數目確實是太多了。你冒險做出各種非法勾當，亦無非爲了多賺一些錢，要你付出這麼多錢，你一定不高興。現在，我倒有個折衷辦法。」

「什麼折衷辦法？」

常波比道：「你可以用一件東西與我交換，那你就可以節省那一千萬元的。」

「什麼東西？」

「紅皮備忘錄！」

「什麼？」劉志彬呆了一陣，「請你再說一次！」

常波比笑道：「閣下當然知道什麼是紅皮備忘錄吧？還要我再說多少次？」

「你的要求實在令人驚奇！」

常波比站了起來，說道：「你可以再三考慮清楚，權衡利害。」

劉志彬心情矛盾，束着眉梢說：「到底是誰授權你這樣做的？」

「這是一宗十分公平的交易，何必查根問底？」

「紅皮備忘錄——這是一個神秘而又特別的名字，你能够說得出，已經有點來歷，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弄到手，相信事情可不簡單呢！」

常波比在客廳中來回踱着方步，說道：「我不怕對你說，我不但知道閣下擁有這東西，甚至知道它是你手上的皇牌。」

劉志彬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恍然大悟地說：「原來是一項集體創作！」

「什麼集體創作？」這回輪到常波比睜大了雙眼，莫明其妙地瞪住對方。

劉志彬道：「利用間諜滲透的手法，潛入我的內部，偷攝我殺人的證據等等，顯然全是有計劃的行動，你的同僚們大概推舉你爲代表吧？」

「嗯！」常波比想了想，又笑了笑，說道：「你似乎誤會了，我原意並非想永遠佔有你手上的皇牌，只是我對歷史有興趣。」

劉志彬垂首沉思，他對這件事顯然要經過十分愼重的考慮。

到底「紅皮備忘錄」是什麼？呂偉良實在無法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但是，呂偉良不明白是另一回事，他却認爲這項收獲是非常重要的。於是他決定耐心地偷聽下去。

從常波比和劉志彬剛才的一番對白中，他們似乎非常了解到「紅皮備忘錄」的內容。因此，常波比不會問劉志彬「紅皮備忘錄」是什麼，劉志彬也不會佯作不知。由此亦更可見這件事殊不簡單。

常波比看見劉志彬如此愼重，似乎也想到了他的內心有極大的矛盾，因此說道：「如果你仍然有顧慮，我可以作出另一項讓步，但首先聲明，這是最後的話，我就立即離開這裏。」

劉志彬道：「你打算如何讓步？」

常波比道：「你不過担心我取去了那份備忘錄之後，便等於失去了靠山而已，所以你必須考慮清楚。現在我但求過目，必要時你要讓我攝影。總之，紅皮備忘錄我不取去，保證原裝還給你。」

劉志彬想了想，反問道：「閣下可是某部門派出專查貪污的？」

常波比笑道：「你在商市日子不淺，大概也不會不知道所謂專查貪污，只不過是自欺欺人，他們本身也就是個大貪。總之，每一個到商市來做官的人，第一項目標就是賺錢，賺得越漂亮便可以站得越久，否則，大不了就是『光榮退休』，回鄉耕田挨蕃薯。所以，你的担心實在是多餘的！」

「好吧！」劉志彬終於說，「現在我們就約好一個時間交換你手上的底片。」

「不！我立即就要看看那份紅皮備忘錄。」常波比說道。

劉志彬道：「你太焦急了，那東西並不在這裏。」

「在什麼地方？」

「我當然不能隨便告訴你。」

常波比說：「無論在什麼地方，我也要在今晚之內看個清楚！」

「爲什麼？」

「因爲我知道你爲人詭計多端，要不是這樣，你又怎麼會爬上今日大紳的地位呢？」

劉志彬苦笑一下道：「你眞厲害！」

「過奬了！」常波比道：「不過，我有胆在老虎頭上捫虱，當然亦非泛泛之輩，所以，請你還是不要再耍花樣了。」

劉志彬說道：「然後，我的底片？」

「我會全數交還給你。」

「如何可以保證我不再受到要脅？」

常波比道：「不怕對你說得更清楚一點，我無心在勒索金錢那方面動腦筋。再說，我與你無寃無仇，何必騙你？凡是這一類交易，必須要一方面讓步之後，另一方面也要讓步才可以成交。剛才我已經再三讓步，希望你別阻時間吧！」

劉志彬沉思片刻，終於說道：「好吧，請你跟我到裏面去！」

呂偉良躲在外面，暗地替常波比担心，但是常波比若無其事地，跟了他進去！

以後的情形，呂偉良無法可以知道。

呂偉良担心阿生不知道在外面怎麼樣了，同時，那個被他點穴的打手，不知道會不會被人發現，於是呂偉良又得想辦法離開這裏。

呂偉良要離開劉宅，必須避免踏入草坪上的電子陣，否則，那些感應器就會引起宅內的人的注意。

不過，呂偉良既然已經知道了其中奧秘，自然懂得如何避忌的！

原來這一類電子感應器並非一觸卽發，必須有過百磅的物體壓上去，它才會發出感應，母機才會收到它的特殊信號，若非如此，假如投入森林中，飛鳥野兔踏它一下它也發出訊號的話，在軍事用途上豈不是隨時會大擺烏龍？

因此，呂偉良在離去時，俯首將它逐粒拾過一旁，弄成一條安全通道，然後才由那兒經過，越牆而出！

阿生仍在外面四處巡邏，劉宅門口附近的打手們不知內裏，還以為他們的「同伴」盡忠職守！

阿生間中也會去看看那個呆若木雞的打手。坦白說，他眞担心那傢伙就此死去！直至到現在看見呂偉良回來了，才放下心來！

呂偉良一邊叫阿生脫下那件外衣，一邊替那名打手開解穴道。

那名打手有如發一場夢，渾身仍然感到疲憊不堪！

他雖然可以說話，又可走動了，却始終獃在那兒不動！

呂偉良知道他身體上的血脈仍未完全暢通，一邊替他按摩，一邊問道：「你當然知道你老闆是幹什麼買賣的？」

那打手道：「相信你也知道了，否則，你又何必來找他？」

呂偉良道：「我只知道了一些。」

「他除了好事，什麼事都做。」那打手道：「例如走私販毒，開賭開妓寨等等，他做得全是賺大錢的生意，而且可以說，幾乎是專利！」

「專利？這是什麼意思？」

「例如開賭，那當然是犯法的，但他神通廣大，警察沒有犯他，而其他人則倒霉，今天開檔，明天被拉，這不就是等於專利麼？」

呂偉良覺得也有道理。他說：「難道他開設的秘密賭檔，從來沒有被警察拉過麼？」

「那又未必，有時有人看不過眼，投函報社，警方便事先來一個電話通知，我們便找那些專吃公家飯的『替死鬼』上場。」那打手忍不住苦笑道：「這就等於演戲，除了花一些錢請人做替身之外，可以說絕無影响！」

呂偉良又問：「他還兼營當街行刦，是不？」

「不！沒有這回事。這已經够了，還用得着去打家刦舍？」

「但是，我記得你們的人曾刦一名婦人，事後我被尋仇，結果雙雙被抓進警局裏去！」

「嗯！你說的是那一次的事件麼？其實，那是一次私人行動，我們個別弟兄之中，因為又賭又玩女人，時時捉襟見肘，所以便往往自己去做世界。劉老大當然不贊成他們這樣做的。」

呂偉良說：「既然不贊成，為什麼還要請律師担保他們出來？」

打手說道：「他們回來說謊，劉老大為了維護自己的手下，不得不這樣做。但事後查出他們是私自去行刦途人，劉老大已將他們調往郊區去了。」

呂偉良又問：「你們與警局的人素有連絡，是不？」

「我不知道，但這也不奇怪。表面上劉老大是一位大善長，但他每次做善事必有所獲，等於間中做廣告宣傳，把招牌弄得更加光亮。」

「那就難怪他爬上大紳的地位了。」呂偉良又問：「你可知道有一位常警官嗎？就是常波比。」

打手說道：「當然知道，他時時來探訪我們老闆。」

「他的車子號碼你當然認得吧？」

「認得。」於是那打手說出了常波比的車型和車牌號碼。

呂偉良說：「現在你已經一切恢復正常了，剛才的事，你就當作沒有發生過吧！否則，我們有麻煩時，只怕又要對不起你！」

那打手對呂偉良十分敬畏，他說：「難得你眞的把我救回一命。老實說，我也是為了吃飯才來做打手的，你放心走吧，我不會出賣你。」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那我就信你一次！」

師徒二人立刻離開那黑暗的街角，轉到志彬大道的街口去。

呂偉良和阿生已經發現了一輛房車，那正是那打手所提供，關於常波比的座駕車的資料。

夜深人靜，附近沒有人經過。

阿生走近一輛小房車附近，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把車門開了。師徒二人迅速入內，隨卽把這輛小房車開走！

阿生非常有默契地，把房車繞過私家路，在東面的出口處附近停了下來，因為根據剛才目睹常波比座駕車的擺車方向，他離去時必經這裏才對！

果然，不久之後，就看見常波比開車經過他們的身旁。

阿生待他的車子走了一段路，這才開始跟踪。

常波比把車子開進了一處住宅區，那一帶非常靜寂。附近的人家似乎都已經休息了，所以樓上樓下，絕大部份的住宅都沒有燈光！

常波比把車子開入一幢有停車場的大廈裏去，呂偉良叫阿生停車。

呂偉良的目的是要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以便查出常波比到底住在那一層樓宇之內。

不到三分鐘，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隔住汽車的擋風玻璃，看見那幢大廈五樓一個單位亮了燈。首先是一個窗口有燈光透出，再後又是另一個窗口也有燈光射出。而那二個窗口都是屬於同一個單位的。

於是，呂偉良初步確定常波比是住在那幢大廈五樓一個單位裏面的。

呂偉良對阿生說道：「把車子開進去吧！」

阿生正想開車，突然有二輛房車由他們旁邊一掠而過！

二輛房車也是開進大廈裏面去的。其中一輛看來有點熟悉，師徒二人立卽不約而同地在腦海中搜索這印象的來源。

「不好了！」師徒二人幾乎也是同時叫了一句！

是的，他們都想到了，那車子是屬於劉志彬一班手下們常用的一輛。難怪他們看上去都覺得並不陌生，而且，相當熟悉了。

有人跳下車來，一名看更人正想趨前查問，立卽被人連斬幾刀，倒斃在血泊之中。

其他人紛紛躍下車來，分別衝上五樓去！

在這一剎那之間，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二輛車子約約莫莫總有十個打手以上，有刀有槍幾乎也是可以肯定的，看來常波比九死而無一生的希望了。

呂偉良一直都在暗自佩服這青年人的老謀深算與胆色，但是，想不到他竟然會功虧一簣，千算萬算沒有算到最後，也是最重要這一着！

照計他應該估計得到對手必然有此一着的，人家既然知道了他的居處，為什麼他還笨到要跑回這兒來？——眞是難明所以。

不到三分鐘光景，那幢大廈突然傳出一聲爆炸，聲震遐邇！

五樓那個單位，火光熊熊，濃烟密佈，隱隱約約還有人自窗口被炸得飛了下來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見狀都不禁為之大吃一驚！

就在此時，剛才他們見過的一輛房車迅速由大廈停車場開出，那正是他們追踪過的常波比和他的座駕車！

常波比原來還沒有死，為什麼？

呂偉良和阿生還沒有想下去，立卽就開車追踪常波比的車子！

但是，常波比的汽車性能特佳，阿生眼看他越開越快，竟然無法可以追得上！他們眞後悔偷來這麼一輛小房車，外型新是够新了，就是性能不佳，任阿生踏盡油門，亦無法够常波比的車子那麼快！

轉眼之間，常波比的汽車已逃得無影無踪！

阿生洩氣地把車子停靠路旁，嘆氣說：「如果我們在×市，用我們的特製汽車，這種事情就永不會發生！」

呂偉良想起剛才的情形，却沉吟道：「我又估計錯了，原來常波比連這一步也算在內，他顯然把劉志彬的手下誘到這裏來，然後引爆事先放置的炸彈，這傢伙眞的是心狠手辣！」

呂偉良担心有警察巡邏車在此經過，因為這小房車是偷回來的。

呂偉良摸出一張鈔票，用筆在鈔票上面寫了幾個字：「借用尊車，僅付油費，謝謝。」

呂偉良把鈔票插在油錶旁邊，然後與阿生雙雙下車去。

尋備忘錄　揭罪惡篇

警方人員封鎖了現場，進入爆炸現場調查時，才發覺這是一位高級警官的寓所。因此，警方當局更加震驚不已！

爆炸現場凌亂不堪，屍體橫七竪八的，散佈在室內各處。

現場樓下的天花板被震塌了，屋內住客雖未受傷，亦已飽受虛驚！

整幢大廈彷彿經過一次劇烈地震，所有玻璃窗門均受損毀！

因為看更人被殺，幾乎沒有人知道到底今夜裏發生了什麼事。事後警方憑現場裏找出的屍體，才知道與劉志彬有關。

一具燒焦了的屍體，極有可能是常波比的，因為警局裏的同僚認出他的手錶和常常戴在手中的骷髏戒指。

警探人員又搜出常波比一本日記。

日記中指出他被迫貪污，如果不同流合污，將無法在警界中立足！

日記中又提及劉志彬，常波比承認受到他的收買，其中牽涉到警局中好幾位高級警官的名字，他們都是劉志彬的行賄對象。

最後一頁日記却是事發當晚寫的。大意是：

「今晚我決定去見劉志彬，我要擺脫他的操縱，他一定反感，但是，我會用一套照片與他交換我的自由。那套照片是他殺害一男一女的鐵證。是他的一個親信手下小丁偷偷拍攝的。如果他萬一老羞成怒殺死我，那麼，我眞希望我的同僚們能為我報仇，同時小丁亦會將預先沖晒好的幾十套照片，分別寄發給報社和外國通訊社，這是我跟小丁約好的……」

警方幾乎百份之一百肯定了常波比已被殺害，相信除了「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之外，再也沒有人懷疑常波比尚在人間。

常波比的衣物，財物等等均無損失——起碼表面就是如此。

唯一失去的，就是那一輛汽車。

但是，聰明的警探們因為現場有這許多打手的屍體，他們又假定：劉志彬為了奪取罪證的底片，派人陪同常波比返回寓所，要脅他的時候，誤觸炸藥，以致同歸於盡！

但是，何來炸藥？

警探們又作了這樣的推想，他們認為這是劉志彬的毒計。大概劉志彬吩咐他的手下，在奪得底片時，將炸藥安置在寓所內，不料打手們却連自己也一併炸死了！

當然一切全是假想，根本沒有人知道當時的實情是怎麼樣的。

不過，由於案情嚴重，局長，探長等等高級警務人員都親臨現場偵查。由於常波比日記中透露，各通訊社與各大報社均將收到照片，卽使平時與劉志彬有交情有默契的警官們，到了這地步也不敢出頭去帮他了。

但是，當大批警方人員憑入屋搜捕令前往捉拿劉志彬時，他已逃之夭夭！

自然可以想像得到，他是聞風先遁的，否則，就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說不定這是警界中向他悄悄通風報訊，讓他能及時遁去無踪！

儘管如此，警方還是大舉搜查劉志彬那幢巨宅，以及傳訊上下人等。

如果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那麼，常波比可以說得是絕對成功了。因為警方根據綫索，漏夜展開一連串的搜捕行動。

於是，劉志彬在郊區的總部，以及胭脂鎭的別墅等處，全是警方的搜查對象。自然也有不少人被牽連一起！

警方這項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行動，當然有多少被迫的。因爲許多報社當晚已接到神秘電話，一個自稱小丁的男子，說他已將劉志彬的罪證寄出，又宣稱要替常波比報仇。凡此種種，都足以令到警局上下人等，沒一個敢替劉志彬講好話。

甚至有不少曾受過賄賂的警官，心理上飽受威脅，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 ×

翌日，這件事立即轟動了全市。大小各報均以頭條新聞刋登這驚人消息！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自然也看到了。他們正躲在一家沒有正式登記註册的旅店居住，在商市這地方，根本就有許多這一類旅店，即如許多無牌食物店一様，隨處可見。

呂偉良一連翻閱了幾份早報，都同時報導常波比遇害的消息。

呂偉良開始感到迷惑了，他怔怔地說：「難道常波比眞的被炸死了？」

阿生也感到無限驚奇，喃喃自語道：「他的車子不會是假的，那身形高矮也分明是他，雖則我們見不清楚他的面目。」

呂偉良又在另一份截稿較遲的早報，發現以下一段「最後消息」：——

「警方已在志彬大道附近路旁發現常警官的自用汽車，但車內無人，車門未鎖，目前警探正展開嚴密偵查中……」

呂偉良把報紙交到阿生手中，阿生看了那段消息之後，說：「他擺開我們的跟踪之後，爲什麼要把車子開返劉志彬家裏附近？」

「我想到了！」呂偉良沉吟道：「他可能志在令到警方更加相信他是被劉志彬的打手們押返寓所去的，所以故意將汽車停在那裏。從種種跡象看來，他一切行動都是經過愼密的安排，然則，常波比當然還沒有死。」

「那麼，發現的屍體又是誰？」

「屍體燒焦了，怎可以憑一些戒指手錶等飾物去確定那就是他？」

阿生又說：「他會不會回頭再去挾持劉志彬？」

「不可能的，劉志彬這傢伙，老奸巨滑，而且家中守衛森嚴，又有私人保鏢。」呂偉良又說：「常波比行事既然如此有計劃，有步驟，決不會冒這種危險！現在的問題却是：什麼是『紅皮備忘錄』？常波比爲什麼要瞞騙住父親，到商市來加入警界？」

「更奇的是：他怎麼可以做到這麼高級的警官？」

呂偉良道：「這又有什麼奇怪？你忘記了這是商市嗎？商市一切都是商業化的，只要有錢，相信甚至是市長也可以買一個來做，莫說警官了。」

阿生道：「他父親常富會知道嗎？」

「如果他知道，當然無須托我們代找常波比了。」

呂偉良說到這裏看看腕表，是早上九時三十分。他又對阿生說：「我們快到機場去！」

「到機場去幹什麼？」

「有一班航機由×市飛出，十時十五分抵達，希望常富會乘搭這班機，飛來商市。」

呂偉良也是從報紙上的海陸空交通版知道飛機班期的。於是師徒二人立即趕到機場去！

由於他們是「通緝犯」，機場又是特殊的公衆場所，所以他們一方面要留意機場候機室裏有沒有警察和警探，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入口旅客之中有沒有常富在內。

機場裏，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看見人們在談論着報紙上面的頭條新聞的。

郭警官不知怎的，突然出現在機場的閘門附近。要不是呂偉良眼明手快，差點兒就給阿生闖了上去！

郭警官是穿便服的，與他在一起的，似乎還有二名便衣密探。

呂偉良低聲說：「他怎麼也來了？」

「大概是來接親友飛機的。」阿生說道。

「希望他不是來接常富的飛機。」

「他怎麼會知道常富來商市？」

「只要知道常波比是×市的人，本市警局就會與×市警方取得連絡，尤其是常波比現在已經被認爲確已遇害，警方自然要通知死者的家屬。」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師徒二人說話之際，總覺得好像有人在注意他們似的。

其實，在機場這種公衆場所，人望人是難免的事，加上送機接機的親友混在其中，情形更是可以想見。

呂偉良和阿生利用報紙掩飾，避過了郭警官和警探的注意。

廣播小姐在擴音器中傳出了聲音，說×市開來的客機已到達，乘客將由六號閘出口。呂偉良和阿生正想走到六號閘門時，却看見郭警官突然又帶同二名便衣警探首先到了閘口外面等候！

呂偉良心裏一凜，連忙混進人堆裏面去！

阿生低聲說：「他們好像也是迎接來自×市的親友呢！」

呂偉良頭腦冷靜，他在此時此地仍然十分鎭定，如果換上別人，可能已經拔足飛奔了。但是呂偉良發覺郭警官似乎另有目標，他只是避過對方的視綫，並沒有匆匆逃避！

閘口之內，來自×市的旅客已經陸續由裏面出來，呂偉良和阿生都在較遠地方留意出口處有沒有常富的踪跡。

他們都有了這樣的打算，如果常富眞的乘搭這一班客機抵埗的話，只要郭警官不是接他的機，他們大可以等待常富離開機場，到外面去截街車時，然後才上去跟他打招呼。

不一會兒，由六號閘口出來的飛機旅客之中，果然有個中年男子匆匆忙忙的走出來，他正是常富！

呂偉良和阿生正密切注意他的動向之際，却離遠看見郭警官首先趨前，向常富出示他的證件，然後又不知跟他說了一些什麼，最後便在二名密探的陪同下，離開了機場。

呂偉良果然沒有猜錯，常富可能在未動程之前，商市警方便與×市警方取得連絡。由於他是常波比的至親，所以剛才的情形，一點也不出奇！

呂偉良和阿生無可奈何，只有目送他們離去。

師徒二人步出機場，呂偉良召來了一輛街車。登車後，司機問道：「兩位去那裏？」

呂偉良說：「我們想租用一輛汽車，相信你一定知道門路吧！」

司機答應了一聲，隨即開車。

呂偉良付了三倍車資，司機十分高興，原來那間出租汽車的公司還有回佣給街車司機。於是呂偉良便租用了一輛性能頗佳的中型房車。

師徒二人的護照仍在警局裏，幸而他們師徒都有國際駕駛執照，只要讓出租汽車公司抄下執照號碼，就可以省回按金。

阿生依了呂偉良的吩咐，把車子開到警局附近等候。

只等了不足十分鐘，便看見常富由裏面出來。

呂偉良正奇怪他何故這麼快就可以離開警局，突然，又看見郭警官也跟了他出來。

這次只有一名警探隨從，他們三個人匆忙登上一輛汽車離去。

呂偉良離遠看見，叫阿生開車跟踪他們。

阿生奇怪地問道：「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一邊注視着前面，一邊說道：「也許要到常波比的住所去。」

但是，車子走了幾條街之後，阿生發覺這裏不是常波比居住的那一條街道。

阿生雖則不是久居此地，但記憶力極強，到過的地方多少總有些印象。

郭警官的汽車終於在前面停了下來，這時候師徒二人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裏是殮房，常富是經過一番查問和檢查身份之後，被帶到殮房來認屍的。

師徒二人耐心等候，最後又見到郭警官陪同常富由殮房內走出來。

常富神態悲傷，呂偉良離遠看見了，也感到無限驚奇！

他對阿生說道：「難道常波比眞的死了？」

阿生道：「報紙說的大概總不會錯，看來常富又來遲一步！」

郭警官和一名警探陪同常富上車，呂偉良以爲他們又回到警局去，可是，他們



呂偉良與阿生窺見郭警官和一便衣警探陪同常富自警局中出來。

的車子却在一間旅店門外停了下來。

呂偉良和阿生離遠看見了，又是一怔！原來這間旅店正是呂偉良師徒二人住了不足半天的那一間。

常富爲什麼會到這裏來？

呂偉良想起了，他曾在長途電話中告訴常富，他會留下來等他的，但是，想不到常富還把郭警官也帶到這裏來。

呂偉良正在担心，在這種情形底下，眞不知道如何與常富接觸。

就在這時候，却又看見常富與郭警官由裏面出來。

郭警官與那名警探乘原車離去，常富並沒有登上他的汽車。

呂偉良悄悄舒了一口氣！然後又叫阿生把車子開上去。

常富回頭正想回旅店裏面去，阿生及時把車子開到他身邊，呂偉良也隔住車窗與常富打招呼。

常富又驚又喜，他正想回到旅店去向侍者查問師徒二人的下落，想不到師徒二人就出現在眼前！

常富剛走到車子旁邊，呂偉良剛好把車門推開，阿生忽然叫了起來：「快上車！郭警官回來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回頭果然可以看見郭警官那輛車子正由街口折了回來！

呂偉良催促常富趕快登車。常富剛上車，車門也未曾關好，阿生已迅速將車子開出！

郭警官的車子迎面而來，示意阿生停車。可是，阿生却沒有理會他，反而加速開行！

郭警官立刻把車子掉頭，拚命追趕過來！

他剛才根本沒有眞正離去，只是躲在街口轉角處窺伺。原來是常富露了口風，郭警官既然知道常富要找呂偉良，他當然不肯放過！

阿生並不熟悉商市的環境，只是見路就行。

不經不覺，阿生已將汽車開出了郊外，但回頭望望，郭警官的汽車仍然如影隨形地，苦苦追來！

在逃亡過程中，常富不知內裏，叫呂偉良不必害怕，那是警方的人，呂偉良後來告訴他，商市的警方不分皂白，這時候極難向他解釋。所以不能不先行逃避！

他們在郊區公路上，車子開得更加快了！

呂偉良不知道前面是什麼地方，阿生也不知道這條公路通往何處！他們眞担心這樣子追逐下去，結果將會怎樣。

唯一僥倖的，就是郭警官與那名警探所坐的汽車只是一輛屬於郭警官的自用汽車，車上沒有安裝警號，更加沒有無綫電話，所以，他們無法與其他巡邏中的警車取得連絡，否則，師徒二人即使有通天本領，亦難闖出重圍！

呂偉良正在萬二分担心之際，後面傳來「砰」然一聲巨響！隨即「嘩啦」連聲，回頭一看，郭警官的車子不知怎的，竟撞向路邊脚下！

呂偉良立即叫阿生停車。

公路很靜，沒有太多的車輛經過。剛才的情形即使有人看見了，也沒有車輛停下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叫阿生趕快將車子開回去！

阿生感到糊塗起來，但看見師父如此吩咐，他也只好照做了。

車子開到山脚下的草叢中，只見郭警官的汽車有一個輪胎洩了氣！

於是三個人匆匆忙忙的下了車，跑到失事汽車旁邊，合力將車內二人拖出路旁來！

郭警官一度昏迷，現在却漸漸甦醒過來。但是，他的另一同伴却昏迷不醒！

阿生道：「師父，他反正醒來了，我們快些走吧！」

但是，呂偉良說道：「我們不必再走，就跟他回去吧！現在先把他們送往醫院去！」

郭警官說道：「你們倒還算是有點良心！」

呂偉良只是將他扶到他們租來的汽車裏去。沒有答他。

常富却在旁挿嘴道：「他本來就是最有良心的人，否則，×市的人又怎麼會如此敬重他？」

阿生也把昏迷中的警探摻扶到汽車裏去。

呂偉良催促阿生趕快開車，但郭警官忽然發覺遺失了配槍！

呂偉良拄杖到失事汽車裏去替他找回了。郭警官把手槍接過，苦笑道：「怎麼你不乘機要脅我或者殺我？」

呂偉良苦笑一下，聳聳肩說：「我其實無須再逃避，過去如果不是因爲你們與劉志彬太過合作無間的話，一切事情都會較爲易辦。」

阿生不理會他們，迅速開車返回市區，希望能及時把二人送到醫院裏去。

阿生不知道最接近的醫院在什麼地方，郭警官每當車子到分岔路或彎角時就告訴他車子應該怎樣走才對。

呂偉良這時又對郭警官說：「你們可找到了那位大紳沒有？」

「你是說劉志彬嗎？」

「是的。」

「不！我們還沒有找到他。不過，警局今天會懸出一筆巨額花紅，希望有人可以提供一些關於劉志彬的消息。」

呂偉良笑道：「希望這不會再是演戲就好了。」

「你說什麼？」

呂偉良道：「你心裏有數的，貴局裏有太多不乾淨的事情，所以才出了今天這大亂子來。」

郭警官尷尬地盯了呂偉良一眼。

呂偉良又說：「剛才閣下差一點兒死在一名槍手底下，這也是咎由自取！」

郭警官怔了一怔：「我的車子爆了車胎，怎麼你說這話？」

呂偉良一派正經地說：「那槍手用長程來福槍射爆了你的車胎！」

「你怎麼知道？」

「你汽車的輪胎上有被子彈射破的痕跡。」

「怎麼你不早說？」

「早說又有什麼用？」呂偉良道，「還是救人要緊，雖則我爲救了你可能被捕，但是，我素來重視人類的生命，無論是

敵人的還是我自己的，除非這個人壞到透頂，或者迫不得已，否則，我不會輕易讓一個人死掉。」

郭警官沉默下來，若有所思。

那位與他在一起的探員，在常富用藥油的救援下，已逐漸甦醒過來。

阿生這時已將車子駛入市區。

由於車子開得太快，引致一輛警察巡邏車鳴號追來！

阿生把車子停靠路旁，巡邏車的警員紛紛跳下，如狼似虎地撲過來，嘴裏不離人家母親的，三字經接連出口！

阿生很生氣，盯實他們說：「眞是狗口長不出象牙，你們外表還像個人，想不到你們這輩的母親原來全是母狗！」

「小子！你說什麼？」爲首二名警員拔出膠棒，直衝過來！

郭警官一聲喝住！

巡邏車上一位警長走得較爲落後，這時都認得出這位就是他的上司。於是立即改變了口風，大罵他那一班屬下警員不該太過無禮！

郭警官依舊坐在車子裏發號施令：「快用你車上的無綫電通知總部，我的車子在第七號公路離市區十里處被襲，通知附近的巡邏車截查可疑車輛。現在我們要到公立醫院去療傷！」

「是的，郭警官，我立刻去辦！」那位警長行了一個軍禮，然後退下了。

阿生瞪了那幾名有如洩氣皮球的警員一眼，不屑地把車子開往公立醫院！

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往第七號公路十里處，果然發覺郭警官的座駕車衝向山邊草叢中，輪胎是給來福槍子彈射穿的。於是大規模的搜索行動亦告開始。

阿生獃在醫院裏，有些不耐煩，他要駕車離開那裏，無奈呂偉良不知在裏面跟郭警官談論一些什麼，而那名受傷較重的探員，則仍在急救室裏面。

郭警官從常富的口中知道呂偉良在×市的俠義行徑，想到這一次如果不是他們師徒二人不顧一切的搶救，後果實在很難想像。因爲第七號公路上當時雖然也有汽車經過，但駕車人彷彿瞎子一樣，瞧也不瞧他們一眼。

因此，郭警官現在對呂偉良的看法又有了基本上的改變！

他現在正以警方高級負責人的身份，對呂偉良展開一連串有禮貌的詢問。

呂偉良和阿生的護照都在他的手裏，在這人地兩生疏的地方，呂偉良實在也不爲已甚！郭警官既然已經諒解，也就把一切當作誤會。同時，答允返回警局之後，盡他的辦法，在技術上幫助呂偉良洗脫罪名。

呂偉良明知商市的警政糊塗得很，所以根本不把這件事放在心裏，常富已經想過了，呂偉良既然幫了他這麼大的忙，必要時他只有出錢出力，聘請當地幾名大律師爲呂偉良師徒二人辯護。但現在郭警官既然肯自動幫他的忙，事情也就簡單得多了。

呂偉良師徒二人原是因爲被劉志彬的手下抓去，才不能依時出庭候審，後來又報警說出劉志彬的手下將占斯和肯妮二人捉去，如今亦已證實所報屬實。因此郭警官也認爲這件事很易辦妥。

但是，在第七號公路用長程來福槍射擊郭警官的又是誰？

一般推測極有可能是劉志彬的手下。因爲他們至今仍無下落。

無論如何，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總可以舒一口氣了，起碼他們無須再到處躲避警察。這可算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無論商市的情形糟糕成什麼樣子，到底這是人家的勢力範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況在呂偉良的心目中還有許多事情要辦。所以，呂偉良終於接受了郭警官的一番好意。

表面上呂偉良已無事可做，因爲常波比既然已被警方證實死去，只要警方循例向法庭交代一下，取回護照、就可以離開商市了。

但是，呂偉良却不這樣想。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當晚曾經目睹常波比駕車逃出重圍。雖然當時天色黑暗，看不清楚對方的面目，但身形高矮，絕對就是常波比。

常波比逃出之後，他何故不向警方報到？

常波比是否已從劉志彬手上獲得所謂「紅皮備忘錄」的資料？

「紅皮備忘錄」到底又是什麼？常波比爲什麼一定要得到它？

呂偉良始終未有把他當晚所見及偷聽到的情形對警方提及，因爲他必須把整個神秘事件先行了解一下，否則，以商市警方的辦事效率與保密程度來說，必然會弄巧反拙！

呂偉良爲了揭開一連串的啞謎，曾經問過常富，但常富也不知什麼是「紅皮備忘錄」。

警方已根據被捕者的口供，發掘出占斯與肯妮二人的屍體。爲了向市民和輿論交代，警方又一再把懸賞緝拿劉志彬的花紅提高。

但是，除了警局裏幾個最高負責人之外，包括郭警官在內的一般警務人員，均感忐忑不安，因爲他們或多或少的，總與劉志彬帶上了一點關係。萬一這位「劉大紳」一旦落網，相信不少人都沒有一覺好睡。

因此，中下階層的警務人員早已在耳語，只要劉志彬出現，他們就把他亂槍射殺。即使不反抗，也當他拒捕。

事實上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把一切醜事一筆抹煞，否則後果就難以估計。

警方已先後搜過劉志彬的郊外總部及市區巨宅，還有胭脂鎭的住家等等，但是，除了拘捕一些劉志彬的家人和打手之外，並沒有任何可疑文件，相信劉志彬逃走時，已經一併帶走了。

在另一方面，經過郭警官汽車被人射擊之後，報紙在爭相訪問之中，已經知道常波比有個父親來自×市，於是不少記者亦追踪着他，希望從常富口中知道一些內幕。

但是，常富已經躲了起來，他顯然不想讓記者們問得太多。

呂偉良和阿生當然知道他的下落，於是，向他建議，道：「我以爲，你不但不應該避開，還要來一次大規模的記者招待

會的。」

常富却說：「別開玩笑了，我不想出這種風頭。相信你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現在我什麼人生樂趣也沒有。要不是本市警方一定要我留下來協助他們一些事，我早已返回×市，還開什麼記者招待會幹什麼？」

呂偉良道：「這樣做法並非爲了出風頭那麼簡單，而是一種免費宣傳手法！」

「免費宣傳？」常富呆了一陣，「你在說一些什麼？我現在又不是來這裏推銷商品！」

「報界的大力宣揚，會令到奇蹟出現的。」

「我仍然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懷疑波比仍在人間！」

呂偉良此語一出，登時又令到常富整個兒跳了起來！

常富極端詫異地問：「你到底在說什麼？把我弄得莫明其妙。」

「那個被燒死的，未必就是你的兒子波比。」呂偉良說道：「我懷疑那是另有其人！」

常富沉思片刻，忽然又搖搖頭：「不！不可能的，波比已經死了。」

「你怎樣證明那是你的兒子？」

「很簡單，屍體雖然燒焦了，身上一切飾物全是波比的。」

「手錶，戒指等等，是不？」

常富點點頭。

呂偉良又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證明那就是波比？」

「很明顯的，身裁高矮，還有一條他經常配戴的金十字架頸鍊。完全是他的東西！」

「他可以把這些東西，放在別人的身上。」

「但是，他何必這樣做？」

呂偉良道：「波比是個攻於心計的人，他有極端周詳的計劃，所以他要令警方相信他已經死了，也要令到劉志彬發生錯覺。」

常富還是苦笑搖頭，說道：「你似乎在存心騙我歡喜，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我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證實波比尚在人間，但有些事你必須坦白對我說清楚。」

「什麼事？」

呂偉良道：「波比有沒有可能參加某一個國家的地下特工工作。」

「我不知道。」常富緊束眉梢，喃喃自語般說：「不過，據我所知，他對政治沒有興趣。爲什麼你會想到那方面去？我眞不明白。」

「一直以來，假如波比有計劃地滲入商市的警方內部組織，偵查某一件事，結果因爲商市一切商業化，他就利用金錢的力量，達到了初步的目的。然後開始偵查『紅皮備忘錄』之所在，結果他查到了那重要文件在劉志彬手上，於是到了最後，他就佈置好一切，揀機會令到劉志彬中計。」呂偉良又說道：「以上雖然是我的假想，但非常合邏輯。問題却是：什麼是『紅皮備忘錄』？他到底參加了一些什麼組織？我相信除了你之外，更加沒有人會知道。」

常富垂下頭來，又陷入沉思之中。

呂偉良一直相信常富對他講眞話，但現在看情形，他可能還有些事情，隱瞞着的。

呂偉良又說：「如果你相信我的話，應該把一切實情說出來，這麼一來，事情就會變得簡單了許多。否則，我當然無法帮你！」

常富沉聲說道：「我沒有事情要隱瞞你的。」

呂偉良道：「你起碼有一件事對我不够坦白！」

常富道：「什麼事？」

呂偉良道：「波比離開你，已經不止數個月光景。」

「嗯……」常富面露尷尬之色！半晌才說：「如果你知道波比離開我太久，我怕你不肯帮我把他找回來。」

「事實上，他是爲了什麼事情對你不滿，然後才離開你的？」

「沒有什麼不對勁的，我對他如珠如寶，把他當作我的第二生命。」

「你們是父子，他一切都十分正常，除了參加某種政治組織，思想上有問題，以致把身份隱瞞之外，不可能悄悄離開你那麼久，仍未與你連絡，而讓你白白爲他焦慮的！」

常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又說：「你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

「沒有！」常富老淚縱橫地，垂下頭來。

呂偉良不忍再令他難堪，只是說道：「事情本來已經了結，但是，如果你相信我的話，我會設法證明你兒子波比尚在人間。而第一個步驟就是：在警方的嚴密保護下，你要設法把你的心事，透過報界發表出來，如果波比尚在人間的話，必有反應。」

常富心情矛盾地說：「好吧！讓我好好考慮一下，明天答覆你好嗎？」

「不必考慮了，記者們正在四下裏找尋你訪問，你來一次記者招待會，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呂偉良正想偕同阿生離開常富的房間，突然阿生向他先遞了一個眼色，然後出其不意地，迅速將房門拉開，門外一個人影身不由主地直栽進來。這個並非別人，正是郭警官。

郭警官尷尬地笑了笑：「對不起，我剛想進來找常先生。」

呂偉良担心他聽到剛才的說話，常富却急不及待地問：「是不是有了什麼新發現？」

郭警官說：「局長被報界追得緊，希望閣下能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

常富說道：「我心情悲傷已極，到底他們想知道一些什麼？」

郭警官道：「只是問答形式，你不高與的話，大可以耍太極，說無可奉告就行。至於書面聲明，我們警方，可以代你草擬。」

「我所關心的，却是我兒子的解剖報告。」常富又問：「有劉志彬那傢伙的消息嗎？」

「沒有，但相信不久之後，那魔鬼就可以落網。」郭警官說：「我們一定會爲你兒子報仇的。你放心吧！」

呂偉良揷嘴道：「警方有辦法保證他的安全嗎？」

「你放心好了，這是我們警方的責任啊！」郭警官說道：「不怕對你說，在這家酒店四周，我們也暗中派了不少便衣警探……」

話猶未完，街上傳來「砰」然一聲槍响！

阿生第一個撲到窗緣，俯首下望，但見街上行人奔避，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立刻問郭警官：「你們的人在什麼地方？」

「酒店內外都有！」郭警官說着已奔跑到房間外面去了。

呂偉良正想跟出去到街上去看看，却給常富叫住：「請你不要離開我，我實在有點怕！」

阿生由窗口那邊轉過身來，他勸諭常富切不可走近窗口。

阿生說：「街上似乎有人中槍倒地，讓我下去看看好嗎？」

呂偉良沒有反對，但叫阿生要小心一點。

阿生離開了那間房，跑到樓下去查看究竟。

於是，房間裏面，只留下呂偉良陪伴着常富。

常富的面色異常蒼白，心情顯得極爲緊張。

呂偉良拄杖走近窗前，只見街上人頭湧湧，剛才的混亂情形，似乎已安定下來了。

幾名武裝警員趕到現場維持秩序，街口彎角處似乎有人倒在地上，可惜那角度很難看得清楚。

郭警官和阿生都出現街上，正趕到現場去細看究竟。呂偉良恨不得也到街上去看看。

常富坐立不安，他不知道是否有人企圖混入酒店來對付他。

呂偉良回頭對他說道：「希望這件事與你無關，否則，你必須遷居。因爲，我總覺得這裏的警察水準極差，太過靠不住了！」

話猶未完，突然有人敲門。

剛才郭警官和阿生出去之後，常富已把房門上了栓，現在他聽到敲門聲不由得心裏一凛！

呂偉良打個手勢，叫他閃過一旁，不可站在門後直綫的位置。

呂偉良湊近了門旁高聲問道：「你是誰？」

門外一個男子的聲音，既不是郭警官，也不是阿生。他說：「我是酒店侍應生，請開門！」

呂偉良低聲問常富：「你有按過喚人鈴麼？」

「沒有。」常富的聲音，也有點兒發抖。

呂偉良心裏有數，向常富打個手勢，遞個眼色，隨即把門拉開！

門外一名大漢首先衝了入來！

呂偉良躲在門後看得清楚，這傢伙既然沒有穿上酒店侍應生的制服，當然不會是這裏的侍應生，幸好他早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那大漢衝了入來之後，立即自懷裏拔出手槍來。

呂偉良手急眼快，衝前一杖，擊向他的手腕。

那大漢目標在乎常富，他未想到門後還有一個呂偉良，登時手臂一痲，手槍亦不由自主地飛了開去！

呂偉良也不待他轉過身來，回杖直掃向他的腰間，那傢伙一下子失去重心，身子幌了幾幌！但却未倒了下去。

呂偉良追前兩步，那大漢反身就是一拳！

這傢伙出拳極快，呂偉良急忙仰首避過！想不到他出脚更快，也更凌厲！

呂偉良中了一脚，直栽開去！

大漢幾個箭步欲跑去拾回地上的手槍。呂偉良這時才發覺常富呆若木鷄的獃在一旁，竟然沒有去拾起那支墮在地上的手槍！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眼看來不及制止，唯有就地將手中鐵杖擲出！

不偏不倚，鐵杖剛好擊中了那大漢的腰眼，痛得他身不由主地，仆倒地上！

但是，如此一來並非表示危險已成過去，相反，那大漢仆倒的地方，正是手槍所在之處！因此，那大漢的腰部雖然極度痛楚，也忍痛奪槍！

呂偉良心裏一凛，這時他已利用腰力反彈而起，見狀立即飛身撲前！

那大漢奪得手槍後，正轉過身來，手指還未伸到機掣去，呂偉良已飛身撲到，將他壓在下面，同時雙手也及時捉住他雙手！

呂偉良久經戰陣，自然明白到目前的危險性極大，所以他拚力緊緊將對手的手腕扣住，尤其是已經奪回手槍的右手！

「砰」然一聲，那大漢終於扳動了機掣，開了一槍，可惜，子彈射向了天花板去！

呂偉良的手力自問不小，但任他出盡氣力，亦無法將對方的手臂壓下！

二人糾纏在一起，正在地上展開角力之際，郭警官和阿生已被槍聲驚動，匆匆由外面趕回來！

阿生首先衝入門內，只見常富呆若木鷄地站在一旁，而呂偉良正被那名彪形大漢反壓在地板上。不過，呂偉良自始自終緊緊扣住了他的右手，因爲那支手槍就在他的右手裏！

阿生幾個箭步衝前，飛脚踢去了那支手槍，第二脚，就朝準那傢伙的下頷踢過去！

那大漢身不由主地倒向一旁，立即與呂偉良分開了。

阿生一步也不放鬆，也沒有急於奪槍，竄近那大漢跟前，那大漢連挨了兩脚，頭昏目眩的，也未完全清醒過來，又給阿生拳脚交加的一輪急攻！

郭警官與一名探員隨後闖入，見狀立即拔槍喝止，但阿生却殺得性起，沒有理睬他，最後一拳，竟將那傢伙打得倒向門旁！

郭警官看見房間裏多了這麼一個陌生人就知道事不尋常，立卽命令那名探員將那大漢拘捕，阿生還要撲過來，却給郭警官攔住！

呂偉良也喝住阿生！

這時候，酒店裏的人以及更多的警方人員也聞訊趕至！

常富這時候才有如從噩夢中驚醒！

呂偉良問郭警官：「外面到底發生了什事？」

「我[illegible]到這裏的警探，擊斃了一名懷[illegible]身子，他可能是刺客。」郭警官回頭又問那名槍手，道：「大概你也是同路人吧！」

那傢伙一言不發！

一名警探，按捺不住了，揮拳將他痛毆！

呂偉良說：「打死他，就會變得毫無綫索可尋，何不留個活口？」

郭警官道：「這種人，對他不能仁慈的！」

一名探員看了郭警官的眼色，將房門掩上，門外的警員，亦將酒店中的人趕走了！

於是，二名探員合力將那槍手綁在一把椅子上！

郭警官一把扯住那傢伙的頭髮，狠狠地說道：「你再不講眞話，苦頭可有得你吃！」

那傢伙仍然不作聲！

二名探員合力將椅子倒轉，那傢伙登時頭朝地，脚向天！

由於他全身被綑綁，雙腿紮在椅脚上，雙手反綁在椅子的靠背上，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探員用脚踢他的臉部，他也只能喘氣！

郭警官沉聲說道：「把他抬到浴室裏去。」

二名孔武有力的探員，只揪住椅子的脚，便可以將他帶入去！

換句話說，那傢伙仍然被倒吊着！他滿臉通紅，頭筋也現了出來！

呂偉良眞担心他會窒息而死！因爲像現在這情形，呼吸一定十分困難。

就在這時候，那大漢大概已想到被抬到浴室裏去的後果如何了。

他連聲求饒！

郭警官叫住二名探員：「給他一個機會！」

二名探員停住脚，同時將他和椅子掉回正常的位置，端在地板上！

那大漢倒抽了一口氣，道：「是的，我和大勝二人被派來對付常富的。」

「誰是大勝？」郭警官問。

「就是剛才被擊斃的那個。」大漢說道。

郭警官又問道：「誰派你來？」

「劉老大——劉志彬。」

「他現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豈料那個「道」字未曾講得完，那大漢又挨了幾拳！

那傢伙身裁高大又結實，結果也抵受不住，鮮血由嘴角流了出來！

這時候，另一名高級警官由外面入來，郭警官立卽跟他招呼，其他在場的警員和探員們則紛紛向他行禮。他的階級當然在郭警官之上。

呂偉良看得出這位高級警官對各人的手段不高興，因此，有人迅速將那槍手身上的繩子解開。只加上手鐐。

郭警官心感不妙，爲了減少這場面的尷尬成份，他忙着把剛才的情形向高級警官報告，但是，當他提及街上的另一名懷械槍手時，高級警官却說道：「不！那死者不是我們的探員殺死的！」

「嗯！你……你怎麼知道？」郭警官訥訥地說。

「我當然知道，你以爲我會像你那麼糊塗嗎？」高級警官顯得極之不高興，「我查問過所有派到這裏來的警員和警探，竟沒有人發過一槍。除非是你或你這幾個寶貝殺的。」

郭警官和數名探員臉上紅了一陣：「不！不是我們，我們也沒有發過槍！」

「我早已知道了。」高級警官又說：「你和你這幾名手下在回到總部之後，須要向我提出一份詳細的報告，包括向疑犯迫供，以及到達這裏之後的情形！」

郭警官極感尷尬，但又不能不服從命令！

呂偉良心裏奇怪！旣不是警探開槍，然則又是誰殺了另一名槍手？

高級警官過來慰問常富，同時跟呂偉良二人招呼，原來他是當地警察局長的得力助手之一，直接向局長負責。

當他自我介紹時，呂偉良才知道他叫朱北和。

朱北和警官將一干人等帶返警局，街上那槍手的屍體則送往殮房！

呂偉良對這位朱北和警官極具好感，他對呂偉良說：「我們這裏太腐朽了，必須大力改革，閣下見得到的，也不妨提出來參考參考！」

呂偉良苦笑一下：「我知道的不多，相信最清楚還是你們自己。」

這時候，有人搬了一副儀器到朱警官的辦公室裏來，通上了電流之後，只見朱警官又吩咐他的下屬去將那名落網槍手帶入來！

當那名在酒店襲擊呂偉良的槍手未被解入來之前，朱警官又說：「爲了加速辦案效率，世界各地的警探都有一個通病，就是沒有頭腦，只懂得用暴力。」

話猶未完，那名槍手已被二名探員帶了入來。

朱警官叫他坐在辦公桌旁邊的一張椅子上！一名探員開始將儀器中的電綫分別繫在槍手的四肢各處，彷彿一名醫生正在替病人進行體格檢查一樣。

朱警官向犯人解釋：「這是測謊儀器，你只要講半句謊話，儀器中亦會顯示出來。我自覺這樣做是非常人道的，希望你別令我失望，否則我只有交回較低級的警官去處理這件事。」

朱警官這一番說話可謂軟硬兼施，儘管這槍手不信儀器能測出他說謊，但只要不能令對方滿意的話，亦有可能再吃苦頭的，想起在酒店中被人迫供的情形，那槍手只好供出一切。

朱警官一一記錄在案，同時他的手下亦紛紛行動起來，警局裏一片忙亂，一批

武裝警員和便衣探員奉命作緊急召集！

呂偉良雖然不懂儀器中的指示，也不知道測謊機是眞是假，總之看情形就知道這槍手今回大概不敢說謊了。問題只是：二名槍手奉命對付常富，失手之後至今已將近一小時，隔了這麼久，主謀人劉志彬會不會聞風先遁？

看情形是大有可能的。

呂偉良內心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另一名槍手在街上被殺，到底是誰開槍？

旣然全體警探沒有發出過一槍，這件事就値得研究了。

警方的論斷則認爲：劉志彬此人行事一向心狠手辣，可能另外派人監視二名槍手，一見勢色不對，便實行殺人滅口！

但是，呂偉良覺得開槍射殺那名槍手的，可能是常波比或者他的同黨。

常波比在呂偉良的心目中還沒有死去，他所以這樣做，當然是爲了保護父親的安全，也許他一直躲在附近樓中監視。

但是，呂偉良却未有將個人的推測對警方說出。

呂偉良要求朱警官讓他們師徒二人離去。朱警官雖則忙於指揮工作，却對師徒二人非常有禮，還要派出二名警探保護他們，以免爲歹徒所乘！但是給呂偉良拒絕了。呂偉良只答應隨傳隨到，隨時與警方保持連絡，因爲他們是重要證人之一。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警局之後，駕着他們租來的汽車離去。

阿生說道：「那歹徒上當了。」

呂偉良問：「爲什麼？」

「那具所謂測謊機根本就沒有什麼奧秘之處，只是測量心臟和脈搏的跳動次數，那歹徒在這環境底下，只有講眞話，才理直氣壯，否則，心臟的跳動次數，必然增加。」

「是的，現在我們就根據那歹徒的口供，到郊外去看看吧！」

阿生正想把車子開出郊外之際，突然之間發覺前面擠滿了人！

呂偉良叫阿生停車道旁，他自己下車去看看。

原來是一名中年人跳樓自殺，腦漿塗地，死狀極之可怕！令人不忍卒睹！

呂偉良回到車裏，叫阿生把車子倒後，繞道開出市區，直駛郊外！

這時郊區公路之上，已擠塞了不少車輛，因爲這是一條十分繁忙的公路。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大熟悉商市的環境，只知道那名槍手歹徒供出了劉志彬之所在，就在西郊區的一處農莊裏躲着！

阿生只知道這條西郊公路是通往該處農莊的，因爲當他們師徒二人在朱警官辦公室時，曾目睹那槍手在地圖上面加以指示。阿生希望到了附近路口會有路牌指示一切。

車子終始又停了下來，前面後面盡是大小汽車，完全無法動彈，唯一最便宜的，就是電單車，它可以由汽車與汽車之間的罅縫中穿揷而過，亦可以沿住道旁的行人路邊前面，眞的是方便無比，完全不會受到交通阻塞的影响！

就當阿生的汽車停下之後不久，一輛電單車風馳電掣地在他們身旁一掠而過，憑住那一刹那間的印象，呂偉良不知是否印象中產生錯覺，覺得那個駕駛電單車的人就是常波比。

呂偉良不知道有沒有看錯，只是從外型看就十分的似常波比，也許他始終認爲常波比尚在人間之故吧。

阿生只注視着前頭的車輛，反而未有注意到那方面去。

呂偉良担心常波比已經得到同樣的消息，現在可能他也是趕往西郊農莊的，然則，他的行動將比警方更快了一步！

但是，呂偉良再想想，就覺得自己未免神經過敏，他們也是剛剛從警局裏朱警官的辦公室中知道的，照情理推測，外面的人不可能太快獲得同一消息。

但從另一方面推想，常波比此人做事旣然如此有計劃有步驟，他會不會事前在警局中佈下內綫，暗中通傳消息？這是大有可能的事！何況過去他本來就是在警局中任職的。

因此，呂偉良覺得，如果剛才騎住電單車匆匆掠過的人就是常波比的話，他就有可能搶先去把劉志彬殺死！

呂偉良正在胡思亂想中，阿生又再把車子開動，這一次比較通行無阻，順利得多了！但速度極慢，沿途上都可以聽到駕駛的人在埋怨當局的交通政策，車多路少而窄。

一個處處從盈利收益着想的政府，工作效率之低是可以想見的。

呂偉良一直以來就覺得政治是一種高級騙術，問題只在於手法是否高超，騙得人是否心悅誠服而已！而商市這個政府，主宰人的低能幾乎隨處可見！

阿生把汽車開至地圖上指示的分岔路口，那處是一條通往鄉間的分支公路。路牌上寫住：「西郊農莊——由此路直入！」然後是一個箭嘴！

呂偉良和阿生的心情都有些緊張，阿生担心的是警方還未到達，呂偉良却想起常波比來！

剛才那個如果是常波比的話，他必然是最先到達農莊的人！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得快一點，無奈公路上沙石太多，看來是日久失修，車子在上面走動時，有若波浪式的前進！

前面路旁又是一個路牌，上面寫住：「私家路，直達西郊農莊！」

阿生的車子在路口停了一停，呂偉良發覺鬆浮的泥土上面有電單車車輪輾過的明顯痕跡，他心裏想：常波比果然捷足先登！

呂偉良把情形對阿生說了，叫他必須小心！

阿生緩緩將汽車由小路開入去，但見樹影婆娑，正是多見樹木少見人倫，林蔭深處，隱隱有一座頗大的農莊！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在路旁，師徒二人然後下了車。

他們穿過小徑，到了那農莊附近，看見前面有數名大漢把守！

呂偉良心裏奇怪，怎麼不見那一輛電單車？

就在這時，他們就看見有人推住一輛電單車到了廣場前面去！

其中一名大漢朗聲說道：「這就是那

個刺客的代步工具，要不是我們機警，這次必然大限難逃，但現在那傢伙却成了階下囚！」

呂偉良心裏一凜，知道他的猜測沒有錯，那人果眞的是常波比，而且已經失手被擒！

他向阿生打個手勢，師徒二人迅速竄向屋後去！

屋後是山嶺，這邊形勢險要，山上岩石之間佈滿了鐵蒺藜，但不見有人把守，大概是他們認爲不可能有人由這兒向他們進襲之故！

呂偉良首先竄近屋旁，那兒有個橫門，突然一隻黃狗撲過來，呂偉良不及制止，唯有迎頭一棒，用他手中的鐵枴杖疾忙還擊！

這一記打得又快又準，黃狗哼一聲，立即倒斃地上！

即使如此，仍然驚動了屋內的人。一名大漢自屋內出視，呂偉良閃在一旁，伺機自後衝至，以鐵枴杖杖端，壓在他的背後，沉聲說道：「不准動！否則，我就開槍！」

那大漢只好舉起雙手，不敢妄動！

阿生正把黃狗屍體拉到矮林後面的草叢中去收藏好！

回頭阿生看見這情形，立即替呂偉良將大漢手中的手槍奪去！

呂偉良深恐遇上其他槍手，命令大漢走進矮林後面去！

那大漢這時才知道呂偉良根本沒有槍械在手，只是恐嚇而已。但現在他的手槍已被阿生奪去，那是一支實彈手槍，那大漢心中當然明白了。

於是他乖乖的走進矮林中去。

阿生就要動手，却給呂偉良制止！

呂偉良問那大漢：「剛才是否有個青年刺客被你們捉住了？」

「是的。」大漢答道。

「你可知道他是誰？」

「他是一位警官。但穿便服的，好像是姓常的。我們大頭目正在審問他，你們是誰？」

「你別管我們是誰，總之不是警方的人員就是了。」

呂偉良又說：「劉志彬可是你所說的大頭目？」

「不！老大是我們首領，大頭目是他副手。」

「你們老大呢？」

「剛出去了，還未回來。」

呂偉良遞個眼色給阿生，阿生手起槍柄落，直擊在那大漢的頭部，他立即昏倒地上！

師徒二人以極迅速的行動，竄出矮林，直奔屋內。橫門之內沒有第二名守衞，大概給他們制服了的是唯一的一個。

大部份的槍手都集中在前門那邊。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偷進屋內後，果然看見一個廳子裏有人審問一個被綑綁的青年人，正是常波比。

那個被稱大頭目的大漢這時正叫人將常波比押進後面一間房間裏去，等待劉志彬回來親自處理這件事。呂偉良見了心中暗喜！

常波比雙手被反綁，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所以大頭目也只派二名大漢將他押入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躲在黑暗一角，待他們經過身旁之後立即撲出，二名大漢想不到有此一着，還來不及拔槍，其中一人已被呂偉良的鐵枴杖擊向頭部，昏倒地上！

另一名大漢也被阿生以手槍制服！

阿生繳去了他身上的手槍之後，命令他迅速解開常波比雙手的繩子！

常波比絕處又逢生，完全意料不到，爲之大喜過望！

阿生沉聲說道：「快些帶我們由橫門出去！」

那大漢不敢怠慢，由他作先鋒，帶領着師徒二人與常波比由橫門出去！

一路上沒有遇上了別的人，只有另一隻狗出現，但給那大漢喝退了！

大漢要求阿生別殺他，他可以保證帶着各人安全離開那兒。

但是，到了矮林之後，常波比却不肯繼續前進，他說：「我一心來找劉志彬的，豈可空手而回？」

呂偉良對常波比說：「警方人員即將前來包圍這農莊，劉志彬與他的手下都逃不了的，除非你也想落入警方手中，否則我勸你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吧！」

常波比道：「我當然知道警方快要派人來了，但我要親自殺死他！」

就在這刹那間，阿生驚叫一聲：「不好了！」

阿生此語一出，登時把各人嚇了一跳！原來是他們未進屋內之前所擊昏的一名大漢，已經不在草叢之中，而那條黃狗的屍體則仍舊躺在那裏。

大漢顯然已經甦醒過來，逃之夭夭！這件事，所產生的後果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果然，一陣人聲吵鬧，一股人潮已經由那邊蜂湧而來！

各人迅速由後面叢林處撤退！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現在每個人手中都有一支手槍。

槍腔之內，上滿了子彈，但是只有六顆。

外面的人逐漸包圍過來，有人高聲警告，也有人放冷槍！

呂偉良叫阿生切不可胡亂開槍，因爲他們的子彈有限！

呂偉良等人退到路邊附近，看見那兒一團火光衝天，原來他們租用的那輛汽車已被人發現，放一把火將它燒掉！

同時數名大漢在汽車附近發現了他們之後，也迅速拔槍衝了過來！

呂偉良和阿生連開幾槍，雖則擊倒了兩名槍手，但是，更多的槍手已聞聲趕至！迫使呂偉良等人不得不匆匆後退！

起初他們只須應付來自一方面的襲擊，現在却要應付兩方面的圍攻！

阿生押住那名「俘虜」，警告他說：「你快點設法令我們撤到安全地方，否則，你將同樣遭到不幸！」

那大漢也明白目前的處境，他固然無法反抗，他的同黨他們也不會因爲他一個人而停止對呂偉良等人進攻。何況他們甚至還不知道他已成「俘虜」呢！爲此，那

大漢就帶住他們逃往山腳那邊。

那大漢說：「照計他們來不及趕到那兒去封鎖，我們可以由那山腳透過紅豆谷，然後繞到西郊大道去。」

「小路可以通車，他們必然乘車到路口去封鎖，如果由那兒走，等於自投羅網！」那大漢又說：「現在我也要逃亡，萬一有事時，我亦難倖免，當然不會欺騙你們的，你放心吧！」

呂偉良亦覺得頗有道理，於是各人就由那大漢的率領下，匆匆逃亡！

槍聲不斷地傳來，叢林之內展開了捉迷藏式的追逐戰！

他們終於繞過了山腳，進入了紅豆谷了。

那大漢非常熟悉這裏的環境，所以他很快便避過了槍手們的直接追殺，但這並不表示一切已經安全，說不定轉眼間他們就發現了各人逃走的途徑。不過眼前總可以暫時舒了一口氣罷了！

常波比這時候才問那大漢：「爲什麼你們剛才會發現我？」

那大漢道：「我們在小路和叢林中有一套警告系統，有人無意中闖入去時，他們就可以從屋內發覺。」

阿生問：「爲什麼我們進去時，他們又不知道？」

大漢道：「因爲那活動機關一經觸動，便須要再次稍爲修理才可再用。你們進來時，那警報系統還未修復呢。」

呂偉良又問常波比：「那個做你替死鬼的人是誰？」

「是小丁。」常波比說，「他無論身裁高矮與年齡都與我差不多，所以，我不得不這樣最後一次利用他！」

呂偉良有點震驚地說：「小丁是劉志彬一名手下吧？他替你做了間諜，幫了你不少忙，你還殺他？」

「我不能不這樣，因爲在我的推算中，他可能反悔而出賣我！」常波比說。

呂偉良說道：「這不過是你的忖測而已。」

「別管我這些好不好？」常波比說，「這些，全是我計劃中的一部份，每一部份，必須依計行事，否則，就可能誤了我自己！」

呂偉良還是喃喃地說道：「你太殘酷了！」

「殘酷？」常波比冷冷地一笑，「這世界本來就是够殘酷的，我生父也是被人利用完畢之後，加以殘殺的，否則我又怎麼會變成孤兒？」

呂偉良詫異地問：「爲什麼你會這樣說？難道常富不是你父親麼？」

「不！」常波比說道，「他只是我養父？」

呂偉良呆了一陣。

阿生插嘴問：「那麼，你所講的『紅皮備忘錄』又是什麼？」

常波比道：「那是一本記錄當年商市警界中一件醜事的確證，裏面有參加者的姓名，劉志彬多年以來一直能够在商市控制一切，沒有人敢揭發他的罪行，就是因爲他手上有張皇牌。警界中不少警官當年參加這一醜行，劉志彬會聲明當他受到不安全的威脅時，便會把一切秘密向報界發表。所以，警局中許多高級警官，也怕了他！」

呂偉良恍然大悟：「[illegible]你是有計劃地爲你生父報仇，是不！」

「是的，我[illegible]醜行，就是當年[illegible]界中一件合謀貪污的事。」常波比道，「我生父廖化先，當年是警界[illegible]，爲了一宗毒品案，他被同僚要脅，當時有人聲明這件事之中，有不少警界中人參加，求我生父網開一面，無奈生父生性耿直廉明，不爲所動，結果就神不知鬼不覺地屍沉海底。事後，警方亦草草了結此案，甚至在市民印象中，也十分模糊，當年我年紀太小，母親把我送給沒有兒女的常富——也就是今日的養父，後來，母親也自殺

身亡了。」

常波比一口氣說到這裏，已哽咽着說不下去！

阿生却忍不住問道：「你又怎麼會知道當年發生的這許多事情？」

常波波哽咽含淚道：「有一次我偸看養父的日記，所以知道了這件事。於是我不動聲息，悄悄偸了他一大筆錢，回到商市來，千方百計混入警界，幸而此地一切可以用金錢購買得到，甚至是警政兩界中的職位，越多錢可以得到越高的職位。我混入警界後的另一步驟，就是查明當年參加殺害我父親的主謀和協助從犯，結果給我查出劉志彬是當年的大毒販兼主謀人，警界中一些人已腦滿腸肥，及時退出了警界，面團團做個富家翁去了。而劉志彬爲了長期獲得安全保證，曾將當年這件警界中的醜事編成『紅皮備忘錄』，其中可稱得上是圖文並茂。其實，那就是相當完整的罪惡篇！許多現在仍在警界中服務的高級官員，都受制於它！我千方百計，才找得小丁合作，可是，我當時仍不能及時動手把劉志彬殺死，因爲任何人要接近這老傢伙，他的保鏢，必將你身上的手槍繳去的……」

呂偉良在常富口中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也許常富至今仍未知道他的「兒子」此行的目的，原來是爲報不共戴天之仇！

各人正想穿過紅豆谷，繞到公路那邊去，阿生突然發現山頭上面人頭湧湧，不由得大吃一驚！於是立即知會各人！

呂偉良見狀連忙躲避起來！但是，對方顯然已經發現了他們的行踪，迅速包圍過來！

儘管形勢如此危急，呂偉良仍不許阿生開槍射擊，他知道警方已對劉志彬的秘密農莊採取行動，會不會這班人是警方的另一路奇兵！

呂偉良把他的想法說了出來，但同行的歹徒，已認出那是他們的伙伴，急急飛奔過去，阿生一下子不留神，亦無法予以制止！

師徒二人和常波比已被包圍，對方明顯地不是警方的人。

歹徒們一再向三人招降，但呂偉良他們也沒有理睬對方。

呂偉良知道情勢對他們極端不利，又明白警方已決定包圍劉志彬的農莊，問題是這裏山谷距離農莊頗遠，不知道警方人員知不知道這兒有人被威脅。同時師徒二人奪來的手槍之中，只得總共不會超過十顆子彈，如何闖出重圍？

呂偉良突然靈機一觸，當他們師徒二人在陳日年和陳月壽兄弟二人的木屋中作客時，曾將他們父親遺下的一些炸藥條取去。當時呂偉良只因爲萬能枴杖曾被肆意破壞，所以不得不找些防身的武器而已。想不到這幾條炸藥條收藏在空心的義腿之內，現在却大有用處！

呂偉良把炸藥條取出，問常波比有沒有火柴，常波比身上有打火機！

於是，師徒二人故意向歹徒藏身的地方射擊。他們明知道這種射擊法是浪費子彈，但是，他們還是逐彈逐彈的射出去，讓對方淸楚地計算他們的子彈，確已用盡了。

果然，剛才從阿生手中掙扎逃脫的大漢最淸楚不過，他朗聲叫了過來：「你們沒有子彈了，快些出來投降吧！」

但是，呂偉良等三人，仍躲在石後不動！

他們試行現身，逐步推進，呂偉良等人仍然按兵不動！

等到他們大胆地集中包圍過來時，突然之間接連傳出幾聲「轟隆」巨響！登時震撼了整個山岳，聲聞遐邇，烟霧瀰漫，歹徒們猝不及防的，紛紛被炸得血肉橫飛了！

呂偉良等人就憑了那幾支炸藥條解了圍。但是，同時亦驚動了，正在附近山區推動，逐步把包圍圈收窄的那警方武裝部隊！

呂偉良等人立即被他們發覺，師徒二人知道他們是警隊，沒有再走避，但是，常波比却急急往山頭上飛奔，警隊立即開槍制止！

呂偉良向帶隊警官解釋，要求他們別開槍，因爲波比是過氣警官，而且身上沒有武器，於是，警官只令警員追踪過去，希望生擒常波比回去交差！

可是，突然之間，山頭那邊「轟隆」一聲巨响，原來呂偉良剛才自義腿中取出的炸藥條還未用完，常波比悄悄偸起了一支。

常波比其實也就是廖化先的兒子，他明知無法逃避，如果落入警方手中也不是味兒，所以索性利用那一支炸藥自殺！

後來，劉志彬和他的手下們雖然紛紛落網，但到頭來亦只被判長期監禁而已。至於是否與「紅皮備忘錄」有關，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呂偉良師徒二人在途中見到的墮樓人，原來也是一名退休的警官，有人看見他在高處寓所被常波比迫他跳樓，而並非出於自願的，相信他也是「紅皮備忘錄」中的主角之一。

可惜的是：「紅皮備忘錄」的原稿不知下落，甚至連常波比攝出來的放大底片及照片等等，全都不知所踪！相信能够淸楚了解這件事的人，只有呂偉良師徒二人，此外就是警方。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敢在商市範圍內提及這件事，因爲有人警告他們：若想取回那護照，安然離去的話，必須保持緘默！

最後，他們師徒二人和常富都默默然離開了商市——這罪惡之城！

然而，世人又怎麼會知道這許多罪惡的事情呢！

（全文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長壽鑰匙** 馬雲著

人類的生命是短暫的，數十年時光轉眼就過去了。有一位精壯的老人突然成爲衆矢之的，根據紀錄他已年逾三百歲。當有人知道他長生不老原來是爲了擁有「長壽鑰匙」之後，他頓然變成衆人爭取的對象，於是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便由此展開。到底「長壽鑰匙」是什麼？請閱讀鐵拐俠盜另一個新故事自有交代。「長壽鑰匙」將繼「罪惡之城」之後在本刊發表。

武林蕩寇誌

龍俠大鬧水晶宮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一雄潛進龍泉莊竊聽得孫天德在要脅弄玉說出韋奇濤要她來侍候的原因，龍一雄遂僞冒莊丁敲開房門，說服孫天德與他合作，弄玉也願終身隨伴孫天德，幫助他們進入水晶宮，竊窺韋奇濤酷刑向費玉官迫供收藏寶盒之處，龍一雄要孫天德告辭，他則潛匿莊中伺機救出費玉官，翌日，孫天德果然竟辭去，韋奇濤俟他走後，命另一侍妾麗妃上來陪伴弄玉，然後封閉水晶宮，獨自化裝往取黑盒，弄玉俟麗妃外出，把龍一雄引入另一房中隱藏，麗妃回來問弄玉韋奇濤可曾告知黑盒中藏着什麼——

弄玉道：「沒有，但可想而知那是一個價值無法估計的寶貝，否則他不會說要以這座龍泉莊交換它。」

麗妃道：「那姓費的眞可憐……」

弄玉問道：「他被關在第九號的密室中？」

麗妃道：「正是，全身赤條條一絲不掛，脚上繫着脚鐐。」

弄玉失笑說道：「怎麼不讓他穿上衣服？」

麗妃笑道：「讓他光着身子，他才不敢生起逃走之念啊。」

弄玉道：「太缺德了。」

麗妃道：「正是，她們看了可能心動，但却可望而不可及。」

「砰砰砰！」

有人敲門！

麗妃道：「誰呀？」

「是老奴。」

麗妃道：「進來吧。」

老管家推門而入，笑瞇瞇的問道：「妳們兩位姑娘打算在那裏吃飯？」

麗妃道：「就在這裏吃好了。」

老管家道：「那麼，老奴去叫人送過來。」

說罷，退了出去。

就在這時，忽聽莊門口傳來一片吵鬧之聲！

弄玉一怔道：「咦，怎麼回事？」

麗妃道：「咱們去瞧瞧！」

兩人於是一起出房，走出賓館一看，只見莊門口那邊，幾個莊丁正圍住一個人在吵架。

那人年約五十七八歲，圓圓的臉，光光的頭，身上穿着一件豹皮衣——原來正是昨夜入莊未成的豹衣老者：金錢豹宋元寶！

他似已改變主意，欲入莊與韋奇濤見面，但莊丁却不讓他入莊，因此雙方吵了起來。

只見他聲色俱厲的吼道：「快去通報！就說『金錢豹宋元寶』求見，再嚕嗦一聲，老子就要硬闖了！」

一個莊丁冷笑道：「我們莊主今天不見客，你耳聾了不成！」

金錢豹宋元寶大怒道：「媽的頭，給你臉你不要，那就試試吧！」

說着，舉步向前走來。

那幾個莊丁也火了，一齊舉掌推出，大喝道：「滾出去！」

那知他們的手掌推上金錢豹宋元寶的胸膛時，並未阻住宋元寶的前進，反而被宋元寶的內功震得一個個如斷綫紙鳶，倒飛出尋丈開外，跌成一堆！

宋元寶狂笑一聲，一直向莊內走來。

旋見兩個莊丁手執齊眉棍趕到，舉起齊眉棍大喝道：「滾出去，再敢亂闖，一棍揍死你個老混蛋！」

宋元寶視若未覩，直趨而上。

那兩個莊丁見他態度强橫，不禁勃然大怒，齊眉棍登時一齊出手，一個對準他腦門劈下，另一個往他下盤猛掃過去！

瞧架式，顯然都曾練過的。

宋元寶依然視若未覩，迎着他們的攻擊直欺上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卡查！卡查」兩聲脆响，兩條齊眉棍已打中了宋元寶的腦門和雙脚！

但是，宋元寶的秃頭，完好如初，雙脚亦未折斷，被折斷的反而是那兩條齊眉棍！

眞個是銅頭鐵骨，分毫不傷！

那兩個莊丁面色大變，連忙扔下手中的半截齊眉棍，改由懷中抽出一柄七首，但却不敢出手攻擊，只弓腰蓄式，步步退

後，面帶驚懼道：「站住！再敢上前一步，老子們就對你不客氣了！」

宋元寶獰然一笑，昂然迎了上去。

那兩個莊丁，反而像是被攻迫得無路可走的困獸，一面後退，一面驚怒交迸的大聲叫道：「好傢伙，你是活得不耐煩的了！」

宋元寶道：「你們兩個才是活得不耐煩！」

話聲中，雙掌陡地暴探而出，一下就扣住了那兩個莊丁的手腕！

「住手！」

一聲沉喝，突由院中傳出！

宋元寶正要扭斷兩個莊丁的手腕，聞言抬頭一望，看見七個武裝老者已由院中走出，知是龍泉莊相當有地位的人物，當下順手將兩個莊丁推跌在地，哈哈大笑道：「我還以爲龍泉莊沒有人，如今總算都出來了！」

七個武裝老者，正是韋奇濤的七侍衞，名叫聶松岩，章士龍，胡青平，鄔南山，宋欣夫，金蘇文，張樂堂，都是以前綠林道上十分活躍的人物！

他們自然認得金錢豹宋元寶，爲首的聶松岩來到近處，抱拳一禮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宋大當家，迎接來遲，失敬失敬！」

口氣雖然客氣，態度可不友善，似乎對宋元寶並無多大畏懼！

宋元寶凝望他半晌，哈哈笑道：「要是宋某人沒記錯，閣下大概就是當年的聶寨主天狗星聶松岩了？」

聶松岩淡淡一笑道：「宋大當家還記得在下，眞是榮幸之至！」

宋元寶轉望其餘六人，笑道：「這六位宋某人就不認識了，聶寨主可肯爲宋某人介紹介紹？」

聶松岩乃爲他一一介紹，然後再抱拳道：「敢問宋大當家今日駕臨敝莊有何見教？」

宋元寶道：「宋某人聽說韋莊主過六十大慶，故特來祝賀，不想貴莊丁狗眼看人低，竟不肯爲宋某人通報，所以宋某人只好自己進來了。」

聶松岩微微一笑道：「宋大當家若是眞來祝壽，敝莊丁絕無不通報之理，只怕宋大當家另有目的吧？」

宋元寶道：「宋某人一來向韋莊主祝壽，二來向韋莊主要人！」

聶松岩道：「敝莊主的壽日，已經過了。」

宋元寶道：「那麼，宋某人就不能和韋莊主見上一面麼？」

聶松岩道：「敝莊主昨天應酬竟日，勞累過甚，這幾天不擬會客，宋大當家若是有事，和在下說也一樣。」

宋元寶道：「好，宋某人要他交出一人！」

聶松岩問道：「誰？」

宋元寶道：「我拜弟『血筆秀才費玉官』！」

聶松岩笑道：「宋大當家弄錯了，令弟費玉官並未在敝莊之中，宋大當家怎的要向敝莊要人？」

宋元寶冷笑一聲道：「昨天他來貴莊祝壽，至今不見出來，他不在貴莊在那裏呢？」

聶松岩裝糊塗道：「哦！昨天令弟也到敝莊祝壽麼？」

宋元寶面容一沉道：「少裝蒜！」

聶松岩道：「昨日前來敝莊祝壽的客人多達五六百人，在下的確記不淸令弟也來了，不過令弟昨日若眞進入敝莊祝壽，也已經於昨日午後走了。」

宋元寶沉聲道：「不，他沒有出來，他還留在貴莊！」

聶松岩乾笑一聲道：「宋大當家未曾親眼看見，怎可武斷令弟尚在敝莊？」

宋元寶冷聲道：「宋某人正是親眼看見！」

聶松岩說道：「昨日宋大當家也來過麼？」

宋元寶道：「是的，宋某人賣了一隻河豚給你們！」

聶松岩聽了面色一變，面容漸漸陰沉下來，冷笑道：「原來昨日那個賣河豚的老人就是你……」

宋元寶嘿嘿一笑道：「現在你還有何話說？」

聶松岩道：「有的，宋大當家冒充漁人進入敝莊，所爲何事？」

宋元寶道：「來看我拜弟，在不在貴莊！」

聶松岩道：「當時宋大當家既已見到令弟，爲何不將他帶走，却等到他走了後，才來敝莊要人？」

宋元寶道：「當時他在貴莊祝壽，宋某人碍於禮貌，未便將他帶走。」

聶松岩道：「現在他已不在敝莊，宋大當家，却要向敝莊要人，這豈非無理取鬧？」

宋元寶狂笑一聲道：「問題在於他並未離開貴莊，他已在貴莊陷落了！」

聶松岩冷冷道：「這又是宋大當家親眼看見的？」

宋元寶聲調一沉，緩緩道：「他沒有離開貴莊，就一定在貴莊之內！」

聶松岩搖頭道：「沒有！」

宋元寶面上湧出憤怒之色，道：「聶松岩，你還不配與宋某人說話，去請你們韋莊主出來吧！」

聶松岩冷笑一下道：「對不起，敝莊主不見客！」

宋元寶獰然一笑道：「不見客？哼，只怕是不在莊中吧？他已迫使我拜弟供出藏寶盒的地點，業已趕去奪取寶盒，對不對？」

聶松岩道：「無的放矢，含血噴人，宋大當家莫非以爲敝莊好欺負？」

宋元寶道：「把我拜弟釋放出來，我立刻走路，否則只好領教領教了！」

聶松岩道：「宋大當家既然如此目中無人，在下等着便是！」

宋元寶道：「好，看拳！」

他說打就打，一步欺前，右拳「呼」的直擊上去！

拳風凌厲，疾若流星！

聶松岩知道他在拳法上有非凡的造詣，故一些不敢大意，一看他肩頭聳動，連忙閃開一步，同時右掌一揚，反向他臂膀劈下。

他的看家本領是一路風雷掌，此刻劈

出的一掌，名曰「日落風生」，威力十分驚人！

但宋元寶毫不放在眼裏，口中發出一聲震人心弦的厲叱，身形微轉，左手橫起格出，右拳再一招「丹鳳朝陽」猛向他腰部擊去。

聶松岩喝聲「來得好！」左掌疾沉，再劈他右臂膀，右手則駢出二指，搶點他雙目。

宋元寶大喝道：「高明！」

右腳突然揚起，足心朝天，攻出了一記少林懷心腿！

這一腿，不但攻勢凌厲，而且把聶松岩的一掌二指化解於無形！

聶松岩面色一變，連忙後退一步。

宋元寶敢情出身少林，這時乘機偏身進步，雙手忽拳忽掌，旋推旋進，以少林七星手一路搶攻上去。

聶松岩擋開他數招之後，已感十分吃力，忍不住大叫道：「點子硬，大夥兒一齊上！」

圍在四周掠陣的章士龍，胡青平，鄔南山，宋欣夫，金蘇文，張樂堂六人一聽此言，前三人立時縱身撲上，聯手圍攻起宋元寶來了。

但宋元寶毫無一絲懼色，反而哈哈狂笑道：「好極了！怎麼不一起上來？大爺最喜歡打混戰，來的越多越好！」

宋欣夫，金蘇文，張樂堂三人沒有上去，繼續在四邊掠陣，因爲他們十分明白，七個人打一個，就像一桌人搶一道菜一樣，是很難下箸的。

而四個打一個，才是理想的陣容。

加入圍攻的章士龍，胡青平，鄔南山三人，都使有兵器，章士龍使的是天方畫戟，胡青平使的是一口三尖兩刄四竅八環刀，鄔南山使的是一口喪門劍，三種兵器再加上聶松岩的一雙手掌，果然很快就佔了上風，把個宋元寶緊緊困在核心！

宋元寶雖然屈居下風，依然拚勁十足，雙拳雙腿迸飛不停，越戰越勇！

這時，站在賓館外面遠遠觀戰的弄玉和麗妃看了宋元寶的神勇，均感驚異不置，麗妃吸了口氣道：「這個禿頭的老傢伙好厲害，他到底是誰？」

弄玉道：「他剛才不是報了字號，叫『金錢豹宋元寶』？」

麗妃道：「送元寶？這名字，倒好玩啊！」

弄玉笑道：「人家是姓宋，宋朝的宋，可不是贈送的送！」

麗妃笑道：「要是姓贈送的送，那該多好，見了誰就送給誰一個元寶，保証他人緣最好！」

弄玉道：「妳別想元寶想瘋了。」

麗說妃道：「咱們走近去，看一看如何呢？」

弄玉道：「好。」

兩人移動邁步，姍姍的行到場上，在相距數丈之處停了下來。

正正奮戰不懈的宋元寶一見來了兩個絕色美女，不禁大爲驚異，他也是好色之徒，看見美女就心動，忍不住喝采道：「好標緻的兩個妞兒，是誰的女人──」

「砰！」

一語未畢，背部已經着了聶松岩的一掌！

這一掌力道不輕，登時打得他踉蹌前衝出去。

章士龍乘機一揮方天畫戟，擊中他屁股，也登時打得他屁股開了花！

宋元寶大叫一聲，倒了下去。

鄔南山喪門劍一吐，便要取他性命，就在此時，一聲震耳欲聾的大喝突由莊門口傳了過來。

「住手！」

鄔南山適時刹那住門劍，因爲他怕來的是朋友，殺了宋元寶就不好說話。

聶、章、胡三人抬頭望去，只見一僧一道正由莊門口疾飛而來，因不識對方兩人是誰，面色均不禁一變！

這來的一僧一道非別，正是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

他們倏忽奔至場上，一齊停住身子，金剛大師俛首一禮，開聲道：「阿彌陀佛，上天有好生之德，施主們請勿殺人！」

聶松岩雖不認識他們，但一看即知他們不是平凡人物，故不敢無禮，當下抱拳道：「請問兩位法號如何稱呼？駕臨敝莊有何賜教？」

金剛大師左手握着降魔杵，以右手作「合十」之狀，緩緩答道：「貧僧法號金剛。」

古鼎道人接着道：「貧道古鼎。」

人的名，樹的影，聶松岩等人一聽他們竟是當今武林名頭響亮的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面色又是一變，開始感到不妙了。

聶松岩勉強定住心神，很客氣地，說道：「原來是名震天下的武林高人，在下等不知兩位大駕光臨，有失迎迓，恕罪恕罪。」

古鼎道人朗笑一聲道：「不用客氣，你們七位莫非是韋莊主的七侍衞？」

聶松岩答道：「正是，敢問兩位光臨敝莊有何貴幹？」

古鼎道人道：「貧道及金剛大師聽說韋莊主過六十大慶，特地趕來祝賀，不料在路上有事躭誤，致未能及時趕至，抱歉之至。」

聶松岩一聽是前來祝壽的，心下稍安，連忙陪笑道：「兩位太客氣了，快請到客廳來坐坐！」

金剛大師道：「韋莊主可在麼？」

聶松岩猶豫了一下，才答道：「眞對不起，敝莊主有事出去了，恐怕要過幾天才能回來。」

宋元寶大叫道：「好啊！果然被我猜着了，他一定是已由我拜弟口中逼出──啊哎！」

章士龍不讓他說下去，用方天畫戟在他的腿上，刺了一下，因此刺得他痛叫起來。

金剛大師視綫轉投到宋元寶面上，微微一笑道：「施主莫非是稱雄南方綠林的『金錢豹宋元寶』？」

宋元寶道：「是啊！」

金剛大師佯作不知的問：「施主說甚麼？你拜弟怎麼樣？」

宋元寶道：「我拜弟費玉官，昨日來此祝壽，誰知韋奇濤起了黑心，他──啊哎！」

原來，章士龍又刺了他一下。

金剛大師眉頭一皺，轉望章士龍道：「施主請讓他把話說完如何？」

章士龍道：「大師莫聽信他胡言亂語，費寨主昨日確曾前來敝莊祝壽，但後來就走了，他竟誣指敝莊扣了費寨主，眞是無理取鬧！」

金剛大師道：「常言道，寃家宜解不宜結，你們雙方且把話說淸楚，讓貧僧做個調停——宋施主，你先說吧。」

宋元寶忍着屁股上的痛楚，站起身子道：「實不相瞞，我拜弟最近得了一隻盒子，他帶着那盒子欲赴某處，前日來到登州府，聞得韋奇濤做生日，他因與韋奇濤有些交情，故備了一份重禮前來賀壽，誰知韋奇濤不知從何獲悉他得了一隻寶盒，昨日壽宴過後，假裝親熱留他住下，我在莊外等了他一日一夜不見他出來，今早入莊一問，他們竟說他已離去，但我知道他沒有離開龍泉莊，他若不是被韋奇濤殺害，就是被韋奇濤挾持去拿那盒子了！」

金剛大師問道：「那盒子裏面盛着何物？」

宋元寶支吾着道：「是一些貴重的東西……」

金剛大師道：「你曾親眼見他入莊拜壽？」

宋元寶點頭道：「不錯！」

金剛大師道：「昨日壽宴過後，你確定他沒有離開此莊？」

宋元寶道：「是的，我曾冒充漁人帶一隻河豚入莊求售，看見他和韋奇濤及孫天德在一起！」

金剛大師目光一注道：「哦，窮書生孫天德也在此地麼？」

宋元寶說道：「正是，不過他已經走了。」

金剛大師點點頭，轉對聶松岩道：「聶施主對宋施主的指控有何辯解？」

聶松岩說道：「大師莫聽他胡說八道，費寨主的那隻盒子，即使盛滿珠寶，敝莊主也不會放在眼裏，絕無搶他的盒子之理。」

金剛大師道：「那麼，韋莊主何處去了？」

聶松岩說道：「敝莊主有事外出，他去何處，在下等亦不知道，因爲他沒有說明。」

金剛大師道：「他昨日剛過六十大慶，今日就離莊他去，如無重大事情，豈會如此匆忙？」

聶松岩道：「不論是何事情，絕對與費寨主無關，因爲敝莊主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武林了。」

金剛大師說道：「韋莊主是在何時走的？」

聶松岩道：「約半個時辰之前。」

金剛大師道：「由莊門出去的麼？」

聶松岩道：「是的。」

金剛大師笑了起來，道：「聶施主此語顯然不確，不瞞你說，貧僧與古鼎道長到達莊外已有一個時辰，並未見韋莊主出門啊！」

聶松岩面色微紅，乾笑一聲，道：「大師等既已到達一個時辰之久，爲何不入莊呢？」

金剛大師道：「因爲時間尙早，貧僧忖料韋莊主尙未起床，故不敢立刻入莊打擾。」

聶松岩道：「大師太客氣了，以大師與古鼎道人的身份地位，即使半夜入莊，敝莊主亦將倒屣相迎，兩位之不立刻入莊只怕另有緣故吧？」

古鼎道人接口道：「聶施主且莫追究金剛大師與貧道的來意，如今事實擺在眼前，韋莊主並未由莊門出去，聶施主硬說韋莊主由莊門出去是何用意？」

聶松岩笑了笑道：「其實，敝莊主喜歡由前門或後門出去都一樣，這是他的家，誰也管不着！」

古鼎道人道：「當然，但如非有意避人耳目，絕無由後門出莊之理，因此可知宋施主的指控屬實，韋莊主必是挾持費寨主取那盒子！」

聶松岩冷笑道：「道長今日駕臨敝莊，到底是前來祝壽抑或另有目的？」

古鼎道人哈哈大笑道：「貧道不論是幹甚麼來的，做人應該是非分明，貧道認爲不對的，就要出手管一管！」

聶松岩道：「敝莊主不在莊內，道長要管閒事，等敝莊主回莊再來吧！」

古鼎道人笑道：「依貧道推斷，韋莊主必然尙在莊內，你們還是去請他出來讓貧道與金剛大師拜賀拜賀吧！」

聶松岩冷冷道：「道長若是不信，不妨入莊找一找。」

古鼎道人轉對金剛大師笑道：「大師父，他要咱們入莊搜索，咱們就入莊搜一搜如何？」

金剛大師忽然舉手一指站在附近的弄玉和麗妃，向聶松岩問道：「那兩位姑娘是誰？」

聶松岩說道：「她們是住在敝莊的姑娘。」

金剛大師問道：「與韋莊主，是何關係？」

聶松岩道：「親戚。」

金剛大師道：「甚麼親戚？」

聶松岩道：「親戚就是親戚，何必再分別甚麼親戚呢！」

金剛大師笑說道：「貧僧聽說韋莊主喜愛金屋藏嬌，她們可能是韋莊主的女人吧？」

聶松岩道：「不是！」

他接着掉頭向弄玉和麗妃揮揮手，道：「兩位姑娘請回房去，不許——」

金剛大師突然乘機撲出，右掌暴探，往他後頸抓去。

章士龍大吃一驚，急叫道：「老聶小心！」

聶松岩也聽到了有一股勁風襲臨身前，當即一抬左肘，護住胸口，同時右掌豎推而出。

但是他反應雖然不慢，還是遲了一步，右掌剛剛推出之際，後頸已被金剛大師一把抓住了。

章士龍六人一見大驚，立刻就要衝前搶救，金剛大師大吼一聲道：「站住！誰敢過來，貧僧就先殺了他！」

喝聲中，已將聶松岩舉了起來。

他只用右手抓住聶松岩的後頸，却將他平舉於頭上，就好像舉着一個木頭人一

般！

原來，他在抓住聶松岩的後頸時，迅速以降魔杵點了聶松岩的麻穴，因此使得聶松岩動彈不得。

章士龍六人一看聶松岩已完全受制於對方之手，果然投鼠忌器，不敢衝上去動手搶救，只將金剛大師緊緊包圍起來。

金剛大師哈哈大笑，毫不把圍立四週的章士龍六人放在眼裏，而向古鼎道人笑道：「古鼎道兄，貧僧這一着比搜索全莊更爲便捷，你說是不是啊？」

古鼎道人笑瞇瞇的點頭道：「不錯！不錯！」

金剛大師於是仰臉向手上的聶松岩笑道：「聶施主，你最好說實話，韋莊主當眞不在莊中麼？」

聶松岩跟着韋奇濤走了數十年的江湖，還不會像今天這樣被人弄於股掌之上，一時又驚又怒又急，破口大罵道：「老禿驢！我操你娘的十八代老祖宗，你有種殺死我好了，要想逼我說出一句話，即是做夢！」

金剛大師沉笑道：「眞的麼？」

手掌運力扣下。

聶松岩感到頸部似要粉碎，痛得「嗬嗬」的怪叫了起來。

金剛大師畧畧放鬆，冷聲問道：「說不說？」

聶松岩喘了幾口氣，才又吼叫着說道：「不說！不說！你他媽的老禿驢——啊哎！」

金剛大師又用力抓下，五個手指頭深深陷入他的頸部，沉聲說道：「你當眞不說？」

聶松岩已說不出話來。

金剛大師忽然將他拋給站在數丈外的古鼎道人，大笑道：「古鼎道兄，你也給他一頓生活吧！」

古鼎道人雙手一揚，抓住了聶松岩的兩隻脚，哈哈大笑，說道：「好，你瞧貧道的！」

說畢，將聶松岩的雙脚一分一扯！

聶松岩只覺小腹下劇痛欲裂，不禁狂呼嗥叫不止。

章士龍六人個個大驚失色，一齊大喝一聲，縱身圍撲上去。

金剛大師一掄降魔杵，攔住住了章士龍，胡青平，鄔南山三人，大笑道：「要打，貧僧陪你們玩玩！」

章、胡、鄔三人想不跟他打都不行，三人只得放手與他搏鬥起來。

宋欣夫，金蘇文，張樂堂三人撲到古鼎道人跟前，却不敢出手攻打，因爲聶松岩正被古鼎道人扯成一個大字形。

他們知道若然動手攻擊，聶松岩將被活生生的撕裂兩成半，因之只有站着乾着急的份兒。

就中的金蘇文忽然有了主意，一個箭步跳到宋元寶跟前，猛可一式掃堂腿將負傷的宋元寶掃倒在地，然後一劍抵上宋元寶咽喉，厲聲道：「快把他放了，否則我一劍刺死這姓宋的！」

敢情，他以爲古鼎道人兩人與宋元寶是一道的，故以牙還牙，欲以殺害宋元寶爲要脅，逼古鼎道人和金剛大師屈服。

古鼎道人根本不管宋元寶的死活，看了看哈哈大笑道：「很好，咱們一齊動手，你殺金錢豹！貧道殺這個天狗星！」

話聲中，雙手再分，用力扯開聶松岩的雙脚，似乎要將聶松岩撕裂了。

聶松岩又狂呼狂叫起來。

金蘇文登時沒有了主意，愕然不知所措。

而與章、胡、鄔三人惡鬥的金剛大師，此刻已佔盡優勢，手中一柄降魔杵橫掃直劈，銳不可當，打得章、胡、鄔三人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麗妃看到這種情形，知道七侍衞絕非古鼎道人和金剛大師之敵，心中有些着急，忙向弄玉道：「怎麼辦？咱們上去助他們一臂之力吧？」

弄玉却希望七侍衞死光了最好，故搖了搖頭道：「不成，咱們兩個上去也是白賠……」

麗妃道：「可是，咱們不能袖手旁觀呀！」

弄玉道：「不必着急，他們都是出家人，不會胡亂殺人的。」

麗妃見金剛大師出手兇狠無比，大不以爲然道：「不對，妳看那老和尙好兇。我看他對章士龍三人絕不會手下留情，咱們還是快上去助陣爲是！」

弄玉道：「別急，再等一等看吧。」

麗妃不滿地道：「弄玉，妳是怎麼攪的？」

弄玉道：「我有何不對？」

麗妃道：「妳好像變了！」

弄玉笑道：「不要胡說，我怎麼會變呢？」

麗妃道：「妳對本莊安危似已漠不關心，這不是變了麼？」

弄玉淺淺一笑道：「妳錯了，妳我只不過是供韋奇濤玩樂的女人而已，保衞龍泉莊，不是咱們的責任，咱們何必上去送死？」

麗妃道：「但覆巢之下無完卵，他們七侍衞若完了咱們還能活麼？」

弄玉道：「可以，這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的目的在於寶盒，不在於殺人。」

麗妃見章士龍三人已被金剛大師攻得手忙脚亂，不禁跺足道：「好，妳不上去，我上去！」

說着，便欲撲上去。

弄玉伸手拉住她，笑道：「別急，要替他們解危並不難……」

麗妃一怔道：「甚麼？」

弄玉含道：「妳瞧我的吧！」

語畢，拉着她姍姍走近戰場，啓口脆聲說道：「這位大師，請住手，聽奴家一言！」

金剛大師聽了果然停止攻擊，笑問道：「女施主有何指敎？」

弄玉挺眉一笑道：「容奴家先表明身份，奴家小名弄玉，是韋奇濤的女人。」

金剛大師笑道：「韋奇濤有妳這麼絕色女人，眞可謂艷福不淺！」

弄玉笑道：「兩位此來是要見韋奇濤是不是？」

金剛大師頷首道：「正是。」

弄玉說道：「但是他確實已不在莊中了。」

金剛大師不大肯信，一笑道：「眞的

麼？」

弄玉道：「他的爲人，兩位應該多少清楚一些，絕不是藏頭露尾之輩，如果他在莊中，豈容兩位撒野如此，大師你說是不是？」

金剛大師哈哈笑道：「這話倒不錯，如果他在莊中，這會也應該出來了。」

弄玉道：「所以，他的確不在莊中，他已於清晨由後門走了。」

金剛大師道：「一個人走的？」

弄玉道：「不，帶着血筆秀才費玉官走的，昨夜費玉官着了道兒，韋奇濤逼他供出藏放寶盒的地點，今早就帶他去拿寶盒了。」

宋元寶大叫道：「媽的頭，我說的不錯吧？姓韋的明明起了黑心，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還死不認帳！」

金剛大師轉對他叱道：「宋元寶你住嘴，如今她們已承認刦持了你拜弟，你嚷個甚麼勁兒！」

宋元寶對金剛大師似甚畏懼，聽了只輕哼一聲，不敢開腔。

金剛大師回望弄玉道：「那麼，費玉官供出寶盒藏放於何處？」

弄玉道：「崇明島。」

金剛大師微微一笑道：「眞的？」

弄玉道：「也許是假的，韋奇濤在拷問費玉官時，沒有第三人在場；今早奴家問他，他這樣告訴奴家，所以奴家也不知道是眞是假。」

金剛大師笑笑道：「妳認爲他會向妳說謊？」

弄玉道：「可能，但也說不定是眞的，你們若要見他，不妨去崇明島找一找，找不到還可以再來。」

金剛大師笑望她半晌，問道：「妳爲何肯主動把這些說出來？」

弄玉一指被古鼎道人擧在空中的聶松岩，道：「爲了救他。」

金剛大師道：「妳不怕韋奇濤處罰妳麼？」

弄玉道：「爲了救人，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金剛大師沉思有頃，轉對古鼎道人道：「道兄認爲如何？」

古鼎道人笑道：「貧道一生最不相信女人的話，不過今天只好相信一次了。」

金剛大師微微笑，道：「對，她說得不錯，咱們趕去崇明島看看，要是找不到，還可以回到這裏，反正跑得了和尙跑不了廟！」

古鼎道人扔下聶松岩，長笑一聲道：「不錯，咱們走啊！」

身形一騰，破空飛去！

金剛大師跟着騰身疾起，由衆人頭上飛過，緊隨在古鼎道人身後向莊外掠去。

宋元寶慌忙拔步直追，大叫道：「兩位等我一等，我也要去！」

他屁股上捱了章士龍的一招，被打得皮開肉裂，本來已不能行走，但此刻一看古鼎道人和金剛大師走了，他自然不敢留下來，故忍痛擧步，一跛一跛的，疾追而去。

一塲惡鬥，至此結束，章士龍六人呆立了片刻，才過去爲聶松岩解開穴道。

聶松岩好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的嘆道：「他媽的，咱們這個跟斗栽大了，莊主回來要如何向他交代？」

章士龍道：「那老禿驢和老牛鼻子是當今武林頂尖人物，即使莊主在家，也不見得能夠擋抵得了，何況咱們並未屈服，莊主不會責怪咱們的。」

聶松岩抬目望弄玉，道：「弄玉姑娘，剛才妳說莊主去了崇明島，這不是眞的吧？」

弄玉笑道：「當然不是眞的，奴家也不知道莊主將去何處，奴家只是隨口胡謅罷了。」

麗妃接口冷冷道：「妳不是胡謅，我們莊主的確去了崇明島！」

弄玉道：「不對，莊主告訴奴家的地點是五台山。」

麗妃冷笑道：「但我們莊主確是去了崇明島，因爲費玉官供出寶盒藏在崇明島上！」

弄玉佯驚道：「眞的麼？昨夜莊主拷問費玉官時，奴家並不在場，今早奴家問莊主，他說是五台山呀！」

麗妃冷冷一笑道：「哼，妳必曾偷偷進入水晶宮，偸聽到了費玉官的供詞！」

弄玉怒道：「胡說！昨夜奴家奉命陪伴孫大俠，怎麼能夠進入水晶宮？再說奴家即使知道莊主將去崇明島，也不會據實告訴外人，妳以爲奴家在私通外敵麼？」

麗妃道：「一點不錯，妳正是在私通外敵，今早莊主離莊之前，偷偷吩咐我監視妳，說妳心懷二志，現在妳竟把莊主的行踪告訴敵人，已證明妳在私通外敵——聶衞士，快把她擒下來！」

聶松岩駭愕着，沒有動手。

麗妃叫道：「快呀！這是莊主吩咐的，他說若發現她有叛離跡象，就把她擒下來，等他回來發落！」

弄玉冷笑道：「巧得很，莊主也這樣吩咐過奴家，他說妳最近的態度有異，要奴家暗中察看妳的行動，如今妳挑撥是非，證明妳果然心存不良——聶衞士，給我把她抓起來！」

麗妃變色道：「妳胡說。」

弄玉挺眉一笑道：「妳才胡說，奴家爲了救聶衞士之命，才臨時胡謅一個地點，哄金剛大師兩人離去，妳竟說奴家私通外敵，這分明是在挑撥是非，哼哼，看來莊主說的不錯，妳確是變了！」

麗妃氣得跳脚，叫道：「不知羞恥的爛貨，居然顚倒黑白，看我不揍死妳！」

說着，探手便抓！

弄玉豈肯示弱，左手一抬，架開她一掌，右手疾切而出，擊她面門。

兩人登時大打出手。

聶松岩七人根本分不清誰私通外敵，固之也不知幫誰的好，只急得手足無措，大叫道：「不要動手！不要動手！有話好說！」

弄玉和麗妃都充耳不聞，出手越發兇狠，彼此都恨不得置對方於死命！

漸漸的，兩人已不按武規出手，變成了潑婦打架，揪頭髮，抓臉皮，扯裙子，拉衣裳，……」

不久，兩人已髮散衣破，坦胸露腿！

章士龍看不過去，跳上前將她們分開，大喝一聲道：「住手，不要再打了！」

麗妃被抓破了上衣，酥胸半露，情況十分狼狽，她戟指弄玉，嬌喘吁吁的罵道：「賤人，妳等着瞧，莊主回來的時候，就是妳的死期！」

一跺足，轉身朝賓館奔去。

弄玉把被扯破的裙子掩攏，遮住了大腿，回罵道：「臭婊子，妳有種別跑，咱們分個妳死我活！」

老管家忽然在這時候出現，面掛笑容道：「好了，好了，妳們打也打够了，罵也罵够，現在該回房去歇歇啦！」

弄玉眼眶一紅，道：「老管家你來評評理，奴家爲了救聶衞士，胡謅了個地點騙走敵人，麗妃那賤人，竟指奴家私通外敵，你看這口氣奴家如何忍得下！」

老管家笑道：「不要緊，不要緊，這是小小誤會，大家說過就算了，不要再說了。」

弄玉無限委屈地道：「奴家不要跟她住在一起了，老管家，你送奴家回水晶宮吧！」

老管家搖頭道：「不成，不成，水晶宮已經封閉，進不去了。」

弄玉道：「你老不能打開麼？」

老管家又搖頭道：「不能，不能！」

弄玉道：「爲甚麼？」

老管家道：「因爲老奴不知開關在何處。」

弄玉道：「誰知道？」

老管家道：「莊主知道。」

弄玉轉望聶松岩問道：「聶衞士，你知道？」

聶松岩搖頭苦笑道：「對不起，在下連水晶宮是個甚麼樣子都不知道！」

弄玉嘟嘟嘴，撒嬌道：「那麼，叫她搬出去，奴家不要跟她同住一房！」

老管家笑道：「這可以，賓館空房多得很，妳們分開住就是了。」

× × ×

夜降臨了。

龍泉莊燈火明亮如晝，巡夜之人不停的沿牆而行，看來即使是一隻老鼠竄入莊中，也難逃過莊人的耳目。

但是初更剛過，窮書生孫天德却已到達了龍泉莊的賓館之內！

他身上穿的是莊丁的衣服，手上提着面銅鑼，以巡更的姿態一路大模大樣的走入賓館，來到了弄玉住宿的房外，擧手敲門。

弄玉正在房中與龍一雄「隔壁」交談，聽到敲門聲，心中一驚，開聲問道：「誰呀？」

孫天德輕聲答道：「是我！」

弄玉一聽是孫天德，連忙上前開門，低聲道：「快進來！」

孫天德含笑而入。

弄玉掩上房門，凝眸打量他一身打扮，驚喜地道：「你在莊後，有沒有被人發現？」

孫天德道：「有的，有五六人看到了我，其中兩個還跟我打招呼呢。」

弄玉失笑道：「你怎麼想到要冒充巡更的？」

孫天德輕輕放下銅鑼，聳聳肩道：「除此而外，再無別的方法可以進入這龍泉莊了。」

他把她拉入懷中，在她雪頰上親了一下，輕笑道：「龍一雄呢？」

弄玉一指隔壁，低聲道：「他在隔壁房中，奴家正在與他研究如何採取行動，不想你就來了。」

她拉着他走到床右邊，在房壁前蹲下，指指壁下一個小破洞，表示那是她與龍一雄通話的小洞，然後開聲道：「龍俠，孫大俠來了。」

龍一雄在隔壁答道：「我聽到了。」

孫天德輕笑一聲道：「龍一雄，你辛苦啦！」

龍一雄道：「還好。」

孫天德道：「今早區區潛伏於莊後樹林中，曾化裝成商賈模樣的韋奇濤，偷偷由後門溜出，區區跟踪他一程才折回來，現在，可能已在數百里外，咱們可以動手了。」

龍一雄道：「韋奇濤已將水晶宮封閉，據說除他之外，沒有別人能够啓開水晶宮呢！」

孫天德道：「有一人一定能够啓開水晶宮。」

龍一雄道：「誰？」

孫天德道：「老管家。」

龍一雄道：「日間弄玉姑娘已試探過了，他表示不懂得如何啓開水晶宮。」

孫天德笑了笑，道：「他當然不肯說實話。」

龍一雄道：「那麼，假定他懂得啓開水晶宮的進出之路，咱們如何行動？」

孫天德道：「咱們去將他抓來，强迫他爲咱們啓開水晶宮好了。」

龍一雄道：「這辦法不大好，他對韋奇濤似乎忠心耿耿，萬一寧死不從，反爲不美，最好想個法兒，誘使他自動啓開水晶宮爲是。」

孫天德道：「要誘使他自動去啓開水晶宮，只有一個辦法，讓他以爲水晶宮內出了事故，但如何使他以爲水晶宮內出了事故呢？」

龍一雄道：「在下有一計，不知行得行不得……」

孫天德道：「你說說看。」

龍一雄道：「這賓館中，此刻還住着一名叫麗妃的姑娘，她是韋奇濤叫上來陪伴弄玉姑娘的，她現在住在西廂第三間客房……」

孫天德微愕道：「既是要上來陪伴弄玉，怎不住在一起？」

龍一雄道：「因爲日間發生了一樁事，你請弄玉姑娘講給你聽吧。」

孫天德轉對弄玉問道：「是怎麼一回事？」

弄玉便將日間向金錢豹宋元寶及古鼎道人，金剛大師入莊的經過說出來。

孫天德皺眉道：「竟有這種事，她既認爲妳私通外敵，那妳是絕對不能留在龍泉莊了。」

弄玉道：「奴家早就不想留在這裏，現在就看你肯不肯帶奴家走了。」

孫天德笑着一拍她肩膀，道：「我若不想帶妳逃走，今晚也不會再來啦！」

他接着回對隔壁的龍一雄問道：「剛才你說有一計，計將安出？」

龍一雄於是將自已的計劃說了出來。

孫天德聽完之後，點頭笑道：「此計不壞，就這麼辦吧！」

他站了起來，走去拿起那面銅鑼，打開房門，探頭向外望望，見館中無人走動，於是閃身出房，往西廂的客房走來。

過了一個天井，轉入一道迴廊，便到西廊客房，他見第三間客房中有燈光透出，知道是麗妃住的房間，於是上前舉手敲門——

不，他正要敲下，忽又縮回了來。

因為，他聽到麗妃的房中有男人的聲音！

聲音雖小，但他却能聽得清清楚楚，他聽到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妳說說，在下比莊主如何？」

語氣很那個！

然後是麗妃的一聲輕啐，笑罵道：「不要臉！」

又聽那男人輕佻的笑道：「妳不說，在下可要走了！」

麗妃道：「你走好了，誰希罕！」

那男人笑道：「好，走就走——嘿，妳拉着我幹麼？」

麗妃好像打了他一下，咭咭輕笑，說道：「罷了，你這個寃家，你要我說甚麼呢？」

那男人道：「說我比莊主如何！」

麗妃道：「這個……這個……套一句趙飛燕向成帝撒嬌的話——君體洪壯，創妾甚矣！」

那男人得意的笑了起來。

麗妃忙道：「小聲一些，被弄玉那賤人聽見了可要命哪！」

那男人道：「放心，她日間和妳吵架，不會再來找妳了。」

麗妃道：「說不定她會來窺視呢。」

那男人說道：「不會，她現在可能正跟妳一樣——正在偷雞，哪有心情來窺妳？」

麗妃道：「眞氣人，她的確私通外敵，你們却都不相信。」

那男人道：「沒有證據，不好把她關禁起來呀。」

麗妃沉吟了片刻，又道：「不過，也許……唉，咱們不談她了，現在我要問你一句話，你眞的喜歡我麼？」

那男人道：「這還用說，為了想念妳，我天天睡不着覺，茶不思飯不想，苦死了。」

麗妃道：「那麼，你帶我走！」

那男人似乎嚇了一跳，失聲道：「帶妳走？帶妳去哪裏呀？」

麗妃道：「那裏都行，我嫁給你，我們一起逃離此地，到別處去討生活！」

那男人期期艾艾地道：「這個……這個……」

麗妃道：「怎的？你怕了？眞沒出息，難道你想跟隨韋奇濤一輩子？他能給你甚麼呢？」

那男人道：「可是，莊主一旦得知妳我兩人私奔，豈肯放過我？」

麗妃道：「你好傻，我們跑得遠遠的，他那裏找得到？」

那男人猶豫道：「我看……這件事還要考慮考慮……」

麗妃道：「沒甚麼好考慮的，要麼現在就走！」

那男人道：「這……」

麗妃道：「怎麼樣？你不想離開韋奇濤？或者不喜歡我？」

那男人道：「不不……」

麗妃道：「不然，你還有何顧慮的？告訴你，你已佔有了我的身子，韋奇濤若是知道了，恐怕……」

那男人忙道：「好好，咱們走就是了，不過，過兩天再走如何？」

麗妃道：「不行，韋奇濤說不定會突然折返，我們今夜就走！」

那男人道：「何必這麼着急？」

麗妃道：「我恨不得立刻離開這鬼地方！」

那男人道：「那麼，我回房去打點一下，妳也準備準備吧！」

麗妃道：「好，我在此等你。」

孫天德竊聽至此，知道那男人快要出來了，連忙退到一處黑暗的角落，躲藏起來。

果然，過了片刻，就見那房門輕輕被拉開，一個青衣人鬼鬼祟祟的閃了出來！

他，竟是七侍衞之一金蘇文！

他四顧無人，立卽快步走過天井，出館而去。

孫天德躲藏暗處不動，心中暗暗發笑，忖道：「竟有這等巧事，這倒省得我動手……」

思忖方過，忽見弄玉由廻廊轉出，心知她是來看看自己得手了沒有，當卽現身，向她招手，傳音說道：「弄玉，我在這裏！」

弄玉見他躲在暗處，大感不解，迅捷的走到他跟前，低聲問道：「你怎麼還不下手？」

孫天德低聲答道：「不必動手了，她等下就要跟金蘇文私奔了！」

弄玉一怔道：「怎麼說？」

孫天德道：「我一到她房外，就聽到她和一個男人在房中說話……」

當下，將聽見的情形說了一遍。

弄玉聽了不禁冷笑道：「好賤人，奴家還以為她對韋奇濤忠心不二，原來也是一隻饞嘴的貓！」

孫天德笑道：「這一點，妳倒不能譏笑她，因為她和妳一樣，不喜歡一個有錢而却無能為力的老人！」

弄玉道：「那金蘇文，答應等下帶她走？」

孫天德點頭道：「是的，所以我們不必動手了，等他們走了，再照原定計劃行事。」

弄玉說道：「那麼，奴家去告訴龍俠一聲，他見你來了這許久，還以為出了事呢。」

說畢，輕竄而去。

不久，她帶着龍一雄來了，三人剛剛在暗處蹲下，就見金蘇文走入院中來，他身上揹着一個包袱，看樣子的確要與麗妃遠走高飛。

只見他走到麗妃房外，輕輕的敲了三下房門，麗妃也已整裝待發，只聽她輕聲問道：「有沒有被人發現！」

金蘇文搖頭道：「沒有。」

麗妃道：「莊中守備很嚴吧？」

金蘇文道：「不要緊，今夜輪值的是胡青平，只要不被他看見，其餘的莊丁不敢盤問咱們的。」

麗妃道：「胡青平現在何處？」

金蘇文道：「在莊左那邊巡視，咱們由莊右出去，絕對安全。」

麗妃跨出房門，道：「那就走吧！」

金蘇文望望她身上的包袱，笑問道：「妳帶了甚麼東西？」

麗妃道：「幾件衣裳，還有以前韋奇濤賜的一些珠寶。」

金蘇文微笑道：「這樣看來，妳早已準備離開莊主的了？」

麗妃道：「正是，今早，他問我肯不肯上來陪伴弄玉，我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便偷偷將貴重的東西一起帶上來。」

金蘇文道：「有多少？」

麗妃道：「折算銀子，少說也有一萬兩，够我們舒舒服服過幾年了。」

金蘇文很高興，一招手，說道：「走吧！」

兩人於是由後門溜出賓館，躲開了莊中各處暗哨，逃出龍泉莊去了。

孫天德，龍一雄，弄玉三人又在暗處躲了一會，估計他們已安全逃出龍泉莊，才一齊進入麗妃房內。

弄玉道：「那姓金的不是好東西，她跟着他恐怕不會有好結果。」

孫天德道：「不錯，那傢伙似乎很注意她的財物，只怕他沒安着好心腸。」

龍一雄笑笑道：「對她來說，這是所謂飢不擇食，在下眞為韋奇濤叫屈，枉他有數不盡的財富，但仍然得不到女人的歡心！」

弄玉白他一眼，嬌嗔地道：「你這是在罵奴家麼？」

龍一雄忙道：「不是，不是，在下是說一個男人要贏得女人的歡心，除了財富之外，還要具備一些別的東西。」

弄玉道：「奴家所以想離開他，主要是因他行為乖戾，不把我們當人看待。」

孫天德道：「好了，辦事要緊，這房中可有筆墨？」

弄玉道：「大概有，我來找看。」

她找了一會，果由一個抽屜中找出文房四寶，當卽倒水入硯，磨墨起來。

孫天德見她已將墨水磨好，便轉對龍一雄問道：「要怎麼寫？」

龍一雄道：「麗妃識字多不多？」

弄玉道：「不太多。」

龍一雄道：「那麼，不要咬文嚼字，讓他們看得明白就行了。」

弄玉道：「你唸，奴家寫便了。」

龍一雄道：「好，首先寫上『韋奇濤』三個字。」

弄玉依言在一張白箋上寫下「韋奇濤」三字，然後道：「底下呢？」

龍一雄唸道：「就這樣寫——我想來想去，覺得不能把一生青春斷送在你手裏，因此決定與金蘇文私奔，同時決定將費玉官帶走，因為他說我如肯救他一命，願意給我五萬兩銀子，很對不起背叛了你，希望你原諒。」

弄玉照他說的一一寫下，道：「還有呢？」

龍一雄道：「够了，下面寫上麗妃兩字就行了。」

弄玉再在白箋下方寫上「麗妃」兩字，笑了笑道：「韋奇濤認得麗妃的字體，他見了一定認得出是奴家寫的。」

龍一雄道：「不要緊，這是寫給那老管家看的，不是給韋奇濤看的。」

孫天德道：「如果老管家懂得如何啓開水晶宮，他看了這張留柬之後，一定會立卽進入水晶宮察看，否則就証明他確實不知啓開之法。」

弄玉說道：「如果他不知道啓開之法呢？」

龍一雄道：「那時再另外想辦法，現在妳去通知那老管家吧。」

弄玉道：「你們躲在那裏？」

龍一雄說道：「就躲在剛才那地方好了。」

弄玉點點頭，把寫好的白箋放在桌上，卽轉身出房，往賓館外面走來。

她出了賓館，一路來到內院一間房門外，舉手敲門，喊叫道：「老管家！老管家！」

房中立聞床响，旋聞老管家問道：「誰啊？」

弄玉答道：「我是弄玉，老管家你快開門！」

老管家下床匆匆穿上衣鞋，走去打開房門，詫異的問道：「甚麼事啊？」

弄玉佯裝驚惶地道：「大事不好了，老管家你快來看看！」

說着，拉起他的手掉頭便走。

老管家滿頭霧水，愕然道：「到底是什麼事呀？」

弄玉一面拉他疾走，一面答道：「麗妃與人私奔了！」

老管家吃了一驚，失聲道：「噯——與人私奔？與誰私奔呀？」

弄玉道：「金蘇文！」

老管家駭然道：「不可能吧？老奴剛才就寢之前，還曾見金侍衞呢！」

弄玉道：「是眞的！奴家因為睡不着，就想去看看她，誰知進入她房中一看，却不見她在房中，只在桌上找到她寫的一張留柬……」

老管家急問道：「她怎麼寫？」

弄玉道：「等下你看了就明白！」

她拉着他疾疾忙忙的進入賓館，來到西廂麗妃住的房間，一指桌上那張白箋道：「那就是她留下的文字！」

老管家拿起白箋一看，頓時面色大變，頓足道：「糟了！」

弄玉道：「你老快叫聶侍衞他們追出去找一找，說不定，他們尚未走遠呢！」

老管家雙手發抖，震駭欲絕地道：「好大胆，居然還敢救走費玉官，這怎麼得了啊！」

弄玉道：「事不宜遲，你老快命聶侍衞他們追下去，然後咱們進入水晶宮看看，只怕綠珠她們五人已經遇害了哩！」

老管家豁然道：「是，妳在此等一等，老奴馬上回來！」

說罷，轉身疾奔出去。

弄玉見他走了後，微微笑了一下，便在房中坐下，靜靜等候。

過了約莫盞茶工夫，只聽房外廊上脚

步聲疾响而至，老管家回來了。

弄玉起身急問道：「怎麼樣？」

老管家道：「老奴已請聶侍衞他們追下去了，但願能够追上他們，將他們抓回來。」

弄玉道：「現在咱們進入水晶宮看看如何，奴家眞害怕綠珠她們五人可能已經被她殺害了。」

老管家點頭道：「好，總開關在書房中，妳隨老奴來吧！」

弄玉於是跟他出房，匆匆奔出賓館，走到內院韋奇濤的書房外，老管家由懷中摸出鑰匙，開了書房的門鎖，推門而入。

書房中因未點燈，十分黑暗。

弄玉道：「好黑，點個燈吧。」

老管家道：「不必……」

他走近一座書櫃前，不知在那裏摸了一下，便聽得一陣「軋軋」聲起，書櫃慢慢前移，露出一道秘門！

原來，整座書櫃就是一扇門，設計得十分精巧！

老管家走入秘門內，又不知在那裏按動幾下，隨即轉出說道：「行了。」

弄玉問道：「從何處進？」

老管家按動機關使書櫃移回原處，然後才答道：「由這裏進入亦可，但要通過幾道機關，還是由賓館進入方便一些！」

說畢，快步出房，又向賓館，進入自已房中，老管家搶前走去床右，舉手在房壁上敲打三下，房壁果然應手而開，緩緩向上升去。

老管家不等房壁全部升起，立即一頭鑽了進去。

弄玉隨後跟入，道：「老管家！」

老管家一怔，停步回頭，問道：「何事？」

「事」字甫出口，他胸下的巨闕穴已被她一指點中，登時仰身倒下，昏厥不省人事了！

她正想轉出去通知孫天德和龍一雄，却見他們已推門而入，不禁一笑道：「快來，奴家已經得手了！」

孫天德笑問道：「妳把他打死了？」

弄玉道：「沒有，只點了他的巨闕穴，你來把他拖出去吧。」

孫天德進入秘道，將老管家拖出，塞入床底下，便說道：「好了，咱們快下去吧！」

三人於是步下秘道石級，仍由弄玉領路，一路按鈕啓開幾個秘門，最後進入了屬於弄玉的房間裏面。

這間房子，孫天德和龍一雄已進入過一次，故對房中的陳設已不感驚奇，龍一雄低聲道：「現在約是二更天，她們大概已經睡着了吧？」

弄玉道：「不一定，我們七人長期住在水晶宮，早已沒有晝夜之分，經常白天睡覺，夜裏醒着呢。」

孫天德道：「妳們七人中以誰的武功最好？」

弄玉道：「綠珠最好，奴家和麗妃不分上下，其餘的香君，喜妹，飛鳳，鶯鶯則身手平平，不堪一擊。」

孫天德道：「既如此，咱們不必考慮什麼，這就進去吧！」

說着，走去打開通往水晶宮的那扇大理石門。

門一開，視線投入，只見那水晶宮的圓浴池中好一片旖旎風光，綠珠，香君，喜妹，飛鳳，鶯鶯五女正在池中浴身，環肥燕瘦，美不勝收！

她們靜靜的滲在清澈的湯水中，因此雪白如玉的嬌軀分外淸晰，但當她們發現孫天德三人突然開門走入之際，登時慌作一團，個個嚇得花容失色，紛紛驚叫起來了。

孫天德拊掌大笑道：「諸位姑娘莫害怕，區區等無意傷害妳們。」

綠珠拚命向他撥水，嬌叱道：「出去！出去！」

孫天德後退兩步，哈哈笑道：「怎麼着？妳還會害羞？得了吧！昨夜妳不是赤身露體的在鞭打費玉官麼？」

綠珠大叫道：「莊主快來！弄玉吃裏爬外，把敵人帶進來啦！」

孫天德又笑道：「不要叫，韋奇濤此刻已遠在數百里外的地方，聽不到妳的呼喚的！」

綠珠臉色轉得異常蒼白，轉望弄玉尖叱道：「弄玉，妳好大的胆子，莊主對妳寵愛有加，妳竟引敵入宮，妳，妳……」

弄玉神色平靜的笑道：「綠珠姐，小妹厭透了水晶宮這種不見天日的生活，因此決定離開韋奇濤，這對妳並無傷害，妳又何必大發雌威呀？」

綠珠怒道：「妳要走就走，怎可把外人帶入宮中？」

弄玉道：「孫大俠和龍俠要帶走費玉官，而小妹已委身於孫大俠，因此——」

綠珠叫道：「甚麼，你們要救走費玉官？」

弄玉微笑道：「正是。」

綠珠杏眼怒瞪，厲聲道：「妳活得不耐煩了？」

弄玉道：「不，小妹打算活得舒服一些，妳難道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要活得快樂，只有離開這個地方，而救走費玉官可以帶給小妹鉅額財富——」

綠珠打岔道：「妳做夢，莊主回來不剝妳的皮才怪！」

弄玉伸手搭上孫天德的肩頭，吃吃脆笑道：「不要拿韋奇濤來嚇唬小妹，他沒有一點能够比得上這位孫大俠，他想懲罰小妹，還得問問這位孫大俠——孫郎，你說是不是？」

孫天德笑道：「我並未欺負妳們，妳們可以繼續沐浴，我決不傷害妳們一根汗毛。」

說到此，轉對弄玉問道：「費玉官被關在那裏？」

弄玉舉手一指對面道：「在那裏面的一間密室，奴家帶妳去吧！」

孫天德即向龍一雄說道：「老弟，你在此看着她們，我去救姓費的出來。」

龍一雄點頭一笑道：「好的，你們去吧。」

孫天德和弄玉於是繞過浴池，向對面一個門戶走過去。

轉眼間，兩人已消失在那門戶中。

綠珠，香君，喜妹，飛鳳，鶯鶯五女眼睜睜的看着他們入去救人，却都束手無策，因爲她們身上一絲不掛，不敢走出浴

池。

龍一雄雖然生性風流，此刻對五個赤條條的美女，却也感到尷尬，故仰臉向上，不敢多看她們。

綠珠忽然道：「喂，你讓我們上去穿衣服如何？」

龍一雄仰着臉道：「不行！」

綠珠冷哼道：「哼，你們這樣太卑鄙了！」

龍一雄道：「那裏，我們並未逼妳們脫光衣服。」

綠珠冷笑道：「你眞以爲我們不穿衣服就不敢上去？」

龍一雄道：「假如妳們不怕羞，自然可以上來，不過我警告妳們，我龍一雄可不是憐花惜玉之人！」

綠珠道：「假如我們上去，你就要殺死我們麼？」

龍一雄道：「可能。」

綠珠道：「我偏不信——姐妹們，咱們上去鬥鬥他！」

說畢，站立起來！

龍一雄大吃一驚，連忙抽出小魚腸，沉聲喝叱道：「誰敢上來，老子便給她一劍！」

綠珠看出他色厲內荏，不禁吃吃嬌笑道：「姐妹們看啊，他害怕了！」

說着，扭動赤裸嬌軀，一步一步朝池邊走過來。

香君，喜妹，飛鳳，鶯鶯四女亦隨之盈盈而起，一齊含笑走向池邊。

龍一雄感到目眩神離，呼吸緊促，使勁的揮動短劍叫道：「好呀！妳們上來試試，別以爲我龍一雄是個老實人，告訴妳，我也是吃葷長大的呢！」

綠珠舉腿踏出池外，仍然一步一步向他逼去，口發銀鈴脆笑道：「那更好，讓奴家領教領教吧！」

其餘四女也跟着跨出浴池，排成一横列，好像一面肉屛風，向他圍了過去。

龍一雄實在不忍傷害她們，不由得步步後退，口中直嚷道：「再過來看看！再過來看看！我這把利劍可是不長眼睛！」

綠珠似乎已吃定了他，面含嫵媚直欺上去，笑道：「你動手便了，奴家不想活啦！」

龍一雄又退了幾步，背部已碰上牆壁，已到走投無路的地步，情急之下，大叫一聲道：「站住，我有話說！」

綠珠果然停住脚步，嫣然一笑道：「你要說甚麼？」

龍一雄其實沒話要說，他只想藉機收起短劍而已，看見她未再逼前，連忙納劍入鞘，一面說道：「我和妳們無寃無仇，不能殺傷妳們，不過妳們既然如此不識趣，我就讓妳嚐嚐『五爪龍』的滋味！」

話聲一落，雙掌十指張如龍爪，直抓而出！

綠珠見他收起短劍，以爲他無意動武，所以在他雙掌抓出時，大感意外，倉卒間已想不出反擊的招式，只好雙手一合，以童子拜觀音之式招架上去。

但龍一雄出手奇快如電，一下子就抓中了她招架雙腕，跟着右脚一橫，將她摔倒在地，接着駢指疾下，點中她軟麻穴，嘿嘿笑道：「怎麼樣？告訴妳我是吃葷長大的，妳偏不相信！」

頭一抬，以嚴峻的神色，還望另四女，沉聲道：「還有那一個要上來試試！」

香君，喜妹，飛鳳，鶯鶯四女身手不高，本來以綠珠馬首是瞻，現在一見綠珠受制倒地，頓時胆爲之寒嚇得後退不迭。

龍一雄喝道：「都給我回池裏去！」

四女惶然一震，紛紛轉身跳回池中，縮成一堆，不敢再作怪了。

龍一雄回對地上的綠珠冷冷道：「妳們七位姑娘中，要數妳最狡黠，我看我得讓妳吃些苦頭才行！」

綠珠滿臉通紅，沒有說話。

龍一雄抽出短劍道：「我要割下妳的頭髮……」

綠珠急了，露出哀求之色道：「不，你行行好，不要割奴家的頭髮。」

龍一雄道：「那麼割鼻子。」

綠珠恐懼地道：「不不，也不要割鼻子。」

龍一雄冷笑道：「不然割那裏好？」

綠珠道：「都不割。」

龍一雄「哼！」的一笑道：「有這麼便宜的事麼！」

綠珠道：「奴家保証不再和你爲敵就是了。」

龍一雄問道：「願意乖乖的回到池裏去？」

綠珠道：「是的。」

龍一雄正要解開她的穴道，忽見弄玉單獨由那門戶走出，便轉向她問道：「怎麼樣？」

弄玉道：「姓費的雙脚被銬着，沒有鑰匙打不開，孫大俠要奴家問問綠珠鑰匙放在那裏。」

綠珠道：「鑰匙莊主帶走了。」

龍一雄抓起她的頭髮，做割斷之勢，問道：「妳再說一遍，鑰匙放在那裏？」

綠珠惶急道：「眞的，奴家不騙你，鑰匙的確被韋奇濤帶走了，他怕發生意外，不肯把鑰匙留下來。」

龍一雄看她的神情，知非虛說，便把手中的小魚腸遞給弄玉說道：「這是削鐵如泥的寶劍，妳拿去讓孫大俠試試看。」

弄玉接了小魚腸轉身復入密室而去。

龍一雄蹲到綠珠身邊，含笑道：「妳年輕漂亮，爲何不去找個丈夫，却要老跟着韋奇濤？」

綠珠一披嘴道：「沒人肯要我嘛！」

龍一雄笑道：「亂講，像妳這樣美若天仙的姑娘若沒有人要，那天下的男人，再也別想找到中意的女人了。」

綠珠忽然瞟出一個媚眼，笑道：「要是你肯要我，我就跟你走！」

龍一雄哈哈笑道：「不成，我已經有一個了。」

綠珠失望地道：「她一定比奴家更美，是不？」

龍一雄道：「差不多，她和妳一比，可謂各擅勝場，難分軒輊。」

綠珠道：「她叫甚麼？」

龍一雄道：「恕不奉告。」

綠珠道：「假如你肯收留我，我作你的婢女亦可，怎麼樣？」

龍一雄搖頭笑道：「不敢當，我沒這麼大的福。」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葵悠隨從，前後被柳澤指使甲賀七忍者所殺，就連十歲的丹吉也遭了毒手，葵悠怒火中燒，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先後殺死天羽七兵衞及粢次外記，並把柳澤義女阿鮎擄回，囚於一破廟中，那晚，葵悠着阿縫僞扮阿鮎，雙雙潛往甲賀忍者掌門人服部玄齋寓所，值服部玄齋久病，自知不起，發出黃泉火箭召集門下殘餘五忍者，預立遺言，誰能殺死姓葵的誰就可娶他孫女志乃爲妻，且爲甲賀掌門人，就在志乃力爭反對之際服部玄齋發覺有人伏身屋頂潛窺，拚盡最後一口餘力，發箭向頭頂的天花板射去，天花板被洞穿，瓦面隨响出脚步聲，而服部玄齋也在箭射出了後，人亦咕咚倒在床裏，甲賀老忍者服部玄齋經已耗盡了最後的生命——

匕刺金剛身 眼勾稚女魂

五忍就讓志乃單獨留下來，身形紛起，狂風中飛舞的落葉也似，急掠出庭院！

天已亮，蒼白的曙光下，那站立在瓦面上的黑影亦輪廓分明的給勾劃出來，虛無僧裝束，果然又是姓葵的！

的確好胆量，不久前柳澤私邸中格殺了粢寺外記還不心滿意足，居然反客爲主，偷襲到甲賀町來了！

是因爲聽到了柳澤那一聲「甲賀町的人們」？不，是必還因爲受命柳澤的他們過於自負，一直得意洋洋的報出「甲賀七忍」的名堂，教敵人摸上門來，但更令他們意外，出得庭院忍不住就一聲驚呼的還是他們要搜尋的小姐正在那虛無僧的左臂環抱裏！

小姐依然一身華麗奪目的衣衫，似乎是昏迷當中，無力的屈折着身子，頭亦往下垂。

虛無僧却是若無其事的樣子，推高頭戴的深草笠，仰眼天望，而聲音聽來却竟又是那麼的快活，明朗：「噢，好看極了，火星，燃燒的星星！」

穿裂瓦面的那箭途中即起火焚燒，箭羽變成了一團火焰，也不知內裏裝置了什麼機括，竟然就浮遊半空，沒有墮下來，那在昏暗的天空看來，確的是火星也似。

「哦，給發現了麼？」他終於回過頭來，一面戴好深草笠，一面垂眼打量對下庭院站立着的五個忍者，然後認識到似的，看一個點一下頭，忽的問：「那邊戴着魔鬼面具的莫非就是空蟬刑部？來，除下面具，讓我認識認識你的眞面目！」

話口未完，五忍同時揚手！

嗤嗤的破空聲突響，幾點烏黑發亮的東西疾向屋頂飛去，是所謂撒菱，蒺藜也似每一面每一個角度都有適當的尖刺突出的鐵製暗器。

悠太郎搖搖晃晃的，一派如同置身水底的動作，漂亮地閃開，跟着就大聲疾呼：「危險哪，要是傷了鮎小姐怎辦？」

五忍不由的當場怔住，那敢再施放暗器，同時間悠太郎就摟着阿縫縱身飛起，橫越庭院，落在那邊的土牆上。

五忍只看的瞠目結舌，就怔住那裏，沒有緊接着追向牆下，當然更就完全沒有看出是阿縫適時配合悠太郎的跳躍動作，才讓悠太郎挾着一個人也跳得那麼遠。

悠太郎也就在牆頭上收住勢子。

「噯，你們那頭兒方才不是說誰能够殺死我誰就是甲賀派的繼任掌門，要是一起來的話，就殺得了我，之後只怕免不了一番爭執，還是一個一個來好了，嗯，怎樣了，沒有人願意拔頭籌麼？」那麼說，悠太郎目光忽然轉向房間那邊，「姑娘，這地方看來就只有你是好人！」

房間前面的廊子，不知何時茫然的站立了那志乃。

「我全聽到了，說得對，像你這樣的女孩子怎能够嫁給他們，好，指出你最討厭的，我定必如你所願，將這些厭物先後從準新郎的位子勾消，哦，不來麼，那我就只好走了！」

「停下來！」

喝一聲，五忍幾乎同時殺奔前去！

悠太郎同時亦已轉身向外，緊摟着阿縫牆頭跳下。

別聽他說來輕鬆，其實心裏頭早已暗呼糟糕，將喬裝阿鮎的阿縫送來甲賀町的時候，他是打算以阿縫做餌子，將敵人一個一個的引出來消滅，也只當敵人今夜是必到處搜尋他的踪跡，不可能完全留在甲賀町，萬沒想到五忍竟然都被玄齋召了回來，更意外的是連自己屋頂偷窺也給玄齋發覺，那會子老實說眞够他狼狽的，倉猝間，他却沒有想到接着應該怎樣，就信口胡謅，似乎目中無人的，根本不曾顧慮及會惹起怎樣的憤怒，會陷於怎樣的危機，那不錯是他天性使然，但無論如何，眼前環境還是先行離開甲賀町爲妙啊。

如今他畢竟想到了，跳下土牆忙就飛也似的拔脚開溜。

牆外是一條三人並排走不過的小巷。

悠太郎走得幾步，就感到極不方便。

「阿縫，你先走！」他忙將摟着的阿縫推了出去。

目送極樂鳥也似的阿縫飄然繞過那邊彎角消失不見，他眼旁已瞥見五忍之一牆頭上冒了起來！

「姓葵的休走！」

「好，第一位準新郎送命來了！」猛的收住了脚步，悠太郎劍拔出鞘！

那忍者即時牆頭躍下，完全不將悠太郎放在眼內似地，飛撲向前來！

他身形快如閃電，悠太郎的劍亦是快如電閃，劃空一道耀目的寒芒，直向那忍者額前劈下！

那忍者也不拔刀招架，雙手疾翻，斜裏交搭，就用手腕迎向來劍！

噹的悠太郎感覺到如同敲擊青銅似的聲音，震盪的剎那，掌中利劍的劍身已冰柱般齊中斷折！

他吃驚的兩三步退後，棄去斷劍，錯步旋身，短劍出鞘，刺向那忍者胸膛！

嗤的那忍者衣衫迸裂，但劍尖碰到他的肌膚，就如同擊在金屬之上，立刻給彈了開去！

金剛護身法！

那忍者——八劍民部滿口獠牙陡現，嘿嘿的獰笑着向悠太郎迫近。

悠太郎咬緊牙齦，奮力再一劍刺出！

「見鬼去！」八劍民部一矮身，劍鋒下欺入，左掌陡抹，五指如鈎，就將悠太郎右腕一把抓住！

同時間，悠太郎亦開始感覺到對方的手腕覆蓋着鋼鐵也似的皮膚！

無想雙八劍——葵悠太郎

八劍民部的右手隨即海蛇般暴展，攔腰纏住悠太郞！

「唉……」悠太郞不由得一聲呻吟，怔住在那裏，里見隼人腰腹留着給鐵環勒出來也似的傷痕的原因，如今他畢竟知道，只是知道也已太遲了。

他眼角已瞥見第二個忍者！

那忍者手抓利劍，人水平半空浮起！

鵜殿一風軒！

「流星追命劍」又再出現，那黑天狗也似的姿勢如同黑色的流星，唉，那烱烱發亮的充血眼瞳又何異於滑行忍者町半空的黃泉火箭！

用鐵環也似的手臂緊勒的悠太郞完全不能移動的八劍民部咧唇再獰笑，妖風般滑走半空的鵜殿一風軒亦露齒浮現出可怖的笑容。

也就那刹那——

「救命喲！」

裂帛也似的一聲驚呼突然傳來！

當然那不會是悠太郞。

小巷的那邊，隨同那一聲驚呼，踉蹌的走來了喬裝阿鮎的阿縫。

一風軒廳聲眼神霍的移向那邊的刹那，身子就擦向地面，咕咚的凌空跌下！

「流星」的忍法，並不是憑藉跳躍飛越半空，是整個人短暫的入於無重力的狀態，飄浮於空間，那一瞬，不用說，如同飛擊向目標的箭鏃無異，精神意志定必要完全集中，因此之故突然聽到了那一聲驚呼，心神動搖的刹那，意志就不能統一，眞氣就隨即煥散，人當然也就得跌下了！

「哎——」八劍民部也因爲那一聲驚呼，還有突然跌下的一風軒的影響，有點兒不知所措，手環不覺亦同時鬆弛！

悠太郞豈會錯過機會，忙抽身脫出！

蹬蹬蹬的他連退出七八步，就跟喬裝阿鮎的阿縫撞在一起，阿縫也就乘勢緊摟住悠太郞，貼近他耳邊喁喁私語也似的：

「別忘記我是阿鮎，拿我來脅持他們！」

然後，又尖聲叫了起來。

「救命喲！」

相繼飛躍下牆頭，一風軒頭上跳過，殺奔前來的空蟬刑部，寢覺幻五郞，葉月三人應聲忙又急急的收住脚步。

悠太郞刹那已用短劍對準阿縫咽喉！

「嗳，是否要我殺死柳澤的女兒？」

他口裏儘管說的響亮，那會子，他，還有阿縫，簡直就覺得如同冷水澆背。

天已亮，周圍的景物淸晰可見，阿縫的喬裝阿鮎會不會被五忍識破呢，的確成問題。

但五忍方面，亦無不感到不安，只不過不安的是爲了他們要尋找的鮎小姐又再落入悠太郞掌中。

事實阿縫的相貌，他們並不很淸楚，而深夜柳澤私邸林子中突然出現，但連隨就給悠太郞擄去的阿鮎的相貌，話雖說他們都練有夜眼，畢竟不能怎樣的眞切，況且當時可也沒有加以認識的餘裕。

木槌雜院中被悠太郞格殺的天羽七兵衞放開不說，就八劍民部，當日攔途截擊里見隼人後，水戶邸附近本來應該見過丹吉跟阿縫的，但要獅子的阿縫竟會喬裝柳澤家的小姐，未免太出人意料，那既然意料不到，又怎可能識穿呢。

是以對他們來說，首先經已沒有要獅子什麼的念頭，其餘的問題，也就更不用說了。

阿縫眼裏看的分明，知道對方並不淸楚認識阿鮎，總算放下了心。

「喲，甲賀忍者什麼的還不快來救我！」她連隨掙扎似的站起半身。

衆忍不由得齊地舉步。

悠太郞摟的阿縫更緊，退後再退後，忽的露牙笑起來。

「嗳，你們莫非眞的要代表我將小姐的人頭交給柳澤？」

他那麼說的同時，亦聽到了阿縫的耳語：「將我留下來！」

不由得他心底裏苦笑。

衆忍果然不敢迫前。

「悠太郞，好卑鄙啊你！」空蟬刑部魔鬼面具後毒蛇響尾似的尖聲嘶叫。

「我也那麼感覺到，事實我的仇敵只不過柳澤跟你們所謂的甲賀七忍，是以雖然搶走鮎小姐，我還是不忍殺她，貪夜特地送回來，但如今可不同說話了，你們方才幾下子，眞教人嚇破胆的，太危險了啊，無論如何我想還是要重新考慮淸楚，改變一下作風了……況且好不容易到手的人質，豈能如此輕易放回去！」

瞧，還是滿不在乎的神色。

那瞬間，鵜殿一風軒已調息完畢，半坐起身子，會同其他四忍，擠在狹窄的小巷那邊。

敵人又變回五個，悠太郞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口裏還是不饒人：「對就天眞無邪的小孩子也忍心殺害的你們來說，即使我將柳澤的女兒養熟了來充飢，怕亦不過是彼此彼此！」

「悠太郞！」一風軒忽然插口，「如果我們放過了你，你是否也給我們放回小姐？」

「什麼？」

「換句話說也就是如果你放回小姐，我們今日亦暫且讓你離開，嗳，聽淸楚沒有，將小姐給我們放回來！」

悠太郞稍作考慮，點點頭。

「好，你們那兒不要動，鮎小姐就朝那邊站着，喏，誰要是妄動的話，我的短劍只好向鮎小姐後背招呼了！」

那麼交待過，他放開阿縫，從容不迫的遠遠退開，五忍凝然目送下，倏的消失在那邊彎角。

五忍的身形幾乎同時展開。

葉月衝前去，扶住心力交瘁搖搖欲墮的阿縫，其他四忍相繼從兩人頭頂掠過，飛撲向巷口！

但，悠太郞經已不知所踪……

放步黎明的江戶，悠太郞由駿河台奔向輕子坂，似乎就不再是他本人，面色顯得出奇的憂鬱、慘淡，那是他從來沒有過的。

反襲已失敗，徹底的失敗。

由玄左衞門，里見隼人，伴兵馬的輕易先後被殺來推測，雖然他早就想像得到對方是非常可怕的敵人，還是有點兒不以爲然，還是有點不放眼內，只因爲殺天羽七兵衞、染寺外記意外順利，但如今，他畢竟切身體悟到敵人是不比普通的一羣。

怎樣才可以傷害那全身如同鋼鐵的八

劍民部？又怎樣才可以防禦那無聲無聲滑走半空來襲擊的鵜殿一風軒？還有從丹吉口中知道的，那魔鬼面具的空蟬刑部能够不知不覺的將衣衫面具裏頭的身子空洞化，那獨眼的寢覺幻五郞能够利用眼瞳的魔力將他人變成與自己無異的兇手——再還有那女忍者葉月，又身懷什麼忍術？以女兒身而成爲甲賀七忍之一，是必然亦練就不可思議的絕技！

雖然已不過五人，比起十倍數目的普通角色更難以應付。

——但無論如何，我誓必要替丹吉報仇，將他們完全消滅！

悠太郞心中如同錐刺！

最令他担心的還是魔掌中的阿縫！

當然他相信得過阿縫，只要敵人深信不疑的以爲她眞的是阿鮎，是不難利用她輕捷的身手，乘隙逃出來，問題在，阿縫眞的能够不暴露身份？街頭耍獅子玩雜技的貧窮人家女兒喬裝將軍家近臣的小姐又眞的能够冒充下去？

好幾次，他幾乎忍不住要回頭，但，縱使折回去，問心可又沒有救出阿縫的妙計，說不定不單自己，只怕連阿縫也給拖累，惹出殺身之禍來。

思潮起伏中，不知不覺的人已回到輕子坂蓮華寺。

他抱着胳膊，垂頭喪氣的登上了寺前的石級，穿過了山門，踏着微見蹣跚的步伐，終於他步入大殿，眼周圍一望，不由就大吃一驚。

原該捆縛在那邊圓柱上的眞阿鮎，赫然不見了！

要救阿縫就只有利用眞阿鮎，他一路開動腦筋，好不容易想通了，那知道回到來，阿鮎竟又失了踪，怎的不教他慌張失措？

「逃去了？」愕然失歎那會子，在他身後突然湧起了如泉笑聲。

「沒有逃走哪。」

七魔之二：幻影迷踪術——葉　月

悠太郞聽說忙的回過頭來，只見那邊站立了一個要獅子裝束的少女，正望着他笑，一瞬間，他不由的生出了錯覺，以爲是阿縫回來，但隨即，他想到那不過是阿鮎。

「雖然我自己想辦法解開了繩子，可沒有逃喲！」阿鮎怪淘氣的。

悠太郞一時間定了眼的望着阿鮎。

「爲什麼不逃？」

「還問爲什麼？早些時我不是說過嗎，我已下定了決心，以其嫁給甲府中納言爲姬妾到不如做你的妻子喲！」

「傻丫頭，我是你父親的仇敵哪！」

「柳澤可又不是我眞的父親，我姐姐反倒是他的姬妾呢……聽人家說，甲府中納言是學者那樣子，四方木似的完全不懂風趣的人，無論如何怎也不適合阿鮎，自從看到你之後，不知怎的我忽然就討厭起他來，再不願做那有名無實的柳澤小姐，成爲養父的犧牲品，如同傀儡的讓獻給他那樣子的人！」

映着金綫也似地從那破爛的屋頂洒下來的旭日光芒，阿鮎那雙大胆的眼瞳，黑虹般閃閃生輝。「且教訓一下柳澤也好，那人哪，近來老是在做白日夢，妙想天開呢……」

悠太郞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傻丫頭，教訓什麼的你說的倒也輕鬆，我？說不定要殺了他！」

阿鮎沉默了下去，想了一會子，斬釘截鐵的：「怎樣就怎樣，女孩子嫁了人嘛，也就只好完全聽丈夫的意思了。」

「誰說過要娶你，笑話笑話！」

就連悠太郞也招架不住了。「好，繩子是你自己想辦法解開，我就饒了你，放你回去柳澤那兒算了。」

「別說得那麼狠心好嗎？」

「要不說什麼？即使你討厭也得回去，但不是直接回去柳澤那兒，無論如何你先得跟我去一趟甲賀町！」

「幹什麼？」

「老實說，先刻那少女，也就是阿縫，已成了甲賀町那些妖怪的俘虜！」

阿鮎聽說眼珠子就轉，周圍張望。

「可不是，她眞的不見人呢。」

「那你得跟她交換——也就是說我送你到那兒去將阿縫接回這裏來。」

「她是你的什麼人？」

「不久前我居住的那木槌雜院的隣家少女。」

「難道你眞的打算要娶那耍獅子的做妻子？身爲前將軍世子的你……」

「嗳，你胡說什麼，來，快跟我去一趟甲賀町！」

「我不來！」

「怎樣了？」

「那阿縫什麼，無論如何也不適合你，倒是我，跟你才相配，她呀，[illegible]得逃好了……」

阿鮎說着走到目定口呆地怔住在那裏的悠太郞面前，將雪也似白的一雙纖纖玉手掛到他的兩肩上。

「別老是說回柳澤那兒呀，去甲賀町什麼的，是阿鮎自己解開繩子，如果要逃走，自己早就逃走了……」

阿鮎大大的，烏黑發亮的眼瞳，勾住

了悠太郎的目光，芳香的氣息，只弄得悠太郎下巴癢癢的。

「交換俘虜什麼我怎也不來，我不是俘虜……要是你敢強迫我回去，那你就得用我的屍體來交換阿縫的屍體了！」

悠太郎忽然的覺得倒像是自己成了俘虜，拚命的忙將阿鮎雙手扳下來。

「方才你不是說過完全聽我的意思，現在那怎的又不聽我的吩咐？」

阿鮎聽說不由想到旁邊去。

「呀，高興喲，你那是說願意娶我了？是不是？說啊你！」

「天哪，你怎的讓我遇見她……」悠太郎用手緊緊按着額頭，好像要暈過了去似的……

× × ×

那會子，阿縫，不，對甲賀忍者來說，是阿鮎，早已給請到甲賀町玄齋家裏的內堂，五忍團團的包圍保護住她，不待言，少不免問東問西。

「小姐先刻似乎已找到機會脫身，爲什麼又驚呼救命的折返巷子來？」

「我……」阿縫抽抽搭搭的飲泣，「不錯我是掙脫了，但巷子那邊還等候着一個手拿利刄似乎是要獅子的少女，我就是給她追回來的……」

「哦，又是那要獅子的，那兩姐弟好可惡！」八劍民部一擊拳。

「不就是！」寢覺幻五郎摸摸鼻子，尚有餘痛的，隨即轉向阿縫，「那，小姐還記得是給帶到什麼地方？」

「我也不清楚，離家的時候，我已是昏迷當中，後來又給用布幪住了眼睛，致人拿轎子抬走，到讓我看得見東西的時候，人已在這兒附近了……」

「咳！」八劍民部清一清嗓子，忽然的低下聲來：「小姐，很抱歉，有一個非常尷尬的問題想請問一下……那姓葵的小子，咳，到底有沒有對小姐作出什麼無禮的舉動？」

「無禮的舉動？將我搶了出來，又送到這樣子骯髒簡陋的地方，已經够無禮的了！」

「哎哎哎……不是指這一回事，咳，我是說更無禮的……」

「怎樣說？」

「譬如……譬如，咳，有沒有擁抱小姐，又或者……肌膚……唉……」八劍民部吞吞吐吐的，畢竟難以啓齒的說話喲！

但說到這等地步，阿縫那還不明白，忽然的紅了面龐。

五忍一看見，不由得齊都爲之緊張起來。

「那……那……那……」

就那的五忍的舌頭似乎都撟起了。

「死無賴！對我他無禮極了，天喲，我那裏還再有面目見人，我那還能侍奉甲府中納言左右，我那還能够再回到爹爹的面前！」

阿縫忽然呼天搶地的哭叫起來，吧嗒的索性伏倒地去。

五忍險些兒喘不過氣，你眼望我眼，黯然的搖頭。

柳澤担心的，不幸發生了，悲劇畢竟降臨到鮎小姐身上，對柳澤愼重的委托，他們畢竟亦不能回覆了。

四個男人的眼中，本來還是天眞無邪的高貴小姐，一下子竟然似乎變得嫵媚起來，那原不敢正視的也儍了眼的貪婪地再三欣賞了。

好半晌——

「可憐哪……但好歹總算回來了。」鶴殿一風軒不慌不忙的，「那，我們立刻就保護小姐你回去柳澤公那兒！」

阿縫聽說猛的抬起頭，動人的大眼瞳中，燃燒起異樣激烈的火燄似的閃閃發光，凝然的仰首天望。

「不，我決不回去！」然後，她搖搖頭。

「哎呀小姐你……」

「我決不回去！」阿縫撒嬌的孩子似地扭動身子，拚命的又叫起來：「未見到那無賴的人頭之前，我決不回去！」

五忍瞪目結舌的呆望着眼前的小姐，心裏一時都被她那淒絕的語氣感動了。

阿縫的確是拚命，也不能不拚命，原因是由得五忍主張，一回到柳澤那兒，就眞的是萬事皆休了！

於是，她繼續又來一番悲壯激烈的說話！

「沒有那無賴的人頭做禮物，我決不踏入家門！讓爹爹看到那顆人頭之後，我再來自殺——但，如今要是你們強迫我回去，我就這裏咬斷自己的舌頭，死給你們看！」

不而期然的，在蓮華寺跟玄齋家裏，兩個女孩子都吐出差不多相同的說話，讓對手碰了一鼻子灰！

只不過，兩人的目的並不相同，阿縫是爲了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巧妙地混入敵中，下定了決心，要親手替弟弟報仇，除去這些忍者！

但，即使如何取得敵人的信任，精於妖異忍術的忍者，就憑阿縫的纖纖玉手，果眞能够輕易的對付得了？

而怎樣也好，仍不知道眼前的是一朶長滿了刺的薔薇的五忍，這下子的慌忙，比起應付眞的柳澤小姐的葵悠太郎來，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眼，眼，眼，相望再相望，連隨又施展那忍者獨具的，無聲的「傳音入密」功夫商量起來……

——好要命的小姐，眞沒有她辦法，要是這兒自殺了，怎生來應付？

——聽說人家暗地裏稱呼她胭脂馬，出了名潑辣，說得出就幹得出來的！

——雖然那麼說，早知如今不能照送到柳澤公面前覆命，已不是原來的小姐，我們怎麼也不會是先前那樣子低聲下氣，由得姓葵的！

——哦，先前那情形，說來也是迫不得已哪，沒奈何只好眼睜睜的讓那姓葵的小子開溜了。

——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要回小姐，如今怎麼樣？誰向柳澤公交代得了，要是知道小姐經已失身葵悠太郎，柳澤公難道還會多謝我們？唉，不單止不會，說不定……

——怒火沖昏了頭腦，忍無可忍下，不再讓事情秘密進行，公然着令捕殺悠太郎，到那會子嘛，不管用的我們只怕已人頭難保……

——小姐即使已沒有指望，如今無論如何也暫且讓她安下心來，這兒找地方安置妥當，到結果了悠太郎，然後給她當禮物一并送回去好了。

——但，小姐經已不再是清白的身子了！

——如果能够將阿鮎性命平安，身子清白的給我送回，你們中無論是誰，無論要求什麼，我都會讓他如願以償，那怕是十萬石諸侯的地位內院最漂亮的美女——柳澤公不是那麼說過？

——儘管那樣子，比起內院最漂亮的美女來，能够得到眼前的鮎小姐做妻子，不是更值得高興？

——噯，裏頭還有志乃呢，玄齋老不是說過，誰殺死悠太郎誰就是志乃的夫婿嗎？

——兩手都是花？頭痛了，都是好東西，敎我如何選擇哇！

忽然的！葉月很不高興地，颯的站起來！

說起來沒有完的，儘說老厚面皮說話的四個男人這才猛的醒悟過來，目送葉月氣惱的走出廳堂，咧開口，露出牙，淡淡的浮現出滿面古怪的笑意，然後齊地朝阿縫平伏下來。

「小姐的說話，對極了，我們心中也明白，那暫請留下，稍後我們定必將悠太郎的人頭送到小姐面前……」

× × ×

不知不覺間，阿縫在玄齋家裏已過了半天。

雖然是晌午，莊院中靜寂如同夜裏，不，整個甲賀町簡直就似乎是無人居住的地方。

但，莊院的不知那裏，鉋子鑿子的聲音終日響過不停，偏就是完全聽不到半點人聲。

五忍老早就不見了人，也不知去了什麼地方，離開的時候，却着了一個身材肥大，兔唇的丫環侍候阿縫，說是日常生活需索不用客氣，只管吩咐那丫環。

七魔之三：流星追命劍——鶴殿一風軒

這下子，見沒有旁人，阿縫於是就向那丫環試探着問：「方才在這裏的五男女去了那兒？」

丫環不作聲，竭力張開那雙根本就不配她身裁的陰沉細小的眼睛，怔怔的望着阿縫。

「那不是鉋子鑿子的聲音？到底幹什麼？」

丫環依然不作一聲，顯出遲鈍了的樣子。

「嘿，你爲什麼不答我？」

丫環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咽喉裏好不容易的透出奇怪的哼聲。

阿縫直眨眼，凝神再打量了那丫環半晌，喃喃自語的：「原來是啞巴？」

那末想問什麼也不成了。

不消說，阿縫敢胆到來甲賀町，除了因爲悠太郎，主要還是想替弟弟丹吉報仇，這裏的甲賀派忍者首領服部玄齋的莊院，隨同悠太郎偷入來的時候早就經已調查清楚，至於玄齋的病重垂危，還有那少女志乃的事，藏身瓦面的時候亦經已聽的分明，是以當不知那裏，飄來綫香的氣味，不其就想到玄齋到底是死了還是怎樣。

要是當眞的死了，那更就奇怪，照道理掌門人回老家，應該有一番騷動，不可能如此寧靜。

午飯後，莊院還是老樣子，五忍不待言，就玄齋的孫女兒志乃，也完全不見出現。

至於那丫環，即使阿縫去方便，也亦步亦趨，絲毫不放鬆，叱喝嘛，那神色表現出來就像是不會聽到的，阿縫簡直沒有她辦法，心裏也知道自己是遭受監視了，偶爾的，不由得她不懷疑到自己的本來面目會否是經已被敵人識破……

惶恐不安中，日終於偏西。

黃昏後不久，阿縫忽然聽見遠遠的傳來女子的呼叫聲。

「那是幹什麼？」

阿縫忍不住湊近耳邊，放聲去問那丫環，但，那丫環仍舊老樣子不作聲。

阿縫沒有再問第二次，漸漸的，生出了一種甚至於連報仇的事情也拋開的好奇心，只想知道莊院裏頭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日拂曉，天色還未明，阿縫就悄悄的起了身。

房門口，照例小山也似地坐了那兔唇的丫環，但，頭畢竟垂了下來，似乎睡着了。

阿縫盡可能放輕脚步，到底沒有驚動那丫環，偷偷的溜出房間。

玄齋家裏僱用的丫環，當然不會是尋常可比，何況甲賀町出生的人，最低限度也練習過忍法的入門功夫，却又豈料到阿縫小姐，是耍獅子玩雜技出身，自幼練就了輕捷的身手，是以不覺之間，還是疏忽了。

踏着木屐出到了庭院，雖然還不過拂曉，泥土似乎已有溫暖的感覺。

冬已殘，雪已溶，大地畢竟已開始透出了初春的氣息。

阿縫於是就悄悄的向午間聽到鉋子鑿

子聲音的方向走了過去。

那原來是完全沒有地板，屋簷並且相當高的房間，可不也就是昨日拂曉前她跟悠太郎藏身的那瓦面對下的房間？

房中向院子那邊，意外的竟然多了縱橫間隔的格子木牢，從那發白的木皮，還有濃厚的木香，阿縫已猜到鉋子鑿子終日不停的原因。

她輕着脚步走到木牢前面，好奇的，眼偷望入去。

牢中暗角裏，凝結着葫蘆花也似的影子。

忽然的，那影子，抬起蒼白的面龐，向阿縫輕聲發問：「是柳澤小姐嗎？」

「你……你是誰？」阿縫好不奇怪的問。

「志乃，服部玄齋的孫女兒。」

是她？阿縫意外極了。

「鮎小姐……我沒有稱呼錯吧，鮎小姐，天亮的時候，你最好還是回去自己家裏，這兒甲賀忍者町，不是適合你居住的地方啊。」

「你既然是這裏的小姐，爲什麼會押在木牢中？」阿縫不答反問。

昨日黃昏後不久聽到的女子呼叫聲，阿縫想起來了，畢竟亦明白究竟，是必然就是眼前的志乃，給押入木牢時發出來了的。

「是因爲我要逃走！」

「那又爲什麼？」

「爲了我討厭這陰森可怕的甲賀忍者町，爲了我討厭嫁給昨日死去的爺爺遺言指定的那四個忍者中的任何人……但，那是怎樣的討厭，對不是生長於這地方的你來說，不會明白的。」

「但即使你怎樣的討厭，也不應該將你囚禁在這樣子的木牢裏頭啊。」

「說不定將來是自己的妻子，又還是首領的孫女兒，但又怎麼樣，爺爺一死了，還不是用這種冷酷無情的方法來對付我，雖然說是與衆不同，難以想像的忍者，但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畢竟也就是這地方的風氣，習俗……」

「……」

「儘管是如此，突然將我押入這木牢，還有其他的三個理由，第一是防止我逃走，第二是他們私下約定在未除去葵悠太郎之前誰也不能對我不規矩，只因爲爺爺遺言誰能夠殺死悠太郎那誰就是我的夫婿，而他們自己又互不信任，第三是我爺爺逝世的事情，如今還不是他們方便公開的時候，朝廷方面不用說，就對甲賀町的其他人，暫時也不想透露……」

「那又是爲什麼？」阿縫第三次問爲什麼。

「原因是我的夫婿也就是服部家的繼承人的通告必須與我爺爺的死訊同時呈報，他們又不能立刻作出決定……鮎小姐，你給那葵悠太郎什麼的擄去，說不定會經吃過什麼苦頭，因此對我將要會生氣也未可知，但，不怕老實說，我們希望那葵悠太郎能够平安無事，不單止……」志乃發出自暴自棄的冷笑，「最好還眞的如他們所說，如我所望，將那四個忍者從準新郎的位子先後抹殺，哈，他那豪放的語聲如今我還依稀在耳邊作響，當眞的，他能够將那四個忍者消滅就好了，到那時我不就是可以永遠永遠的，擺脫甲賀忍者町的羈絆了？」

阿縫默默的凝望着志乃。

無聲地靠向牢格子裏頭的志乃蒼白底面龐，依稀透着淡淡的淒涼，「一看就惹人生憐。

然後阿縫打量一下房間周圍，再從那對着庭院，縱橫交搭的格子望入去，却只見牢兩邊都是牆壁，後面似乎原來是隔扇部份的地方則用厚木板釘封，牢裏頭除了枕頭被褥就再無其他東西。

頭枕被褥的當中，浮現着蒼白的淡淡一點微弱光芒，是殘月由天花洒下來，注意到那些，阿縫知道離天亮還有少許時間，忙又問：「那五個忍者去了那兒？」

「其中四個怕又分散到處去搜尋悠太郎的下落，還有一個相信是留下來看守莊院兼監視我……」

「那又是……」

「今夜留下來的應該是八劍民部……」志乃淒然的嘆了口氣，「即使鮎小姐你說什麼又有什麼用？鮎小姐，還是請你快回去……」

「不，我決不回去，但，」阿縫忽然的緊靠前去，「我可以放你出來！」

「那……」乃志幾乎喘不過氣來，「要是你那樣，他們知道了……」

「知道又怎的，他們又算是什麼，我？是阿鮎，是柳澤的女兒喲！」

阿縫口裏說，猛的拔出了懷中七首，在木牢鎖旁還猛劊。

也就那會子，志乃忽然發出了難以言喻的驚呼：「鮎小姐，你萬萬不可！」

阿縫仍未覺察到不妙，隨又說：「你離開這裏，最好去輕子坂蓮華寺，葵悠太郎就住在那兒，見到他，請你轉告他知道，說阿鮎平安無事，切莫要輕舉妄動，暫且忍耐着靜觀事情發展……」

她還想要說下去，忽然的發現，另一個影子緩緩移來，跟自己那映在木牢格子上的人影重叠在一起，吃驚的轉過頭去，只一眼，不由她當場怔住！

八劍民部靜靜的站在那裏！「鮎小姐……出人意外哪！」

阿縫不作聲，抽冷子猛的一七首刺向八劍民部的胸膛！

錚的一聲尖銳刺耳的金屬聲突响，八劍民部若然無事，七首彈開，嗆啷一聲墮地！

「鮎小姐，對我的身子來說，刀劍什麼是不發生作用的，看，就像這樣子！」

八劍民部笑，外露的皮膚依稀閃爍着青銅色的異樣光澤，倏的，他翻起右掌，擊向廊子旁邊的洗手石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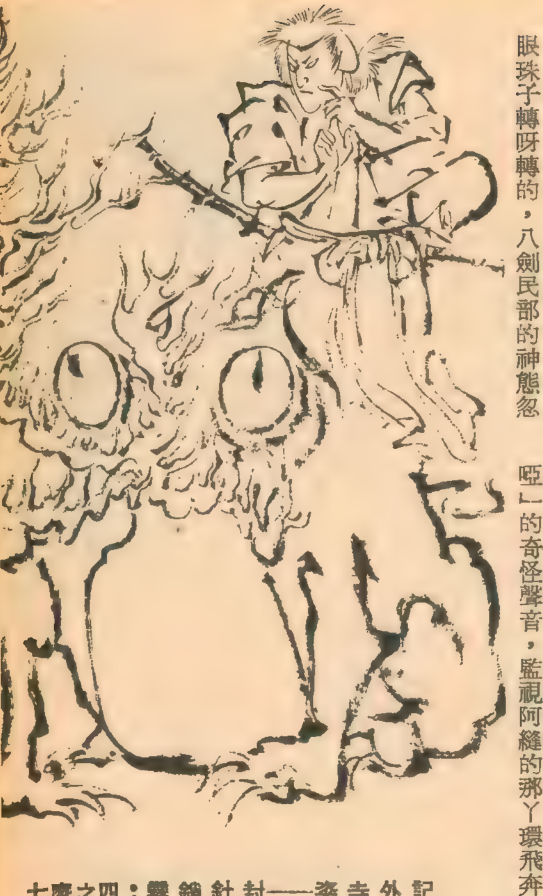
噗的石砵裂成了兩邊，他的手反倒絲毫無損！

阿縫張着眼，險些兒不能呼吸。

「鮎小姐雖然我早就聽聞人說，出了名的是柳澤家的胭脂馬，但竟然如此過份，倒是我意料之外……爲什麼你要放她出來，唔？」

八劍民部的說話雖然還不怎樣，炯炯生光的兩眼却毫無禮貌的凝望着阿縫。

又是驚，又是怒，阿縫哆嗦起來，哆嗦中她居然還能夠出聲反問：「我倒也要聽一聽，爲什麼你們要將掌門人的孫女兒囚禁在這樣的地方？」



七魔之四：霧鎖針封——桑寺外記

「我們……雖然是遵從柳澤公的命令吩咐，但即使柳澤公，對甲賀町的戒條，也絕不過問……」

「好無禮啊你！」

阿縫尖叫了起來，自己的本來面目沒有暴露，總還算僥倖，如今嘛，逃也逃不了，除了使性子，藉着阿鮎尊貴的身份，唬住對方之外，已再無其他辦法。

「你的說話我是必告訴爹爹知道，今日我就回去神田橋自己的家！」

八劍民部當場手足無措，搬弄事非什麼姑且不論，就如今將小姐放回去，對他們來說，至少已覺得爲難，柳澤知道自己的女兒已失身悠太郎，會否氣昏了頭腦，又將採取什麼的行動，當眞是誰也不敢想像。

眼珠子轉呀轉的，八劍民部的神態忽然平靜了下來，嘴角咧出古怪的笑意：「小姐，甲賀町的私事暫且放開不說，有一件事情，我倒想請教一下，方才小姐說過一句很奇怪的話，好像是輕子坂蓮華寺悠太郎什麼的……」

阿縫的面色刹時變的白蠟也似。

「你不是說葵悠太郎就住在那兒！」

八劍民部拉開嗓子，水牛也似地吼叫一聲，目光炯炯的，凌厲的幾乎沒有將阿縫的身心壓碎。

「女人嘛……唔唔唔……」鼻子裏笑了出來，八劍民部展露出教人毛骨悚然的笑容，「小姐說不定人交給了悠太郎，心也交給了悠太郎吧，是因此對自己的父親起了叛心，甚至倒戈通敵？」

「放肆！」阿縫口裏儘管叱喝，就只是沒命的喘氣，找不出其他說話來分辯。

也就那會子，院子那邊傳來了「啞啞」的奇怪聲音，監視阿縫的那丫環飛奔了過來，想必是好不容易醒眼，發覺小姐不見了。

「沒用的東西！」八劍民部嚴厲的一聲申斥，然後似是比較什麼的，分別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眼前的阿縫，牢中的志乃，又尋思了半晌，猛的剜一下下巴，轉頭吩咐那丫環。

「喂，將小姐送回去房間，要是再到處亂走的話，用强硬手段制止她好了！」

丫環一面發抖，一面捉住阿縫的手。

怕是女八劍民部，腕力意外的强勁，阿縫整個身子不由得向後仰了開去。

目送那丫環簡直是半抱的將阿縫拉回去，八劍民部忽然的取下鐵鎖，走入牢子裏……

阿縫雖然那邊拚命的掙扎，身裁高胖的那丫環啞啞聲中，還是毫不費力的帶走了她。

——到眼前地步，絕不會輕易了事，比自己，比志乃，比什麼也好，都沒有比給聽到「……葵悠太郎輕子坂蓮華寺……」的說話來得更嚴重的了——阿縫的心，如今簡直痙攣似的抽搐起來。

「呀，民部！」

後面突然傳來了志乃的驚呼。

丫環倏的收住了脚步，不知是什麼心理，滋着牙傻笑起來，雙手隨同面龐亦稍微的鬆弛，阿縫就把握機會，順利的將手抽出。

啞啞的好不驚愕的那個丫環忙就張開雙臂，想抱住阿縫。

阿縫並沒有向下滑落，兩手倏的擋住丫環的雙肩，颯的疾往上拔起了身。

丫環的雙臂不由抱空。

眼看着，阿縫縱身站到了丫環的雙肩上，那穿了木屐的脚，猛的蹴向丫環的鼻樑，人隨即借力凌空飛起，小姐裝束的華麗裝束，黎明蒼白底空中，彷如描了一道七色的彩虹，落向那邊的屋頂。

踼鼻來跳躍，那股子力道當然非同小可，似乎是腦子震盪過激，丫環幾乎同時就倒了下去，砰塊地面立時也起了震動，但人已動也不見再動！

×　　×

「民部！」志乃再驚呼失聲！

只因爲踏入牢子裏的八劍民部，也不知爲了什麼，猛的用力捉住了她的手。

給捉住的手完全麻木，但倏的，志乃烏黑的眼瞳怒火如焚，狠狠的瞪着身前如同青銅打造的公牛也似的八劍民部面龐。

「你待要怎樣，放開手！」

「就這裏，我要你成爲我的妻子！」

八劍民部絲毫也不畏懼志乃的眼神，還有的右手霍地揪住志乃的衣襟。

嘶的志乃的衣衫如同薄紙的給撕下！

是羞恥，是憤怒，志乃胸膛不住的起伏，咬牙切齒的，厲聲叱喝道：「你簡直就不是人，我爺爺的屍骨尚未寒，甚至如今還存放家中……」

「我知道，知道得很清楚，玄齋老是死了，不是嗎？誰還能够管束我！」

八劍民部淡淡的一笑，突然翹起了食指，彈向志乃外露的胸膛。

志乃只覺得彈來的簡直就是銅鐵打造的彈簧，痛的頭直向後仰，但民部的右手隨即鉗子也似的勾住了她雪白的脖子！



可怕的事情，畢竟降臨了——志乃恐怖的緊咬牙齦心頭噗噗的亂跳。

「民部，爺爺的遺言莫非忘記了，其他三人的約定難道你不顧了，未殺葵悠太郎，我不能許身任何人……」

「葵悠太郎不是輕子坂蓮華寺那裏——完事了我就去結果了他！」

「怎可以，你先要去殺……」

「唔……」八劍民部露出異樣的笑容，「如今我離開的話，幻五郎不久就會回來負責看守你，老實說，由昨夜開始，我就經已考慮這事情，天曉得那傢伙會對你幹出什麼來，我怎能放心得下？要是他忽然施展魔眼迷住你的意志力——那即使我殺了悠太郎回來，也無法補救了，幻五郎那傢伙是什麼也不難幹得出來的，是以橫豎你都是我的妻子，還是聽我來迷住你好了！」

「你來迷住我？」

「呼呼呼……」八劍民部笑的好古怪，「先刻鮎小姐的舉止端的教人詫異，那想起來是必然給悠太郎迷住了，女人嘛，只要將身子交給了男人，就成爲男人的俘虜，也卽是給那得到她身子的男人迷住了——其中道理如今好不容易教我想通了，哎，我的志乃喲，夫婿出門殺敵去，還不將處女的貞操給我獻出來——成了我的妻子後，這勞什子的格子木牢，我立刻就嘩啦啦的拆掉它！」

「不，不，你給我滾開！」

志乃拚命的用手想推開八劍民部，但，八劍民部那簡直就像鋼鐵打造的，又豈會給她輕易推開。

好比對付蠟製的玩偶，八劍民部逐一將志乃的手脚壓到被褥上。

天色已漸漸發亮，雪也似白的志乃的身子如同大字的融入曙色中。

志乃人經已半昏迷，只因爲手脚痛徹心脾經已給八劍民部壓的發瘀，不由得她不叫起痛來。

八劍民部終於覺察了。

「哦，這可不成喲，怎的我竟然忘記了，洞房嘛，豈能還身穿肉甲，眞的不懂情趣之極……」

八劍民部於是停下那解開自己衣衫的手，笑聲中，覆蓋住他身體的皮膚漸漸的消去了青銅色的光澤，轉變成常人無異的肉色，他用那柔軟如同常人的雙手穿過志乃脅下，只想將她抱起來！

也就那刹那！

一道寒芒筆直的從上面落下，噗哧的釘入了八劍民部的左背！

「哇！」怪叫聲暴發，八劍民部猛的彈起身，叉開雙脚悍然站立在志乃身旁。

一口鋒利的七首已然從後背穿透了他的心臟！

微微的他右手起了移動，似乎要繞到背後去，但，突然又停止！

他太心急了，急不及待的又運起「金剛護身法」！一刹那，皮膚筋肉又再鋼鐵化，自己反將那口七首勒緊了，那卽使他的手伸到去，只怕也不易將七首拔出來。

眼珠子怒突，他，恨恨的上望！

頭頂穿透天花板，瓦面的一個缺口中，一雙烏黑發亮的眼瞳正向他望來。

缺口是昨日拂曉服部玄齋發現了葵悠太郎，一黃泉火箭射出來的，烏黑的眼瞳，不是那鮎小姐的！

刹那間「金剛護身法」已施展至極限，尖利的七首給收縮的肌肉迫的直向心臟深處陷入，不由得八劍民部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吼，人緊接衝出，嘩啦啦的木牢的格子迎着他青銅色的手臂斜刺裏紛紛斷折，他的人終於亦斜刺裏咕咚倒了下去！

自以爲不懂情趣，散去了護身的肉甲的刹那，就刀槍不入，萬夫莫敵的鐵人八劍民部，結果，就死在一尺不到的七首之下！

志乃好不容易跳起身，茫然的低頭望着八劍民部的屍體。

臉朝下俯伏着的八劍民部的背後，一口七首直沒入柄——是那裏飛來的？是誰擲的？志乃滿腹疑問，但更令她詫異的還是那口七首竟能够沒入八劍民部的身體，那畢竟是難以相信的事實！

再看八劍民部，垂死掙扎抓向虛空那青銅色的指掌，確的經已動也不再動！

忘記了逃走，甚至完全忘記了自己差不多是赤裸，就只是瞬也不瞬儍了眼的怔住那裏的志乃的面前，那瞬間，突然飄下了七色的彩虹！

看清楚由屋頂跳下院庭來的原來是阿鮎小姐，志乃更就是夢想不到的表情。

喬裝阿鮎的阿縫，也不去理會志乃，筆直走過來，凝望着就折斷格子的勢子倒下的八劍民部。



七魔之五：魔眼勾魂——寢覺幻五郎

踢昏了丫環，躍上屋頂弄清楚志乃發生了什麼，她曾經躍下地面，執回自己的七首，然後再上了瓦面，只不過她掩藏的巧妙，八劍民部眼裏又只有志乃罷了。

「天殺的魔鬼，睜開眼看清楚我是誰！」嬌喝中，阿縫從袖子裏取出一朵紅色的葵花，朝八劍民部背後擲去。

志乃這下子眞的吃了一驚！只因爲葵悠太郎格殺的天羽七兵衞，桼寺外記的屍體中發現葵花的事情她也曾聽說。

但，阿縫似乎並不介意志乃怎樣想，她歡喜到甚至已忘記了自己。

那葵花，是雪夜裏她和相依爲命的弟弟丹吉一齊用幾乎冰僵了的手拿紡綢造的，爲了安慰丹吉幼小的靈魂，她必須將那葵花投向敵人的屍體。

「鮎小姐……」志乃好不容易出聲。

阿縫亦好不容易回復自我，她轉向志乃，唇邊露出了微笑，「好逃喲！」

「嗄！」志乃反倒怔住了。

「別再發呆了，你方才不是說要離開這裏？還客氣什麼，不趕快開溜？」

眼前的鮎小姐的措辭，只聽得志乃目定口呆——這那裏像柳澤小姐出得了口的說話啊！

「錯了你！」阿縫似乎看出了志乃的心意，搖搖頭，「看到了我這葵花還有方才我從屋頂躍下來的身法，我還能够裝下去？你還不明白。我不是阿鮎小姐，是葵悠太郎一夥，那叫做阿縫的喲，職業嘛，不就是越後獅子？」

「……」志乃直眨眼。

「天羽七兵衞殺了我的弟弟丹吉，那時候開始，我就跟葵公子在一起，向弟弟的靈魂發誓，要殺盡甲賀七忍，事實上，卽使殺盡這甲賀町的忍者，我也不會稱意的，但因爲葵公子說過仇人只是柳澤和甲賀七忍，不要牽涉其他無辜的人，所以我並不想殺你……不單止，我還同情你，甚至莫名其妙的喜歡起你來了……」

「……」

「那，快逃走，然後到葵公子那兒去，替我告訴他知道我已殺了八劍民部！」

「……」志乃的面龐緩緩的浮出了苦悶的神色。

她事實確的已決心放棄這奇怪的，陰森的地方，對於玄齋遺命要她下嫁的忍者，那怕是做誰的妻子也好，一想到他甚至就討厭的心頭如同墮入恐怖黑暗中。

過於苦悶的緣故，她自暴自棄的不惜盡向阿縫傾訴，但，那根究起來，畢竟是她自覺沒有可能逃出牢外，而又認爲對方是跟自己完全沒有關係的人，簡直可以說相當於一種自言自語——那知道，對方並不是阿鮎，是甲賀派的精銳，爺爺玄齋秘傳七忍的仇敵，與葵悠太郎那一夥的越後女獅子！

「你怎麼了？不逃走？」阿縫莫名其妙的，思想方面她比較單純，怎會想到那許多？

天色經已完全發亮了。

「如果你現在不走的話，說不定永遠不能逃出去呢。」阿縫比志乃還心急。

也的確一如阿縫所說。

但，志乃仍躊躇。

終於，就連阿縫也感到不對路了，她霍的張大了眼。

「唉，看來你到底還是這地方生長的女孩子，不逃走，莫非是想將我的事情告訴其他人知道？」

「不，我怎會那樣？」志乃搖搖頭。眼前的是什麼人也好，對志乃來說，無論如何也忘不了那一份非常的關切，好意。

眼瞳碧空也似的澄清明朗起來——志乃忽然的幻想到跟阿縫好比姊妹的並肩走向獅子舞的旅途，那，自己不是可以養活自己了？

「逃，我要逃出去！」志乃堅決的頷首，「那你呢？」

「留下來！」

「怎樣了？」

「我留在這裏，找機會殺死其餘四忍，那怕是，被殺死的是自己！」

阿縫表現出若無其事的態度。

好悲壯的激烈，但，毫無疑問的，碰巧除去了可怕的八劍民部，阿縫已有點兒輕視甲賀町的忍者。

「不，那太危險了……」

「怕危險的話，又豈能做出這種事情來？」

阿縫怪神氣的衝着八劍民部的屍體，拖了一下可愛的下巴。

志乃不由得歎氣。

「那……你如何能夠將兵刄刺入八劍民部的身子，我也不明白——連我竟也不明白，確的是難以想像的事情了，但相同的辦法，如果你以爲對其他四人也生效，那可大錯特錯了，現在就跟我一起走，好不好？」

「不！」阿縫用力的搖頭。

志乃伸手抓住阿縫的衣袖。

「來，我怎能丟下你一個人逃走？」

她正想拉阿縫離開，院子那邊突然響起沉重的脚步聲，啞啞的奇怪的悶嘶聲亦相繼傳來。

兩人慌忙回頭去，經已來不及了。

給阿縫踢昏的那丫環終於甦醒，如同魔鬼的衝來！

看見那斷折的木牢格子，那倒地不起的八劍民部，那丫環立時發出怪鳥也似的尖叫聲，猛的用力抓住阿縫的手腕！

「放肆！」阿縫再又回復小姐的身份了。

丫環瞪着眼，指着八劍民部的屍體，啞啞的叫個未了，似乎要知道什麼。

「你是問他幹什麼？他竟敢對我放肆，作出下流的舉止，罪無可恕！罪該萬死！你也是！」阿縫給抓着的手痛的她頭也歪起來，「嘿，放開手，我是柳澤的女兒，你算是什麼東西，好像你這樣卑賤的人，竟敢胆碰我的手？太不像話了，比先刻更放肆啊你！」

放肆的帽子亂飛，要換是別人，只怕早已給壓的抬不起頭來，但小山也似的那丫環，根本就不懂。

不單止，聽到阿縫說「比先刻更更放肆」，她似乎就記了給踢昏的那回事，心想無論如何再不能讓你脫身似的，她那雙力大無匹的手抓的更緊，粗暴的方要硬將阿縫拉走的剎那。

「哇！」她突然乃像八劍民部那樣子的一聲怪叫，鬆開了雙手，隆的驚天動地倒了下去！

是志乃！

八劍民部人死了，「金剛護身法」不用說亦再又逐漸散去，志乃輕易就將他背揷那口匕首拔出來，揷到那丫環背後！

匕首出手的同時，她緊閉住了眼睛！

阿縫意外的怔在當場，茫然的目光好不容易從倒地的丫環那裏移到志乃面上。

志乃仍然緊閉着眼睛，蒼白的面頰多了兩行淸淚。

「呀……我。我終於……」喃喃中，志乃手握匕首嗆啷的墮地！

她終於殺死了自己家裏的傭人，名符其實的，她已變成了甲賀派的叛徒！

「阿縫，你快走！」她悲呼！

「怎樣了志乃？」

「我想死……」志乃乏力的再也站不穩，搖搖幌幌的坐倒地去。

阿縫方想伸手扶住志乃的肩膀，忽然的，聽見院子那邊異聲突响！

她心頭微凜，偷眼向那邊望去。

那邊站立了一個行者裝束的人。

寢覺幻五郎！

八劍民部不是曾經說過天亮的時候幻五郎就會回來代替他的職務？就那樣，因爲志乃的躊躇不決，終於兩個人都不能脫身了。

「志乃，再不能逃了！」阿縫遺憾的喃喃。

志乃抬起頭，只一眼，利那嘴唇也變了顏色，壓低嗓子耳語的警告阿縫。

「小心他的眼，那是不可思議的魔眼，盡可能避免跟他的視線接觸，否則你就會給他迷住，喪失意志力，什麼也聽由他來吩咐……」

志乃隨即背藏匕首站起來。

「……那沒有辦法，我就單獨的離開到葵悠太郎那兒，替你將說話轉告給他知道。」

「說不定他已看見你殺死那丫環！」

「我有逃走的辦法，稍後我假裝給他迷住，然後找機會逃走，只要我緊咬牙齦，堅定自己的意志，相信是可以抵抗得住他眼瞳的魔力……」

說話間，寢覺幻五郎經已穿過庭後，無聲的掠到走廊旁邊，獨眼冷冷的再三打量暗淡底格子牢中的情形。

好半晌，他忽然回頭，問：「志乃，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殺的！」志乃直截了當地承認。

「那丫環？我看見！但，民部呢？」

「也是我！」

「爲什麼？」

「是因爲民部侵犯了我，還意猶未足，想對鮎小姐放肆，不得已，我只好殺了他！」

獨眼稍微起的起了動搖，幻五郎的心目中，八劍民部也確的是什麼也不難做得出來的傢伙。

「民部竟敢侵犯你……」幻五郎眼瞳深處忽然紅紅的燃燒起混濁的妒火！

「幻五郎，那麼你可是要責難我？」

「不……」

「那丫環誤會了是鮎小姐做的，對小姐不客氣起來，沒奈何，我也只好替小姐懲辦了她！」

幻五郎沉默了下去，目光凝望着衣衫破碎，楚楚可憐的志乃，好不容易的移開，再又落到八劍民部的屍體之上。

無意中，他發現了八劍民部背後那朶紅色的葵花。

要命的葵花！

幻五郎眼瞳陡亮！

「那朶花又是什麼回事？」

志乃不由得啞口無言。

幻五郎面色突變，的溜溜的身子旋轉再旋轉，目光烱烱的環視四周！

「莫非是，葵悠太郎曾經到來過？」

「……」

「要不像八劍民部那樣子的傢伙，沒有可能被殺的，姓葵的小子施展什麼陰謀詭計，怎樣殺得了八劍民部雖然我不清楚，最低限度，八劍民部不是志乃你殺的——那，爲什麼你要隱瞞事實？甚至還殺死了那丫環……唔，果眞值得思疑哪……」

「……」

「長久以來我就已經留意到你完全沒有甲賀人的性格，身爲玄齋老的孫女兒，敢情當眞暗藏反叛的心意？掌門人的孫女兒也不能信賴，確的是教人深感痛心，深感遺憾——難道你當眞如此討厭我們，甚至於不惜通敵？」

「……」

「小姐，怎樣了？敢問小姐到底發生了什麼變故？」

幻五郎轉望向阿縫的剎那，志乃就把握機會，匕首從背後抽出，疾揷了過去！

又豈料，幻五郎雖然面向阿縫，背後竟然像長了眼睛似的，左手斜刺裏疾翻，就抓住了志乃的手腕，然後緩緩的，他將頭轉回——

「越來越不對路了，端的是奇怪之極！奇怪之極！」

喃喃着，幻五郎眼裏異光暴閃！

「志乃，敢情忘記了你爺爺的遺言——如果志乃背叛甲賀派，幻五郎，最好給我勾去志乃的魂魄——唔，玄齋老不是那麼吩咐過我？」

「嗄，幻五郎……」

驚呼中，志乃匕首亦脫手，嗆啷的墮地，幻五郎伸脚踩住，雙手從志乃脅下穿過，將志乃摟近身來。

志乃慌忙的背轉過面。

「如今畢竟是時候了……」幻五郎異光閃燦的獨眼緊迫向志乃面龐逃避的方向，「爲了要弄清楚懷疑的種種，只好將甲賀的靈魂移入你的腦海中——志乃，原諒我！」

旁人眼中不過是一閃的剎那，幻五郎要是存心催眠注視的時候，除非對方是精神意志極其堅強的人，否則沒有不被吸入他那魔瞳裏去的，那剎那，腦髓就好像蒸熱的泥漿也似，不住的翻滾沸騰，片刻，或者再片刻，被施術的人的個性就會被蒸發，到腦髓再次凝聚的時候，人已經完全變成了施術的幻五郎的化身！

志乃是預定給五郎迷住，假裝陷入幻五郎的魔瞳中，竭力控制自己的意志，以求不變成幻五郎的俘虜，只因爲，沒有人比她更明白，除了欺騙的辦法之外，再沒有其他的途徑逃避得了眼前可怕的忍者，寢覺幻五郎！

志乃弓起身子往後彎，幻五郎摟抱住緊緊迫近，兩人的面龐幾乎相互接觸！

就那樣，片刻再片刻！

阿縫旁邊眼睜的圓又圓的，凝注着奇怪的兩人的姿態！

幻五郎「魔眼勾魂」——由弟弟丹吉口中阿縫早已知道，丹吉雖然說水戶街頭親眼目擊，如此不可思議的忍術，對阿縫來說，甲賀七忍先後施展的忍術中最難以置信的就是它，是以首先引起了最最的好奇心。

所謂好奇心什麼的無疑是有一點兒語病，但不顧後果的她阿縫，對悠太郎担心的，志乃愼重警告的「魔眼勾魂」忍法，事實並沒有感到害怕，說起來，自從丹吉被殺害，她就經已忘記了所謂害怕，況且志乃說過要假裝被幻五郎迷住，找機會逃到悠太郎那裏……

於是她阿縫就本着好奇心，還有期待的感覺，瞬也不瞬的注視着事情的發展。

但，目睹眼與眼相互交戰的兩人的姿勢，不知不覺的，她突然感到全身竟似被緊緊的束縛起來！

兩人眼瞳中交流的無形，虛幻的火花，不用說，沒有可能看得到，可是那存心施術的男人，企圖抵抗的女人，交織成悽愴的氣氛感染下，阿縫終於開始生出了恐怖，害怕的感覺！

好會子，寢覺幻五郎突然鬆開雙手，抽身離開了志乃。

幻眼中，妖異的光芒經已消失，淡淡的笑意相繼漂浮起來。

志乃奇怪的並沒有倒下去，相反如同給繩子牽曳着似的直起了身子，叉開了纖纖玉腿，男人那樣子的姿勢站立着。

七魔之六：金蟬脫殼——空蟬刑部

白蠟也似白，顫顫巍巍弱不禁風也似嬌嫩的志乃，儘管那衣衫破碎，胸膛，小腹，大腿畢露，竟然無動於中，更難明的，混身依稀瀰漫着教人毛骨聳然的驃悍氣息，而，一隻眼，綫也似瞇了起來！

「甲賀靈魂入我心！」

幻五郎念咒似的喃喃自語。

「甲賀靈魂入我心！」

志乃如痴如醉地重覆幻五郎的說話，聲音語氣也竟與幻五郎相似，出奇嘶啞！

然後慢慢的，志乃轉過身，瞬也不瞬的凝注阿縫！

接觸到志乃的目光的剎那，就連阿縫也覺得如同迎頭給繞了一盂冷水！

那悽涼，可憐的眼瞳那裏去了？

向自己望來的分明是閃着兇光殺氣的恐怖魔眼喲——阿縫從心底寒了出來。

就阿縫瞠目結舌怔住的剎那，志乃倏的用嘶啞聲音向她招呼：「嗨，要獅子的女娃子！」

「什麼！」到幻五郎呆住了。

志乃隨則緩緩的迫向阿縫！

「仇敵葵悠太郎底眷屬的你——好胆量！好目中無人！假裝鮎小姐混入我甲賀町，還想再回去輕子坂蓮華寺葵悠太郎那裏！」

唉，志乃畢竟還是防不了寢覺幻五郎的「魔眼勾魂」忍法，什麼緊咬牙齦，集中精神，堅定自己的意志也是枉然，如今的志乃，明顯的，變成了心懷惡念的幻五郎的化身！

幻五郎好不容易清醒過來，他凝視着阿縫的面龐，突然的噬牙一笑！

「哦，那我明白了！」

悶吼中，幻五郎颼的拔出了戒刀！

「女娃子，聽到了沒有，還不給我寢覺幻五郎乖乖的束手就擒！」

阿縫抬起頭，定了眼的朝向幻五郎手中戒刀，烏黑的眼瞳完全張開，口也發呆的張開——慘不忍睹的恐怖表情！

對阿縫來說，比起自己出身來歷的被揭發，比起幻五郎鋒利的戒刀，更令她驚愕的還是志乃的「變心」！

那麼堅決的約定，志乃畢竟還是將自己的本來身份告訴了幻五郎，不用說，絕不可能是假裝給幻五郎迷住了的形態，那好比生長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的花也似的少女，阿縫的確做夢也想不到突然會變成了自己的敵人。

志乃變成了敵人，無疑也就是威脅到了蓮華寺那裏悠太郎的安危，阿縫一想到，不由自主的生出了不吉的預兆。

對於自己的生命她並不担心，但葵悠太郎的生命她却不能不担心。

——無論如何我要逃出去！

阿縫暗地裏叫了起來，一顆心噗噗亂跳，不是爲了她自己，老早她就經已下定了決心，那怕只要殺得了七忍中的任何一人，自己會是怎樣的遭遇她也不在乎，但如今事情急轉直下，她不能不逃命了。

——無論如何志乃變成了敵人的事我要告訴葵公子知道！

就張着眼，張着口，阿縫開始後退。

幻五郎步步緊迫！

——昨日清早說與其要內院最漂亮的美女寧可要這小姐是誰？唔？要是知道這小姐原來是要獅子的女娃子，管教那傢伙的眼珠子也得突出來……

幻五郎想着不由得心裏笑了出來，他並不急着對付阿縫，那是經已用前爪抓住了獵物的野獸底心理。

——但，女獅子的確太過份了，眞够漂亮的，殺了未免可惜喲……哎，糊塗蟲，如今是什麼時候，誓師輕子坂蓮華寺討伐葵悠太郎去啊，對！怎能够再跟她玩耍呢！

幻五郎突然的換過滿面兇光殺氣！

「女娃子，你還想逃走！」

猛的掄起戒刀，幻五郎放步衝前去！

阿縫經已退到了走廊盡頭！

「哈哈哈，退無可退了！」

喝聲中，幻五郎戒刀斜肩劊下！

阿縫當眞的退無可退，但脚下突然陡滑，仰身橫裏倒下去，就勢子拉起下擺，蹬脚，縱身，凌空飛越廊子，飛掠撲向庭院！

「好傢伙！」幻五郎噬牙咧嘴，好不意外的。

雖然已聽說是要獅子的女孩子，眼前的小姐裝束剎那還是迷惑了他的眼睛，當眞想不到阿縫竟然身懷輕身提縱的絕技。

但話儘管那麼說，畢竟是身手敏捷，精通刀法的忍者，翻腕間，燕子翻身也似的閃亮戒刀，斜刺裏如同銀蛇穿空般追向阿縫！

一剎那，刀尖的地方，噗的突然散開連串紅色的東西！

幻五郎利時起了錯覺，只當是鮮血，刀的速度不其就緩了下來。

紅色的東西相繼墮地——

六七朵紅色的紡綢製葵花！

袖子給斬下，袖裏的葵花當然飛散，阿縫並沒有受傷，好好的，落脚庭院中。

「哎，休走！」

幻五郎萬二分狼狽的追前去！

阿縫小姐的身法又是何等迅速——眼看着，很快的她已來到了後門旁邊，三兩下快動作，就將門閂取了下來。

「再見喲！」放胆的給幻五郎一笑，阿縫咿呀的將門打開，突然間——蹬蹬蹬的退後好幾步，目瞪口呆怔在那裏！

三條人影隨即穿過打開的後門進入！

山僧裝束的是鵜殿一風軒，頭戴高祖頭巾的亦不難分辨得出是葉月，再還有那戴着深編笠的不就是空蟬刑部？

「幻五郎，是什麼回事？」一風軒第一個開口問。

阿縫的意志氣力終於崩潰，坐到了地上，幻五郎的戒刀亦來到了阿縫的頭頂。

戒刀沒有落下去，幻五郎氣吁吁的。

「事情辣手了！嗳，看到了沒有，你們眼前的並不是眞的柳澤小姐，是葵悠太郎一夥的要獅子的女獅子哇！」

三忍齊都啞然，出不了聲。

「不單止，女娃子還將志乃也拖下來，連手結果了那丫環，還殺了他！」

「誰？」

「八劍民部哇！」

「什麼？八劍民部？憑她？」

「到底她怎樣破了民部刀槍不入的『金剛護身法』？」

三忍急急的追問。

「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來，先讓我殺了她，回頭再問清楚志乃！」

「慢着！」深編笠後面突然出聲喝止，「幻五郎，你暫且收起刀子，不要殺死她！」

「刑部，爲什麼你阻止我？」

「如果所說的是事實……」空蟬刑部沉吟着說，「鮎小姐是必還在葵悠太郎的手中！」

「理所當然哪！」

「那麼悠太郎藏身那裏？是否你經已向她下過了功夫，教他供出來了？」

「用不着她招認，從志乃的口中，我經已知道悠太郎那厮就藏身輕子坂蓮華寺什麼的地方！」

刑部，葉月，一風軒目光乍閃，視綫交投，想必是雖然經過一夜拚命的搜索，並沒有探出悠太郎的下落。

「是嗎？」葉月長歎，妖艷的面龐漸漸殺氣畢露，「那，立刻殺奔蓮華寺！」

「且慢且慢，葉月，少安毋躁，對我們忍者來說最忌就是輕率！」空蟬刑部再又出聲制止，「殺悠太郎即使容易，但如果不能够將小姐從他手中救出來，我們的功勞也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那麼說——」寢覺幻五郎旁邊插口，「爲了救回小姐，我們也要出師蓮華寺哇！」

「誰敢保証小姐的生命安全？」

深編笠後，刑部的語聲出奇的鎮定。

「刑部，到底怎樣了？」

空蟬刑部不答反問：「那暫且放開，幻五郎，方才你的說話相當奇怪，什麼志乃給敵人拖下來，什麼從志乃口中知道悠太郎藏身輕子坂蓮華寺，不拘怎麼樣，我問你——志乃到底怎樣了？」

「雖然志乃再又企圖背叛甲賀派，我經已採取預防措施，目前暫時她不會背叛我們的了……」

「爲什麼？說！」

七魔之七：金剛護法身——八 劍 民 部

幻五郎嘿嘿冷笑：「呼呼呼，我勾了她的魂魄！」

三忍目瞪口呆的，視綫同時集中幻五郎那隻異光閃爍的恐怖怪眼。

× × ×

幻五郎心意驅使，無聲吩咐下，志乃傀儡也似的緩步走到衆忍的面前。

洒遍破碎衣衫中露出來的志乃底雪白肌膚的朝陽光芒，如同初春經已降臨的出奇晃眼。

志乃的肌膚更刺目，更迷人，但，她的眼——那睜開的眼，赫然與幻五郎那魔眼無異，帶着陰森的妖氣。

四忍你一言，我一語的重新再詢問。

志乃絲毫不隱瞞，知道的和盤托出。

阿縫一邊凝望着，只有發呆的份兒，雖然她也是牙尖嘴利，但如今志乃即使說的過份，也忘了回罵，只因爲志乃的聲音簡直就是單調的咒文也似詭異到了極點。

不單止事情和盤托出，志乃還前後判若兩人的自我懺悔，咒詛。

「……我是甲賀町的女孩子，服部玄齋的孫女兒……爲什麼要離開甲賀町？爲什麼要討厭你們？爲什麼要違反忍者町的戒條？莫名其妙啊！我再不會背叛甲賀派，還要給你們幫忙，齊心合力消滅悠太郎！要獅子的女娃子？立刻殺了她！」

聽，語氣是那麼的冷酷，無情！

幻五郎戒刀下的阿縫又是驚，又是怒，倏的坐起了半身，尖叫了起來：「說得好！我阿縫不會向敵人求饒的，你們聽到嗎？我的弟弟孤零零的那兒擊着鼓，沒有姐姐的笛子相伴，豈能不孤單？豈能不凄涼？讓我去那兒？太好了，到葵公子相繼送你們入地獄，我姐弟兩，定必敲動大鼓，吹起笛子，給你們歡迎，來吧，來殺我喲！」

阿縫突然瘋了的狂笑。

「女娃子！」幻五郎氣勢洶洶的戒刀暴翻，一邊空蟬刑部慌忙按住他的手腕。

「慢！要殺也日後再殺！」

「日後？」

「那是說到結果了悠太郎再……」

「幹嗎還要等？」

「是爲了謹愼起見，我不能再輕視悠太郎那厮的本領，好歹七兵衞，外記就是驕傲致死，我們忍者嘛最忌輕率浮躁——況且我們必須將小姐平安無事的搶救出來，並非殺了悠太郎就了事——是以得考慮到萬一敵人將小姐當做人質，那麼我們似乎也有將這女娃子當做人質的必要！」

「說下去！」

「譬如說敵人提出換擄的要求，我們就得拿這女娃子來換回小姐，那之後，再幹掉他們！」

「將這女娃子丟下甲賀町，自己隱藏起來的悠太郎，你以爲他會輕易拿小姐來交換這要獅子的窮女？」

「會也未知，但不會也說不定，明知是甲賀忍者町女娃子也敢胆化裝混入來，定必是悠太郎那小子出的鬼主意，指使得女娃子來這裏，要是知道詭計被揭穿，想來也不至於見死不救——不消說，女娃子殺死了八劍民部確是可恨，但遲早也得與悠太郎授首，也無須急着殺她，可以利用的不加以利用，隨便就殺了的話，豈非糊

塗透頂?」

「那，怎樣了?」幻五郎還是不甘心的。

「依我的意思，女娃子暫且交給葉月看管，然後你我一風軒三個殺奔蓮華寺，當然，能夠輕易救回小姐殺死悠太郎的話就動手殺他……」

「那不成，我也去!」

葉月一邊變了面色的截口。

「不用你來說我也明白，對於那方面，有商量!」空蟬刑部非常沉着的面轉過來，「玄齋老殺葵悠太郎的策畧是取消我們的功勞七人一體，誰殺死悠太郎誰就繼任掌門及得到志乃，是不是?」

葉月點點頭。

「但要殺死悠太郎，我認為——」空蟬刑部接下去，「畢竟還是齊心合力不可，我們當中相信沒有人只希望自己搶到別人前頭而漠視悠太郎的厲害……」

「當然囉!」回答的是幻五郎，面有點兒不自然的，先刻志乃口中知悉悠太郎下落的時候，他的確就只是想不讓其他人插手，單人匹馬殺奔蓮華寺，幹掉悠太郎，獨攬功勞的。

「是以我考慮清楚……」空蟬刑部繼續發表他的意見，「我們最好還是不要聽玄齋老的，老樣子，並肩齊手，同心合力去對付葵悠太郎!」

「不錯有道理……」

「問題在志乃方面，志乃只有一個人，果眞結果了那斯，我們三個男的，誰娶她?」

「可不是……」

「的確那有點兒難以解決，是以——對於志乃我空蟬刑部首先退出!」

幻五郎一風軒兩人差些沒有鼓掌。

「至於幻五郎，也放手好了!」

「什麼!」幻五郎跳了起來。

空蟬刑部揮手阻止住幻五郎說下去。

「對付葵悠太郎的時候我們就同心合力，但到最後關頭嘛，一風軒由你出手，換句話說讓你親手結果悠太郎娶志乃。」

「呵，志乃給我麼?」

山僧裝束的鵜殿一風軒底蒼黑的面龐突然發了光，怔怔的望住志乃。

老實說，終日面龐隱藏魔鬼面具後的空蟬刑部不知，甲賀七忍中，除了淹死鬼也似的粢寺外記，最醜怪的怕就是他一風軒了。

「只要志乃到手，一風軒你還不滿足麼?那末甲賀派掌門人的資格，你放棄也罷!」

「唔……」一風軒微微一怔後，隨即將目光自志乃那裏收回來，沒命的點頭，「我答應!」

備嘗一風軒情慾混濁了的眸子，半裸着身子茫然站立在那裏的志乃，亦自發出了一聲無奈嘆息——

「那很好，幻五郎，到時麻煩你解開志乃的禁制!」空蟬刑部目光轉回來。

「那我怎麼樣?」

刑部道:「你?你娶了葉月，執掌甲賀派如何?」

「哦……」幻五郎咕嘟的一嚥口水，閃爍的獨眼迅速移向葉月，急不及待的，「葉月，願意麼?」

看情形他似乎早就鍾情葉月?

「如果你願意，我，也願意……」

葉月夢囈的回答，眼前三忍是甲賀派僅存的精銳，對生長於甲賀町，也是甲賀忍者的底心中，能夠嫁給他們只感到高興，又豈會推辭?但儘管如此，比起醜陋的一風軒，比起就算抱緊了也會化成蛇身蛻殼的空蟬刑部，雖然只得一隻眼，幻五郎畢竟好得多了!

「……」幻五郎陶醉的摸摸下巴，再轉向空蟬刑部，「那你自己呢?」

「我?」刑部語聲中依然含笑，「我向柳澤公請賜，但別無他求，只求將鮎小姐賜給我!」

「什麼?」三人怔住了，隨即，一風軒滿面疑惑，怪聲怪氣的，「柳澤會將小姐賜給你?」

「不賜給我的話，只好搶了——到時候，我就帶着小姐永遠隱藏起來，你們?若無其事的當沒有看見就是!」

空蟬刑部目中無人的放聲狂笑。

不知瘋了心還是什麼，這奇怪的忍者竟然會迷戀阿鮎，難怪連番阻止幻五郎殺死阿縫，費煞苦心的千方百計要救出阿鮎了。

蒼白初春晨光中，如同振翼欲飛出去啄食死屍的鴉羣也似的忍者，終於結束了談話，隨即——

「站起來!」葉月轉向阿縫那邊去。

阿縫不作聲，更動也不動。

葉月冷笑，揮手，一條青色的薄紗飛瀉出她的身子，活生生的東西似的纏住阿縫的足踝。

「再不站起來，我就不客氣，這樣子拖你入去!」

阿縫吃驚的慌忙站起身子。

探手抄起了捲着阿縫足踝的青紗，葉月聲也不再聲的疾走了出去。

——葵公子，不得了!

心中儘管狂叫，阿縫到底經已變成了囚籠中不能再展翅膀的鳥兒!

她面色劇變，蒼白的怕人，不時還扭過頭來，她耳裏，只聽得空蟬刑部意氣風發的扯開嗓子——

「噯，蓮華寺去!」

她眼中，只看見空蟬刑部，寢覺幻五郎，鵜殿一風軒，「迷心天魔女」葉月，魚貫穿定了後門消失不見……

× × ×

悠太郎，簡直沒有阿鮎的辦法!

回柳澤那裏，阿鮎不願意，去駿河台甲賀町那兒，阿鮎又搖頭，勉強要動身，阿鮎自殺什麼的哭嚷個沒了——由於說不定阿鮎也許猜想到阿縫化裝自己，就算勉強將她送到甲賀町，眞不知她會叫喊出什麼說話，到時候，莫說交換阿縫回來，怕只有狼狽的份兒。

忍無可忍，悠太郎好幾次想丟下阿鮎獨自離開蓮華寺，那知道，阿鮎貓也似的輕巧地步步緊緊相隨，擺脫也擺脫不了。

眞沒有阿鮎的辦法喲!

阿縫的輕巧，稍微帶野性，好比足柄山的鹿，比起阿縫來，阿鮎簡直就是貴族人家裏的貓，漂亮的教人眼眩，淘氣的教人頭痛，更要命的是才氣煥發，聰明到極點，想逗她上當?還是死了心的好。

無拘無束慣了的悠太郎，突然感覺到如同陷身於羅網之中，不單止說不過阿鮎，險些兒沒有給阿鮎說服……

蓮華寺裏萬籟無聲。

悠太郎好不容易放下滿腔煩惱，挨着柱子，抱着胳膊，呆望着身前不遠處靜靜的入睡了的阿鮎。

看準她的確入睡，悠太郎悄悄的站起身子，那知道立刻阿鮎就抬起頭，烏黑的眼睛朝悠太郎看來。

「葵公子，不許你逃喲!」

「不逃不逃……」悠太郎狼狽的重新坐下，如今他眞不清楚到底誰是俘虜了。

索性他就垂下頭閉目打起盹來。

也沒多久，突然的，他感到額前出奇的一熱，抬眼望去，一個芳香溫暖的身子剛好投身自己懷中，不由得目定和口呆。

「葵公子……」貓叫也似嫵媚的聲音，不就是阿鮎?

「你……你要幹什麼!」悠太郎慌忙捉住阿鮎的手，拚盡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將阿鮎推開尺許。

阿鮎烏黑閃着光的眼瞳，鮮紅吐着芬芳底氣息的嘴唇，尺許不到的地方凝住。

「葵公子，今夜我就嫁給你……」

氣息醉人，語聲迷人，說話動人，悠太郎幾乎沒有昏了過去，那一瞬，他的腦海中不知怎的突然浮起了阿縫的面龐，為什麼會想起阿縫來，他自己也不明白，但，他的心情似乎就因此起了變動，衝着阿鮎發出根本就不像是他的激厲喝聲——

「少給我胡來，我不近女色!」

「你不是跟那耍獅子的一起過活?」

「那怎同……」悠太郎好不狼狽，「我發誓未將殺死吉丹那甲賀七忍完全消滅，莫說女孩子，就是酒我也絕不沾唇!」

「哦……」阿鮎心淡的翹起小嘴，表情怪可憐的離開悠太郎的懷抱，但立即，

本故事女主角之一——阿鮎

眸子又亮了起來。

「那，如果殺光了甲賀七忍，你就會娶我的了?」

悠太郎實在不知道如何來應付，沒奈何付諸嘆息……

黑夜終於消逝，當曙光透過大殿的火燈窗射入，悠太郎終於亦作了決定!

——不得已，只好抽冷子給這丫頭一下狠狠的，乘昏迷過去的時候送到甲賀町附近找地方藏起來，然後到玄齋家裏刺探一下，不能夠將阿縫平安救出來的話，再拿她來交換，好，瞧我的!

悠太郎滿肚子主意，不再理會阿鮎，閉目假寐，務求養足精神好得應付敵人。

天終於全亮，悠太郎約畧打點妥當，信步躡蹤的獨自出了寺門。

阿鮎照例又隨後追了出去。

「葵公子，去那兒?」

「想到兩國橋那邊看人家耍雜技。」

「我也去!」

「你當然要去，只不過，不是我說的兩國橋，但比兩國橋的雜技還教你眼花繚亂!」

「是什麼地方?」

「來，讓我告訴你……」

阿鮎走近去。

「對不起!」悠太郎半身疾轉，指頭就到了阿鮎脅下!

阿鮎不單止是眼花繚亂，當場昏迷了過去。

悠太郎面色微見黯淡，抱起昏迷的阿鮎，步下山門的石級，心想如果來頂轎子就好了，那知道抬眼望去，偏僻的道路那邊，完全符合他的心意的抬來了頂轎子，並且還在石級下停了下來……

掀開簾子，一個少女步出轎子。

「呵!」悠太郎不由驚呼失聲。

開始的刹那，他還以為是阿縫。

那看來也確的似是阿縫滿身創傷的給送回來了，但，當那少女蹣跚着走近兩三步，他立即發覺那少女根本完全不像阿縫，却又似乎是那裏見過。

「……」悠太郎莫明其妙的，呆瞪着雙眼。

衣衫破碎得不忍目睹的那少女筆直走到發怔的悠太郎面前，輕聲如同耳語也似地，忽然招呼道:「葵公子，快回去蓮華寺裏!」

悠太郎還未接口，那少女自己已先行踏上石階，走進蓮華寺山門。

那瞬間，悠太郎的表情簡直就傻瓜無異，抱着阿鮎別轉身，如同傀儡的跟了回去。

入到山門後，那少女似乎心力交瘁，再也支持不住的坐倒地上。

「有沒有什麼人隨後追來?」

「轎夫已經離開了，此外再看不到其他人……恕我眼拙，你到底是誰?」

「服部玄齋的孫女兒志乃，忘了?」

「呀，是你!」悠太郎失聲驚呼。

——怪不得好像那裏見過似的，原來是昨天拂曉，茫然站立玄齋寢室旁邊廊子的那少女。

「但，你怎會走到這裏?」

隨即，悠太郎奇怪的詢問。

(未完)

天殺星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帮護法黑心書生羊百城探得密報，劍王宮無情金劍捲土重來，請有一名儒士及一不知名怪老頭助陣，方副帮主立即遣兵點將，嚴密備戰。無情金劍把西方客棧全間包下，當天晚上陪着怪老頭及儒生喝酒，那怪老頭正是當年威震江湖黑白兩道的天絕叟聶三公，他曾一度埋名假死，其原因無人能知，此次應劍王薛應市邀請助拳，隨無情金劍到來，他再三告誡無情金劍等人，第一要着便是先拯救被擒的魚龍掌，切忌混戰，俟時機成熟，然後一網打盡天殺帮徒，擒捉天殺星——

賣藝求糊口　護花揮鐵拳

為了看人！

看現在場子裏耍猴戲的這個藝人。

在各式各樣的江湖雜耍中，猴戲說起來該是最沒落的一種行業了，吃這一行飯，雖然用不了多少道具和人手，但同樣的，收入也微薄得可憐。

因為這玩藝兒只能吸引一些孩童，試問在一些孩童身上，即使盡氣力，又能撈得幾個大子兒的油水？看完了不來個一閧而散，就已經是算好的了！

所以，一般說來，以此營生者，多半是一些年老落魄的藝人，大的班子垮了，好景已成過去，只得弄兩隻猴子玩玩，一天銅鑼敲下來，能混個飽肚皮，就已心滿意足了！

那麼，耍猴戲的既然是一些年老落魄的藝人，又有什麼好看的呢？

原因就在如今這個耍猴戲的並不是一個老人，而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在場子裏以種種滑稽動作逗人發笑的兩隻猴子，大的一隻叫「大寶貝」，小的一隻叫「小心肝」。

兩隻猴子看來都很可愛。

可是，這兩隻猴子不管扮出的動作多麼滑稽，也只能引來一陣孩子們的笑聲，而無法引起四週圍那些大人們的注意。

那些大人們的眼光，都被牠們的女主人吸引住了。

現在場子裏的這個女人，實在是個中看的女人。

男人看女人，眼光有時並不盡皆相同的。

大部份的男人，都以臉蛋兒決定一個女人的美醜，但是，也有一些男人，特別注意一個女人身上其他的部份。

有的男人注意女人的腰。

有的男人注意女人的手。

有的男人注意女人的眼睛。

也有些男人除了這些之外，還特別注意一個女人走路的姿態和說話的聲音。

不過，不管是一個多麼歡喜挑剔的男人，對眼前的這個女人，都應該是沒有話說。

因為這女人除了有着一張清秀絕俗的臉蛋兒之外，身上其他的部份，無不該白



的地方白，該細的地方細，該圓的地方圓，該聳的地方聳起，尤其是一雙烏溜溜的丹鳳眼，如一泓秋水般，亮得迷人。

至於說話的聲音，那是更不用多說。

「大寶貝，小心肝，來，向各位大爺，和這些小弟弟小妹妹們行個禮！」

帶着「兒」字的京腔尾音，如珠走玉盤，又清又脆，叫人聽了有着一種說不出迴腸盪氣之感。

大猴子行禮，小猴子拍手。

孩子們笑了，但笑的也就只是那一群孩子。

那些大人似乎一個個都忘了他們是在看一場猴戲，每一雙呆滯發直的眼光中，都流露出露骨的貪婪之色，那女人走到那裏，他們的眼光便跟到那裏，活似一群餓漢在瞪着一盤剛剛端上桌子的紅燒肉。

這當然逃不過那女人的一雙眼睛。

「喂！我說，大寶貝，小心肝，咱們娘兒幾個耍的玩藝兒，說少也不少了，你們的肚子餓了沒有呀？」

兩隻猴子吱吱亂叫，一邊叫一邊摸肚子給那女人看。

「餓了，是嗎？」

兩隻猴子一齊點頭。

「想不想吃東西？」

兩隻猴子人立而起，手拉着手，又叫又跳，像是聽說有東西吃，而顯得快活異常。

「心肝寶貝兒，吃東西可要銀子買呀！你們有銀子沒有？」

兩隻猴子扮了個怪相，頭搖得像波浪鼓兒，四隻毛手四下亂指不已。

那女人笑了。

「你們是說這些大爺，和這些小弟弟小妹妹們，會可憐你們兩個，是嗎？好！籮筐在這裏，底下就看你們這兩個心肝寶貝的了！」

兩隻猴子眞是聽話，果然分別拿起籮筐，繞場作乞討狀。

如果今天耍猴戲的是個老人，看的人這時也許早就走光了，如今大家爲了再多看這女人兩眼，都覺得就是破費幾文，算算也還値得。於是，一個個爭相解囊，稀里花啦，蚨飛如雨，兩隻猴子繞場走完一圈，投進兩隻籮筐裏的青錢，居然不下七八吊之多。

就在這時候，從西邊大街上，忽然走來一個歪戴着一頂舊毡帽的漢子。

不知人群中是誰低低喊了一聲：「不好，潑皮孫二來了！」

廟前那些閒人聽得這一聲喊，人人張惶失色，轉眼工夫散去一大半。

那耍猴戲的女人也似乎看出事情有點不妙，正想牽着猴子走開，可惜已經慢了一步。

潑皮孫二走過來，用手推推毡帽，斜着一雙三角眼，將那耍猴戲的女人上下打量了幾遍，邪聲邪氣的道：「你這娘兒，懂不懂跑江湖的規矩？」

那女人誠恐惶恐地低聲說道：「這位大爺……」

潑皮孫二道：「金剛孫二！」

那女人福了一福道：「原來是孫二爺！小女子花娘，來自燕京，因初至貴地，迯教無從，如有犯瀆之處，尚乞孫爺多多包涵。」

潑皮孫二道：「你可知道城隍廟這一帶，是誰的地盤？」

花娘說道：「是的，小女子現在知道了！」

潑皮孫二道：「在我金剛孫二的地面上，從來還沒有人像你這娘兒這樣放肆過，如果傳揚開去，大家都以爲我孫二好講話，你教我孫二還要不要混下去？」

花娘道：「小女子知錯認錯，還請孫爺高抬貴手。」

潑皮孫二三角眼一斜道：「你壞了孫爺的規矩，憑這幾句話就想了事？」

花娘道：「孫爺賜教！」

潑皮孫二眼珠子轉了幾轉，忽然面孔往下一沉，擺頭道：「你跟我來！」

花娘是個跑江湖的女人，她當然看得出，對方現在要她跟去，是打的什麼主意，聞言不禁芳容失色，顫聲哀求道：「孫爺……」

潑皮孫二霍地轉過身來道：「怎麼樣，你還想討價還價？」

花娘眼圈兒一紅，垂下頭去，沒有作聲。

潑皮孫二嘿嘿一笑，正待發作之際，身後忽然有人冷冷說道：「伙計，我看算了吧！」

孫二大吃一驚，回過頭去一看，身後不知打什麼時候起，已經多了一個在左邊臉頰上有着一道刀疤的青衣漢子。

這青衣漢子滿身風塵，背後斜揹着一個大包袱，似乎剛剛趕過一段長路。

孫二因爲一時摸不清來人深淺，心中雖然不太痛快，却不敢立即出言頂撞，當下眨了眨眼皮道：「朋友勸誰算了？」

青衣漢子道：「你！」

孫二道：「這是我跟這娘兒兩個人的事，與你朋友何關？」

青衣漢子道：「天下人的事，天下人管得！」

孫二道：「你朋友是哪條道兒上？」

青衣漢子道：「你不配問。」

孫二仍然耐着性子道：「你朋友大概是剛從外地來的吧？」

青衣漢子道：「是又怎樣？」

孫二冷冷道：「那就怪不得了！我金剛孫二，是何許人也，你朋友，最好打聽打聽……」

青衣漢子冷冷截口道：「用不着打聽，像你這樣的脚色，我見得多了！」

孫二嘻了一聲道：「奇怪！你朋友怎麼這樣不客氣？」

青衣漢子道：「我對人也有客氣的時候，只是對你這種貨色却用不着！」

孫二潑性漸起，忍不住兩眼一瞪道：「你敢出口傷人？」

青衣漢子道：「那是因爲我怕髒了我的一雙手，如果你伙計是個識相的，滾得快一點，對你我二人都有好處！」

已經散開去的閒人，又慢慢聚攏過來，隔着三四丈遠，遙遙圍成一圈，似乎都在以興奮的心情，在等待着另一場好戲開鑼。

孫二平日威風慣了，如今當着這許多人，一再被對方冷言奚落，心頭老大不是滋味。

在這位潑皮來說，爲挽回顏面起見，除了放手一拚，顯然已沒第二條路可走。

這位潑皮主意拿定，也就不再在乎對方的恫嚇了，當下腦袋一揚，皮笑肉不笑地，打了鼻孔中哼一聲，說道：「你朋友的意思，今天這檔子事，你朋友管定了，是嗎？」

「管定了！」

孫二不再答話，突然搶上半步，對準青衣漢子鼻樑就是一拳。

青衣漢子偏身一讓，並未還手。

孫二見青衣漢子不還手，以爲對方只是虛有其表，胆子一壯，信心大增。

他決定在這個叫花娘的女人面前好好的露一手。

於是，不待青衣漢子退定，身子一旋，左掌平掃，向青衣漢子胸頸之間橫切過去。

這一掌看起來甚是辛辣，其實只是一式虛招，這一招的作用，僅僅是想將青衣漢子的眼神引開而已。

青衣漢子果然上當！

孫二見青衣漢子揚起右臂，想以一式靈僧托缽，撥開他的左掌，不由得心花怒放。

他心想：朋友，這一下我可要對不起了！猛提一口眞氣，右腿一曲一彈，驀向青衣漢子下陰要害踢去！

青衣漢子的身形並不如何靈活，這大概與他背上那個沉重的包袱有關。潑皮孫二論武功雖然算不上是個高手，但是一雙眼睛却極銳利，青衣漢子這一弱點，早在他發出第一拳時，就被他看出來了。

這也是他想到使用這種毒招的原因。

他自信這一脚絕不會落空。

即會踢不中對方的下陰要害，也會踢中對方的腿骨，只要踢中，無論什麼部位，這一仗他就贏定了！

這是他的秘密。

沒有人想到他在靴尖裏藏了鐵片，一腿踢出去的力量，有時要比一拳大得多，所以這種鐵片給敵人的傷害，有時也往往要比刀劍來得更有效！

孫二的這一脚，果然沒有落空。

只是有一件他沒有想到。

會用心計的人，並不止他一個！他所想到的，別人也想到了。

青衣漢子揚臂格擋，原來也是一式虛招！

就在孫二發覺上當的原來是自己時，青衣漢子一掌如刀，已經結結實實的砍了下來。

結結實實的砍在他的小腿骨上！

孫二身軀一歪，乖乖的躺下了。

一張臉孔因熬不過折骨之痛，扭曲得全變了形狀。

青衣漢子面無表情地道：「我可以告訴你，朝陽門東邊三槐堂的那個王鬍子對接骨很有一手，不過希望你伙計記住，王鬍子不是神仙，你伙計這條腿，最好只斷這一次！」

花娘的一張臉全給嚇白了。

因爲受驚過度，她站在那裏，始終沒有動一下，青衣漢子爲挺身解圍，她連謝謝也忘了說一聲。

最後還是青衣漢子走過來問她道：「這位娘子是不是今天才到？」

花娘定了定神，才答道：「嗯？是的……不……不……小女子來……來了兩天了……這次多謝恩公，噢，對了，小女子忘了請教……恩公貴姓？」

「我姓馬。」

「馬大爺！」

馬姓漢子說了聲不敢當，接着又問道：「娘子就只一個人？」

「是的。」

「如今在那裏落脚？」

「井家老店。」

「井家老店？」

馬姓漢子不禁微微一愣，城裏的幾家客棧，他即使沒有住過，差不多也知道棧名，在他所知道的幾家客棧中，他顯然還是第一次聽說有井家老店這麼一家客棧。

花娘臉孔一紅，微微低下頭去道：「是北城脚下的一家小客棧，說來不怕馬爺見笑，吃小女子這一行飯的，能不宿在露天底下，就已經很不錯了。」

馬姓漢子點點頭，沉吟不語，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花娘道：「大爺如果有事——」

馬姓漢子搖頭道：「不，我沒有什麼事。」他頓了一下，又道：「這樣好了，站在這裏說話，總是不大方便，娘子請先回棧，半個時辰之後，馬某人一定趕到，大忙馬某人幫不上，爲娘子今後的生計稍稍安排一下，也許還可以。總之，一切等下再說不遲，娘子先請吧！」

×　×

座落北城脚下的井家老店，如果只說是一家小客棧，實在還是恭維了它。

客棧不論多小，總得有個客棧的樣子，才能稱爲客棧；而這家井家老店，根本就不像一家客棧。

它實際上只是一座古老的莊院。

可以想像得到，在若干年之前，一定是它不爭氣的主人，因家道中落，爲生計關係，將兩廂分租出去，結果由長期變短期，才漸漸演變成客店的。

這家井家老店，唯一名實相符的，只有一個字——老！

「店」裏不但沒有像樣的門扇或牆板，就連柱樑都蛀得近乎空了心，在這種大風雪天，居然能不倒下去才眞是個奇跡。

像這樣一座「客棧」，會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兩件事：第一件事是，你絕不會在這裏看到一個坐馬車的客人。第二件事是你也絕不會在這兒的客房裏嗅到酒肉的香味！要有，除非像它在這種大風雪天仍能不倒下去一樣——出現奇跡。

×　×

可是說也奇怪，奇跡居然出現了！

就在西廂角落裏一間客房中飄送出酒肉香味的同時，一輛馬車緩緩駛至棧前停下。從車上跳下來的，正是那個馬姓刀疤漢子。

馬車沒有驚動任何人，沒有驚動任何人的原因，是因爲這時棧裏根本沒有人可以驚動。

店堂裏沒有人，後面子裏也沒有人。

首先對馬姓漢子表示歡迎之意的是拴在走廊一根木柱的兩隻猴子。（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培新·圖

三日驚濤

千金買刺客　單騎覓仇踪

民國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雲南省蒙自道碧色寨。

這地方並不大，由於滇越鐵路在這裏設得有車站，而且又是碧、石（石屏）鐵路的起點，市面倒還十分熱鬧。糧棧，藥材行，茶樓，酒肆吃喝玩樂的去處可眞不少。

時序已入冬令，西南氣候却不太冷。只是天色有些灰濛濛的，太陽老是躲在雲層裏不肯露臉。時間已經到了上午十點多鐘，看起來好像剛天亮。

碧色茶樓的駝背老孟就在這時敞開了店門，晌午之前自然不會有客人上門，但是他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擦洗桌板椅櫈，升火燒水，將鹽煮花生，乾炒南瓜子，五香醬豆干等等佐茶食品，一碟碟裝好。這些瑣事由他一人幹，也得耗費兩三個多鐘頭。

門板敞開，叠在桌上的椅櫈一張張拿下來擺置妥當，還沒有來得及擦洗，店門口忽然來了一匹馬。

那是一匹小川馬，看牠瘦骨峋嶙的模樣兒，似乎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坐上去也會將牠壓垮。其實不然，這種川馬貌不驚人，耐力比起高大的蒙古種還要强，尤其是翻山越嶺更見功夫。

坐在馬上的是一個身軀偉岸的中年人，頭上戴着一頂毛了邊的禮帽，身上一件薄棉袍，胸前和拐肘處，都已起了油光，只怕有兩年沒有下過水。腰間紮着一條雪白的布帶，意外得很，腰帶上並沒有帶傢伙。

駝背老孟在碧色茶樓幹打雜的活兒幹了十五年，不但學會了甩毛巾，泡茶滴水不濺的本行功夫，也學會了看人。他一眼就看出來人不是一個普通行商，因此一點也不敢怠慢，連忙迎了出去。

來人從容地下了馬，正因爲老孟是個駝背，他的目光老是由下往上看。他淸晰地看見對方一雙小腿肚上都紮着皮套子，套子裏面則是一把亮幌幌的匕首。

「喝茶麼？」駝背老孟陪着笑臉，「爐子還沒有升火。你先坐一會……」

這個年齡約莫四十出頭的中年人舉止非常沉穩，目光先向左右一掃，然後向老孟搖搖手，嗓門壓得極低：「我只是向你打聽一個人。」

「那一位？」老孟伸長了頸子，背顯得更駝。

「辛四爺。」

「辛四爺！」老孟重複了一遍，看他的表情，好像從來不曾聽說過這個人。

「四十出頭，個子不大，這兒有一道刀疤。」來人在右頰上比了一下。「聽說他每天要到你們這兒來喝茶。」

「哦！」老孟有些不自禁地笑了。「原來是刀疤辛老四。你來得太早了，他總要吃過晚飯才會到茶樓來。」

「借問，辛老四的家住在那兒？」

「嘿嘿！」老孟很開心地笑了。「你過去和刀疤辛老四不太熟吧？」

「聽說過，沒有見過面。」

「難怪了！」老孟神秘兮兮地壓低了嗓門：「辛老四到如今還是條光棍，根本就沒有家。」

「他總得有個地方睡覺啊！」

「他睡覺的地方是花街柳巷，」駝背老孟挑起大姆指往身後指了一指，「大溝邊的土娼個個跟他有交情。」

這位中年人，雖然神情凝重，却不禁咧開嘴笑了，說道：「碧色寨眞熱鬧，樣樣都有……你可知道辛老四昨晚宿在那一家？」

「這可不一定，」老孟有些吃力地擺動他的腦袋。「反正大溝邊的土娼只有七八家，也不難問。我看吶！昨夜八成宿在小桃那兒。」

「小桃？」

「嗯！小桃是王婆子手下一個新姑娘，辛老四是最喜歡嚐鮮的。」

「謝了！」中年人摸出一塊大洋塞在老孟的手心裏，「給你買酒喝。」

駝背老孟楞住了，這位貴客穿得寒酸，出手却大。他在碧色茶樓從早幹到晚，

一個月的工資才兩塊五毛而已。

待他回過神來，那位貴客已經牽着小川馬走進茶樓旁邊那條小巷去了。

碧色寨並不太大，一條長長的正街，一條彎彎曲曲的背街。背街的盡頭有一條終年不見水的大溝，溝邊錯落幾幢低矮的瓦屋，這就是鎮上的銷魂窟。

遠道來的中年人牽着坐騎在溝邊溜蹉了一圈，發現沒有一家是敞着門的。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個滿身是砂土的野孩子從大溝裏爬了上來。

「喂！我問你，」中年人拿了一個銅板塞在野孩子的手裏。「王婆子住在那一家？」

野孩子見着陌生人有些畏懼，吞吞吐吐地回答道：「我……我只知道一個王大媽……」

「對！就是王大媽。」

野孩子抬手一指，回身就跑了。

敲門敲了好一陣子，門才呀然打開。門縫間露出一張肥嘟嘟的臉，天生一副鴇母相，黑白參差的頭髮亂得像鳥窩。中年人寬了心，十成沒有敲錯門。

「找誰？」老婆子說話時露出一嘴黑牙。

「找小桃……」

「找姑娘要等過了晌午後再來，這點規矩也不懂……」老婆子邊說，邊要關門。

中年人一手抵住門板，一腳跨進門內，語氣緩慢地說道：「我要找小桃的客人刀疤辛老四。」

老婆子退後了一步，仔細地將來客打量一番，口氣遲疑地道：「辛老四的脾氣不好，這個時候叫他，一定會討罵。」

中年人將韁繩往門邊一棵沒枝葉的老樹幹上一掛，從鞍上卸下一個沉甸甸的布口袋搭在肩上，一邊往裏走，一邊說道：「我是從蒙自來的，有要緊事立刻要見辛老四，麻煩你轉告一聲。放心，如果辛老四發火罵人，有我担着。」

老婆子幹了一輩子生張熟魏，朝秦暮楚的生涯，自然也練成了一雙利眼。一點也不敢怠慢，招呼來客在狹窄的廳堂中坐下，連忙往後面去了。

最少過了十分鐘，老婆子才帶來一個人，這個人身裁雖不高大，却生得非常結實，一雙眼睛格外有神。棉袍鈕扣還沒有扣上，露出一截殷紅的槍穗。右頰上一道明顯的刀疤，無異亮出了他的萬兒。

嘩地一聲，中年人甩了五塊大洋在桌子上，冲着老婆子道：「王大媽！這五塊大洋賞給你，麻煩你到屋外去站一會兒，我和辛四爺要談一點機密事，不許任何人闖進來。」

「要談機密事這兒並不妥當，」辛老四接上了腔說：「咱們還是到外面去走走吧！」

「也好。」中年人立刻同意地站了起來。

老婆子討好地追在他倆身後，一連聲地說道：「我去殺鷄，二位別忘了回來吃晌午啊！」

順着乾溝一直向前走，是一處不太陡的草坡，二人來到草坡的最高處，辛老四回身抱拳一拱，道：「在下辛老四，這位朋友寶號如何稱謂？」

「我姓馮，單名一個朋字……」

「啊！原來是馮大哥，久仰了！」辛老四又是抱拳一拱。

馮朋笑道：「我的師父與你的大師兄曾經同門習藝，按禮教我應該稱呼你一聲四爺……」

「不敢！不敢！」辛老四連連搖頭，突地嗓門一壓：「聽說馮大哥一向在蒙自道尹周大人手下當差，甚是得意，怎麼突然駕臨這個小地方？」

「四爺！……」

「你千萬別如此稱呼，我辛老四可担當不起。」

「也好，爲了不使這兒的人側目，我也隨着大夥兒的叫法叫吧！」說到這兒，馮朋立刻就改了口：「老四！周大人雖然位居高官，又是大總統跟前的紅人，却沒有一點官架子。尤其喜歡交結江湖上的朋友，如今他手底下的護衞十中有九都是江湖上混過幾天的。周大人聽說你的神槍絕技，仰慕得不得了，眞想召你去。又聽說你自由自在慣了，怕你受不了拘束，所以才不敢勞動你的大駕。」

辛老四眉開眼笑地道：「馮大哥別說笑，瞧我這副邋遢相，那裏够格到衙門裏去當差？」

「辛老四！」馮朋突然面色一正，提到正題，說道：「如今周大人有一宗天大的差事要交到你肩上，不知你是否肯賞面子？」

辛老四楞了好一陣子，才點着頭回答：「既然承周大人看得起，我辛老四那敢不從命。」

「好！」馮朋將肩頭上的布袋卸下來掛在辛老四的肩頭上。「這是周大人帶來的禮物，先收下。」

布袋一上肩頭，刀疤辛老四就掂出了份量，總有十多斤，硬硬的稜角抵着他的肋骨。他心頭不禁暗暗一驚：這份禮似乎太重了。

「四十小條。」馮朋流露出稍嫌諂媚的笑容，說道：「這是周大人帶來的見面禮。至於辦差事應當的化費，隨你開，由你討。」

見面禮黃金二百両，眞是一個駭人的數字。辛老四雖有一份喜悅，却也有一份震驚。他在碧色寨過的是昏天黑地的荒唐生活，然而他的腦袋既未發昏，眼睛也沒有發黑。就憑着他的精明，才能在百里左右的黑道上稱雄。他情知這位蒙自道尹周杭大人交辦的差事一定非常扎手。

「馮大哥！」辛老四假作謙拒。「這份厚禮請恕我不能收下。」

「老四！」馮朋瞪大了眼睛。「你嫌少？」

「這是那裏話？周大人要我辛老四給他辦事，已是天大的面子，我怎敢再收下這份厚禮？」

「老四！這份見面禮你一定得收，不然，咱們就無法往下談了。」

「這……」辛老四滿面爲難之色，雖有一半是謙拒，另一半却眞是担心他沒法子吞下這份厚禮。

「好！恭敬不如從命。」辛老四拱拱手，接着神色一正，「馮大哥！周大人究竟交辦一件什麼差事？」

馮朋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宰一個人。」

辛老四緊張的心情鬆了一半，嘿嘿冷笑道：「馮大哥！若是這麼一樁小事，根本就不必費什麼勁，我一個人，就可以辦妥。」

「老四！」馮朋神色凝重地道：「這可不是一樁小事，你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必定事敗。」

「哦？」辛老四一雙眼睛瞪得像鷄蛋，疏疏落落的眉毛也挑了起來。「莫非那小子是三頭六臂，銅鑄鐵澆，一百刀也砍不死的妖精？」

「這個人雖不是三頭六臂，却是智勇過人。說句話你別見怪。你若想單槍匹馬就能取他性命，那是絕無可能之事。」

辛老四不禁動了肝火，冷笑了一聲：「哼！想不到世上還有這樣一個狠角色。馮大哥！這小子是誰？」

馮朋蹲下，隨手檢起一根枯枝，在泥地上一筆一筆用力地寫了一個「蔡」字。

辛老四也蹲了下去，凝聲追問道：「蔡什麼？」

「老四！這個姓蔡的，是頭湖南騾子，却統治了咱們雲南人好多年，想想他是誰？」

辛老四似乎忘記他是蹲着的，面色一變，身子往後一退，一屁股坐在潮濕的泥地上，聲音顫抖地道：「你是說以前的雲南都督蔡……」

他這裏呼姓尚未道名，草叢中突然颼地一响，馮朋身子一旋，右臂倏抬，一道閃光疾射而出。辛老四也是閃電般拔槍在手，身子如蛟龍出洞般靈巧無比地向草坡下方滾去。

從他們那種機警的動作中，顯示他倆都够資格稱爲道上的高手，惜乎他們還不够冷靜，驚動他們的只是一隻灰黃色的野兔。

一把鋒利的七首，穿過野兔圓滾滾的軀體，畧帶枯黃的野草也染上了殷紅的鮮血。

馮朋從野兔身上拔下七首，吁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爲有人在偷聽我們說話哩！」

辛老四緩緩地將快慢機插回腰間，一時沒有開口。而他心中却在爲馮朋重新估價，反應佳，身手快，刀法更是奇準，眞够格稱爲一流的高手。

見他沉默無語，馮朋不禁問了一句：「老四！你在想什麼？」

辛老四一半阿諛，一半誇讚：「馮大哥！玩『飛葉子』的好手我見過不少，可沒有像你這樣快，這樣準的。」

「別捧我了。」馮朋笑着拍拍他的肩頭，緊接着語氣一沉：「怎麼樣？老四，你肯不肯賣周大人一個面子？」

辛四爺眞不知道是否應該一口答應下來，稍作猶疑，立刻閃避地反問道：「蔡都督不是在北京麼？」

「月初就離開北京了，取道日本，香港，目下已到了海防，就這兩天要走滇越鐵路回昆明。」

辛老四神色凝重地說道：「蔡都督雖然離滇三年，雲南省的老百姓都還在懷念他，聽說現在的唐都督都對他非常服貼。這樁事就算我辛老四答應，我的兄弟夥也會有人反對。」

馮朋面上並無不悅之色，心平氣和地道：「老四！我問你，一國之中，誰的地位最大。」

辛老四不經考慮就回答道：「自然是皇帝最大。」

「你說得對。咱們中國現在沒有皇帝，只有大總統。那麼，大總統就是一國之尊。袁大總統順應民情，眼看就要改國體，登大寶。姓蔡的不但不知報恩，反而溜出北京，想回到雲南來舉兵反謀。所以袁大總統才密令周大人設法狙殺。如果你能割下姓蔡的腦袋，包管你有高官厚祿，名利雙收。老四！你可得好生想想。」

辛老四聽得呆了，馮朋所講的話，是他從來不曾聽說過的。

馮朋又道：「老四！只因爲周大人一向很賞識你，才引你走一條榮華富貴之路，你千萬不要辜負周大人的好意啊！」

辛老四雖然是一個江湖混混，憑他精明的頭腦，和神槍絕技，日子過得還算舒泰。黃金白銀或許還誘惑不了他，然而權力的慾望却使他動了心。如果能爲大總統消除一個叛臣，一定可以封侯割地，稱雄一方。

想到這裏，他的腦袋不禁連連地點了幾下，道：「行！不管這樁差事有多麼扎手，我接了。請馮大哥立刻就去回報周大人吧。」

馮朋笑道：「不必回報，周大人早就算定了你會給他面子。走！咱們回王婆子那兒去好好喝幾杯，然後再從容地商量行刺的計劃。」

「馮大哥！你不回蒙自了麼？」

「我要留在這兒助你一臂之力。」

辛老四欣喜若狂地道：「有你相助，好比老虎生翅膀，我的胆氣也壯多了。」

二人走下草坡，辛老四還提着那隻鮮血淋漓的野兔，這是他倆一盆上好的佐酒菜餚。

×　　×

過了晌午，天色還是灰濛濛的。碧色茶樓已由駝背老孟收拾得光鮮潔淨。爐火很紅，水壺直冒熱氣。就等客人上門了。

準得很，老孟才坐下吁了一口氣，他的女兒銀娃子就提着食盒從長街那頭搖搖幌幌地走過來了。

駝背老孟的妻子死得早，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今年剛滿十八，出落得像是一朵鮮花。惹得碧色寨一些登徒子淌口涎。口涎白淌，誰也不敢碰她。脾氣倔強，從不怕事。誰要敢在她面前說句輕薄話，她就能罵你三天三夜，罵得你祖墳冒烟。

老孟偏着頭，看着銀娃子那兩條長辮子幌呀幌的，幌得他心裏好舒服。還隔着很遠他就嚷叫起來：「銀娃子！今天吃甚個菜喲？」

「炸泥鰍，炒四季荳，燒茄子，絲瓜湯……」銀娃子連綳帶跳地進了茶樓。

「好！好！」老孟笑呵呵地道：「炸泥鰍配燒酒，我要喝一杯。」

「爹！」銀娃子嘟起了嘴。「說好了，晌午不喝酒，你可不能耍賴。」

「好！好！」老孟仍是笑呵呵的。「

不喝就不喝，女娃子管老子，年頭不對了啊！」

銀娃子不理他的笑罵，將一盤盤的菜從食盒中拿出來，又爲她爹添了一碗飯。

老孟端起飯碗來才扒了兩口，街上蹄聲得得，一匹高頭大馬停在茶樓門前。那匹馬眞有精神，一甩頭，輕嘶一聲，頸上鬃毛根根直豎。馬上人却剛剛相反，垂頭喪氣，好像三天沒有吃過一粒飯。

老孟剛要放下碗，銀娃子搶着說道：「我來侍候客人。」

老孟坐着沒有動，他那一雙眼睛也同樣盯着來客沒有動，二十七八歲，身裁頎長，貌相也很斯文，就是少了那麼一丁點兒精，氣，神。

來客下了馬，將馬韁套在木樁上，慢如鵝步似地踱進了碧色茶樓。

銀娃子也在很留神地打量來客，連迎客都忘記了。直到客人落了座，她才忙不迭地走過去，問道：「客官喝甚麼茶？」

「沱茶，外帶一碟醬干子。」聲音很低，一口濃重的川腔。

駝背老孟不甘寂寞地問道：「客官從那裏來？」

「遠吶！」來客似乎不太願意搭腔。也好像多說一個字，就會耗去他好大的勁兒。

駝背老孟罩子很亮，不再多問，自顧自地低頭扒飯。銀娃子已將茶碗和醬干子送到來客面前。

來客雖然儀容不惡，却是一副潦倒相。眼高的女娃子誰也不會多看他一眼。可眞怪，一向眼珠子祇看天的銀娃子却對他瞅個不停，似乎對他發生了莫大的興趣。

來客根本不理會她，從腰袋裏掏出一塊乾餅，咬一口餅，配一塊醬干子，儘管那塊乾餅，硬得像石頭，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銀娃子終於忍不住，開口向他搭訕了，她嬌聲問道：「這位客官，是歇一會再走？還是……？」

「幹什麼？」來客抬起頭來，瞪大了眼睛，目光中有戒備的神色。

銀娃子粉面一訕，連忙解釋：「我是看你那匹坐騎該上料啦，若是要多歇一會兒，就教隔壁草料店的小伙計牽去餵個飽，也好馱你趕路。」

「多謝！」來客又恢復了那種有氣無力的聲調，說：「在鎮口上我就先餵飽了馬，牠馱着我走了好幾千里，怎麼能虧待牠哩！」

「好幾千里？」駝背老孟又情不自禁地搭上了腔：「一路上眞够辛苦了。是打從那兒……？」

老孟想到方才碰了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連忙將下半句問話縮了回去。

來客已將乾餅吃完，又喝了半盅茶，精神顯得旺盛了許多，也愛開口說話了：「我從川西來，八月初就上路，走走歇歇，走了好幾個月。多虧這頭牲口，要是靠我兩條腿，走一年也到不了碧色寨。」

聽他的口氣，這兒似乎就是他的旅程終點。

銀娃子興趣盎然地問道：「你千里迢迢跑到碧色寨來幹甚呢？」

「找一個人。」

「找人？」銀娃子向老孟投以一瞥。「你最好問問我爹，這裏的人，不管是土生土長，還是外地來的，沒有一個我爹不認識。」

來客嘴角處流露出一絲難以覺察的笑容，搖搖頭，一句話也沒有說。

駝背老孟連忙向他女兒打眼色，他發覺這位客人警覺性非常高，若是銀娃子一心想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準會討場沒趣。

銀娃子何嘗不明白她爹的用意，却故作不知，以陰陽怪氣的口氣道：「一人一騎，餐風宿露，跑了好幾千里，爲了找一個人，這個人一定非常了不起。」

來客的目光突然變得犀利，明亮，兩道修長的眉毛也在連連聳動。所幸這種令人心悸的神情一瞬間立刻消失。他低下頭去喝了一口客，以極爲低沉的聲音說：「我要找的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他祇是欠了我一點債。」

銀娃子咋舌道：「跑這麼遠的路來要債，就是討到了祇怕也不够盤纏。」

「是啊！姑娘的話對極了。」來客面上浮現了一絲苦笑。「爲人在世，時常會作一些連自己也想不通的傻事。我就是這個樣。若是這筆債討不回來，心頭又有那麼一點兒不甘。」

駝背老孟在來客旁邊的位子上坐下，遞上一根安南菸捲，很客氣地道：「來！燒一桿。」

來客竟接受了，點燃之後，連連地吸了幾口，好像是個老槍，而又許久不嚐烟味。

駝背老孟見對方不似方才那樣冷峻，胆子壯了許多，好奇地問道：「那個人欠你多少？」

「不多，祇欠一條命。」他的語氣很輕鬆，就好像一條命，祇值一角錢那樣便宜。

然而這句話聽在老孟父女的耳中，却不啻晴天霹靂，二人有好一陣子的昏眩。

默然許久，老孟才神色凝重地道：「哥子！我在這間茶館打雜已經不少年了，見過的人成千上萬。我一眼就看出你哥子是個老實人。單人獨馬來到異鄉，凡事都要小心。若是你哥子信得過我，不妨將那個人的名姓說出來，我也好先向你漏點消息。」

來客將目光望着茶樓外面的長街，緩緩道：「我這雙罩子雖說很嫩，却很亮。我也看得出來你們父女生了一副好心腸。不是我信不過，而是怕連累你們，還是不說的好。」

老孟語氣急促地道：「哥子！我是爲你好，碧色寨地頭上複雜得很，說不定你沒有找到人家，人家倒先找到了你。那個時候……」

「你不必爲我担心，」客人的語氣非常平穩，似是有恃無恐。「我知道那個人很厲害。厲害又有甚用？他也祇有一條命，我要的就是他那條命。」

老孟還想說什麼，茶樓門口，紅影一閃，進來了一個人。他連忙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說道：「福旺嫂！妳今天來得好早啊！」

銀娃子也叫了一聲「大娘」，看神色，她似乎叫得心不甘，情不願。

進來的女人約莫三十出頭，一條皂色褲，一件紅緞夾襖，渾身非常光鮮。面上搽脂抹粉，頭髮梳得溜光。與其說她扮得俏，不如說她扮得妖。兩顆水汪汪的眼珠子就像裝了彈簧似的滾來滾去滾不住。

她就是碧色茶樓的女老闆福旺嫂，一個死了男人，膝下無一男半女的小寡婦。

銀娃子收拾了食盒，打算離去。福旺嫂却叫住了她：「銀娃子！妳老是一看見我來就走……」

「我本來就要走了，」銀娃子很不情願地在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我還要趕回去織襪子，明天那個安南商人就要來收貨了。」

「來！」福旺嫂已經走進了那座小小的櫃枱，向銀娃子連連招手。「我祇跟妳說幾句話，又費不了多少時間。」

「銀娃子！還不快過去。」駝背老孟向他女兒叱喝一聲，同時又擠擠眼睛。

銀娃子無可奈何地走到櫃枱邊，面上却沒有好顏色。

「銀娃子！」福旺嫂却是眉開眼笑地說道：「那天，我跟妳談的事情想好了沒有？」

「什麼事啊？」銀娃子皺緊了眉頭。

「妳呀！」福旺嫂伸出尖尖的手指在銀娃子眉心處點了一下。「就是會跟大娘我裝糊塗。女娃兒遲早總是要嫁人的，像王鎮長的二公子，到那兒去找喲！有錢、有勢，人又生得俊。聽大娘的話，你要是肯作王鎮長的媳婦，包妳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大娘！我才十八呀……」

「哼！十八不嫁，難道妳要等到二十八作新娘子？那個時候就沒人要妳啦！」

「我……」銀娃子支支吾吾地，總讓她找到了一個理由，「我要是嫁出去了，就沒人服侍爹，我想等兩年再說。」

「人家那邊早就放過話來了，娶妳過門之後，連帶妳爹也接過去。作老太爺不比在我茶館裏打雜好得多麼？」

銀娃子眞想直截了當地告訴她，像玉德全那種紈袴子弟，就是世上男人死光，祇剩他一個，也絕不會嫁給他。想想她爹再三交代她不要開罪福旺嫂，這話才沒有衝口而出。但她也沒有說別的話，一個勁地低着頭，悶不吭聲。

「仔細想想，」福旺嫂倒是很有耐性，「過幾天再給我回話。」

銀娃子連招呼也沒有打一聲，就提着食盒往外跑去。依照她的本意，她很想在離去之前和那位陌生的客人打一個照面，而她却缺乏那種勇氣，她祇看到了穿在來客脚上的一雙多耳蔴鞋，上面全是污泥。

「老孟！」她一張口，老孟立刻就跑到了櫃枱。「我這一輩子也沒有作過媒，頭一回就如此不順當。是你看不起王鎮長的家世？還是看不起我這個媒人？」

老孟是個駝背，身子本來就勾得很低，在福旺嫂的萬丈氣燄下顯得更低了。他陪着笑臉道：「福旺嫂！妳又不是不知道，銀娃子脾氣倔得很，讓我慢慢跟她說。妳別急。」

福旺嫂冷笑道：「我要是急，那可眞的成了皇帝不急，急太監啦！老孟，我是爲你們父女打算，可不是貪圖你們的謝媒禮啊！」

老孟除了連聲應是之外，簡直就沒有別的話說。

那位遠道而來的客人吃飽喝足，這會兒斜倚在椅子上閉上了眼，他好像一點也不關心這邊的談話。

老孟剛一回身離開櫃枱前，茶樓門口人影幌動，一連串進來三個人。

領頭一個身裁特別高大，就像半尊塔。一頭亂髮，滿頰虬鬚，活像關公駕前的周倉，可惜他的目光猥瑣，缺少了周倉那種威嚴。跟在他身後的兩人也都是獐頭鼠目，一臉流氣。

這三個人一進門，站在櫃枱裏面的福旺嫂面上立刻蒙上了一層陰影。她的臉就像變化多端的天氣，祇不過一瞬間，陰影倏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濃郁的笑容。一搖三幌地繞出了櫃枱，尖聲驪叫道：「沈三貴！欠了老娘三塊七角的茶錢，一躲三個月不見影子。好哇！你還敢上門，不怕老娘跟你要賬？」

沈三貴就是那個大個子，重重地在椅子上一坐，翹起了二郎腿，面上浮現怪里怪氣的笑容。嘿嘿笑道：「福旺嫂！聽見妳的聲音我就渾身發酥，今晚睡覺不要門門，準二更我來，咱們好一好。」

雖是謔詞，福旺嫂却不以爲忤，尖聲笑道：「好啊！老娘這兩天正饞得慌，你來給老娘塡塡饑倒也不錯，祇是要當心我那死鬼陰魂不散，躲在床角裏找機會掐你的頸子。」

沈三貴漢臉邪氣地道：「別嚇唬人！我頭上火燄旺，福旺的魂兒見到我就要退避三舍。古話道得好，人在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妳今天晚上要是門上門，就是怕我壓扁妳……」

話愈說愈下流，駝背老孟不禁連皺眉頭，連忙將泡好的茶端過來，才算將沈三貴滿口的髒話給打住了。

沈三貴一把抓住了老孟的胳臂，向門外呶呶嘴：「門口那匹馬是誰的？」

「吶！」老孟指了一指，「是這位客人的。」

那位遠道來客還是歪着腦袋在打瞌睡，似乎三天三夜不曾閉過眼。

「從那裏來的？」沈三貴的嗓門突然壓低了許多。

老孟搖搖頭。「不大清楚。好像遠得很。」

「到碧色寨來幹甚？」沈三貴一個勁地往下追問。

老孟無言地搖頭，而他心裏却在暗暗爲那個遠道來客担心，看樣子他將會有廝煩。

沈三貴將老孟鬆開，朝那個獐頭鼠目的小伙子打了一個眼色。

其中一個立刻站了起來，在那位遠道來客的蔴鞋底上踢了一下，叱喝道：「喂！醒醒。」

那位遠道來客緩緩地睜開了眼睛，身子一絲也沒有挪動，仍是那樣斜靠在椅背上，懶洋洋地道：「是不是在叫我？」

沈三貴就坐在他對面，冲着他一瞪眼睛，冷冷問道：「門口那匹馬是你的？」

「嗯！」遠道來客坐直了身子，伸個懶腰，反問道：「怎麼樣？」

沈三貴道：「從那裏偷來的？」

任何人聽了這句話都會動火，最少也會感到驚訝，然而這位遠道來客連眉毛都沒有抬一下，神情冷漠地道：「你怎麼知道我是偷來的？」

「憑你一身邋遢相，也配有這樣一匹好馬？」

遠道來客似乎懶得和他爭執，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又閉上了眼睛。

站在房邊的駝背老孟不禁暗暗爲他揑了一把冷汗。論拳頭，沈三貴在碧色寨可說是又硬又大；若論心腸狠毒，雖比不上刀疤辛老四，却也差不了多少。就憑他那種愛理不理的勁頭，就够資格挨揍。

熟料沈三貴並沒有發火，嘿嘿笑道：「就算是偷來的也要靠本事。朋友！這匹馬我買了。」

「你出多少錢？」遠道來客睜開了眼睛。

噹地一响，一塊袁大頭落在茶几上。

遠道來客用兩根指頭將大洋夾起來，吹一吹，移到耳邊聽一聽，緩緩問道：「就這一塊錢？」

「朋友！識相點，老子名叫沈三貴，給你一塊大洋算是看得起你。」沈三貴滿面獰笑地一擺手，「姚順子！牽到彭鐵匠那裏去修修鐵蹄，我還要趕遠路。」

一個獐頭鼠目的小伙子立刻向外跑去，他的手剛一搭上馬韁，只見那位遠道來客手腕一抬，大洋脫手飛出，奇準無比地打在那小伙子的肩頭上。那傢伙啊喲一聲大叫，向後栽倒，一隻手扶着受傷的肩頭，半晌沒有爬起來。

沈三貴面色大變，站了起來，拱拱手，道：「能否見告朋友的大名？」

「姓趙，單名一個飛字。」遠道來客仍然坐在椅子上沒有動。

沈三貴冷笑道：「我早就看出趙朋友是個會家子，不過，碧色寨不是你逞英雄的地方。站起來，我要領敎領敎。」

「慢點！」福旺嫂繃着面孔，走了過來。

「幹什麼？」沈三貴微微一楞。

「先還債！」福旺嫂伸出她那白白嫩嫩的手。「我看得出，你這趟出遠門，一定發了點小財。」

沈三貴探手從腰間褡褳中摸出四塊大洋放在福旺嫂的手心裏，連連揮手，不耐煩地道：「閃開！」

福旺嫂眞是一個不簡單的女流之輩，身子紋風不動，連聲冷笑道：「沈三貴！你敎誰閃開？」

「哦！」沈三貴不禁瞪起了眼睛。「妳護着外來的人？」

福旺嫂冷冷道：「我是誰也不護。要打架上外頭去。我這裏開茶館作生意，可不是練武場。」

沈三貴幾乎氣得七竅冒烟，揑緊的拳頭格格作响，但他並沒有貿然揮出，顯然對面前這個女人有所顧忌。

最後，他終於離座而起，忿忿地走出門外，指着趙飛咆哮道：「姓趙的，有種就出來。」

福旺嫂轉了個身子，低聲道：「外鄉客！坐在這兒誰也不敢動你一根汗毛。若是離開茶館，我就不敢保險了。」

趙飛根本就沒有理會她，逕自向老孟問道：「茶錢多少？」

「二十個銅枚。」

趙飛掏出二十個銅錢放在桌上，又問道：「鎭上可有最便宜的客棧？」

「有！有！就在車站附近有一家叫做『大方客棧』的非常便宜。睡通鋪，十八個銅板一夜……」

趙飛說了聲謝謝，站起來走了出去。

沈三貴已經在門口擺好了架勢，另一個沒有帶傷的小伙子也在一旁策應，然而趙飛却沒有將他們看在眼裏，走起路來像平常一樣地輕鬆。

剛一跨出大門，沈三貴突然身子一矮，飛起一脚，向趙飛的腰部掃來，勁風呼呼，顯示這一脚的力道很猛。

趙飛身子微微一旋，輕抬右手，只聽叭地一响，竟然將沈三貴的足踝抓住了。如此一來，沈三貴成了倒栽葱，身子懸了空。

另一個正想飛身前撲，一見沈三貴那副模樣，立刻將身子穩住，不敢妄動。

趙飛一招制敵，並沒有得意之色，語聲輕緩地道：「沈三貴！我一路上累得很，實在沒有精神打架，算你走運，不然你這條腿早就斷了。」

沈三貴身子倒懸，儘管他那雙鐵拳又硬又大，却揮不出去，只得見風轉舵，好聲告饒：「趙兄！算我沈三貴有眼不識泰山，請趙兄放手，我給你賠禮告罪。」

「用不着！」趙飛右手往前一送，把沈三貴摔出去好遠。「倒想麻煩你代我傳一句話。」

沈三貴從地上爬起來，連連點頭，道：「請交代，我一定代傳。」

趙飛側轉半個身子緩緩道：「你兇，你狠，但是你却少不了人家三塊七毛大洋的茶錢。這就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千古不移之理。告訴刀疤辛老四，我跟他有筆舊賬需要結一結。請他到大方客棧來會我。憑他的萬兒，應該不會落荒而逃。即使要逃，他也逃不掉。」

「是！是！」沈三貴連連彎腰，半鐵塔的身子突然矮了半截。

趙飛解下馬韁，騰身上馬，緩緩向車站那邊走了。

沈三貴幾次三番想伸手到腰間掏傢伙，却又忍住了。他看得出來，姓趙的是個扎手貨，未必就能在他身後打冷槍。

「老孟！」他繃着臉喝問：「辛老四什麼時候來？」

「多半要到天擦黑。」

「將姓趙的話轉告他，方才你都聽見了。」沈三貴氣呼呼地一擺手，說：「我們走。」

福旺嫂似乎是存心想奚落他，尖聲大嚷道：「沈三貴！晚上要不要到老娘那兒去？」

沈三貴冷笑道：「福旺嫂！我知道妳和保安隊隊長有一腿交情，所以才敢這樣狂。不過妳最好放明白一點，咱們兄弟夥也不是好惹的。」

福旺嫂連聲嬌笑不住，笑聲中，沈三貴已帶着他那兩個小嘍囉倉惶地走了。

福旺嫂笑聲一歛，正聲道：「老孟！那個姓趙的是個什麼來路？」

「誰知道？」老孟顯然不想對她說眞心話。「還不是千里尋仇，冤冤相報那一套。」

「這小子！」福旺嫂的語氣中明顯地透出關切之意，「單人獨馬來到碧色寨，找的又是殺人不眨眼的刀疤辛老四，竟然先漏出了風聲，這不是找死麼？」

也說不上來是什麼緣故，駝背老孟竟然莫名其妙地爲趙飛担上了一份心事，只可惜他這個駝子在碧色寨毫無能力，無法幫忙。如今一聽福旺嫂的口氣，心中不禁一動。低聲道：「福旺嫂！若是妳不忍心眼見姓趙的死在刀疤辛老四的手裏，妳倒有個法子救他。」

「我有什麼法子救他？」福旺嫂那兩道細細長長的眉毛挑了起來。

「妳去跟薛隊長送個信，敎薛隊長隨便挑個理由，趕他離開碧色寨，不就行了麼？」

福旺嫂皺起眉毛來認眞地想了一陣，接着噗哧一笑：「老孟！你眞會出餿主意。呃！……這兒交給你了，我到大方客棧去看看。」說罷，就一搖三幌地出門去了。

駝背老孟身子是彎的，心眼兒却不拐彎。他眞想不透，一向專爲自己打算的福旺嫂，怎會如此熱心地想要幫一個外鄉人的忙？

× ×

小啓 「神眼遊龍」作者臥龍生君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大方客棧就在車站旁邊，專作三等旅客的生意。因爲滇越鐵路和碧石鐵路穿行崇山峻嶺之間，夜間不行車，旅客都要下車投宿旅店過夜。雖然設備簡陋，生意倒也不惡。

這個時候方不過下午兩點來鐘，過夜的客人還沒有來到，店堂裏顯得冷冷清清的。福旺嫂一跨進門，專門在門口迎接客人的小喜子就迎了過來。滿面笑容地道：「喲！福旺嫂！今天刮什麼風，把您給吹來啦！」

福旺嫂向店堂裏掃了一眼，低聲道：「小喜子！剛才有沒有一個姓趙的外鄉人來投店？」

小喜子連聲應道：「有！有！是個川娃子，他住在……」

「小喜子！請他到店堂裏一下，就說我有要緊的事要告訴他。」

小喜子傻了眼，他怎麼也猜不透，這個在碧色寨很兜得轉的女混混跟那個滿身邋遢的外鄉人是怎樣搭上關係的。

「快去呀！」福旺嫂見他發楞，連忙加以催促。

「是！是！我給妳倒杯茶，妳坐一會兒。」

小喜子去了約莫五分鐘，才和趙飛一起來到店堂。這個時候的趙飛已經洗過了臉，也換了衣裳。雖然渾身上下已經乾淨了不少，看上去仍是缺少那麼一丁點兒精，氣，神。

福旺嫂滿面笑容地道：「來打擾你，眞是太冒昧了。」

趙飛在她對面坐下，先皺皺眉頭，然後才低聲發問道：「不知妳有什麼要緊的事？」

「弟娃兒！」福旺嫂拿出了四川人的口吻。「我今年三十一，喊你一聲弟娃兒想必還够格。」

趙飛緩緩地點點頭：「够格！我今年方二十八。」

「弟娃兒！」福旺嫂上身向前一湊，嗓門壓得極低：「方才我看你的出手，乾淨、俐落，不是一年半載練出來的功夫。看你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也好像在江湖上跑過幾年。那麼，招子就該放亮些。」

「嗯！」趙飛低着頭，漫應了一聲。

「碧色寨是個什麼地方，想必你也弄清楚了。這裏是龍蛇雜處，三敎九流無所不有。有專跑滇越鐵路的私梟；有大烟販子；有殺人越貨的土匪；有橫眉竪眼的地痞流氓；還有帶槍開小差，等待機會發利市的逃兵。我是一個老不算老，小不算小的女人。能够在這裏開茶館，你大概也猜得到我不是一個尋常女人。」

「嗯！」趙飛仍然勾着頸子。

「那麼，我說句話，你要聽不聽？」

「我在聽。」

「我不問你跟刀疤辛老四結的什麼樑子，問你，你也不會說。你單人獨馬來到碧色寨，放出話去，要刀疤辛老四到客棧來找你，江湖味道是够了。不過你的作法却太傻，我敢肯定，你絕對無法看到明天的太陽。」

「未必。」

福旺嫂冷笑了一聲：「哼！弟娃兒！你眞够豪氣。不是嚇唬你，刀疤辛老四手下有十幾個兄弟，一人打你一槍，你身上就有十幾個窟窿，你想過沒有？」

「我跟刀疤辛老四了結樑子，與他的兄弟無關。辛老四也算是個人物，若有骨氣，他就該挑單個來找我。他有本事在我身上開個洞，就算他狠。」

「弟娃兒！你太嫩了啊！」福旺嫂老氣橫秋地道：「自從我那死鬼下世以後，我整天坐在茶館裏坐了五年，什麼樣的人物我沒有見過？你以爲刀疤辛老四是英雄好漢？他是天生的殺胚，比狐狸狡，比蜈蚣毒，比……比……」

「多謝妳的提醒。只是人已來了，不能就此回去；話已放出去，也收不回來。我多加小心就是。」

「弟娃兒！聽我一句話。」福旺嫂的口吻像是在懇求。

「妳說。」

「離開這家客棧。」

趙飛先是一楞，接着苦笑道：「妳是敎我躲起來麼？算了。足足三個月我沒有好生上床睡過覺，餐風宿露的滋味太難受了。」

福旺嫂聲音極低地道：「我帶你去一個比這裏既安全，又舒服的地方。」

「哦？」趙飛有些發楞。

「躲到我家裏去。」

「我爲什麼要躲？」趙飛的語氣有些冒火。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怎知道刀疤辛老四要怎樣算計你？弟娃兒！聽我一句話絕不會錯。魂斷異鄉想必你不在乎，含恨而歿只怕你閉不上眼。」（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與皇甫秀華夜探府尹衙門，意外發現九指神偷莫木森僞冒知府，周震川把他揭破後，莫木森自願終身追隨周震川効力，當晚莫木森引周震川與皇甫秀華往見施存中知府，把丐帮帮主施雷相托之事說出，周震川更夤夜找來施雷，施存中雖默認施雷確是其父，但爲愼重計，決俟翌日等老夫人確認後才正式認父，施雷走後，皇甫秀華將有人施害丐帮之事說出，並指出老夫人義女梁慧娟乃奸細，然後定下將計就計之策，護送施存中返衙，周震川與皇甫秀華返抵丐帮，施雷急不及待向他們詢問經過——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洗心環

喜雨猶未降　邪風已颸生

皇甫秀華故意不馬上回答他的話，慢吞吞的坐向一張椅子上，惹得老花子施雷心急不耐，大聲吼道：「秀華，你聽到老花子的話沒有？」

皇甫秀華伸展了一下四肢，回眸一笑，道：「事情辦妥了啦！急什麼！唉！好餓！」

老花子施雷忍不住哈哈一笑，道：「好一個調皮的丫頭，事情才剛開始，你就拿起老夫的蹻來！」

老花子施雷雖是這樣說，人却轉身走了出去，很快的，菜呀！酒呀！都帶進來了。

皇甫秀華這才笑着把老花子施雷尚不知道的情節和準備對付梁慧娟的辦法，一一說了出來，老花子施雷聽了，滿心高興，自己一連乾了七八杯，才笑嘻嘻而去。

×　　×

「慈雲寺」離城約有八九里路，因為進香禮佛的人長年不絕，道路修築得甚是寬敞，沿途可供休息的涼亭茶棚，到處都有。

老夫人一瓣心香，上午就帶了梁慧娟與十幾個隨行護衛，到了「慈雲寺」，一心禮佛上香，祈禱訴願。

這時，「慈雲寺」外表看來，在佛光普照之下，是一片祥和，處處靄雲瑞氣，其實暗中却是各懷異心，殺機隱伏。

老夫人中午用過齋飯之後，便在一座靜院之內，等待老花子施雷前來相會。

約在未申之間，老夫人休息的靜院之外，忽然來了一個六十開外的老者，手中搖着一把黑色摺扇，直向院內走去。

院前護院衞士只望了那老者一眼，那老者與上面指示下來的人，穿着打扮完全相同，都視如未見，任他長驅直入，走進院內。

他向院內行約二十餘步，忽然迎面走出一位青衣少女接住他，輕聲問道：「請問老丈貴姓？」

老者臉帶笑容道：「施！……」

那少女一欠身，道：「請！」便領着那老者，繞過一條走廊，進入一座花廳之內。

那青衣少女肅客就座，奉上一杯香茗，便轉身退了出去，廳中只靜靜的留下那老者一人。

這老者自然就是那前來準備與老夫人相晤的丐幫幫主老花子施雷了，他今天穿得很是整齊，從頭到脚都梳洗了一番，完全換了一個人似的，全身上下沒有一點乞丐味，倒像是一位鄉下的土財主。

老花子施雷坐在客廳之內等了一陣，仍未見有人走出來，茶几上的茶香，一陣一陣向鼻中送來，百無聊賴之下，品品茗却也是打發時光的好辦法。

老花子施雷輕啜慢飲，不知不覺，一杯香茗已是盡入腹中。

這時，內堂傳來一片脚步之聲，旋見梁慧娟攙扶着老夫人慢慢走了出來，在老花子施雷對面椅子上坐下。

老夫人今天的臉色顯得非常蒼白，大約是昨晚一晚都興奮過度，沒有睡好，她與老花子目光一接，老花子心頭猛然一震，大是詫異，暗暗忖道：「不要她說話，看她的眼神，她就是雪君本人無疑，為什麼會是本人呢？難道這丫頭還有別的花樣不成？」

要知，昨天老夫人決定今天與老花子施雷相見之後，梁慧娟曾去向九指神偷莫木森假扮的知府大人建議，為兼顧老夫人的身份體面，準備在老夫人與老花子施雷眞正見面之前，多加一場插曲，安排一個假老夫人先與老花子見面，看老花子分不分辨得出，老花子要是眞假不辨，則其他的一切，就不用談了。

梁慧娟這種安排，說起來情理兼備，不容九指神偷莫木森當時不答應，可是隨後，九指神偷莫木森便把梁慧娟這種打算告訴了周震川與皇甫秀華他們。

當時，大家認為梁慧娟此事，必定另有用心，絕不會老老實實的照她自己說的話進行，因此也暗中有了適當的準備。

老花子施雷當老夫人出現時，心理上根本就沒把她當做與自己相別了數十年的愛妻。

其所以舉目向她望去，也不過是在表演而已。

但這時事出意外，當面的老夫人，竟然眞是自己離別了數十年的愛妻，這江湖經驗豐富，胸有成竹的丐幫幫主老花子施雷也不由得心弦大是震惑，內心之中，熱血翻騰，洶濤巨浪般激動起來。

老夫人這時已是淚水盈盈，一傾而下，囈語般喃喃的道：「我看得出來，你……你……眞是存中的爸！」

老花子施雷也是顫聲的道：「你，你，不就是雪君麼！」

心有靈犀一點通，誰也用不着拏往事細節，盤詰對方了，老花子施雷這時心中除了說不盡的歉疚與自責之外，似乎什麼也忘記了，身形一站而起，便向老夫人走去。

他身形一動，只見梁慧娟忽然搶步而出，向老花子施雷拜了下去，口中銀鈴般呼道：「女兒梁慧娟，叩見義父大人！」

她這一拜，正好阻住了老花子施雷去路，而老花子施雷激動的心情，也為之一遏，定下心來，展容含笑，道：「啊！原來你就是慧娟，請起，不要多禮了。」一揮手，發出一股無形勁力，把梁慧娟托了起來。

梁慧娟柔順的站起身來，謝了老花子施雷，輕「啊！」了一聲，道：「兩位老人家久未相見了，今日重逢，女兒去親手替兩位老人家準備幾樣小菜去，兩位老人家請先慢慢談吧！」

全身充滿了高興，轉身飛也似的跑了出去。

兩老夫妻雖然久別重逢，但都已是歷經風霜，飽嘗艱辛的老年之人，感情一度激動之下，便都律己自持，冷靜了下來。

老花子施雷緩緩落回座上，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夫人，老夫這時，但覺悔愧萬分，也不知如何表示我千萬分之一的心意了。」

老夫人苦澀的一笑，道：「什麼話也不要說了。」

老花子施雷「咯！咯！咯！」乾咳了好幾聲，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心中一動，說出一句關切的話道：「我看你今天臉色蒼白得很，秀華回來說，你的毒傷不是完全好了麼！為什麼……？」

一語未了，忽然一道冰冷的話聲，接住道：「舊毒好了，難道就不會再中新毒麼？」

鬼魅般，一條人影突然之間從老夫人椅子背後站了起來，那人一身黑衣黑褲之外還罩了一個黑色頭罩，隨着他的現身，老花子施雷但覺有一股奇寒的冷氣襲來，不由得從心底打了一個冷噤。

這冷噤一打，四肢百骸之間，也似帶出了一股冷意，老花子施雷暗中大吃一驚，立時吸了一口眞氣，力行四梢，勉強把那股冷氣壓了下去。

老花子施雷聲音一沉，道：「你是什麼人？」

那黑衣人直接了當的道：「什麼人，就是今天早上，向尊夫人下毒的人！」

老花子施雷怒目一翻，沉聲怒叱道：「你！……」

那黑衣人一搖手，冷喝道：「老花子，你要輕舉妄動的話，吃了苦頭，和害了尊夫人，莫怪老夫言之不早。」

老花子施雷自己倒不怕吃苦，那人就站在老夫人身後，出手就可傷到老夫人，却叫他不得不忍住一口怒氣，色厲內荏的冷笑一聲，道：「只知向婦人女子下手，算是什麼人物。」

那黑衣人一笑，說道：「老夫現在不是和你煑酒論英雄，我只是來告訴你一件事實。」

老花子施雷冷「哼！」一聲，道：「你想就此威脅老夫，那是在做白日夢！」

那黑衣人發出一聲嘿嘿獰笑道：「聽不聽在你，怕不怕在你，老夫却要說給你聽一聽。」

話聲微微一頓，聲音由厲轉凌，沉聲道：「老實告訴你，老夫不但在尊夫人身上下了毒，而且在你那作官的兒子以及兒媳婦孫兒等人身上統統下了毒，而且你老花子身上也不例外……。」

老花子施雷嗤笑一聲，道：「哼！區區鬼蜮技倆，豈能奈何得了老花子。」

黑衣人乾鴨子似的尖笑一聲，道：「你以為什麼毒，皇甫老兒那寶貝女兒都能解麼，那你就走着瞧吧！……」

話聲未了，廳外忽起一陣銀鈴般的笑聲，說道：「兩位老人家，酒菜已經準備好了！」

梁慧娟入廳先揚聲，親自托着一隻盤子，連酒帶菜，都放在盤子上，舉步送進廳來。

梁慧娟話聲一起，那黑衣人忽然伸起左手搭在老夫人肩頭之上，梁慧娟一現身，黑衣人立時冷喝一聲，道：「梁慧娟！你看到了沒有？」

梁慧娟驚叫一聲，道：「你，你要做什麼？」

黑衣人陰沉沉的笑道：「你照老夫的

話行事，就是了！」

梁慧娟心繫老夫人安危，不敢輕舉妄動，輕嘆一聲，道：「你千萬不要傷了老夫人，有什麼吩咐，我遵命就是！」

黑衣人道：「放下酒菜，過去替老夫點了老花子的『玄機』，『章門』兩處穴道。」

梁慧娟放下酒菜，走到老花子施雷面前，欠身一禮，道：「請老人家，顧念老夫人……。」

老花子施雷點頭一笑，道：「老夫不會怪你，你下手吧。」

梁慧娟又告了罪，才出手點了老花子施雷「玄機」「章門」兩穴。

黑衣人見梁慧娟已制住老花子施雷，身形一閃而出，出手一指，飛點梁慧娟「風眼」穴。

梁慧娟聞風知警，忽然冷笑一聲，道：「來得好！」玉肩一沉，先讓過那黑衣人飛來一指，接着柳腰一旋，右手反穿而出，「葉底偷桃」五指如鈎，向那黑衣人左脇之下抓去……。

梁慧娟一面出手頑強抵抗，同時口中發出一聲叫人長嘯，嘯聲短促的向外傳了出去。

那黑衣人一招失手，未能制住梁慧娟，梁慧娟逆襲手法已到，黑衣人冷笑了一聲，道：「丫頭，你是找死！」甩袖揮掌，向梁慧娟背上拍了下去。

這一招，乃是那黑衣人不屑閃身避讓，所使出的以攻為守的招術，料定梁慧娟勢必為了保全自己而撤身後退，只要梁慧娟一退，他又完全處於主動了。

詎料，梁慧娟根本不為自己生死安危打算，不但不避不讓，而且銀牙一咬，右手去勢更疾，依然直攻那黑衣人左脇。

她似是下定決心，寧可自己死於那黑衣人掌下，也非一抓掏出那黑衣人的心肝不可，她這一拚死忘生的打法，確使那黑衣人大吃一驚，縱然一掌把梁慧娟立斃掌下，如果自己受了傷，也是得不償失，那黑衣人當然不會這樣做，迫得閃身一讓，他這一讓，自然也傷不到梁慧娟了。

他掌力雖然沒有擊中梁慧娟，可是掌風餘勁却掃了梁慧娟一下，掃得梁慧娟立脚不住，向前衝出三四步。

梁慧娟這時形同瘋狂，衝出去的身子打了一個旋轉，又向那黑衣人撲了過去。

這時，外面也因梁慧娟的發嘯示警，引起了一片人聲，黑衣人再想衝過去挾持老夫人，却被梁慧娟死死擋住。

那黑衣人一身功力雖然比梁慧娟高得太多，由於梁慧娟根本無視於自己生死存亡，招招行險，一套拚死打法，一時之間，竟是無法越雷池一步。

時機稍縱卽起，二個便裝護衞，已衝了進來，黑衣人要想得手，已是再無可能，氣得那黑衣人大吼一聲，不顧一切的甩出一袖，向梁慧娟打去。

梁慧娟得意頭上，沒想到黑衣人猛然發難，一個措手不及，被黑衣人一袖甩在身上，頓覺一股大力捲來，把她捲得平飛了出去，呼！的一聲，衝在牆壁之上，當場吐了一口鮮血，昏倒地上。

這時，那黑衣人已無法再留，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道：「花子，你要不在六個月之內，交出幫主之位，咱們走着瞧吧！」

話聲中，身形一射而起，衝出廳外而去。

一陣混亂之後，梁慧娟已被扶了起來，靠在座椅之上，悠悠醒了回來。

只見她人一醒轉來，眼睛尚未睜開，便憂心熾熾的問道：「老夫人，您沒有事麼？」

她為了衞護老夫人，捨死忘生受了重傷，人一轉來，心中只記着老夫人，純情至意，好不叫人感動。

老夫人熱淚盈眶，忙接口說道：「可憐的孩子，你心裏只記着為娘！為娘多虧了你，絲毫無傷，倒是你的傷勢，很是嚴重，千萬別再多說話，好好的安心靜一靜吧！」

梁慧娟強掙着坐了起來道：「娘，孩兒沒有什麼，只是被撞了一下，撞翻了氣血而已，並不是什麼重傷，只要娘沒什麼事，孩兒就放心了。」

說話之際，目光轉動，只見老花子施雷仍然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顯然，還沒有人替他解開穴道。

老花子施雷身手被制，口舌仍能言語，但他却沒有做聲，靜靜的，坐在那裏發悶。

大家都認為梁慧娟有問題，照剛才的情形看來，她又怎會有問題呢？

老花子施雷心裏眞有些迷惑難解了。

梁慧娟目光射向老夫子施雷，口中發出一聲無比歉疚的呼叫，道：「啊！眞是對不起你老人家……。」

掙扎着走到老夫子施雷身前，出手解了老花子施雷穴道，她勉力而為，替老花子施雷解開穴道之後，又牽動了傷勢，不由的又張口吐了一口鮮血。

老花子施雷熱血沸騰的讚嘆一聲，道：「呀，你這又何必哩！」

右手一探，搭住梁慧娟腕脈，一道熱流內力，已攻了過去，同時，輕喝一聲，道：「好好的調息，不要多操心了。」

梁慧娟嘴角上掠過一道難以形容的微笑，吸了一口眞氣，借助老花子施雷內力之助，把迸裂的傷勢壓了下去，過了片刻，傷勢已是大好，向老花子施雷感激的道：「多謝你老人家了，孩兒的傷勢已經無礙了。」

老花子施雷鬆手放開梁慧娟手腕，一回頭只見皇甫秀華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在他身旁了。

老花子施雷眼含輕責心意，望了皇甫秀華一眼，說道：「你要早來一步，就好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話鋒一轉，又道：「梁姑娘剛才受了傷，你快替她看一看吧！」

梁慧娟搖頭道：「小妹的傷勢，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還是請皇甫姑娘先看看我娘吧，我娘又中了他們暗算了。」

皇甫秀華三脚兩步走到老夫人身前，行了一禮，便替老夫人把脈檢查起來。

這時，梁慧娟已把所有的人遣出廳外，廳中又剩下他們四個人了。

皇甫秀華微帶淺笑的面色，突然慢慢的凝重起來，柳眉一蹙，輕輕的「啊！」

了一聲，凝重的臉色又抹上了一層陰影。

梁慧娟忍不住憂心如熾的問道：「皇甫姑娘，她老人家的毒傷不要緊吧！」

皇甫秀華皺起眉頭，喉中嚮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道：「這個……這個……我一時還說不上來。」

梁慧娟大驚失色道：「您都說不上來，這不是太嚴重了麼？」

皇甫秀華搖了搖頭，勉強地一笑，道：「談不上嚴重，不過要些時候而已。」看她說話的情形，顯然她自己也沒有充份的信心，她口說不嚴重，實則，等於承認了老夫人這次的毒傷，不比等閒了。

老夫子施雷想起那黑衣人的話，臉色大變，長嘆一聲，道：「據那黑衣人說，他這次在老夫和存中夫妻兒女身上也都下了毒，不知是不是一樣的毒？」

皇甫秀華道：「你老人家的毒，我們回去之後，再慢慢檢查吧。」

話聲一頓之後，從懷中取出一隻藥瓶，一共倒出五粒靈丹，交給梁慧娟道：「梁姑娘，我這裏有五粒護心靈丹，請你先給老夫人服用一粒，餘下四粒請分給知府大人他們四人服用，當能暫保康安，無需驚慌，這區區之毒，我想我還能想得出辦法來。」

梁慧娟接過靈丹，又向皇甫秀華欠身一禮，道：「我們一切，完全仰仗姑娘了，請姑娘多多費心，小妹一定不忘姑娘的大恩大德。」

皇甫秀華玉容微微一紅，道：「梁姑娘請放心，我能不盡力麼？不說別的，這個人我也替我爹丟不起。」

梁慧娟又謝了皇甫秀華一番，把那靈丹給老夫人服用了一粒。

皇甫秀華目不離梁慧娟，待老夫人服下靈丹後，回頭向老花子施雷道：「施伯伯，你老人家還有什麼事沒有？我們也該去了。」

老花子施雷向皇甫秀華微微一示意，大步走向老夫人身前，雙拳一抱，沉聲說道：「今天得與夫人重晤，老夫已是快慰平生，但衡諸目前環境，今後，也不便再來探視夫人，請夫人多多保重，老夫在這六個月之內，必有以報命，請夫人寬心以待吧。」

老夫人站起身來，痴痴的望着老花子施雷，半晌之久，發出一聲長嘆，揮揮手，說道：「什麼話都不要多說了，我知道，你有你的事，你去吧！孩兒面前我會對他說明。」

老夫人目光一轉，又向皇甫秀華點了一點頭，道：「秀華，你可要時時來看看老身。」

皇甫秀華欠身道：「侄女還要替你老人家醫病哩！自然會常常來看你老人家，只是來得多了，你老人家可不要厭煩！哈哈！哈哈！」最後，她却調皮的一笑，把當時沉悶的空氣，給大家帶來些輕鬆。

老夫人不禁莞爾一笑，道：「煩了的時候，你再給老身吃一服開心劑就是。」

皇甫秀華當老花子施雷趁着老夫人心情一朗之際，告辭退了出來，離開「慈雲寺」之後，老花子施雷想起剛才那黑衣人的話，心中像是壓了一塊千斤重鉛，一路上都鬱懷難開，悶悶不樂。

皇甫秀華離開「慈雲寺」之後，却是一掃剛才那種強為歡笑的勉強態度，而恢復了原來眞正的笑容，笑向老花子施雷道：「花子伯伯，船到橋頭自然直，放開心來吧！發什麼急？」

老花子施雷搖頭苦笑，道：「秀華，你別說風涼話，好不好。」

皇甫秀華笑道：「花子伯伯，你放心，那點點毒傷，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只是暫時不願替她老人家醫好吧了。」

老花子施雷飛躍的身形，猛然一刹，瞪目望着皇甫秀華，惱怒的道：「不願醫她！你是什麼意思？」

皇甫秀華揚起秀眉，一笑道：「自然有道理。」

「什麼道理？」

皇甫秀華道：「我今天醫好了她的毒傷，明天人家再向他們下毒呢？」

「明天再醫！」

皇甫秀華一笑道：「明天之後，還有後天呢？」

老花子施雷怔了一怔，想通了，如果天天這樣下去，總不成一天到晚替她醫毒，濃眉一皺，答不出話來了。

皇甫秀華一笑道：「花子伯伯，您和那黑衣人談話，我都聽到了，我不和他們醫毒，也就是將計就計哩！」

老花子雙目一瞪，說道：「你既然已經見到了那黑衣人，為什麼又不出手攔住他呢？」

皇甫秀華含笑道：「我們講好了，那是周震川的事，我管不着。」

老花子施雷狠狠盯了皇甫秀華一陣，一頓腳道：「……你……你們到底搗些什麼鬼，似乎連我老花子都不相信了。」

想起來也實在氣人，這些佈置，老花子竟然也不知道，皇甫秀華搖手笑道：「花子伯伯，我們並不是不相信你，只因你是當事人之一，你心理要有了萬全之感，當時的表現，就不會那樣公道了。」

老花子施雷冷哼一聲，道：「說得好呀！」

忽然一聲輕笑傳了過來，接話道：「老前輩，別生氣，馬上就有一件事情，要請您去一看究竟了。」

老花子施雷一回頭，只見周震川正從路旁一棵大樹之後，轉了出來。

皇甫秀華飛身迎了上去，道：「怎樣了？」

周震川微微點了一點頭，道：「離此不遠，現在趕去正是時候。」

老花子施雷飄身而到，接話道：「你們是說，那黑衣人的落腳處？」

周震川點頭道：「正是，我們這就趕去吧！」話聲中，人已當先一伏身，向一片雜林之中射了出去。

皇甫秀華一側身，讓老花子施雷走在第二，自己走在最後，三人一路疾行飛掠，過了二個小山頭，來到一道斷岩附近，周震川在前面打了一個手式，指了一指前面那斷岩下面，身形一起，輕登巧縱的上了那斷岩。

皇甫秀華與老花子施雷也是小心翼翼的隨後飛身上了那斷岩，斷岩之前正好有一叢雜草，三人遊身而前，分開那叢雜草，注目向下望去。

就離他們四五丈遠的斷岩下面，圍着一塊青石板，聚坐着三個人，其中一人，身上還是穿着一身黑色衣裳，只是頭罩已經取下，現出了整個面容。

另外二個人，一個年紀較大，約有五十多歲，一個年紀甚輕，只在三十歲左右，看他那氣勢，似是三人之中身份最高，發號施令之人。

皇甫秀華看清下面四週情況之下，不由轉頭向老花子施雷望去，只見老花子施雷一雙虎目睜得老大，紅絲滿佈，似要冒出火來，臉上是一片鐵青，滿面怒氣，兩手插入坭土之中，而不自知覺。

皇甫秀華伸手輕輕扯動了周震川一下，傳聲道：「看，花子伯伯這副神態，似是怒到了極點，莫非下面三人，都是他丐帮中人？」

周震川回頭望了老花子施雷一眼，忽然一掌印向老花子施雷背上，輕聲喝道：「老前輩，要沉住心神！」

老花子施雷這時正是怒火攻心，周震川一掌拍得正是時候，被震得如夢初醒，楞了一下，慢慢斂去了怒容，慘然一聲長嘆，道：「如非親目所見，我老花子怎會相信是這個人！」

皇甫秀華道：「這是幾個什麼人？你老人家見了為什麼這樣痛心疾首？」

老花子施雷忿忿的道：「什麼人！一個是老夫的同門師弟，現任本帮總護法的杜重，那個身穿黑衣服的東西，又是老夫自己一手教出來的大弟子任君平，你們說氣不氣死人。」

那二個人，都是老花子施雷至近的心腹的人，難怪老花子氣成了這個樣子，這種情形之下，周震川與皇甫秀華除了陪着他同聲一嘆外，實在很難用適當的言語安慰他。

皇甫秀華腦筋一轉，只有馬上把話題扯開了去道：「另外那個是什麼人呢？」

老花子施雷慨嘆一聲，道：「目前武林三秀之一的武當俗家弟子一輪明月江逸虹，此人甚得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所垂愛，一身武當劍法，已盡得雲陽眞人眞傳，原是個前程似錦的少年人，想不到，竟也是一個居心叵測之人，呀！眞正是世風不古……。」

話聲出口，忽然想起周震川與皇甫秀華兩人不都是年輕的人，這話說出來，未免有點影射傷衆，話聲一斂，忽一挺身，就要站了起來，道：「老夫倒要看看他們，見了我是副什麼面孔。」

周震川伸手壓住老花子施雷肩頭，道：「老前輩，使不得，你這一現身，縱是把他們三人殺了，只不過出一口胸中惡氣而已，對於整個的眞像，只怕更難發掘，倒不如和他們來一個聲色不動，張網以待，到時候一網打盡，永無後患。」

老花子施雷只覺周震川那隻手掌在肩頭上，力重如山，休想動得分毫，不由暗中驚服不已，再加周震川言簡意賅，說得實在有道理，不由心氣一平，輕嘆一聲，道：「就這樣放過他們，老夫實在有點心不甘氣不服。」

皇甫秀華一笑道：「這不容易得很，叫周大哥下去先教訓教訓他們一頓，不就得了。」

皇甫秀華一聽一輪明月江逸虹號稱武林三秀，心裏便非常不服氣，因此接話把周震川推了出去，寄望周震川給江逸虹一頓顏色。

周震川劍眉一皺，叫了一聲，道：「秀妹，你這不是打草驚蛇麼？」

皇甫秀華笑道：「沒關係，他們不認識你，絕不會想得那麼遠，就是將來知道了你是什麼人，除了自己心裏有鬼，提心吊胆之外，又能把你怎樣。」

周震川想了一想，笑道：「秀妹，你要支使人時，總有理由。」

皇甫秀華道：「你要怕鬥不過那一輪明月江逸虹，那就由我去吧！」

周震川一笑道：「秀妹，你在激我……。」他口裏雖然是這樣說，人却一幌肩，貼着山壁飛了出去。

老花子施雷望了皇甫秀華一眼道：「一輪明月江逸虹不比等閒，我們又不便出面相助，不要……。」

皇甫秀華笑口截道：「他要打不過江逸虹，就吃點苦頭也是應該，你老就別操心了吧！」

幾句話間，只見周震川已繞到斷岩之下，順着山腳，一路張目四望的向那三人坐談之處走去。

周震川現在穿的是一身文士裝束，舉步慢行，活像一位遊山玩水的文人墨客，一搖一擺，現身出來。

杜重與任君平雖都是丐帮中人，由於他們乃是隱身暗中，未敢與老花子施雷朝面，是以他未見過周震川。

這時周震川現身出來，他們三人對他倒未起什麼疑心，只把他當做一個普通人而已。

不過因他這一現身，他們三人的談話倒是不便再繼續下去，厭惡的瞪了周震川一眼，三人都站起身來，就準備終止話題，各自散去。

周震川裝出一副大喜過望之色，歡呼一聲，向他們三人跑了過去，道：「請問三位……。」

話聲中，目光一凝，望着任君平，臉色一變，忽然，話也不問了，扭頭回身就走。

任君平身上穿着剛才到「慈雲寺」去鬧事的那身黑衣服，目標特別打眼，心中也是敏感，周震川舉動可疑，不用問，他一定是聽到「慈雲寺」傳出來的風聲了，當下暗中一凜，這可不能讓他就此脫身了，晃身之間，已擋住了周震川去路，嘿嘿一笑道：「你這位公子，不是有話要問麼？為什麼又掉頭就跑？」

周震川驚慌失色地囁嚅道：「你們讓我去吧，我……我……沒有什麼話要問你們。」

任君平冷笑一聲，道：「眞人面前，莫說假話，你是不是因為看到了我這身服裝，嚇得改變了主意？」

他這樣單刀直入，問得周震川一時轉不過腦筋來，脫口應了一聲：「是……」但「是」後出口，又馬上明白過來，臉色大變之下，又急着改口道：「不……不……」「不」字下面，為什麼，却又說不出來了。

任君平面色一寒，厲聲道：「你家住

什麼地方？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快快從實說來，如有一字虛假，莫怪老子要了你的命。」

任君平似是無心要他的命，只想問出他的姓名住址，威脅他不說出來，就準備放他離去，他一開口，心事便被一輪明月江逸虹看了出來，不待周震川答話，已是一聲輕喝，道：「和他說什麼廢話，謹防萬一，還不立下煞手，永絕後患。」

周震川先聽了任君平的話，看出任君平這人，倒不是窮凶極惡之徒，尚有可取之處，但聽了江逸虹的喝聲之後，却不由得劍眉一皺，暗嘆一聲，道：「好一個武當派弟子，竟是這般心黑手辣，今天倒非給他吃點苦頭不可。」念動之際，人却大叫一聲：「要殺人了呀！快救命啊！」拔腿向斜裏狂奔出去了。

任君平這時仍然不忍出手，不由得怔了一怔。

只看得一輪明月江逸虹冷笑一聲，身形疾射而起，撲向周震川，吐聲出掌，向他「脊心穴」，擊了下去……。

「一輪明月江逸虹一掌落下，如被打實，周震川勢非立斃當場不可，說巧也眞巧，周震川腳下忽然踏到一顆石子，石子一滑，身子忽然向前衝了出去，堪堪躲過了一輪明月江逸虹那一掌。

一輪明月江逸虹明明看見周震川腳下滑出一塊石子，心裏還暗笑了一聲，道：「算你命不該絕於我第一掌之下，我這第二掌，你就別想有命了。」不疑有他，如影隨形，右掌一揮，第二掌相繼拍出。

這一掌，兩人之間相距更近，已是揮手可及，萬無一失之理，偏偏這時周震川腳下又碰在一顆石子上，身子也在這危機一髮之際衝了出去，使得一輪明月江逸虹這一掌又落了空。

周震川這時似乎還不知道身後有人要取他的老命，口中嚷着，連爬帶跑的沒命而逃。

一輪明月江逸虹輕「啊！」了一聲，楞了一楞，忽然，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道：「朋友，你好會裝蒜呀！在下倒是走了眼了。」笑聲中身形暴起，一式「飛渡關山」，掠過周震川頭頂，回身擋在周震川去路。

一輪明月江逸虹何等身手，那有連出二掌還會傷不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第一掌可說他是命大福大，第二掌又該怎樣說呢？總不會又是巧合吧？

一輪明月江逸虹如果再被周震川要上一招，其人之浪得虛名，也就可想而知，當然，一輪明月江逸虹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所以，第二招出手落空之後，便看出周震川不是等閑之輩了。

周震川遂也不再裝作，身形一挺，駐立如山，英氣勃勃的一軒劍眉，道：「朋友，好銳的目力，你看出了在下，又當如何？」

一輪明月江逸虹冷冷的道：「你敢這般戲弄於我等，想必是高明奇士，自命不凡之人，在下有心領教一二！」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你們想倚多爲勝？」

一輪明月江逸虹臉色瞬變，冷笑一聲，道：「憑你，用得着我們三人一齊出手麼！快亮兵刃，今天叫你見識見識人外之人！」

一翻手腕，拔出腰間長劍，先挽了一個劍花，劍花一斂，神態忽然一凝，一臉穆肅之色，橫劍蓄勢以待。

不管這一輪明月江逸虹心中是打的什麼念頭，看他這取劍在手之後的穆肅神態，已可想見他在劍道上確有相當的火候，周震川也是心神一凝，不敢再行托大，雙手一探腰際，「日月五行輪」應手而出，微微一笑，道：「朋友，請！」

一輪明月江逸虹口中道了一聲：「看劍！」長劍一舉，直刺而到。

劍風帶起一陣輕嘯之聲，勁力四合，形同利箭一般，壓體而到。

周震川見他出手劍勢，竟有這等威勢，心中甚感震驚，暗忖無怪此人爲武林三秀之一，武功確有過人之處。

左手月輪，輕輕一拂，旋身換了一個方位，身子飄出去五六尺。

一輪明月江逸虹大喝一聲，劍隨身轉，如影隨形而上，揮動之間，手中長劍舞起七朵劍花，分取周震川七處大穴。

周震川驀地出口叫了一聲，道：「『七星在位』！你是武當弟子！」手中雙輪一分，但見一片銀芒，與一輪明月江逸虹劍花交織成一片。

兩人一交上手，就是三十多招，一輪明月江逸虹劍術上造詣雖深，竟未能討得一點便宜。

一輪明月江逸虹便不由得心急起來，暗自忖道：「此人一雙日月五行輪如此了得，何以江湖上沒有聽人說起過，我今天要是收拾他不下來，以後可就有得麻煩了。」當下手底劍式一變，一反剛才猛攻强打之勢，竟慢慢的一劍連一劍，悠悠緩緩而攻。

他這一變，看似沒有剛才猛烈，一點也不驚人，但却劍出之後，却有輕如鴻毛，重若泰山之勢，這正是武當劍法的最高境界。

周震川心中暗暗生凜，也是神志一凝，不敢隨便封架，運集眞氣，目注來劍，以靜應變。

這時，兩個人都是由快而慢，稍沾卽退。

雙方又交手了二三十招，一輪明月江逸虹，盡出武當絕學，依然佔不到絲毫上風。

一輪明月江逸虹越打越是心急，也越打越是心慌，突然大喝一聲，手腕又振起朵朵劍花，狂風暴雨般，向周震川全身罩去。

他這一改變打法，刹那間又是快疾如輪，凌厲無匹。

周震川一輪未封開劍勢，已知不對，趕忙吸了一口眞氣，身子立時轉了出去。

一輪明月江逸虹得理不饒人，誠心要把周震川傷於劍下，刺出劍勢，如影隨形般，緊隨而上。

周震川劍眉微微一皺，冷笑了一聲，運足眞力，反臂振腕，「日月五行輪」突然劃起一道一道的弧形，頓時輪光大盛，震開一輪明月江逸虹緊追不捨的劍勢，借勢反擊，手腕伸縮間，連搶三招，逼得一輪明月江逸虹倒退而回。

一輪明月江逸虹生性高傲無比，一退之後，立時揮劍强攻，長劍劃起一片銀虹，猛向輪影之中衝去。

周震川只見一輪明月江逸虹連人帶劍，飛撞過來，勢道勁急，疾如閃電，也就使出一招絕學，左手「月輪」似實還虛，輕輕向來劍劍尖之上點去，輪劍相接，一收一吸，身形微轉，便有一道奇强的勁力發自左輪之上，帶得一輪明月江逸虹馬步不穩，一個收勢不住，人和劍向前直衝了過去。

這時，周震川閃身消步，身子微微一側，劍鋒從他肩頭上擦身而過，周震川右手日輪驀地手臂一掄而出，口中大喝了一聲：「放手！」

日輪一閃而到，正砸在一輪明月江逸虹劍身之上。

一輪明月江逸虹只覺一股奇强的力道，橫撞而到，震得五指一麻，虎口迸裂，手中長劍，再也把握不住，被砸得脫手飛去。

周震川一輪震脫一輪明月江逸虹手中長劍，却未再下殺手，雙輪一併，交到左手，面色一肅道：「朋友，在下看你出身武當正大門派，應該不是爲非作惡之徒，師門教誨不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朋友，希望我們以後不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再見面。」

周震川話聲一落，轉身疾閃而去。

一輪明月江逸虹敗得心中實在不是味，更被周震川幾句話說得老羞成怒，大喝一聲：「大家上！」

他喝聲出口，身後却是寂然無聲，回頭一望，那裏還有丐帮二人影子，心中一洩氣，自己也不敢追下去了。

要知丐帮二人，雖未見過周震川，却知道周震川其人，當周震川使出「日月五行輪」時，便已知道周震川是什麼人了，當下就提心吊胆，不知如何是好。

他們背叛丐帮帮主，可是虧心昧己之事，最是怕周震川發現他們，那敢向周震川出手，被周震川看出武功來歷，再見一輪明月江逸虹落敗，便什麼也不顧的溜走了。

周震川飛身走出一段路之後，折回老花子施雷與皇甫秀華藏身的那座岩壁之上，不料，老花子施雷，和皇甫秀華已經離開了……。

他正待轉身回城之際，忽聞身後响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立時提聚眞氣，暗中戒備，霍然轉過身去。

只見一個白髮蒼蒼，身穿灰色道袍，肩上斜背長劍，胸飄銀鬚的老年道人，面含微笑，站在一丈開外。

周震川見那道長一臉藹容，不由得也向他笑了一笑。

那道長拂鬚一笑，道：「貧道丹陽，出身武當，敢問少俠尊姓大名？」

周震川剛才鬥過武當弟子一輪明月江逸虹，這時又碰上另一位武當陽字輩道長，極自然的聯想到這道士很可能是前來找場。

周震川心中微微一動，却坦蕩的一笑，抱拳道：「原來是武當前輩，在下周震川，失敬！失敬！」

丹陽道長微微一笑，道：「不敢！不敢！周少俠折身而回，可是來找丐帮帮主施大俠麼？」

周震川却沒想到他會有此一問，微微一愕道：「老前輩見過他們？」

丹陽道長捋鬚微笑，點頭道：「他們已經先回去了，貧道意欲與少俠一談，不知少俠可願賜教？」

周震川見丹陽道長驀地現身出來，心中正有着不少事情想知道，丹陽道長之請，可說正中下懷，當下一抱拳，道：「前輩有何見教，在下洗耳恭聽。」

丹陽道長忽然走到懸岩邊緣，望着周震川與一輪明月江逸虹相鬥之處，輕輕嘆了一口長氣，久久未曾回過頭來。

周震川與他初次相見，無從去瞭解他的心意，也不便出言打擾他的思維，有耐心的站在他身後，默然不語。

驀地，丹陽道長忽然回過身來，凝目正視着周震川有頃，道：「少俠剛才擊破江逸虹的那一招，可是名稱『斜暉夕照』麼？」

周震川想不到這老道竟能一口叫出他家傳絕技，不由一怔，道：「不錯，那正是『斜暉夕照』，雕虫小技，見笑大方之至。」

丹陽道長雙目神光陡然大盛，神情也變得有點激動地道：「請問周少俠令尊可是單名一個『侃』字？」

周震川搖頭道：「老前輩只怕記錯了人，家父諱上『忠』下『義』。」

丹陽道長微覺失望的輕「哦！」了一聲，接着沉思了一陣又問道：「那麼令堂可是姓熊？」

周震川擧起奇怪的眼光，望着丹陽道長，微露不悅之色，說道：「家母正是姓熊。」

丹陽道長雙目之中，又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急口道：「少俠可曾聽說過令堂是何方人氏？」

周震川只彷彿知道，自己一家並非離塵島土生土長之人，原本是中原人士，至於原籍何處，却是從未聽父母談起過，至於母親的原籍，更是壓根兒不知道，自是想也不用想，便搖頭道：「這個在下不知道。」

丹陽道長臉上的神色，隨着周震川的答話，而變化不定，剛才興起的一片興奮，又漸漸黯淡下去，道：「少俠可曾聽說過令堂家中可有什麼兄弟姊妹？」這一問，對他似乎極爲重要，話聲出口之後，只見他目光之中充滿了期待渴望之色。

周震川爲人聰明無比，經丹陽道長連番問話之下，察言觀色，已看出這位武當道長實是一片誠心善意，因此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他與我們家中有什麼關係？」此念一生，周震川倒是眞心眞意的用心回想起來，腦中靈光一閃，臉上先泛起一片喜色，道：「記起來了，在下好像聽家母提過，她老人家有二位兄弟。」

丹陽道長急口接道：「少俠可還記得令堂那兄弟叫什麼名字？」

周震川搖頭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丹陽道長忽然皺起眉頭，一面沉思，一面喃喃自語道：「他也許是改了名字……不錯，他定是改了名字！」（未完）

連載故事／新穎奇情俠義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琴殘劍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得到玄機子程全智的指引，深入十萬大山中，歷盡艱辛，險死還生，終獲奇遇，得到前輩異人武林五異傳授蓋代武學，兼且五位異人爲冀麥亮宇能在短期內獲致絕學，不惜將本身眞元，盡輸予麥亮宇，使得麥亮宇在短期內功力大成。麥亮宇藝成下山，遇湘粵綠林瓢把子陰司無常翁明坤率衆攔刦，麥亮宇戲與遊鬥，値歐陽映雪路過，抱打不平，麥亮宇至是始展神功擊斃數賊，驚退翁明坤，巨寇已逃，歐陽映雪詢麥亮宇何往，麥亮宇稱因有很多仇人，亟待往殺仇消恨——

＊＊＊＊＊＊＊＊＊＊＊＊＊＊＊＊＊＊＊＊＊＊＊＊＊＊＊＊＊

琴韻追魂客　絕學懲雙兇

歐陽映雪既既美目，突然說道：「我幫你殺好了。」

這話，很突兀，也很出人意外。

麥亮宇神情不由愕然微怔了怔旋即倏地一搖頭道：「我不要！」

歐陽映雪道：「爲什麼？」

麥亮宇道：「我要親手殺掷些人。」

歐陽映雪天眞地一笑，道：「掷我就在旁邊替你看着掷些人，不讓他們逃跑好了。」

麥亮宇默然沉思了刹掷，話鋒忽然一轉，問道：「歐陽姑娘，妳爲什麼一定要和我一起？」

這話，問得很是不該，尤其是對一個少女，實在很沒有禮貌。

但是歐陽映雪心性天眞純潔無邪，因此，她沒有在意，眨眨美目，望着麥亮宇甜美地一笑，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一個人走路孤單單地，連想找個談話的人都沒有，實在太寂寞，太無聊了，所以我才想和你在一起，結伴同行。」

麥亮宇道：「妳不怕我是個壞人麼？」

歐陽映雪螓首微微一搖道：「我不怕，我知道你不是個壞人。」

麥亮宇道：「萬一我是壞人，妳怎麼辦？」

歐陽映雪道：「我看得出來，你決不是。」

麥亮宇道：「俗語有云：『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娘知道麼？」

歐陽映雪點着螓首道：「我知道，不過，你如果眞是個壞人，便不會得拒絕我和你一起結伴同行，對我說這些話了，對不對？」

這話不錯，有道理。

麥亮宇如果眞是個壞人，淫惡色狼之徒的話，對於歐陽映雪的自願結伴同行，他應該是求之不得的事，豈有拒絕之理。

麥亮宇星目凝視着歐陽映雪的嬌靨兒，沉思地說道：「歐陽姑娘，我可以答應妳結伴同行，但是姑娘却必須答應今後的行止一切，全得聽我的意思。」

歐陽映雪一聽麥亮宇已經答應了，芳心不由立即高興地點着螓首說道：「掷沒有問題，我一定聽你的就是，不過，你也必須要講理，有道理，不講理，沒有道理掷可不行。」

麥亮宇含笑地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舉步洒脫地向前走去。

歐陽映雪連忙快步跟上，和麥亮宇走了個併肩。

麥亮宇回首望了望掷匹仍在低頭啃嚙着青草的棗紅馬兒，邊走邊說道：「妳不要妳的掷匹馬了麼？」

歐陽映雪嬌美地一笑，道：「不要緊，牠會跟在我後面來的。」說罷，口中忽地吹了聲口哨，掷匹棗紅馬立即一抬頭，口中發出一聲輕嘶，蹄聲得得地跟了過來。

當晚抵達通州落店投宿，第二天一早，麥亮宇在歐陽映雪的陪同下，前往一家騾馬行內選購了一匹關外異種通體烏黑的健馬，二人這才動身上路，雙騎併轡的離開通州，北行。

三天之後，麥亮宇和歐陽映雪到達了衡陽。

他二人一路併騎同行，談談說說，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三天的工夫，但在二人的情感上，却已經有了極大的增進。

歐陽映雪是天眞純潔無邪的，麥亮宇因爲從小生長的環境的不同，是以他的性情有點沉冷！

這兩個性情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少年男女，同行相處在一起，按理，兩人的情感是不會容易融洽的，何況歐陽映雪是個天眞純潔無邪的少女，可也是個心高氣傲之人，和麥亮宇同樣地有着一副高傲的性格。

可是，世間的事，就是掷麼的奇怪，令人迷惑不解，尤其是男女之間的情感，更令人覺得微妙，而又奇異得不可思議。

雖然，麥亮宇掷冷僻高傲的性格，儘管時常會惹得歐陽映雪不高

興的噘起小嘴，但是一會兒的工夫，她便卽釋然了。

因爲在她底芳心兒裡，覺得一個男人，除了有着英俊的儀表和剛健的體魄外，更必須具有那頭可斷，血可流，威武不能屈的高傲的性格，豪氣。

也唯有具有這種性格，豪氣的男人，才配稱最昂藏鬚眉，眞正的男子漢。

麥亮宇身懷罕世奇學，武功高不可測，人品俊逸，雖然令她很是愛慕，其實，眞正令她愛慕的，應該還是麥亮宇那冷僻，高傲的性格豪氣。

歐陽映雪，這個初入江湖的少女，她已經墮入了那無形的情網中，緊緊地愛上了麥亮宇了。

只是此際，她自己還沒有發覺而已，只是直覺地覺得他很可愛，心裡喜歡他。

聚英樓，是衡陽城內數一數二的老字號，首屈一指的大店。

聚英樓的地址在穿城十里的南大街上，門面寬，房子深，前後共分四進；最前面臨街的一進是飯館，樓下是普通座，樓上是雅座，第二進是客房，第三進是上房，第四進則是總數只有五間的特別上房。

這五間「特別上房」，乃是爲一些達官貴人、富紳、氣派闊綽的大老爺們特別設備的，房內的佈置陳設十分堂皇豪華，其一宿之資，更是十分昂貴驚人。

自然，如果你不是什麼達官貴人富紳之流，氣派也不够闊綽，而想住進「特別上房」的話，那也不是什麼難事，只要你有錢，肯化大把的銀子，一樣的能住進去，店夥計也一樣的哈腰奉迎侍候。

斜陽夕照，落霞滿天。

這正是天色將暮，也正是一天十二個時辰中最絢爛，最富有詩意，最最美好的一刻。

這時，聚英樓上已經上了有六成座，在臨街靠窗的一桌上對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個白衣少年，女的是個青衣少女。

白衣少年，正是那性情冷僻高傲的麥亮宇，青衣少女正是那天眞純潔無邪的歐陽映雪。

他二人大概是剛上樓落座不久，所以二人的面前桌上只有一杯茶，要的菜飯還沒有送上來。

驀地，樓下街道上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四騎健馬飛馳奔到聚英樓門外，戛然而止。

接着，樓梯一陣「蹬蹬蹬」暴響，上來四個豎目橫眉，雙眼全都精光灼灼，貌像凶惡的灰衣勁裝大漢。

這四個灰衣勁裝大漢一上樓來，身子還沒有坐下，口裡便卽大聲的吆喝着，呼酒要菜。

店伙計一見這四個大漢一個個都是凶神惡煞的樣子，那敢稍稍怠慢，忙不迭地連聲答應，張羅着送酒上菜。

他們雖然是才到，但要的酒菜却比任何一個先來的客人的上得快。

幾杯黃湯下肚，本來樣子就很凶惡的四個大漢，在酒精的燃燒下，形像更凶惡了，說話的嗓門兒也就更大，更加粗暴。

此刻，麥亮宇和歐陽映雪二人要的飯菜，已經送了上來，二人正在低頭吃飯。

突然，其中一個大漢，向另一個大漢朝歐陽映雪呶了呶嘴，沙啞着他那條破嗓子道：「二哥，你看，那小妞兒眞美。」

那個被稱做二哥的大漢聞言，轉臉朝歐陽映雪望了一眼，立刻哈哈一聲大笑道：「老三，你果然有點眼光，那雌兒確實長得很不錯，只是，看來她不但已經有了主兒，而且可能還有刺。」

而老三的一雙賊眼灼灼地望望歐陽映雪，又望了望麥亮宇，哈哈一笑道：「有刺的才够刺激，越刺激也才越够味兒，二哥，今晚上小弟可要試試，嚐嚐刺激味兒呢。」

那被稱做二哥的大漢又是哈哈一聲大笑，道：「老三，你說的有道理，那事兒不刺激實在沒有味兒，回頭二哥一定替你把風就是。」

二哥的話音剛落，驀見兩道白光一閃，疾逾電射地分向二哥老三二人射到。

他兩個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地方竟會有人胆敢向他們暗襲，眞是太歲頭上動土，不要命了。

白光電閃中，二哥老三只覺得左頰上微微一麻疼，已各被釘着一根細如牛毛的魚刺。

二人連忙各自抬手拔下一看，心中均不禁陡然一驚，臉上變了色。

魚刺細如牛毛，又極柔軟，竟能用以傷人，於此可見發出這兩根魚刺的人，內功眞力之精純，顯然已到了能够摘葉飛花傷人境界的高手。

這時，另兩個灰衣大漢已發現了二哥老三的神色有異，和他二人左頰上那被魚刺射中部位流下的一道血痕，却不由微覺詫異地望着二人，其中一個滿臉虬鬚的大漢問道：「老二老三，怎麼了？」

原來這虬鬚大漢乃是四人中的老大「賽旋風」蔡天壽，他和另一個瘦削臉大漢老四「賽吳用」彭吉，因爲正在商談着一件事情，所以老二和老三被人用魚刺暗算之事，他二人全都不知。

老二「鐵腿」馮志成聞問立卽答說道：「大哥，這樓上有高手，我和老三都被人暗算了。」

說着把手裡的魚刺遞到「賽旋風」的面前，又道：「大哥你看，用的就是這種魚刺。」

「賽旋風」蔡天壽目光一瞥那細如牛毛的魚刺，心頭也不由得微微一驚，但是隨卽粗豪地哈哈一聲大笑道：「想不到這樓上竟有能以細魚刺當作暗器傷人這等功力的高人，不過，這種行徑，却未免有點不够光明磊落。」

語鋒一頓，雙睛猛瞪，精光電射地掃視全樓一眼，沉聲說道：「朋友，你既敢出手傷人，當然也敢承認，請挺身站起讓我們『勾漏四雄』兄弟見識你！」

「勾漏四雄」原是兩廣綠林出身，各有一身不弱的武功，因彼此臭味相投，遂乃結拜爲異姓兄弟，在勾漏山中安寨，自稱「勾漏四雄」，其實江湖上都稱之爲「勾漏四惡」。

「勾漏四惡」自結拜以後，在江湖上便同行同止，遇敵動手，不管對方人多人少，總是一擁齊上。

更由於「四惡」精擅於合搏之技，在兩廣一帶的江湖道上，提起「四惡」的名

頭，一般江湖同道莫不稍存顧忌之心，凡與「四惡」有着關連的事情，大都不大願意沾惹，因此也就養成了「四惡」的凶狂，在江湖上爲惡作歹！

麥亮宇和歐陽映雪二人聞聽得「賽旋風」蔡天壽的話後，只抬頭朝「賽旋風」望了一眼，便又自顧吃飯，沒有作聲。

「賽旋風」蔡天壽話聲落後，雖然並未有人立刻挺身站起來，也未有人答話，但却有人發出一聲冷笑。

那是個頭戴文生巾，身穿紫衫，眉清目秀，人品俊逸脫俗，年約十八九歲的文弱少年美書生。

紫衫美書生的那聲冷笑，麥亮宇和歐陽映雪都聽見了，二人同時抬眼望去，入目紫衫美書生那俊逸脫俗的人品氣質，二人心中不由同時暗讚道：「這少年書生好俊好美……」

他二人暗讚中，那「賽旋風」蔡天壽已瞪起一雙凶睛，惡狠狠地瞪視着紫衫美書生喝道：「酸丁，你笑什麼？」

紫衫美書生好整以暇的微一抬頭，神情淡漠地說道：「閣下，小生笑什麼，是小生的自由，難道還要向閣下說個明白不成？」

「賽旋風」沉聲說道：「不錯，你正是必須向你家大爺說個明白，不然，你大爺就不會問你了。」

紫衫美書生道：「如果小生不願意說呢？」

「賽旋風」嘿嘿一聲冷笑道：「那就是你自討苦頭吃。」

紫衫美書生道：「自討什麼苦吃？」

「賽旋風」道：「大爺可能敲碎你滿嘴的牙齒，也可能割掉你的舌頭，讓你永遠不能說話。」

紫衫美書生神情淡漠依然地道：「閣下你好橫好兇！」

「賽旋風」道：「大爺們向來就是這麼橫這麼兇。」

語鋒一頓，沉聲喝道：「酸丁，你說是不說？」

紫衫美書生像似犯了讀書人的屈强脾氣，竟然一搖頭道：「小生笑是小生自己的事情，與你何關，小生偏就不說，也眞不信你眞能把小生怎樣？」

「賽旋風」目射威稜地喝道：「酸丁，你不怕大爺敲碎你的牙齒，割掉你的舌頭？」

紫衫美書生冷冷地道：「小生不信你閣下眞有那個胆，不信你就不怕王法。」

「王法？」「賽旋風」得意地嘿嘿一笑道：「王法只能用來嚇嚇老百姓，焉能嚇得住大爺們這些綠林英雄江湖好漢。」

「哦，原來你閣下是江湖好漢。」紫衫美書生眨了眨星目，問道：「你閣下尊姓大名啊？」

「賽旋風」道：「告訴你你也不知道，你不必問了。」

紫衫美書生淡然一笑，道：「你說說看，小生也許知道也說不定。」

「賽旋風」訝然問道：「你認識江湖朋友？」

紫衫美書生道：「小生有一位好朋友，他也是江湖中人。」

「賽旋風」道：「他叫什麼名字？」

紫衫美書生道：「是小生先問你，你應該先告訴小生才對。」

「賽旋風」道：「大爺兄弟乃是『勾漏四雄』。」

紫衫美書生星目眨動地想了想，忽搖頭自語道：「這就有點兒奇怪不對了。」

「賽旋風」蔡天壽問道：「什麼奇怪不對了？」

紫衫美書生道：「小生祇聽說過『勾漏四惡』，可從未聽說過什麼『四雄』的名號。」

「賽旋風」蔡天壽雖然也知道江湖上背後大都稱他兄弟爲「勾漏四惡」，但那畢竟祇是「背後」，像這樣當面指稱的人，可說是少而又少。

因此，紫衫美書生話音一落，「賽旋風」雙眉不由立時一挑，喝道：「你聽什麼人說的？」

紫衫美書生道：「這自然是聽小生的那位好朋友說的了。」

「賽旋風」目射兇光地道：「快說他叫什麼名字？」

紫衫美書生淡淡地道：「小生和他雖是好朋友，但幷不清楚他的姓名，不過，却知道他有個句字很長，聽來很令人凜心也很雅緻的美號。」

「賽旋風」道：「叫什麼？」

紫衫美書生神情淡漠地一笑，道：「叫『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你聽說過麼？」

這名號，的確是够長，够令人聽來凜心，够雅緻的。

「呵……」

「賽旋風」蔡天壽一聽這名號，心頭不由倏然一驚地脫口驚「呵」出聲，臉上也立時變了色。

顯然，這「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的名頭，相當大得駭人，不然，「賽旋風」蔡天壽又怎會得聞名驚「呵」變色？

原來這位「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乃是近年來名滿兩廣武林的一位年青高手，他出現兩廣武林道上雖然祇不過年餘時間，但是已有不少成名露臉的一流好手折翻在他的手裏。

不過，關於他的出身來歷，姓名，兩廣武林中却無人知道，武學承自何門何派，也未有人能看出來。

這位「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不但一身武學高絕，人也妙絕，與敵動手時，有時狂傲絕頂，不可一世，有時則冷如冰炭，令人胆慄，有時却又是嬉笑戲謔，嘻嘻哈哈，似眞似假，若假還眞，使人無法臆測，摸不透他的心意。

但是，他不出手則已，出手定必十分狠辣，縱不令對方魂斷命絕就地，也得落個重傷當場。

幷且不分正邪兩道，祇要遇上了他，祇要有咎錯落在他手裏，定不輕饒。

他遊俠江湖，形踪飄忽，有如神龍，是以他雖名滿兩廣武林，而見過他眞面目的人，除了那從他手下僥倖逃得性命，寥寥的幾個以外，大都是祇聞其名，未見過其人。

就在「賽旋風」蔡天壽聞名驚「呵」色變之際，坐在旁邊一直未曾開口說話的老四「賽吳用」彭吉，忽然哈哈一笑，長

身站起朝紫衫美書生抱拳一拱，道：「閣下也不必再繞圈子戲弄人了，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如何？」

紫衫美書生淡淡地一哂，道：「可以，你說吧。」

「賽吳用」彭吉乾咳了一聲，雙目轉動地道：「請問閣下，可是『紫衫客』當面？」

紫衫美書生冷然一頷首道：「不錯，你大概就是那一肚子奸詐詭計多端的『賽吳用』彭吉吧？」

一句「不錯」，聽得「勾漏四惡」臉色全都不禁勃然一變！

雖然，他們都聽說過「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是個青年人，但却做夢也沒有想到竟是這麼一個年紀不足二十，文質彬彬的弱質書生。

「勾漏四惡」在兩廣江湖上雖是素性兇橫無惡不作的惡徒，但因這位「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的名頭太大，傳說中的武學功力太高，使他們心中在驚愕之餘，無形中有些兒氣餒胆怯。

這眞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

「賽吳用」三字之上加上一句「一肚子奸詐詭計多端」，這話鋒實在够犀利尖刻的，也讓人聽來實在很不是味兒。

但是「賽吳用」彭吉他忍下了，神情有點尷尬地乾笑了笑，道：「不敢當，在下正是彭吉。」

語聲一頓卽起，問道：「給我二哥三哥的那兩根魚刺，可是閣下的賞賜？」

「嗯。」紫衫客微一點頭道：「是便如何？」

彭吉道：「彭某請問，閣下和我二哥三哥可有什麼仇怨？」

紫衫客道：「沒有。」

彭吉道：「我二哥三哥他們可曾招惹過閣下？」

紫衫客搖頭道：「也沒有。」

彭吉嘿嘿一笑道：「如此彭某再請問，閣下爲何出手傷我二哥三哥？」

紫衫客冷冷地道：「你這是向我說理要理？」

彭吉道：「閣下難道認爲不該？」

紫衫客神色淡漠地道：「該倒是沒有什麼不該，祇是，你們『勾漏四惡』却不配！」

彭吉臉色一變，道：「閣下這話未免欺人過甚了，須知閣下雖然名頭高大，武功不俗，可是我兄弟也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人物，并不是好欺……」

紫衫客雙眉倏地一軒，冷聲截口道：「住口，你四惡兄弟雖然沒有招惹我，但是你們老二老三說話太過放肆，我聽着不舒服，兩根魚刺那祇不過是略施薄懲而已，你要向我要理，等會兒到外面去，我給你們四惡兄弟一個公理就是！」

這時，麥亮宇和歐陽映雪二人已吃完飯，對於「勾漏四惡」一上樓來那種飛揚跋扈，兇神惡煞的樣子，歐陽映雪早就看着不順眼了，後來聞聽二惡三惡兩人的談話，芳心裏直是又氣又怒，當時就要發作，給兩惡一些苦頭吃，但却被麥亮宇以眼色止住了，她才忍着一肚子的氣怒，沒有發作。

「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以魚刺懲兩惡，歐陽映雪芳心裏自是非常高興，也很佩服紫衫美書生的功力，後見紫衫美書生戲耍「賽旋風」蔡天壽，心中不由直在暗暗發笑，覺得這紫衫美書生人很風趣，很妙，與麥亮宇相比可說完全不同，但是，這二人却各有可愛之處。

此際，如果有人問她：「這兩個人妳喜歡誰？」她一定會毫不攷慮地答說：「麥亮宇。」

因爲她覺得紫衫美書生人品雖然生得很俊，武功很高，人也非常妙趣，但却稍顯羸弱，并且似乎還令人有帶着些兒脂粉氣息的感覺，不如麥亮宇生得朗健，在俊逸中，另有一股英挺不群的氣質，使人油然而生冷凜畏怯的威儀！

這時，歐陽映雪因見「勾漏四惡」在紫衫美書生冷凜的威態下，那種變貌變色驚愕的神情，不禁忍不住聲若銀鈴般地嬌聲一笑，說道：「亮宇哥，你看那什麼四惡的樣子神情多可笑，這也算是在武林中稱名道號的人物，眞叫人要笑掉大牙。」

「勾漏四惡」兄弟面對「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心中本就憋着一肚子的怒火欲發而未敢輕發，歐陽映雪這兩句話說來雖是聲若銀鈴，笑語如珠，但聽在「勾漏四惡」的耳裏，何異是火上加油。

歐陽映雪話音甫落，「勾漏四惡」的八隻凶睛立時一齊投向歐陽映雪的身上，挑眉怒目的瞪視着歐陽映雪。

「賽旋風」蔡天壽沉聲厲喝道：「丫頭，憑妳也敢輕視大爺兄弟，妳是活得不耐煩了！」

顯然，「賽旋風」要將他一肚子欲發未敢輕發的怒火，發向歐陽映雪的身上了！他又怎知眼前的這三個少年男女，無一不是爲當世武林俊逸奇才，沒有一個不是身懷絕學，難惹的煞星。

論所學功力，歐陽映雪比「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可能要稍遜一籌，比較好鬥一點可是却也不是個好欺的省油燈。

尤其是那一直冷着一張俊臉，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的麥亮宇，更是他們四惡萬萬惹不起的主兒。

也是「勾漏四惡」平時作惡多端，今天走上了蹇時運，才會一下子同時碰上了這三個煞星！

祇聽歐陽映雪又是一聲嬌笑道：「唷，你對我這麼凶幹嗎？嚇唬不住別人，還能嚇唬得住我麼，我看你們四個還是趕快跪下……」

她話未說完，三惡「小瘟神」韓昌魁陡地一聲厲喝道：「丫頭住口！妳口氣旣然不小，就先接妳大爺一招看！」

喝聲中，猛地離座站起，大踏步衝前，探臂伸手，五指箕張，直抓歐陽映雪肩胛。

歐陽映雪黛眉微揚，嬌軀一擰，避過抓勢，才待出掌施展師傳獨門拂穴手法制住「小瘟神」韓昌魁，給韓昌魁一點苦頭吃。

那知眼前白影一閃，麥亮宇竟然神色慌張的離座搶步衝出，雙手直搖地，急說道：「別動手，別動手，有話好好的說好了。」

說來也眞怪異巧妙，麥亮宇神色慌張地離座搶步衝出，腳步踉踉蹌蹌，雙手亂

搖，竟恰恰的在韓昌魁伸出的一隻右臂肘彎穴道處碰了一下，韓昌魁立感右臂微微一麻，勁道頓失。

可是更奇怪的是，就在韓昌魁右臂肘彎穴道感覺微微一麻，勁道頓失，軟弱地垂下之際，麥亮宇的手肘在慌亂間，竟又在他的腰際碰觸了一下，而這一碰觸，他右臂麻木的感覺便立卽消失，勁道也隨之恢復。

天下竟有這樣湊巧的事情？……「小瘟神」韓昌魁心中不禁愕然一怔，望着麥亮宇發愣。

歐陽映雪此際已退開一邊站立着，她眼見這等情形，雖然不會看清楚是怎麼回事，但却知是麥亮宇已在暗中使了手脚，戲弄了韓昌魁，心中不由暗暗好笑。

她心中暗暗好笑，嘴裏便忍不住又嬌笑着說道：「妙啊，眞妙，剛才使用的是什麼手法，我沒有看清楚，再使一次我看看好麼，倒是頂有趣的呢。」

「小瘟神」韓昌魁正因穴道被制卽解，發生得很是奇巧，心中正感愕然，耳聽歐陽映雪這麼一說，立時省悟，知道受了對方的戲弄，凶睛不由倏地一睜，精光暴射地瞪着麥亮宇一聲沉喝道：「大胆小鬼，竟敢戲弄你家三大爺，你三大爺今天要不叫你躺在這裏，也就枉爲是江湖上稱名道號的人物了。」

說着雙掌交錯，擺出了一副準備進步出掌遞招的架勢。

這時，「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已從麥亮宇剛才戲弄「小瘟神」的那種手法中，看出麥亮宇身懷奇學，也許比他自己還高，也這才知道自己看走了眼，心中不禁暗喊「慚愧」。

因爲已經看出麥亮宇身懷奇學，遂就索性靜坐一邊，落得清閒地作壁上觀，看看這個英挺俊逸的白衣少年，怎樣對付「勾漏四惡」。

祇見麥亮宇臉色倏地一沉，冷聲喝道：「閣下且慢動手！」

「小瘟神」韓昌魁喝道：「小鬼有何話說？」

麥亮宇冷冷地說道：「這裏不是動手之處，你們眞要動手，不妨說個地方，今夜二更時分，小爺定必前往，單獨陪你們四個玩幾招。」

「小瘟神」韓昌魁嘿嘿一聲冷笑道：「小鬼，你好大的口氣。」

麥亮宇道：「廢話少說，快說個地方吧。」

韓昌魁道：「小鬼，你不是想藉機拿腿開溜吧？」

麥亮宇兩道劍眉一軒，道：「小爺生平言出如山，一定踐約。」

「賽吳用」彭吉突然接口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麥亮宇道：「麥亮宇。」

彭吉道：「請問師承？」

麥亮宇冷冷地道：「你不配問。」

「鐵腿」馮志成忽然嘿嘿一聲陰笑道：「你的師門見不得人麼？」

麥亮宇臉色一寒，威稜懾人地喝道：「你說話最好小心點，休得辱及小爺師門，否則……」

「鐵腿」馮志成道：「怎麼樣？難道你還能咬下你家二大爺一塊肉去不成！」

麥亮宇雙眉倏地一挑，目射煞芒，語冷如冰地說道：「閣下，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說一句穢言髒話，可就別怪小爺辣手絕情，要你立刻躺在此地！」

馮志成陰笑道：「小鬼，你家二大爺可不是被嚇唬大的，這話你懂麼？」

麥亮宇神情冷漠地喝道：「你要是不信不妨試試，就知道小爺是不是嚇唬你的了。」

馮志成再要開口，但他嘴唇剛動，「賽吳用」彭吉已抬手朝他一擺，攔阻地說道：「二哥，別和他徒然廢話鬥口了。」

語聲一頓，目視麥亮宇陰聲一笑，說道：「出西門十里，那裏有一處風水甚佳的樹林，你要是有胆量，今夜二更正，我們就在那地方一決强弱，如何？」

麥亮宇冷然一點頭道：「好，小爺一定準時前往踐約。」

紫衫客忽然輕聲一笑，接口說道：「彭吉，你把小生忘了麼？」

彭吉心中暗皺了皺眉頭，乾咳了一聲，說道：「閣下如果有興趣前往參加一份也好。」

紫衫客微微一笑，道：「對付那位麥兄一人，你們四惡恐怕已經是凶多吉少了，小生要是也參加一份，你們四惡還有活路麼？」

語鋒微頓，目光轉朝麥亮宇和歐陽映雪二人望了一眼，又道：「你四個祇管放心好了，小生祇是去替你們雙方做個公證人，決不會乘機打落水狗的。」

說罷，竟是朗聲哈哈一笑。

× ×

夜，二更將近時分。

聚英樓的第三進上房院中，先後掠起了一白一青一紫三條人影，身法快逾風飄電閃般地，直奔西城，翻過城牆，往西飛馳。

這三條人影，正是麥亮宇，歐陽映雪，和那位號稱「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的美書生。

「勾漏四惡」倒也言而有信，三人到達樹林時，恰正二更左右，「勾漏四惡」却已經先到了一步。

麥亮宇和歐陽映雪一停，紫衫客首先朗聲發話說道：「在聚英樓上小生便已說過，此來祇是觀戰做個公證，你們雙方如何動手，小生不便參加意見，你們自己商談決定吧。」

說罷，他竟走開一邊，丈外之處站立着。

「賽吳用」彭吉眼珠微轉了轉，立卽望着麥亮宇問道：「閣下，我們是在兵刄上分强弱，還是在掌力上決高低，你劃道吧。」

麥亮宇目光冷冷地掃視了四惡一眼，沒有答理彭吉的話，却轉向紫衫客抱拳一拱，朗聲說道：「在下初出江湖，對江湖中的事情甚多漠然無知，請問兄台，今夜此搏應該如何了結爲佳？尚望指教。」

紫衫客聞言不由微微一怔！暗忖道：「這話是什麼意思？……」他乃是個聰明絕頂之人，心念電閃飛轉間，也就立刻明白了麥亮宇的話意，是在問他「勾漏四惡」的爲人如何？

（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高　庸・文
培　新・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郭長風施計暗助寂寞山莊，調集了七萬五千兩現銀，以與黑衣幪面人抗衡，郭長風這一舉措，原欲拖延時間，冀能查出黑衣幪面人與林元暉結仇原因，詎知弄巧反拙，黑衣幪面人竟一口增酬至十七箱珠寶，這一豪濶酬勞，寂寞山莊可就望塵莫及，黑衣幪面人又限令郭長風三天內完成使命，否則當挾巨大財富另聘他人，郭長風爲此心煩意躁，正不知所措，林百合翩然駕臨，聽說黑衣幪面人要以十七箱珠寶爲酬，林百合無以增值，但却願以身爲酬，郭長風暗喜藉此仍可拖延，乃安心等候黑衣幪面人——

獻身爲洩憤　毀友貪利名

遠處鼓樓已响起三更。

更鼓甫歇，院外隨即傳來叩門聲音。

郭長風微微一笑，暗道：「果然很守時！」

於是，放下書本，起身迎了出去，隔門問道：「是誰？」

話出口，迅速拔去門栓，拉開院門。

門外站着的，却是客棧的夥計，陪着笑臉道：「郭爺，還沒安歇？」

夥計笑道：「小的是給您送信進來的，望見房裏還有燈光，才敢敲門。」

郭長風道：「廢話，我若安歇了，誰替你開門？」

郭長風道：「信呢？」

夥計從衣袖中取出一封信柬，道：「這封信，是一位老人家傍晚時送來的，可是，他囑咐小的，一定要等到三更响過，才能送到後院來……」

郭長風接過信，揮手道：「知道了，你去休息吧，今天晚上別再來打擾我。」

夥計唯唯應諾，告退離去。

郭長風重新拴上院門，轉身回房，一面走，一面拆開信套，抽出內籤……

誰知一看之下，不禁楞了。

原來那信中所附，竟是一張白紙，上面半個字也沒有。

郭長風詫道：「奇怪——」

屋內突然有人接口道：「沒什麼好奇怪的，我已經來了。」

話音來自客室，不知什麼時候，黑衣人已經端坐在椅上。

他仍然戴着頭罩，仍然一身寬大黑袍，所不同的是原來冷峻凌厲的眼神中，竟盪漾着狡黠的笑意。

看來，他對自己這種出人意外的安排，頗有些沾沾自喜。

郭長風笑道：「閣下來就來了，又何必這樣故作神秘呢？」

黑衣人道：「我沒有寂寞山莊那麼大的勢力，行動自然要謹愼些才行，否則，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先在書桌上睡個午覺，等候郭大俠回來。」

郭長風駭然道：「原來白天的事，你已經知道了？」

黑衣人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郭大俠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又何必怕人知道？」

郭長風怔了好一會，才搖頭笑道：「閣下，我眞是服了你了，敢情你竟有千里眼，順風耳？」

黑衣人道：「那倒沒有。不過，爲了知己知彼，對寂寞山莊的舉動，咱們也得隨時注意。」

郭長風輕吁一聲，道：「既然如此，也省得我再覆述一遍，閣下對於寂寞山莊的『出價』，不知有何意見？」

黑衣人道：「這句話，似乎應該由我請敎郭大俠，才比較適合吧？」

郭長風道：「爲什麼要問我？」

黑衣人道：「爲什麼不該問你？黃金珠寶的價值，人人都能估計，至於紅顏玉貌，只有當事者才能領畧，如果我把她低估了，郭大俠不覺得心疼嗎？」

郭長風眞沒想到黑衣人的詞鋒犀利，如此咄咄逼人，一時間，倒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黑衣人毫不放鬆，緊接着又道：「依郭大俠的目光評論，那林百合眞的很美嗎？」

郭長風點頭道：「不錯，確很美。」

黑衣人緩緩站起身子，一步步走到窗前，仰面望着深沉的夜空，又徐徐問道：「美得比十七箱珠寶更令人動心？」

郭長風道：「紅顏無價，這是不能用金錢比擬的。」

黑衣人「哦」了一聲，道：「聽郭大俠這口氣，是決定不愛珠寶愛美人咯？」

郭長風笑道：「我沒有這麼說，祇不過，事情演變到現在，委實出人意外，使人很爲難……」

黑衣人截口道：「難在何處？」

郭長風道：「若論金錢，自然是閣下出價最高，但美人無價，因此很難決定取捨。」

黑衣人聳聳肩，道：「這是說，魚與熊掌，無法兼得？」

郭長風道：「正是。」

黑衣人道：「如果我能使郭大俠兼得魚與熊掌，不知郭大俠還有沒有說詞？」

郭長風道：「那當然最好不過了，可惜的是——」

黑衣人道：「可惜我沒有辦法找到比林百合更美的女孩子，對不對？」

郭長風道：「我不敢說世上沒有比她更美的女孩子，但美女如靈芝，可遇而不可求，何況欲得於倉促之中。」

黑衣人冷笑道：「哼！那林百合也不過只有一個鼻子，兩個眼睛，我倒不信她眞是天下第一絕色美人兒。」

郭長風笑道：「閣下，你沒有見過她，自然不信，在我看起來，的確可稱得上是國色天香，平生僅見——」

黑衣人說道：「是嗎？你看我比她如何？」

舉手摘下頭罩，轉過身來。

郭長風一怔，登時瞠目咋舌，再也笑不出來了。

× ×

那是一張美得令人眩目的臉，眞箇是眼如秋水，眉若春黛，朱唇皓齒，玉骨冰肌……

郭長風做夢也想不到黑衣人是女兒身，更想不到會這麼美，尤其想不到她的面貌，竟和林百合十分酷肖。

兩人不僅面貌酷似，年紀也相彷，林百合十七歲，這黑衣少女頂多十八歲出頭，無論身裁，膚色，簡直就跟一胎雙胞姊妹毫無分別。

乍見之下，郭長風幾乎錯把她認成林百合了，細看以後，才發現黑衣少女除了年齡比林百合畧長，左眉上方，還多了一道淺淺的疤痕。

那疤痕好像是天生胎印，隱藏在覆額髮絲之下，非但未損其美，反而憑添幾分嫵媚。

郭長風越看越驚，心裏不禁暗暗地稱奇……

黑衣少女半揚着臉，柔聲問道：「郭大俠看夠了沒有？她是天香國色，難道我就是蒲柳之姿？」

眞奇怪！她一旦摘去頭罩，不祇人變了，連聲音也變得悅耳動聽了。

郭長風忙道：「不！姑娘和她一樣美，簡直教人難分軒輊。」

黑衣少女披披嘴角，道：「這麼說來，她雖然很美，我也並不比她遜色？」

郭長風道：「的確是如此。」

黑衣少女道：「郭大俠該不會爲了禮貌，故意當面捧我吧？」

郭長風道：「這是事實，絕沒有半句諂諛之詞。」

黑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那麼，郭大俠還有什麼爲難的呢？」

郭長風道：「正因爲姑娘和她同樣美，才令人更加爲難。」

黑衣少女道：「這話怎麼解釋？」

郭長風道：「兩人都是花容玉貌，同樣教人捨不得放棄，如果必須狠心捨去一方，豈不是很爲難麼？」

黑衣少女說道：「郭大俠別忘了，人雖然難分美醜，那十七箱珠寶，却只有一份。」

郭長風搖搖頭，道：「佳人當前，紅顏無價，區區珠寶已經不在意中了。」

黑衣少女怫然道：「但你必須作一個抉擇取捨，總不能一箭雙——」

最後一個「鵰」字已到舌尖，突然臉頰一紅，連忙又咽了回去。

郭長風一笑道：「我還不敢那麼貪心，可是，姑娘總得給我時間，讓我考慮考慮。」

黑衣少女道：「不必考慮，你現在就得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否則，我情願另求高明，決不再等了。」

郭長風說道：「姑娘，這可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不但我要考慮，姑娘也得考慮。」

黑衣少女道：「我有什麼可考慮？」

郭長風道：「姑娘不吝鉅金，毀家尋仇，甚至不惜以身相殉，難道就不考慮會殺錯人嗎？」

黑衣少女怔了怔，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郭長風道：「從前，我不知道姑娘的年紀，總以爲你和林元暉之間的仇恨，必然是親身經歷，才會如此深痛惡絕，現在由姑娘的年齡推想，林元暉不可能直接和姑娘結怨，所謂仇恨，或許是從上一代留下來的，對麼？」

黑衣少女默然片刻，道：「就算是上一代的仇恨，難道就不應該報復了嗎？」

郭長風道：「仇恨當然應該報復，但既是上一代結的仇，姑娘未曾親見，想必祇是耳聞，又怎能武斷不會弄錯呢？」

黑衣少女道：「笑話！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那有弄錯的道理。」

郭長風道：「我並沒有說一定會弄錯，祇是說有那種可能，所以我認爲，姑娘在尋仇下手之前，最好能親自証實一下，千萬不要一着失錯，遺恨終身。」

黑衣少女冷笑道：「你要我當面去問林元暉？他做了昧心事，自己會承認？」

郭長風說道：「姑娘不妨把事情經過說來聽聽，祇要証據確鑿，不怕他不肯承認。」

黑衣少女道：「哦！兜了半天圈子，原來你是想套問我的來歷？然後再去向那姓林的丫頭邀功？你以爲我會上你當？」

郭長風急道：「姑娘誤會了，我是一番好意……」

黑衣少女截口道：「你若是好意，就趕快履行承諾，替我去殺了林元暉，至于

我和他的仇恨，與你無關，也絕不勞你操心！」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如果我答應去殺林元暉，姑娘是否眞願意履行『以身作價』的承諾呢？」

黑衣少女毫不猶豫道：「當然願意，只要你殺了林元暉，我的身體和財富，全部都是你的。」

郭長風道：「那時，我若要娶姑娘作妻子，姑娘也不反對？」

黑衣少女說道：「爲妾爲婢，悉由尊意。」

郭長風笑笑，道：「既然有這種關係，姑娘和林元暉的仇恨，怎說與我無干？不勞我操心呢？」

黑衣少女一楞，道：「可是，你現在並沒有殺死林元暉，等你先履行了承諾，我自然會把詳情告訴你。」

郭長風道：「如果事後証明殺錯了人，豈非太遲了？」

黑衣少女似乎有些詞窮，把頭一擺，道：「不管你怎麼說，反正在殺死林元暉之前，我決定不會透露自已的身世來歷，更不會說出結仇的原因，你也不必轉彎抹角來套我的話。」

郭長風聳聳肩，道：「好吧！你一定堅持不肯說，我也不再探問了。但在我答應殺林元暉以前，希望你也答應跟一個人見見面，可以嗎？」

黑衣少女道：「誰？」

郭長風道：「林百合——」

他話才出口，黑衣少女已經斷然搖頭道：「我沒有必要跟她見面，也根本不想見她。」

郭長風徐徐道：「不！你一定要見見她，絕對有此必要。」

黑衣少女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因爲你們兩人不僅年齡相近，容貌更非常酷似，彼此見面談談，不是很有意義嗎？」

黑衣少女道：「噢？她眞的長得很像我？」

郭長風道：「像極了，簡直就跟同胞姊妹一模一樣。」

黑衣少女道：「天下容貌相似的人多得很，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郭長風道：「但天下容貌相似的人，未必都有仇恨，你們見見面，或許對雙方都有益處。」

黑衣少女冷冷一笑，道：「我會跟她見面的，但不是現在……」

郭長風道：「那是什麼時候？」

黑衣少女一字字道：「等林元暉死了以後。」

郭長風道：「爲什麼不能先跟她見面呢？」

黑衣少女道：「不爲什麼，祇因她是林元暉的女兒。」

郭長風輕吁了一口氣，道：「姑娘好深的仇恨心。」

黑衣少女木然道：「如果郭大俠也身受和我同樣不幸的遭遇，你就不會有這種感慨了……」

微頓，又接道：「郭大俠所提的條件，我已經全部做到了，請問，何時才能給我一個肯定答覆？」

郭長風聳聳肩，無可奈何地道：「好吧！讓我考慮一下，稍遲數日，必定給你回音。」

黑衣少女哼道：「十幾年都過去了，我倒不在乎多等幾天，祇望郭大俠別考慮太久，須知一個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說完，轉身向屋外走去。

郭長風尾隨而出，含笑道：「我送姑娘回去！」

黑衣少女道：「不必！」

雙臂一展，身形筆直射起直入夜空。

郭長風急忙倒退了兩步，抬頭仰望，想看看她的去處方向，誰知等了許久，竟沒看見黑衣少女再落下來。

夜幕深沉，長空如墨，四週靜悄悄地，那黑衣少女就像一股上昇的輕烟，在空中飄散消失了。

郭長風倒吸一口涼氣，驚忖道：「啊！這不是武林失傳已久的『一飛冲天』身法麼……」

這黑衣少女的談話和武功路數，他彷彿已經摸索到某些蛛絲馬跡，只是有兩件事，仍然甚感疑慮！

其一，黑衣少女一向消息靈通，又在寂寞山莊中佈有眼線，對林元暉業已悄然離莊的事，却始終隻字未提。她究竟是眞不知道？還是故作不知，另有圖謀？

其二，以黑衣少女一身功力，想殺林元暉並非難事，她爲什麼不肯親自下手？寧願不惜代價，僱人報仇？

郭長風此時的心情，可說是驚疑交集，喜愛參半，又憂慮，又興奮，雖然辛苦了一天一夜，却精神奕奕，毫無倦意。

眼下時日無多，必須把已知的片斷線索，設法連貫起來，然後，趁這幾天的「考慮」時間，好好作一番安排……

他索性不睡了，返身回房，準備繼續喝酒，靜靜地思考。

誰知提起桌上酒壺，才發覺酒已喝光了。

越是「見壺不見酒」，心裏就越想喝，無奈這時天色未明，却到那兒去弄酒？

正在爲難，一條人影越墻而入，輕輕叫道：「六哥睡了沒有？」

郭長風忙道：「是小强嗎？來得正好，你房裏還有酒麼？」

小强道：「可能還有小半罈，是昨天喝剩下來的。」

郭長風大喜說道：「趕快去拿來！快些！」

小强翻身退出，沒一會，果然抱着一隻酒罈回來。

郭長風迫不及待地搶着喝了一大口，嘖嘖嘴唇笑道：「這半罈酒，眞變成救命瓊漿了，小强你不愧是六哥的好兄弟。」

小强道：「我早就想進來探望，只怕洩漏了身份，等到深夜，却發現那黑衣人親自到客棧，所以一直沒敢露面。」

郭長風道：「咱們的談話，你聽見了嗎？」

小强道：「沒有，我始終在房裏沒有出來，等黑衣人走了以後，才特地過來看看。」

郭長風嘆道：「那眞是太可惜了。」

小强道：「可惜什麼？」

郭長風道：「你若早來一步，還能看

見仙女下凡，可惜你却躲在房裏，大好機會，竟白白錯過。」

小强愕然道：「六哥，你在說些什麼？那兒來的仙女下凡呀？」

郭長風笑道：「昨天這一日一夜，眞是奇遇連綿，艷福無窮。等我先喝足酒，再慢慢告訴你吧！」

一面說着，一面嘴對準罎口，咕嘟嘟猛喝起來。

小强連忙按住酒罎，央求道：「六哥，別急着喝酒，先把仙女下凡的奇遇說來聽聽好嗎？」

郭長風道：「我的酒虫已經爬到喉嚨口了，不拿酒冲牠下去，怎麼能說得出話來。」

小强道：「這樣吧！你請坐下，由小弟替你斟酒，你邊喝邊說，權當以妙語下酒，豈不很有詩意？」

郭長風笑罵道：「小孩子也懂詩意？倒不如說急着想打聽仙女的模樣，還中聽些！」

兩人同在窗前坐下，小强捧着酒罎，欲將酒傾入壺中，一不小心，竟把酒壺碰落地上。

壺蓋滾落，沾了許多泥碎。

小强連聲致歉道：「糟糕，越急越不行，六哥，請稍坐片刻，我去把酒壺洗一洗。」

郭長風道：「沒關係，屋後缸裏就有清水。」

小强急急轉入屋後，洗淨了酒壺，重又斟好酒，笑道：「小弟不但洗了酒壺，連耳朵也洗過了，以便『洗耳恭聆』。」

郭長風突然注目望着他的面頰，問道：「小强，你到什麼地方去洗酒壺了？」

小强道：「就在屋後水缸裏呀！」

郭長風道：「這麼近一點路，你幹麼跑得臉色蒼白，額上冒汗？」

小强不由自主舉手摸摸自己的頭額，忙道：「哦！大約是我太性急了，恨不得一步就趕回來，聽聽六哥的奇遇。」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那祇是說着好玩罷了，你若眞以爲仙女會下凡，只怕要失望！」

小强道：「不會的，六哥請說吧。」

郭長風又笑了笑，倒杯一飲而盡，這才開始將夜間經過，從頭細說了一遍。

他一邊說，小强一面替他斟酒，經過說完，半罎酒也所剩無幾了。

小强聽得很用心，神情專注，充滿羨慕之色，最後感慨地道：「眞想不到，黑衣人竟會是個女孩子。」

郭長風點點頭，道：「最出意外的是，她和林百合的面貌居然那麼酷像，兩人同樣美，年齡也相彷，天下竟會有這種巧事？」

小强道：「事情演變到今天，六哥究竟有什麼決定呢？」

郭長風道：「你是指那一方面？」

小强道：「當然是刺殺林元暉的事，現在必須作個決定了。」

郭長風搖頭道：「眞象未明之前，我決不會下手。」

小强道：「這不就等於拒絕黑衣少女了麼？」

郭長風道：「這並非拒絕，而是想帮助她，如果我的猜測正確，她和林百合之間，很可能有血統上的關係，一旦鑄成大錯，就遺恨終生了。」

小强道：「就因爲她們面貌很像？」

郭長風道：「面貌酷似，自然也是理由之一，此外，還有別的原因。」

小强道：「什麼原因？」

郭長風道：「譬如林元暉私自偸刻的石像，跟黑衣少女也很酷肖，還有那條『香羅帶』，本是林家之物，怎會落在黑衣少女手中？假如仇恨眞是由上一代留下來的，我敢斷言，必是由『情』字而起。說得明白點，林元暉和黑衣少女，可能還是骨肉親人！」

小强道：「這……怎麼可能？」

郭長風道：「怎麼不可能？假設林元暉當年曾經對某一個女人負過心，而那女人就是黑衣少女的親人尊長，現在她長大成人了，前來尋林元暉報仇，豈不是合情合理的事嗎？」

小强默然良久，道：「照你這樣推想，那黑衣少女可能就是林元暉的棄女，她和林百合竟是同父異母的姊妹了？」

郭長風肅容道：「甚至根本就是同父同母，嫡親姊妹，也一樣可能。」

小强道：「就算全部如你所推想的，這些關係，黑衣少女一定很清楚，她既然明知林元暉是自己的親人，仍要殺他報仇，咱們又何必多管這些閒事？」

郭長風道：「她可以殺自己的親人，咱們却不能做她的帮兇，何況，其中或許有很多內情，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咱們更不能糊里糊塗就替她殺人。」

小强沉吟道：「六哥的意思是寧可放棄美人和財富，也不肯輕易下手？」

郭長風道：「正是。」

小强道：「那……那不是，太可惜了麼……」

郭長風點點頭，道：「的確很可惜，但若要我終生受良心責備，我還是情願窮一輩子，打一輩子光棍。」

小强笑道：「六哥說這話，不像職業殺手，倒像是位悲天憫人的俠客了。」

郭長風道：「殺手也罷，俠客也罷，既是人，就有良心，咱們可以不理天下人的責難，却不能不理會自己良心責備。」

小强俛首無語，過了好一會，忽然抬頭道：「六哥，我倒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事情既可順利解決，你也不必顧慮會受良心責備。」

郭長風道：「噢？是什麼妙法？」

小强道：「由我替六哥下手——」

說到這裏，突又住口，注目望着郭長風，似在等待他的反應。

郭長風好像早已料到會有這句話，臉色一片平靜，毫無驚異之感，一面緩緩舉杯，一面說道：「說下去！你準備如何下手？」

小强道：「六哥出面邀約紅石堡主晤談，由我潛入莊中，殺掉林元暉，事後查証，他們決不會疑心到六哥頭上，對黑衣少女却可以順利交差，豈非兩全其美？」

郭長風聽了，微微一笑，道：「小强，你這樣做，是想過過殺人的癮呢？還是爲了那無窮財富和如花美女？」

小强忙道：「不不不！我只是……只是想帮六哥解決困難……」

郭長風道：「這是眞心話？」

小强道：「當然是眞話，我對六哥難道還有異心。」

郭長風笑道：「如果你眞有別的目的，我倒不便說什麼，如果你只是想帮我的忙，我却要勸你，趁早別做這種傻事。」

小强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自己不願做的事，怎能讓你去做？何況，你這樣做非僅無法帮助我，反而更增加我的內疚，你也是人，莫非你就不怕受良心的責備嗎？」

小强道：「可是，我——」

郭長風道：「你年紀太輕，也許你還沒有領畧過『悔恨終生』的滋味，六哥却是過來人了。」

說着，伸手去取酒杯，不料「蓬」地一聲，竟將杯子推落地上，摔得粉碎。

小强跳了起來，踉蹌連退四五步……

郭長風詫異地道：「咦！我的手怎麼了？」

再試着去拿酒壺，誰知五指却挺直僵硬，再也合不攏來，連曲伸亦不能够。

換用左手，情形也完全相同。

郭長風大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的手……怎會變成這樣？」

這雙掌原較平常人寬大，十指嬌捷靈敏，故有「魔手」的雅號，如今却突然僵硬如鐵，變成了「鐵手」。

這突來的變故，使他驚恐莫名，兩眼瞪着自己的雙手，嘶聲叫道：「我的手！我的手！手！手……」

小强已經退到床邊，混身顫抖，搖搖欲倒，不得不緊握着床欄藉以力撐身體。

郭長風大喝道：「小强！是你幹的？你在酒裏下了毒？是你毀了我的雙手？」

小强滿臉驚容，吶吶道：「六……六哥……我……」

郭長風咬牙切齒地道：「小强，我一向拿你當親兄弟一樣看待，這些年來，噓寒問暖，解衣推食，我那點虧負了你，想不到你居然這麼狠心，反而下毒害我？」

小强惶然失措，淚水竟奪眶而出，掩面失聲道：「六哥，我錯了——」

郭長風恨恨道：「你現在才知道錯了？當你下毒的時候，你爲什麼不想想咱們兄弟的情份？爲什麼不想想這件事的後果？爲什麼不想想這樣會『悔恨終生』？」

小强顫聲道：「我想過，六哥，我眞的都想過，可是，我是人，我也想跟你一樣，在武林中成名露臉，我不能一輩子這樣默默無聞，六哥，你說是不是？」

郭長風道：「所以你就忍心毀了我，要搶這成名露臉的機會？」

小强道：「不！我已經勸過很多次，希望你答應下手，但是，你却堅持不肯，眼看大好機會要白白錯過了，我才……」

郭長風道：「咱們不必追究這些，我只問你，什麼時候開始被人收買的？」

小强道：「就在那次由北門城樓跟踪黑衣人至船上，我一時疏忽，被他們發覺了，以後才開始交往。」

郭長風道：「他們許你多少代價？」

小强說道：「十箱珠寶，並願代爲揚名。」

郭長風嘆道：「沒想到多年友情，竟抵不過十箱珠寶，這眞太令人心寒了。」

小强慚然道：「我知道自己做錯了，只求六哥仍像從前一樣疼我，此地事情了結以後，我願意永遠跟隨六哥，侍候你一輩子。」

郭長風苦笑一聲，道：「一個雙手已毀的廢人，你以爲我還會苟活在世上？」

小强拭淚道：「我錯已鑄成，追悔無及，只求六哥能原諒我，給我補過贖罪的機會，有生之年，我會盡心盡力，使你活得舒適快樂。」

郭長風道：「你若眞有這份心，就答應我一件事。」

小强道：「只要我能辦得到，一定答應。」

郭長風道：「你一定辦得到的，從現在起，咱們離開襄陽，不再過問寂寞山莊的事，你願意嗎？」

小强道：「這個——」

郭長風道：「怎麼？你不願意？」

小强遲疑了一下，道：「六哥，這樣一來，你的兩隻手不是白白犧牲了麼？」

郭長風道：「不！如果能够使你醒悟回頭，我的雙手就算有了代價，小强，不要再猶豫了，聽六哥的話，咱們離開這是非之地。」

小强用力搖着頭，道：「我不能走！不能走……」

郭長風道：「爲什麼不能？難道你仍然貪戀那些珠寶財富？仍然忘不了空名虛譽？」

小强激動地道：「原諒我，六哥，我已經騎虎難下，決不能放過這次機會，我祇幹一次，以後我什麼都聽你的！」

郭長風嘆息道：「祇這一次，可能就會使你悔恨終生。」

小强道：「我知道，但它也可能是我這一生中，唯一成名致富的機會。」

郭長風仰面長吁道：「名利誤人，何其太深！」

說着，舉起酒壺，深深吸了一大口。

小强駭然道：「六哥，你的手——」

郭長風微笑道：「很奇怪，是不是？六哥以殺人爲業，如果區區『石藤精』就毀了我的雙手，還敢在江湖中行走麼？」

小强嚇得機伶伶打個寒噤，一旋身，便向後窗奔去……

「站住！」郭長風低喝道：「你自信能躲過這把酒壺，那就儘管逃！」

小强已經奔近窗口，聽了這話，連忙停步，惶然轉過身來，「噗通」一聲，跪在地上。郭長風以壺代杯，又喝了兩口酒，緩緩道：「說實話！『石藤精』是誰給你的？」

小强囁嚅地道：「是何管家給的。」

郭長風冷笑道：「難道他沒有告訴你？『石藤精』有硫磺味道，而且，一遇茶葉，藥力就會消失？」

小强俛首低聲道：「六哥，我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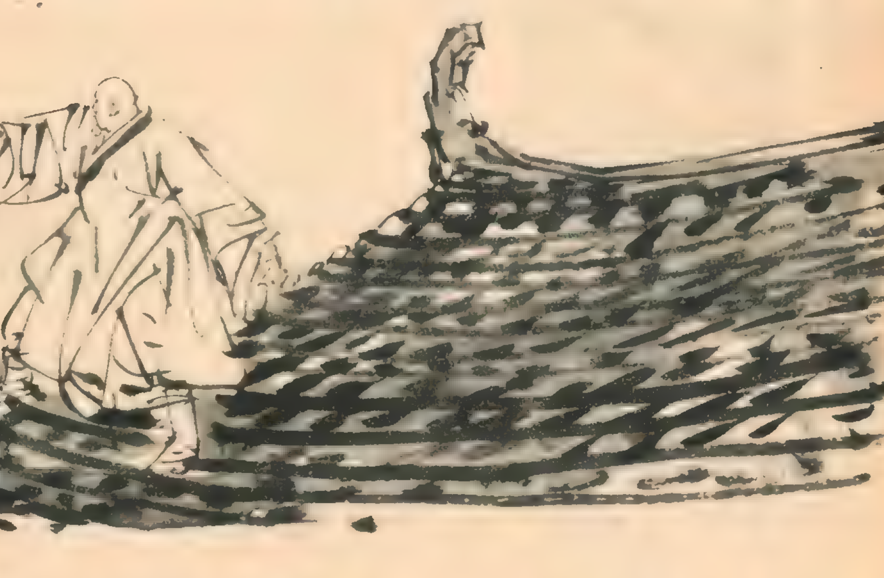
郭長風道：「你錯在年紀輕，沒有下毒的經驗，譬如，酒罎封泥分明是新開的，你却謊稱係喝剩餘酒；藥粉本該下在酒罎裏，你却畫蛇添足，故意將酒壺撥落地上，假稱洗滌，暗下藥粉，而神情又慌張失措，才露出了馬脚。」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培新·圖

鶴舞神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老狸祝三立把陷身在岳桐船上的徐小昭救出，乘岳桐不覺，點了他的穴道，把岳桐奪自徐小昭手中的珠寶箱奪了回來，這箱珠寶原是笠原一鶴帶來進貢皇帝的珠寶，祝三立却說服徐小昭，自願放棄爭奪的主意，逕自離去。祝三立以珠寶箱經已得回，但仍差翡翠梨沒有着落，心忖翡翠梨定已被翠娘白姍得回，乃四出查訪白姍下落，終於給他探出白姍母子三人寄居一座鼓樓，乃暗修一函向徐雷告密，他暗中綴在徐雷身後，俟他與白姍母子拚鬥時，潛入房中把抱着隱藏翡翠梨的匡芷苓嚇呆了——

高僧重入世　勇士探皇宮

匡芷苓見那矮老的和尚，要自己手上的枕頭，不由大吃了一驚道：「咦！你不就是白天那個和尚麼？」

那和尚嘻嘻一笑道：「大姑娘好眼力，不過，現在請把這個枕頭借我用一用好吧？」

匡芷苓不由柳眉一豎，啐了一口道：「見鬼，你一個出家人，怎麼隨便進姑娘家的房子，還不快滾出去。」

老和尚嘿嘿一笑道：「這是鼓樓，你們能住，我和尚就能來，姑娘，我勸你還是知趣一點，把這個枕頭拿給我吧！」

說着雙手合十，唸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

匡芷苓怔了一下，冷笑道：「這麼說，你必和那徐雷一路了？」

和尚搖頭笑道：「不是，不是，告訴你姑娘，我不是賊，這東西——」

說着指了一下枕頭笑道：「……我也不過是借用一個時候，日後我和尚負責，必定能物歸原主，你可放心！」

說着足下一點，已到了匡芷苓身邊，伸手照着那枕頭上就抓，匡芷苓大怒，一聲清叱道：「和尚，你這是作什麼？」

只見她右手一分，駢中食二指，竟自向和尚肩窩上點去，那和尚口中「唷！」了一聲，道：「不簡單！」

却見他右手大袖一揮，肥大的袖沿，竟向匡芷苓手上掃去！

匡芷苓就覺得這和尚袖上帶有一股極大的風力，當時背脊弓一弓，「嗖！」一聲倒竄了出去。

那和尚見狀，頗為吃驚的道：「喂，這就不像話了，姑娘，我已給你留了面子了！」

說着身形一幌，却已擋在了面前。

這時，匡芷苓正要飛縱而出，這和尚雙手霍地向外一握一壓，匡芷苓不禁倒退

了回來。

她一隻手，仍然死命抱着那個枕頭不放，急怒之間，這姑娘竟提起了一張破木椅，一抖手，直向着這和尚當頭砸過去。

和尚一招手，已把飛來的木椅，接在了手中。

他嘻嘻一笑，再次騰身，撲到了匡芷苓身邊，忽分雙手，直向姑娘背後抓了過去。

匡芷苓見對方武功絕高，非自己所能應付，不禁開始着起急來，當時尖叫了聲：「媽——快來！」

和尚本是含笑，此時聞聲大吃一驚。

他再也不手下留情了，當時就見他猛地一揚右掌，呼！一聲，發出了一股極大的掌力。

匡芷苓不由身子搖了一下，只覺得對方的劈空掌力，幾乎使自己感到窒息，不由雙目一昏。

就在這刹時之間，那和尚已來到了她身前。

匡芷苓手無長物，一時情急，竟自用手上的枕頭，貫足了內力，直向老和尚當頭打去。

這個突梯滑稽的老和尚，身法極為滑溜。

只見他身子霍地向下一蹲，同時左手向上一分，已抓在枕頭之上。

可是那枕頭上所帶來的疾風，却把他頭上那頂看來過大的帽子給飄掉了。

昏暗的燈光之下，現出了這和尚的本來面目，匡芷苓只覺得眼前這個矮小的老人，太臉熟了。

他並不是一個眞正的和尚——有髮為證。

再加上他的山羊鬍子，酒糟大紅鼻子，頓時令匡芷苓想起了這個人，他不由大吃一驚，叫道：「咦——你不是祝師叔……麼？」

老狸祝三立再也裝不住了，他那張老臉，立刻顯得通紅，當時赫赫一笑道：「對不起姑娘，我這麼做，是為了救笠原一鶴，你們請多担待！」

說着用力向後一奪，那枕頭立刻被撕成了兩半，木棉飛了滿天都是。

在散飛的枕絮之中，只聽見「叭！」地一聲，落下了一個匣子。

匡芷苓驚叫了一聲，正要去搶那匣子，却被祝三立平空一掌，用掌力把那匣子打到了一邊，他身形向前一竄，已把那個裝有翡翠梨的匣子搶到了手中。

老狸祝三立東西一到手，嘻嘻一笑道：「對不起，打攪了！」

說着身子一飄，已到了窗前，正要飄身而下，忽見匡芷苓叫了一聲道：「且慢，祝師叔——」

祝三立吃了一驚，回頭道：「姑娘不要逼人，這東西我早晚還是要歸還的！」

匡芷苓冷冷一笑道：「祝師叔，我母女對你不薄，你為何趁火打刦，我母親是不會放過你的！」

祝三立呆了一呆，道：「唉——現在不談這個！」

匡芷苓道：「那笠原一鶴不是被涵一和尚收作徒弟了麼？怎麼你倒管起這個閒事來了？」

祝三立冷冷一笑道：「事情絕非你所想的那麼簡單，日後你就知道一切，現在不談，你母親可要來了，再見！」

說着身子霍地向外一翻，已投入夜幕之中。

他身子方自縱出，另一條人影却很快的縮了進來，現出了白姍的影子。

在滿室飄浮的飛絮中，白姍大驚失色的道：「怎麼，枕頭裏的東西丟了？」

匡芷苓默默地點了點頭，白姍身子一晃，差一點倒下，她口中說道：「完了……是誰幹的？」

匡芷苓搖了搖頭，嘆道：「老狸祝三立——」

白姍面色一片鐵青，咬了一下牙，一跺脚，投窗而出，這時黑羽匡長青身子也跟着縱進來，匡芷苓急道：「東西已丟了，媽已經追下去……」

匡長青不等她說完，身形已翻了出去，匡芷苓這時也是急得直想哭。

可是她忽然想到了祝三立所說的，這翡翠梨是用來救笠原一鶴的，內心却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她這時反倒希望媽媽不要追上他了。

她仍然可以記得，那日在途中，和笠原一鶴邂逅的一段經過，他那耿直的個性，英俊的儀表，確實令自己對他心儀。

她這麼脈脈含情的空想着，室內的那盞油燈暗暗明明，鼓樓外，有人一聲接一聲的敲着梆子。

忽然燈光一明一暗，白姍和匡長青已雙雙返回室內，白姍滿面怒容道：「祝三立跑了，他分明是不敢見我！」

匡長青憤憤的看着匡芷苓道：「我不是關照你要好好看着麼？怎會出錯？」

白姍冷冷的笑道：「不要怪她，她如何能是那老狐狸的對手？現在，我們必須要想一個對策才是！」

匡芷苓喃喃的道：「這一切必是那涵一和尚所差使的。」

白姍怔了一下道：「你如何知道？」

匡芷苓遂把祝三立所說的講了一遍，白姍聽後冷哼了一聲，道：「你猜得不錯，這一切都是涵一和尚所指使的，他拆散了我們夫妻，父子還不够，現在又唆使人來搶我們的傳家之寶，好！」

說着她猛地站了起來，道：「天一亮，我們就動身！」

匡芷苓呆了一下道：「上那兒去呀？」

白姍憤憤的道：「上金陵朝陽寺，我要當面去見那個老和尚，讓他還我們一個公道！」

匡長青兄妹因恨那個老和尚，也不是「天半天了，這時聞言，均不禁憤然着色，他們也決心同着母親，去拜識一下這個愛管閑事的老和尚。

于是，就在三人同心之下，第二天，他們出發了。

× × ×

金陵——朝陽寺。

和煦的陽光，透過了竹簾，照在涵一和尚的禪房之門，那個老和尚正自來回的走着，他面上現出喜悅的顏色，却又似帶着一些輕愁的樣子。

他走了幾步，回過身來，對着一邊的祝三立道：「三立，想不到你這麼快就把這件事辦成，爲老衲去掉了一件心事！」

老狸祝三立咳的一笑道：「你先別高興，以我看來，這些人嗎，沒有一個是好惹的，說不定你這朝陽寺將要興起一場風雨，也未可知！」

涵一和尚白眉一皺，點了點頭道：「這一點，我何嘗是沒有想到。」

說着踱了兩步，又接下去，道：「別人倒無所謂，只是那個白姍……唉！老衲實在不願意見她！」

祝三立縮了一下頸子道：「你不願見她，我看她還是準會來！」

涵一和尚一隻手撫了一下光頭，怔怔的道：「……那可怎麼是好？唉！唉！」

祝三立嘆了一聲道：「事到如今，我看你也不必堅持了，還是把一切實在的情形告訴她，也許這樣反倒會好一點。」

涵一和尚呆了一呆，喃喃道：「看來也只有如此了，唉！這可眞的解鈴還需繫鈴人了，想不到老衲「念之仁，却爲自身惹下了這樣的一個大麻煩，眞正是當初所未能料到的。」

老狸祝三立正要說話，忽見門簾一掀，笠原一鶴走進來道：「師父喚我麼？」

涵一和尚望着他點了點頭，說道：「很好，你祝師叔已經把你失落的東西，全部找回來了，你現在看一看，是否還少些什麼？」

笠原一鶴不由雙眉一展，遂轉身對祝三立道：「謝謝師叔！」

祝三立呵呵一笑道：「都是你這小子，這點東西，在江湖上可眞是惹盡麻煩，唉，你看看吧，要是不少，趕快給皇帝小子送去，要是再丟了，天皇老子也是沒辦法了。」

說得笠原一鶴面紅如火，連道：「是！是！」

祝三立這才帶他走到桌前，笠原一鶴就見桌上放着自己遺失的那個木箱子。

這東西，使他感到一陣心酸，却也有一種莫名的親切，當時點了點頭道：「不錯，就是這個箱子！」

說着取出了那封足利將軍的信件，裏面記載貢物的各項名稱。

笠原一鶴打開了箱子，一一對照之下，各物均不短少，其中自然也包括那個翡翠梨在內。

他檢視了一遍，不禁感愧至深的向着祝三立一拜道：「祝師叔，你眞是我的大恩人了！」

祝三立哈哈一笑，忙把他攙扶了起來，一面指着涵一和尚，道：「你眞正的大恩人在此，我一切都是聽他的話行事的，還不上前拜謝！」

笠原一鶴怔了一下，這時才知道師父對自己一片用心，情不禁熱淚盈眶，上前一步，霍地拜倒道：「師父，你老人家眞是我再生之父，弟子今生今世是無法報答你老人家的了！」

說着不禁熱淚滂沱而下，涵一和尚扶起他來道：「徒兒不必如此……」

這位白眉白髮的老和尚，顯得是那麼慈祥，他拍拍他肩膀道：「你快收拾一下，馬上起程去京，把這些東西交給皇上，你也可算是了却了一件事……」

笠原一鶴磕了一個頭站起來道：「弟

子遵命！」

老和尚目光炯炯的望着他道：「這一次不能再出差錯了，你必須換上我們中國的便裝，等入京之後，再換上你們日本衣服！」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涵一和尚道：「你祝師叔同你一起去，有他在側，途中可以安全得多！」

祝三立不覺用手撫了一下頭，嘻嘻笑道：「這可好！」

說着點了點頭，嗞牙笑道：「好吧，好吧，反正我是好人做到底了！」

涵一和尚微微笑道：「等到東西交上之後，你祝師叔還有事在京留上幾天，你可以先回來！」

笠原一鶴點頭答了聲「是！」

和尚點了點頭道：「車已備好，你二人去吧！」

笠原一鶴這才合十而退，須臾換上了一襲便裝，來到室內，祝三立爲他把箱子揹好在背上，叩別了涵一和尚之後，他二人才走出禪房。

涵一和尚親自送他二人出了廟門，望着他二人的馬車電閃飛馳而去。

在這時，他內心才算了却了一樁心事，不由長長吁了一口氣，正當他要轉身入室的當兒。

他忽然看見，由南面飛馳而來的一騎快馬。

那是一匹甚爲少見的高脚大馬，這種馬，昔日涵一和尚在日本時倒是常見，在中國還不多見。

老和尚不由心中微微一動，那匹馬飛馳而下，帶起了一片塵土，一時連馬上這人是什麼樣也看不淸。

涵一和尚正要回身入寺，那匹大馬已馳到前面。

馬上是一個留着兩撇黑鬍子的漢子，身披黑色披風，涵一和尚心中正自奇怪，因爲這人自己太眼熟了。

還不容他想出是誰？這個人已自馬上滾翻而下道：「大哥久違了！」

涵一僧再一定目，不禁「啊呀！」的叫了一聲。

他上前了一步，那人却撲在他身前，道：「小弟給大哥請安。」二人緊緊的握着手，涵一和尚雙目有些濕潤道：「想不到你會回來了！」

這人更是熱淚滂沱而下道：「大哥，這些年身體可好？」

涵一和尚微微一笑，道：「君子之志，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天涯。」

這十六個字，不僅說出了他爲人的態度，更表達了他對這位故友的情誼。

眼前這個黑衣漢子，[illegible]和尚生平第一知己，方外的至交——匡飛，他另一個名字是笠原樵。

匡飛望着這個佛門的高僧，感慨的道：「二十年不見，大哥你似乎老多了！」

涵一和尚呵呵一笑道：「老弟，你來得正好，我們進去說話！」

說着抬了一下手，喚來了一個小和尚，把匡飛的馬拉了進去，他二人遂向寺內踱進。

匡飛沉聲說道：「適才，大哥送客人麼？」

涵一和尚站住脚，微微一笑道：「送你兒子笠原一鶴！」

匡飛不由一怔道：「哦——你們已見面了？」

涵一僧莞爾一笑，道：「豈止是見了面？唉！說來話長，我們進去再談吧！」

說着脚下加快，率先在前走去。

匡飛似有無限心事，他那雙花白了的眉毛，緊緊的皺着，臉上似有一種不開朗的神態！

他跟在涵一和尚的身後，他見這和尚行步間，上身紋風水平不動，一雙雲履點動間，更是不着濁力，彷彿行步于飄渺之間。

看到此，匡飛不由更加心動。

他知道這位老朋友，多年不見，更有驚人的功力了，不禁頓增敬仰之意。

行過了長長的一道過廊，來到了老和尚的禪房，落座後，小沙彌奉上香茗。

涵一和尚微微打量了一下這位故友，白眉微皺道：「櫻子刻下可好？」

匡飛長嘆了一聲道：「紅櫻[illegible]于多年前病故了！」

涵一和尚不由微微一呆，輕嘆了一聲道：「村夫老人呢？」

匡飛搖頭嘆道：「也故世了！」

和尚站起來踱了幾步，他走到窗前，直直望着前面的花圃，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雖是身爲佛門得道的高僧，可是對于笠原這一家，昔日的恩情，並不能忘懷，他是在爲故世的亡魂致哀。

匡飛站起來，道：「因爲距離太遠，我沒有辦法能够通知你，他二人先後故世，時間相差不過數月之久，眞令人悲痛欲絕。」

說到此，他雙手搓着，目光之中，淚痕欲下。

老和尚輕輕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不必悲傷，人都難免一死的，你現在已然回到了中國，很好，上天是公平的——」

說着看了一下天上的雲。

匡飛不由微微驚訝道：「大師此話是何用意？」

老和尚回過頭，看着他道：「老弟，你莫非還不明白，此間也正有很多未了之事，要你來料理呢！」

說着長嘆了一聲道：「昔日我促你東去，不久也就後悔了，這許多年以來，難爲你妻子白姍，她是多麼痛苦的撫養你的兩個孩子……」

匡飛不由垂下了頭，老和尚停了一會兒，微微一笑，道：「現在你回來了，你應該肩負這個責任來！」

匡飛不由苦笑道：「大師一番好意故佳，只可惜破鏡難圓了。」

和尚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匡飛頻頻苦笑道：「事已至此，勉強再結合，已沒有什麼意思，白姍的個性，我是知道的，對于我的過錯，她必不會寬恕，我二人如今都是上了年歲的人了，何必呢！」

涵一和尚冷冷一笑，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應該坦白的告訴她一切，我想她是會原諒你的！」

匡飛不由冷冷回答道：「我看沒有這個必要！」

涵一和尚不禁一楞，道：「那麼你意思如何？」

匡飛慨然的道：「我想在你這廟內落髮爲僧，大哥你意如何？」

涵和尚先是一怔，隨後搖了搖手道：「那是行不通的。」

匡飛冷冷的道：「你是怕我向佛不專麼？」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你子我已收爲徒弟，豈有再收其父之理？」

匡飛怔了一下，點了點頭道：「我早知這孩子，有一天會從佛的，卻未想到會這麼快！」

老和尚長長的睫毛，閉了一下，遂道：「他是未來光大我佛門之人，其成就尚要遠遠超過老衲之上，只是……」

說着，搖了一下頭道：「……只怕他，尚有塵緣未了！」

匡飛站起來，嘆了一聲道：「今日我來此，一來是探望你這老朋友，再者，就是商談這件事，我向佛之心已定，大師，你還是成全了我吧，父子二人同時向佛，也未嘗不是佛門一段佳話，大師你又何必不允呢？」

涵一和尚忍不住狂笑了一聲，道：「匡飛，我錯看你了。」

匡飛不由一愣，道：「人各有志，豈能相强，大師你才錯了！」

老和尚怒目道：「無論如何，我這廟裏，是容你不得！」

匡飛微微一哂道：「大師已不留我，我想這天底下，想找一個脫髮爲僧的地方，尚不至於沒有吧！」

說着微微一拜，轉身就走。

他才走了兩步，卻見前面人影一幌，涵一和尚已滿面怒容的立在他的身前。

匡飛退後了一步，含笑道：「出家人火氣也這麼大，豈不令人好笑？」

涵一和尚兩道壽眉，勉强向兩下一分，長長嘆息了一聲，說道：「老弟——你應該知道，我是在爲你着想，天下固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卻也沒有不仁不義的和尚！」

匡飛聞言至爲傷感，他退後一步，苦笑道：「可是，天下卻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大師，你如今身登淨土，卻拒朋友于千里之外，眼見他痛苦呻吟，這也不是一個出家高僧的行爲吧！」

老和尚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你曲解我的意思了！」

匡飛竟然冷下臉來道：「我所以回中國，主要是找你從佛的，看來我是失望了，不過，我志願已定，大師，你不能說動於我！」

涵一和尚冷冷的道：「我必定要說動你！」

匡飛狂笑了一聲道：「我心如鐵石，大師你說不動的，再見吧！」

說着雙手一抱，深深向下一拜，正要騰身而出，卻被老和尚一隻手搭在肩上，道：「你不能胡來，你妻子已在找我要人了，你可知道？」

匡飛哈哈一笑道：「原來是爲了此你才着急呀？」

和尚目射精光道：「老衲如此年歲，對她一個婦人，能打什麼交道。你已回來，這件事，你爲能不聞不問？」

匡飛冷冷一笑道：「大師，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當初苦苦逼我到日本的也是你，莫非那時，白姍和今日也有什麼不同麼？」

涵一和尚鼻中哼了一聲道：「櫻子已死，情形自不同了！」

匡飛狂笑一聲道：「大師，你把白姍想錯了，她不是一般女人一樣，祇怕覆水難收啊！」

老和尚嘿嘿笑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匡飛不由驀地雙目一瞪，可是在這畏友面前，他卻是發作不出來。

當時嘆息了一聲，用手把老和尚往一邊推了推，道：「人各有志，不便相强，這件事，大師，你如果一再的勉强，就不是我的朋友了！」

說着，身子「刷！」一聲，已縱了出去，道：「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再見了！」

說話之間，他已躍上了一座正殿，涵一和尚抬頭望着他的身形，冷冷一笑，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自己所作所爲，又能怨得誰來？」

匡飛身形已自騰出，闖聲哈哈笑道：「我本來也沒有怨誰啊！」

說着已是一路縱馳如飛而去，涵一和尚氣得冷笑了一聲，喃喃道：「那白姍不找到則已，若找上了我，我又豈能放得過你？」

祇是匡飛卻沒有聽見，早已跑得無影無踪。

涵一和尚回過了身子，嘆息了一聲道：「孽債！孽債！」

說着步至蒲團處坐下，打開了一部「金剛經」，喃喃的唸起佛來。

誰知他唸了沒有多少句，就見門外一個小沙彌探了一下頭，又縮了回去，涵一和尚喚道：「進來！」

小沙彌祇得合十而入，道：「稟太師父，廟外來了幾個人，聲勢洶洶，要面見太師父，弟子說太師父不在，那幾個人，卻要打進來，請太師父發落。」

涵一和尚不由吃了一驚，站起來道：「這幾個人，是什麼樣子？」

小沙彌想了想道：「有男有女，共是三人！」

涵一和尚一聽到此，不由心中怦然一動，道了聲苦也，想不到天下事情，竟是如此湊巧，那匡飛才走了一刻工夫，白姍母子三人，竟找了來。

老和尚天不怕，地不怕，唯獨對於這件事情，是一想起來就怕的。

想不到越是怕的事情，愈是來得快。

他聞言不由身子動了一下道：「哦——室內此刻尚有何人？」

小沙彌合十道：「幾位大師，正在經堂誦經，祇有精武堂的『至尚師叔』正在授徒！」

涵一和尚不由鬆了一口氣道：「已如此，你快找他來！」

小沙彌合十，答了聲：「是！」遂很快的走了出去，涵一和尚在禪房內來回的踱着，不時的嘆息着。

這時那位精武堂的至尚大師，閑聽相召，匆匆趕了過來。

他約有四十左右的年歲，生得寬面大耳，十分高壯，老方丈相召，他不知何事，因爲正在授徒武功，手中尚提着一柄方便鏟就來了。

進門行禮之後，這位至尚和尚合十道：「師伯有何差遣？」

涵一和尚皺眉道：「門外來了母子三人，聲稱要見老衲，你去會他們，就說老衲此刻正在行禪，約三日後才能醒轉，囑他們有事三日再來！」

至尚和尚恭敬的應了一聲：「是！」正要轉身而去，老方丈又道了聲：「慢着！」

至尚和尚回身，說道：「師伯，還有事麼？」

涵一和尚吶吶道：「這母子三人武技精湛，爾要注意了。」

至尚微微一笑，提了一下手上的方便鏟道：「師伯請放心，弟子定能應付！」

說着行禮而出，向小沙彌道：「他們在那裏？頭前帶路！」

小沙彌比了一下手式，就向前行，至尚乃是朝陽寺十二名擅武弟子之一，一身武功，雖非涵一和尚親授，卻不離正宗淵源。

他最拿手的，乃是一路降魔鏟，及「空門神拳」，在同輩之中，可算是佼佼的人物。

今天老方丈指定他去會客，在他認爲那是一件極爲光榮的事情！

當他大步如飛的來至門前時，祇見寺門口，正有三四個弟子，在與來人說話，對方似乎話聲頗大，雙方已在僵持的形態中！

至尚遠遠的高聲道：「何爲亂嚷，爾等退下！」

那幾個和尚，閧聲四散，紛紛退後，至尚滿臉怒容的走了過來，方便鏟掛在腕下，雙手合十，朗聲道：「阿彌陀佛，幾位施主來此何事？」

說話之間，目光一掃，已看清了，來者竟是二女一男，共是三人，二女一老一少，似乎母女二人，模樣兒十分秀美。

那個男的，卻是一個二十左右的英俊少年。

三個人，全是一臉怒氣，而且身上都帶有兵刄。

至尚和尚一眼及此，就知道今日祇怕不能善罷干休，當時口中連連唸着佛號。

他說完話後，那雙少年男女，一起怒目注視過來，另一個中年婦人，卻冷笑了一聲，道：「尊駕是誰？」

至尚和尚雙手合十道：「貧僧至尚，乃是精武堂的三堂大師之一，三位施主有何見教？」

此言一出，那婦人霍地柳眉一豎，道：「我們要見的是涵一和尚，怎麼出來的，光是一些閑人呢？」

當着衆弟子面前，至尚自覺臉上無光，不由面色一沉道：「掌寺方丈此刻正在行禪，那裏有工夫來會你們這些閑人？有什麼事，祇管對我說也是一樣！」

婦人面色一冷，尚未出言，他身邊那個妙齡少女不由杏目一睜，道：「好沒道理的和尚，你仗誰的勢力，敢對我們如此說話？涵一和尚是什麼東西？我母女等他這半天，他還不出來，惹惱了我們，打進你們破廟，看他還出不出來見我們？」

至尚不由一怔，怒道：「好不知好歹的女娃娃！」

這時那婦人，把少女拉了一下，冷笑道：「我姓白名姍，這是小兒匡長青，小女匡芷苓，我們來此，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見涵一和尚，我們是由很遠的地方來的，見不着他，如何能令人甘心？」

說着冷冷一笑，又道：「我很知道，涵一和尚乃是佛門第一高僧，武功之高天下敬佩，祇是他如果避不見面，我們也就說不得，祇有開罪一途了！」

至尚冷笑了一聲：「方才貧僧已說過了，大師此刻正在坐禪，要三日後方能醒轉，你們如有要事，三日後再來也是一樣的！」

白姍嘻嘻一笑，道：「可笑，佛門弟子也會說謊，適才這位小師父說方丈不在，現在師父你又說在坐禪，眞令人難以相信。」

至尚憤憤的道：「貧僧所言乃是實情，你們不信，貧僧也是沒有辦法，祇是這乃是佛門善地，請你們不要在此吵鬧！」

一旁的匡長青，始終未發一言，這時竟是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想不到堂堂的一個方丈，竟會如此，我倒有個辦法，看他能藏到幾時？」

至尚冷笑道：「你們有什麼辦法，請到寺外施展，那與我們是沒有關係的！在這裏胡鬧，卻是斷斷不可！」

匡長青一聲狂笑道：「什麼叫胡鬧？我們可是不知道！」

說着足下向前一滑，駢中食二指，直向着那和尚前胸猛點了過來。

至尚向後一退，腕上的方便鏟响了一聲，大怒道：「怎麼，你竟向貧僧動手不成？好，這就怪不得貧僧無情了！」

說着他手向外一揮道：「你們先退後，待我會他！」

這時匡芷苓在一邊，冷笑道：「哥哥不要客氣，祇管下重手法！」

說着丟過一口劍來，匡長青接劍在手，冷笑道：「大和尚，請動手賜招吧！」

至尚這時面色赤紅，方便鏟在手上一掄道：「這是你逼迫於我，並非是本座欺你年少！」

匡長青聞言冷笑一聲，他左手輕輕一撩前襟下擺，人影一晃已到了至尚身前。

祇見他掌中劍向後一吞，霍地向外一點爆出了一點銀星，直向至尚喉上刺去。

至尚方便鏟向內猛然一抽，方便鏟的鏟頭迎着對方的劍，發出了「噹！」一聲，寶劍已爲他擋了開來。

這和尚卻在這時，身形快若電閃星馳也似的，又竄到了匡長青背後。

他掌中這一桿方便鏟，施了一招「撥風盤打」的疾招，由上而下，勢力萬鈞的直向着匡長青當頭猛砸了下來。

可是，黑羽匡長青早已想到了他會有此一手。

至尚的方便鏟方自下落，這位年少的奇俠，左手向上一揚，已托住了方便鏟的鏟柄，祇聽得「嗆！」地一聲大震。

匡長青的劍，卻陡然向後一挑，其快

無比，直向着這個精武堂和尚的上半個身子劈了下來。

至尚和尚這時候如果膽敢不鬆手，他這一雙手少就不要再想要了。

當時祗聽得「瑲瑯！」一聲大响，方便鏟墮地，而這個和尚却用「倒踩蓮枝步」的身法，猛然退出了五六丈左右。

雖然他身上沒有掛彩，可是兵刄脫手，這個臉也算是丢完了。

當着面前這幾個弟子，這位至尚大師不由得頓時臉色變得蒼白，便微微一呆道：「小施主好純的功夫！」

說着冷冷一笑，走到了落鏟之處，彎腰把那桿方便鏟拾到了手中。

匡長青橫劍而立，朗聲道：「快去請涵一和尚出來！」

至尚大師方便鏟把在右臂之上，退後了一步，怒目道：「老方丈正在行禪，不能見客，莫非還要再說一遍麼？」

說着他霍地轉過身來，大家都以為他是含憤返寺，却沒有料到他，竟在這個時候，驀地雙腕向後側一個猛旋！

祗聽得「颼！」一聲，日月之下，但見白光一閃，他那桿方便鏟，竟自劃起了匹鍊也似的一道白光，直向着匡長青前胸上猛然貫飛而來。

這種勢子飛來是奇快如風，祗一閃已到了匡長青眼前，每個人都不由大吃了一驚。

這一招確實出乎匡長青意料之外。

當他發覺不對的時候，對方方便鏟的鏟刄，已經挨在了他的身邊。

此時此刻，一任他黑羽匡長青，有天大的本事，却也是莫能退開了。

一旁的翠娘白姍見狀，嚇得面色蒼白，高叫了聲：「鷹子——」

她身子猛地騰了過去，另一邊的匡芷苓同時也發出一聲嬌叱，也自騰身而來！

可是她母女這種動作，看來都太晚。

就在衆人目瞪口呆之際，至尚的方便鏟已飛至匡長青胸前，祗需再向前微吐一分，匡長青不死必傷。

忽然，斜刺裏，瓦面上發出一聲厲哼道：「至尚不可！」

那隻方便鏟本已挨着了匡長青的身邊，這時竟自霍地向外一偏，錯出去足有一尺左右，「瑲瑯！」地一聲，直直地闖在一棵松樹之上。

那棵松樹，足有碗口那麼粗細，竟被方便鏟的重力，撞得「克喳！」一聲巨響，從中一分為二，折斷了下來，嘩啦一聲，揚起了一大片灰土。

看得在場之人，無不打了一個冷戰。

匡長青自料必死，却未曾想到，竟然絕處逢生。

他母子三人，一齊偏頭向屋瓦上望去，却見一個白眉皓首的高大和尚，自屋脊上雙手合十，重重的嘆了聲，道：「阿彌陀佛！」

他身子向前又似向上，微微一縱，竟自輕飄飄的，四平八穩的自殿瓦上落了下來。

匡氏母子三人，全是一身功夫，他們目睹着這個高大和尚，輕身功夫如此精純，俱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氣！

定目細看之下，翠娘白姍和黑羽匡長青都已認出了來人，這人正是涵一和尚！

這時，那個老和尚，目光向着至尚一掃，後者忙自合十拱腰，一臉愧疚之色。

老和尚冷冷一笑道：「至尚，爾要面壁思過，你犯了佛門十戒，如非老衲及時制止，那少年性命，必喪你手！」

至尚全身一陣戰抖，道：「弟子知道了，請方丈從寬處罰！」

老和尚微微點了點頭，道：「爾等且退了下去！」

至尚退後一步，連正眼也不敢看對方一眼，旁邊幾個小和尚都合什彎腰向這位高僧行了一禮，匆匆退了下去，現場只剩下了涵一和尚及匡氏母子三人。

白姍雖是心懷仇恨而來，可是對於這個和尚，她却是早已敬仰。

現在對方又救了自己兒子性命，他只得走上幾步，檢衽為禮道：「多謝大師及時而至，救了小兒一命，白姍拜謝……」

說着向兒女丢了一個眼色，叫二人拜謝，可是兄妹二人却是絲毫不動。

涵一和尚呵呵一笑道：「白女士忒謙了，這二位是——？」

白姍忙為之介紹道：「這是小兒匡長青，小女匡芷苓。」

二人只得勉強抱了一下拳，和尚望着這一雙兒女，白眉微分，心中不禁忖道，匡飛有如此俊秀的後代，眞也値得驕傲。

當時雙手合什道：「賢母子請至殿內一談，外面不是待客的地方！」

白姍苦笑道：「正要打攪！」

說着一行人魚貫隨入大殿，午課方畢，殿內空無一人，香案上嬝嬝冒着清香的白烟，整個大殿內沒有一絲雜亂的聲音。

涵一僧回身禮讓道：「請坐！」

白姍告禮落座，匡長青匡芷苓兄妹二人，就像是一對保鏢也似的分立在母親身後！

涵一和尚向這兄妹二人看了一眼，不禁微微的笑了。

這時來了一個小和尚，為三人獻上了茶。

翠娘白姍等那小和尚退了之後，才不自然的笑了笑，道：「大師，今日來訪，是向大師請教一點事情來的，我一個女人，本來不該來這種地方，可是事實逼得我不得不抛頭露臉……」

說到此，面上現出一些怒容，聲調冰冷的笑了笑，道：「大師，你能够原諒我的失禮麼？」

涵一和尚雙手合什，道：「白施主有話但說無妨。」

白姍面色一沉道：「已如此，請恕我直說了！」

涵一和尚欠了一下身子，臉色甚是尷尬。

白姍冷冷一笑道：「外子與大師乃是莫逆之交，這一點大師可願否認麼？」

涵一和尚赫赫一笑道：「出家人跳出七情之外，如說老衲與尊夫是一方外之交尚可，莫逆似不為當！」

白姍冷笑道：「那麼，外子這二十年來的下落，大師不能不知道吧，有人謂，外子的失踪，乃是大師策畫，究竟是否實情，尚請大師明言相告才是！」

涵一和尚雙手合什，低口唸道：「阿彌陀佛，白施主，今日來此是興問罪之師不成？」

白姍冷冷笑道：「以我母子三人，區區小技，焉敢在大師面前賣弄……」

說到此，面色一沉，道：「大師乃是佛門高僧，為人正直，天下共鑒，我母子所以來見，只是向大師請教，豈能存一絲冒犯之心，大師你萬萬不可輿疑才好！」

涵一和尚內心眞是叫苦不迭的，心道：好厲害的婦人，當下不由苦笑道：「老衲早知賢母子必會來的……」

一旁的匡芷苓，這時對母親一再詢問，這和尚却始終是顧左右而言他，不免有氣。

這時聞言，她甚是氣不過，就冷笑道：「我母子三人從很遠趕來的，大師明明在寺，却為何推托不見，這是什麼道理，請大師明告。」

涵一和尚看了她一眼，呵呵笑道：「小姑娘，你說得好，要是每日都有你母子這種客上門，那麼我們這個廟，也就不成為廟了。」

匡芷苓不由面色一紅，嗔道：「我們本來是恭恭敬敬請見的，誰叫那個和尚無禮，我哥哥才與他動手的……」

白姍搖手阻住她，說道：「小苓，不得無禮！」

她以為涵一和尚必定會因而動怒的，誰知道他却是仍然滿面含笑，絲毫不動肝火。

翠娘頓了頓，才道：「小女無知，這都是自幼失父，才慣養如此，大師不要見罪！」

涵一和尚自然明白她言中之意，當時一笑道：「小姑娘率直任性很有意思！」

說到這裏，他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吁了一口氣道：「這件事，老衲自問是脫不了干係的，只是這其中的道理，只怕你母子並不知情！」

白姍冷然道：「請大師開宗明義！」

老和尚白眉連聳，道：「這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情，不談也罷。總之……在十天之內，老衲負責把匡飛找回來，送到府上，如此賢母子，也就可以安下心來！」

白姍一聲冷笑道：「大師，你會錯意了！」

涵一和尚一怔道：「白施主是什麼意思？」

白姍面色微青道：「我們來此，並不是要他的人，而是來向大師還一個公道來的。二十年的遺棄之苦，我母子是無從訴起，大師只要能給我們一個公道的答覆，我母子掉頭就走，否則……」

說到此，她身子微微顫抖了一下，道：「……大師乃是我們素所敬仰之人，我們不便如何，此事也只好由小兒出面，召集天下武林中人，來評一評這段是非曲直了！」

涵一和尚冷冷道：「這麼說，賢母子是不希望匡飛回來了？」

白姍哂笑道：「那是另一個問題！」

匡長青這時抱拳正色道：「大師，請你快快說出二十年來家父的一段隱情，也好令我們解開疑竇！」

涵一和尚由位子上站了起來，踱了幾步。

他走到窗前想了想，嘆息了一聲，回頭道：「好吧，我就把事實告訴你們，你母子聽後也許會怪罪老衲多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白姍點了點頭道：「我們所要求的，正是請大師公諸實情，出家人不打誑語，大師要說實在話呢！」

涵一和尚冷冷的一笑說道：「這是當然！」

說着他鼻中哼了一聲，道：「匡飛離家出走，東臨日本，並非逃走，或是遺你母子，乃是和他前妻笠原紅櫻子重聚！」

此言一出，白姍等三人，無不大吃一驚！

白姍身子顫動了一下道：「前妻？……大師，這是怎麼一回事？」

涵一和尚搖頭苦笑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你們細細聽來！」

於是他才把這一段隱情（事詳前文）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匡氏母子三人，聽完這段經過之後，俱都呆住了。

他三人半天一言不發，面上俱不禁垂着兩行熱淚，尤其是白姍，整個身子都倚在椅子上。

她用綢巾擦了一下臉上的淚，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大師當初一念之仁而外，却不曾料到我母子三人，二十年來，所過的是如何的生活？我一個女子撫養他兄妹……」

說着以手指着匡長青匡芷苓，淚如雨下。

涵一和尚見狀，也不禁滿面戚容，他雙手合什，唸了聲佛號道：「無量佛……白女士不必再悲傷了，老衲對這件事實在是有欠深思，如今悔之莫及了！」

他說着嘆息了一聲，道：「眼前賢母子如有責怪，老衲自是無話可說。不過，這也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依老衲之見，由老衲負責找回那匡飛才是上策！」

白姍不由怒嗔道：「誰還惦念着那負心人？大師不必多事！」

涵一和尚怔了一下，嘆道：「匡飛如今已返回中原，笠原紅櫻子已死，他如今已自由之身了，論情論理，他是應對賢母子有所補償才是！」

白姍面色蒼白的搖了搖頭道：「不必……不必……」

匡芷苓在一邊擦了一下眼淚，道：「爸爸心也眞狠，二十年來，都不曾想到來探望我們一下……」

涵一和尚嘆道：「這也怪不得他啊，他遠隔重洋，來一次談何容易，再說只為了探望你們，並不能解決一切啊！」

白姍冷冷一笑，道：「那日本女人，如不死，他還不會來呢，如此無情義的人，還回來做什麼？」

涵一和尚嘆了一聲道：「白女士你錯了，匡飛並非無情義之人，這全是命運在捉弄人啊！」

白姍笑道：「命運？他當初已有前妻，如何又和我結婚？起碼他也應該把事情說個明白呀！」

涵一和尚苦笑道：「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呀！」

匡長青這時却另想到了一件事，他目

光發直的道：「這麼說，那日本武士笠原一鶴又是誰呢？」

，涵一和尚點一點頭道：「笠原一鶴乃是匡飛那日本妻子所生之子，也是你二人同父異母的兄弟！」

這句話，不免使得匡長青匡芷苓全是一驚。

尤其是匡芷苓更不禁面色一陣發紅，禁不住低下頭來，匡長青呆了一呆道：「聽說大師已收他爲徒，可否請出一見？」

涵一和尚搖了搖頭道：「他此刻有事外出，並不在寺內！」

匡長青一笑道：「可是至京城見皇上獻寶去了？」

涵一和尚只得點了點頭，道：「正是如此。」

匡長青冷笑了一聲道：「這麼說，我母親傳家之寶，翡翠梨，也在他手上。」

涵一和尚微微一呆，遂點頭道：「那梨如是進貢之物，自在其中！」

白姍秀眉一挑道：「那翡翠梨乃是先祖世代留下之物，被那負心人盜至日本，此次已被我母子收回，卻又如何會落在笠原一鶴手中，大師，這點你可知情麼？」

涵一和尚雙手合十，唸了聲：「阿彌陀佛！」

他對於這件事實在是難以啓齒，吶吶的道：「賢母子不必見責，這件事，應該老衲負責。」

白姍冷冷笑道：「愚母子只是收回故物，非搶非奪，大師如此做，可就有違常理了！」

老和尚呵呵一笑道：「白女士你不明白，老衲並不想染指這件事，只是我那徒弟如無此梨，卻是交不了差，此事關係着兩國來往，卻不便不予理會！」

白姍猛地站起身子，道：「這是我家門故物，我有理由收回，大師你也太欺人了。」

她這種態度，大有動武之意，老和尚冷冷一笑道：「白女士稍安毋躁，這翡翠梨多則一月，少則半月，老衲當必雙手奉上，不損分毫，如此賢母子當可放心！」

白姍冷然一哼，道：「大師所說可是實話？」

涵一和尚一笑，說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白姍點點頭道：「大師已如此說，我母子暫且告退了！」

說着對兄妹二人道：「我們回去！」

她說着走出位來，匡長青兄妹二人隨那母親一併步出殿外，他母子三人，本是抱着決心，不惜同涵一和尚反臉，爲仇而來，卻未曾料到如此善罷甘休！

在廟門口，白姍對着老和尚行禮告別道：「大師要言而有信，我母子在仙霞嶺恭候大駕了！」

涵一和尚單手問訊道：「白女士放心，老衲言出必行，一月之內，定必把那枚翡翠梨押送上山，至於匡飛，老衲也會有一個交待的，尙請賢母子原諒才好！」

翠娘白姍點了點頭，道聲：「好！」

當時就帶着匡長青匡芷苓起程回家而去。

涵一和尚送走了匡氏母子，心情十分沉重，因爲他親口答應了白姍，要把匡飛找上來，現在匡飛不知上那裏去了，於是，就在次日，這位佛門的高僧，打點了一個簡單的行囊，離廟而去！

×　×

老狸祝三立同着笠原一鶴，一路曉行夜宿，不一日已來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他二人就下榻在前門大街的「吉順客棧」中。

這是一個熱鬧的地方，寬闊的大街，講究的店面，尤其在這太平年間，更顯出一片安泰和順的景象來。

祝三立同笠原一鶴住進店內，已是黃昏的時刻，他二人在店內吃完晚飯，休息了一會兒，已是入夜時分。

今夜，顯然他二人是有所行動。

子夜一到，他二人都已換上了夜行衣靠，祝三立是鬆大的黑綢褲褂，笠原一鶴卻是緊身的箭襖，下着黑綢長褲，他們都紮着腰帶和一個白色錦囊。

二人悄悄翻出店外，只見大街上靜靜的沒有行人，只有一個推車吆喝着賣硬麵餑餑的，這是本地一種夜食兒。

笠原一鶴顯得很是緊張，他低聲問：「師叔，很遠麼？」

祝三立搖頭一笑道：「小伙子，你沉住氣，這地方我熟得很，跟着我走，準沒有錯！」

笠原點了點頭，就見祝三立把身子向路邊牆跟上一貼一路向前行去。

笠原一鶴緊隨其後，中途拐了幾個彎，換了幾條路他也沒有弄清楚，只覺得慢慢地顯得更淒涼了。

再向前行有一箭之地，祝三立忽然站住了身子，手指前方道：「你看見沒有？那就是紫禁城了，我們必需要翻過這道城牆才行！」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祝三立囑咐道：「注意，最好不要傷人！」

笠原一鶴答應了一聲，二人一前一後貼着牆向前走過去，才走了沒有多久，就見迎面火光閃閃，有人說話的聲音。

祝三立一拉笠原一鶴，二人向壁上一貼，藏在暗處，才見是一隊持着紅纓槍，排着腰刀兵弁，邊談邊笑而來，在他們背後的號衣上，都綉有一個「禁」字。

等他們走遠之後，二人相顧點了一下頭，各自騰身而起，翻上了城牆，接着飄身而下。

只見城內好大的地勢，一排排的街道較前更爲整潔，紅牆綠瓦，是一大特色。

笠原一鶴知道這地方所居住的，多半是些王公大臣，大紅的石柱門旁，排列着石虎石獅之類，看過去威勢雄邁十分。

祝三立略一顧盼之下，遂即向西直馳而去，二人都不曾說話，似如此半盞茶後，他們行近了另一排高牆之旁。從高度上看起來，這高牆，比方才那一排高牆又要高多了。

這些牆的高度，最少也在三丈以上，牆上沒有刁斗，每隔三四丈左右，都有一處明燈亮着。

燈光之下，笠原一鶴才看見了，這些牆上都是刷成黃色，龍也似的延伸出去。

笠原一鶴就明白，這地方必是皇帝所居住的禁宮了，他對祝三立道：「我知道了，我們回去吧！」

祝三立冷冷一笑，說道：「你以爲到了這裏，就清楚了？皇帝老子住的地方，我如不帶你去，你找死也是成不到，我們過去！」

說着往牆上一貼，就像一條守宮也似的直向上爬了上去，笠原一鶴只得隨着他一直向上行去。

他內力雖然充沛，可是向這麼高的地方，却是很少試過，當他爬上了城牆的頂點，已累得喘成了一片。

祝三立伸出一隻手捂着他的嘴道：「小聲！」

笠原一鶴這時往城內一看，幾乎眼睛都花了，目光所見之處，但見一片片瓊樓，就像雪也似的，一層層展出去，也不知道有多少。

目光所見，都是些畫樓雕樑，堆金砌玉般的，互相爭輝，時已夜深，可是這些禁宮裏，多半都還在亮着燈光，琉璃瓦映着月光，閃閃放光，令人乍看之下，眞有些眼花撩亂。

祝三立打量了一陣後，道：「你跟着我，咱們上東面看去！」

說着他一拉笠原的衣服，率先騰起身子，直向着正面的樓瓦上落了下去！

笠原一鶴忙自也騰身而起，當他雙足向下一落，差一點滑一跤，這才知道足下的琉璃瓦滑得緊。

在迎風擺動的無數宮燈之下，笠原一鶴抬起頭來，才發覺已失去了祝三立的身影。

他不由大吃了一驚，當時忙自站起身來。

可是就在這時，一支短箭「嗖！」地一聲，劃空而來！

笠原一鶴一揚手，已把那支短箭劈在了一邊。

他身子驀地騰起來，想往一邊閃躲，一條人影，已如同點水的蜻蜓一般，撲到了他的身邊。

笠原一鶴還以爲是祝三立，方道了聲：「師叔——」

那人冷笑了一聲，道：「大胆的賊人，黑天半夜，竟敢來到這種地方，看你是找死！」

說着身形向前一欺，一口利刄，已刺了過來。

笠原一鶴身子向後「翻」，可是這人一口劍，却是如影附形，絲毫也不放鬆。

只見他一聲冷叱道：「那裏跑！」

身形向前一掠，掌中劍順風劈了下來，直取笠原一鶴後背，招式是又疾又快，一閃而至。

笠原一鶴却是再也裝聾作啞不得了。

他單膝向瓦面上跪，倏地一個翻身，已把背上的一口武士刀撤了下來。

刀光一閃，只聽得「噹！」地一聲，已把那人一口長劍磕開！

黑暗中那人身子向上一拔，已落在了這座宮殿的頂尖之上，笠原一鶴才看清了此人，是一個瘦長的身材，白卡卡的一張長臉。

他身上穿着一件繡有錦花的箭襖，年歲約有五十上下，唇上留着兩撇小鬍子。

笠原一鶴立刻知道，這人必定是負責宮庭守護的大內衞士，不由呆了一下。

那人想是方才一交手之下，已發覺對方不是易與之輩，他身形一落，却由身上摸出了一支笛子，就口「嘟！」地吹了一聲。

笠原一鶴不由大吃一驚，叫聲不好！

他猛地騰身而起，掌中刀向前一遞，用「逼山」的刀法，想把對方逼下來。

他的刀方抖出，猛可裏一聲低喝道：「退！」陡然自空中落下來一條矮小的人影。

這人正是方才走失的老狸祝三立，他身形乍然向下一落，猛然向前一欺已到了那皇差身前。

那名錦衣衞爲笠原一鶴的刀逼得正自惶恐無狀，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時候却又另外出來一人。

這時見狀，大驚之下，竟自一抖手，把掌內那枚哨子打了出來。

祝三立這一伸手，已把哨笛接在了手中，錦衣衞士長劍霍地向前一抖，却爲笠原一鶴的刀格在了一邊。

老狸祝三立這時已如同一陣風也似的撲到了近前，只見他駢二指向前一點，正中那衞士脅下。

只聽見「吭！」的一聲，那人翻身就倒。

祝三立一橫胳膊已把這人接在手上。

當時身子向外一縱，已會合笠原一鶴翻上了另一座宮殿之上。

他匆匆把點昏了的衞士放了下來，可是這時候四面已有了响動，兩三道黃色的燈光，自城牆上，向着殿瓦上照下來。

祝三立低聲說道：「伏下身子，不要動！」

二人一齊伏下身子，却見那燈光，在附近瓦面上照了甚久，才又移開了。

只進了一會兒，祝三立才敢碰一碰笠原一鶴道：「好了，快走！」

笠原一鶴身方站起來就見暗角處，一人大笑道：「好賊子，這一次看爾等如何逃開。」

燈光一亮，一道匹鍊也似的白光，直向着二人立身之處射來，老狸低叱了聲：「不要慌！」

只見他右手往外一抖「叭！叭！」地一聲，那道強力的馬燈，立刻打個粉碎。

兩個人就像是一雙燕子也似的，驀地向兩邊分了開來，笠原一鶴到底年少，心中驚慌，再者這種琉璃瓦他實在是踏行不慣。

由於勢子太猛，他身子向下一落，只覺得足下一滑，「哧！」一聲，整個人直由七八丈高的宮殿上滑了下來。

他口中「啊唷！」的叫了一聲，猛地一提丹田眞力，可是那勢子太快了。

只聽得「通！」地一聲，他整個的人，跌在了白石的平地上，雖然沒有摔傷，却也摔了頭昏目眩，金星亂冒。

笠原一鶴忍着奇痛，倏地一個翻身。

就在這時，兩條人影，一前一後，猛地撲了過來。

其中一人，大喝道：「混蛋，還不跪下？」

這人大概是個頗有身份的官人，他口中這麼喝着，分開雙手，照着笠原一鶴兩肩上就抓。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單拾兒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拾兒治好於天琴傷毒，驀聞馬嘶，乃飛步往追，單拾兒去後，於天琴為人暗算，幸得巧手魯班羅奇父女救返家中，未幾，侯天化父子追至，侯亭正欲發動暗器襲擊於天琴，突為追踪而到的古英玉所殺，引領於天琴返回鳳凰集古宅，午夜，驀聞前廳有兵刃交擊及呼喝聲，於天琴與古英玉出現，見牯嶺雙蝶唐俊、唐琪正把護莊武士兵刃擊落，古英玉義祖及時躍出喝止，並向唐俊喝問唐太玄下落，就在此際，唐太玄為人追逃到來，後面追的竟是單拾兒，於天琴一見，忙飄身迎了上去——

＊＊＊＊＊＊＊＊＊＊＊＊＊＊＊＊＊＊

尺八弧形劍　腥風血雨災

單拾兒乍見於天琴，幾疑夢中，手握手才待交談，古英玉亦飛臨當場，她挪義祖父，似乎早已知道單拾兒的名姓和人，不等於天琴和單拾兒訴說，先一步對古英玉道：「玉丫頭快和單哥兒於家姊姊退守後路，當心老少淫賊的歹毒暗器，其餘的事交給我，此間事了再和單哥兒暢談。」

話雖是對古英玉說，但單，於自是明白老人心意，於是三人對老人一禮，果遵此囑退守後路，使唐太玄父子欲逃無門。

唐太玄當年是黑道中三大奇絕高手之一，祗為二十年前作下一件虧心事，才潛逃邊荒不敢再履中原，他挪強仇名威太大，正是被武林尊為怪傑的「陰陽雙魔」公孫子良，莊靜宜夫婦，今夜同被單拾兒追趕的另一個人，在江湖中也是罕見的高手，人稱「玉山飛鼠」的韋偉。

二十年來，江湖突傳「陰陽雙魔」公孫夫婦業已失踪，下落不明，而唐太玄仍然不敢走出邊疆，直到一年多前，巧獲音信，公孫夫雙昔日為了追捕自己，途遇人寰第一奇客的「傻僧百愚」，為此功力他夫婦聯手與傻僧搏戰，雙方相約負者隱退武林，結果公孫夫婦敗北，自此行踪消失，唐太玄大喜，才整理行囊携二子重返江湖。

唐太玄昔日與玉面人魔侯天化相識，此次重入江湖，聽得侯天化在浮梁一帶頗有勢力，特來投奔，玉面人魔接見唐太玄是半喜半懼，喜的是二十年一別，唐太玄功力之高已達造極之境，若能為己臂助，綠林霸業可期，懼的是唐太玄陰毒狠辣至極，功力更非己所能敵，萬一養虎成患，自身恐將死無葬身之地，在幾經考慮後，把九江前的牯嶺分寨以「敬老尊長」的名義，交給唐太玄主理一切，其實唐太玄早知侯天化的心意，暫不發作，悄悄嚴訓門下，祗等人手衆多後即殺之而自代！

浮梁三怪為小賊侯亭看中了古英玉的人和馬，又巧獲單拾兒跨乘「火雲」神駒之事，才菜園約門於天琴和單拾兒，不幸慘敗，當夜恰好唐太玄父子三人與韋偉到達，侯天化本意不想使唐老賊知道此事，但侯亭饑不擇食之下已洩消息，唐太玄即自告奮勇往打單拾兒，其實却想殺人之後

擄馬擒嬌並及古英玉的一人一馬，所以預令二子先一步埋伏鳳凰集古宅，等他擒人獲馬後，不理侯天化父子直接去古宅接應二子。

豈料上天不祐惡人，侯天化業已料到唐太玄存心不善，祗爲孽子已然洩密，遂暗動毒計有心說出鳳凰集古家巨宅姑娘實馬之事，斷定唐太玄心黑手辣鳳凰集必不放過，侯天化雖不知那古家是何來頭，但他曾爲孽子前去求親，遭拒動手，父子聯手沒在一位老婆婆空手中走出五招，由此推斷，古氏必係罕絕奇客，預料唐太玄若去，十有八九會身敗名裂，這正是一石二鳥的妙策，唐太玄自然是想象不到。

天下事誠然多變而不由人，就在侯，唐等人各存私心撲奔客棧前的刹那，竟有不速客先一步盜走了神駒「火雲」，神駒嘶鳴驚醒了單拾兒，盜馬人已盜得馬去，唐太玄等這些倒了楣的却正好趕上，所帶幾名高手不足十合已負重傷臥地不起，侯天化父子見機先逃，唐，韋二人直到天亮才躲開了單拾兒的追索。

更妙的是，於天琴恰在這個時候被羅奇之女擄進羅家屯，侯天化父子先一步逃脫單拾兒追殺，正趕上目睹羅香玉代父出氣擄去於天琴的事，小賊侯亭當時卽欲逞強留人，老賊侯天化第一是不願開罪羅奇，第二驚弓之鳥，怕被單拾兒追及，勸止小賊，聲言尾隨前往羅家屯，然後向羅奇明討於天琴，諒羅奇不致爲一陌生女子和自己父子結仇，小賊應諾後，父子依計而行，那知羅奇在於天琴囊中發現「佛珠」及「血手令」，厲斥女兒把事作錯，立卽救醒於天琴，說明經過，侯天化父子已到，強討於天琴，結果侯亭慘死，侯天化含恨而去。

追趕盜馬賊無功的單拾兒，天亮返回客棧，才發覺於天琴已失下落，急怒之下外出探查，久久想起了浮梁三怪，白天無法可想，決定入夜前往擒人逼問，遂就近找了家酒樓，可巧正碰上先有兩名漢子在痛飲後高聲答對，原來就是雙蝶兄弟，他兄弟在鳳凰集空守了一夜，乃父竟未前往，決定先回侯家堡問個清楚，中途打尖遇上了單拾兒，單拾兒有心，雙蝶兄弟無意，竟把單拾兒給帶到了侯家堡，單拾兒怕隨雙蝶目睹侯家堡所在後，回轉客棧，調息趺坐準備夜初更侯家堡尋人追馬。

入夜，單拾兒到達侯家堡外，可巧自堡中飛出四條黑影，單拾兒立刻藏身，四條黑影恰在單拾兒藏身處不遠停步，正是唐太玄父子三人和韋偉，原來他們堡中等待侯家父子，侯家父子至今未歸，唐太玄最後決定仍令二子前去鳳凰集下，他和韋偉在暗中接應，雙蝶走後不久，唐太玄亦將動身時，侯天化獨自狼狽而歸，三老賊堡外相逢，唐太玄始知侯亭已死羅家屯中，經侯天化相求，唐太玄和韋偉答應馬上相陪侯天化往羅家屯興問罪之師，三老賊去後，單拾兒暗隨其後，到達了羅家屯。

侯，唐，韋三人分作三處撲進羅家屯，羅奇早有準備，雙方見面，唐太玄報名後直指羅奇行兒，隱身暗處的單拾兒，這才知道昨夜漏網巨盜就是十惡不赦的老淫賊，又自他們雙方談吐中，聽出於天琴已被另一女子救走，殺死侯亭的亦是女子，不由焦急，他正苦思不知應去何處追馬找人，羅，侯二人已動了手，單拾兒曾聽乃師說及羅奇爲人，並非惡徒，又見侯天化以陰風毒指不顧己命的攻擊羅奇，唐太玄更悄悄挪近欲施暗算，大怒之下飛身當場，他下來的正好，羅奇已然不敵，侯天化毒指卽將點中羅奇丹田，單拾兒神功震彈，侯天化慘號而仆，唐太玄本欲撲拚，當看清來者正是昨夜追了自己整夜的單拾兒時，那裏還敢多事，招呼韋偉雙雙疾射走去。

單拾兒怎容老淫賊再次脫身，連個招呼都沒有向羅奇打，就疾追而上，唐太玄可眞是走了「背時運」，他那裏不好逃，祗爲一心想着父子及韋偉四人聯手，以四搏一，或者能够宰殺單拾兒，竟然逃向了鳳凰集！

常言道：「善惡到頭終有報，未知來早與來遲」，又道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休說唐太玄難知鳳凰集是他的報應地，單拾兒又何嘗料及能在鳳凰集中和知心人見面，公孫子良一聲「唐太玄」，叫走了唐家父子三人的魂魄，這隻「蝶中王」，今夜眞是寃家路窄，怕什麼偏偏碰上什麼，二十年邊荒潛隱，祗爲躲避陰陽雙魔，想不到胡撞胡闖自己撞進了陰陽雙魔的隱居處，既已碰了頭，當孫子不如作英雄，唐太玄壓了壓心頭的驚恐，提提胆氣。手指老陽魔公孫子良道：「公孫老兒，唐太玄在此，怎麼樣？」

公孫子良哈哈一笑道：「唐太玄，二十年前的那段債務，今夜似乎是該清了結算……」

唐太玄恨聲道：「公孫老兒，唐太玄豈是怕事的朋友，若眞說起江湖所作所行，祗怕老兒你的罪惡還勝過唐某，二十多年前，老夫是無心鑄錯，才暫退隱身，什麼叫債？又怎樣才算是還，唐某不懂這一套，空言無補，公孫老兒，唐某一身皮肉筋骨分毫不少，自認若有本領，儘管過來拿走就是！」

公孫子良長笑一聲，說道：「够種，恭敬不如從命，公孫子良今夜要活剝了你，看看你肚膛裏的這顆色心究竟是什麼顏色！」

對一個萬惡難赦早欲得之的老淫賊，公孫子良沒講究什麼武林規矩，話聲乍落，雙肩震响已湧身撲上！

唐太玄一路狂逃飛奔到鳳凰集，三星套月環早就取在手中，公孫子良撲上，唐太玄冷嘿一聲，上半身微向右側一傾，右手環掛打公孫子良右太陽穴和肩頭，左手環由下上翻，斜砸公孫子良擊到胸際的掌腕，端的招數疾厲毒辣萬分。

公孫子良一聲冷笑，收掌，錯步，探身，怒喝，霍地雙掌倏收卽出斬到唐太玄的脖頸，唐太玄的雙環俱空，挫腰挺力，全身滑後三尺，接着雙環施展出「套月奪魁」迅疾無倫橫掃公孫子良雙掌及腕！

公孫子良雙眉一挑，提聚一身威力無儔的陰功，暗以「小天星流雲飛手」巧合「七十二式凌空認穴」指法，帶起一片狂風，萬點佛指，倏上倏下時左時右將唐太玄圈於掌風指力之下。

論功力及招法上的造詣，唐太玄相差太多，僅僅十合，他業被公孫子良迫的險

象環生，三星套月環早已遞不上招去，祗是憑着拚死之心見招格迎有守無攻，唐俊，唐琪兩兄弟，看出乃父生死已臨最後關頭，所謂「上陣父子兵」，悄悄縱身一左一右撲向公孫子良的背後！

就在這兩個小淫賊謀施暗算迅疾出手的當空，一能輕叱自空傳到，接着如天絲倒掛直降下來一位銀髮婆婆，這婆婆雙手凌虛一抓，二小賊的四支三星套月環已被攝去，銀髮婆婆二次出手，套月環奔回兩名小淫賊前胸，隨卽喝道：「萬惡淫爲首，陽世間已無爾父子喘息的必要，走！」

一聲「走」，套月環雙雙中的，直沒入二小賊腹中，果如其言，二小賊先他們那作惡難計的老子一步，去「鬼門關」口候老賊淫魂去了。

銀髮婆婆好凌厲的手法，一招而殺雙小後，人並沒停，旋飛已到唐太玄身側，面向公孫子良道：「單哥兒夫婦佳賓遠來，你却爲這麼個東西縛住手脚，快去招呼，把這老狗交給我！」

公孫子良一笑，旋身而退，由銀髮婆婆談吐中，可以聽出，她正是老陰魔莊靜宜。

公孫子良倏退，莊靜宜撲進，一進一退配合得天衣無縫，反之唐太玄越見危險，祗怕再難支持過三招五式。

單拾兒適才目睹莊靜宜一招而殺唐俊，唐琪，暗中搖頭，目光一掃旁立而進退不能十分尷尬的韋偉，知道韋偉並無大惡，若容公孫子良出手，祗怕韋偉難逃一死，於是立刻轉對韋偉道：「韋朋友，此處若你朋友無事可辦，似乎是該走了吧？」

韋偉被唐太玄和侯天化欺瞞行騙而來，當發現巨宅主人竟是昔日殺人不眨眼的陰陽雙魔時，動手不能，逃退不敢，正感進退兩難，單拾兒的一句話，成了救命眞言，他僅抱拳向單拾兒一拱，道：「哥兒恩情，韋偉有生之日皆感，告辭。」

他話是說的「告辭」，人却沒走，看着正緩步而近的公孫子良，公孫子良一笑道：「走吧，單哥兒說你可以走了，就是可以走了，不過你要記住，交朋友睜開眼，別叫淫賊的騷味兒沾污了『江湖五鼠』的名號！」

韋偉臉一紅，向公孫子良一揖，又對單拾兒一禮，頓足飛身而去。

公孫子良目光送走了韋偉，又向老伴兒老陰魔一瞥，才轉對單拾兒和於玉琴說道：「單哥兒好深厚的功力，於姑娘巾幗英雄，若不嫌棄，請隨老朽進室內小坐如何？」

古英玉自義祖母突臨，已知唐老賊難逃死數，立刻代公孫子良肅客，賓主脚步移動間，耳聽老陰魔長笑聲傳，接着是唐老賊半聲慘吼，衆人步履不由一頓，回顧下祗見老賊天靈裂碎慘死地上，老陰魔莊靜宜在長笑聲中已電疾射向內宅去了。

公孫子良立令手下掩埋死者，清洗庭院後，相伴單拾兒和於玉琴進入花廳。

賓主揖坐暢談古今，公孫子良由衷暗讚單拾兒博學，和深奧玄妙的武技，單拾兒也重新謝過陰陽雙魔義助於天琴之德，此時天光漸亮，公孫子良安排妥了單拾兒的住處，並誠摯的堅請多留幾日，然後揖別各自安歇。

次日雙魔擺宴敬酒，席前公孫子良含笑說道：「單哥兒你存在客棧的行囊等物，恕老朽作主已令人取來，並曾差人往打探盜馬人下落，晨間遇一莊漢，將一柬交老朽手下帶歸，聲言呈單哥兒，請看。」

說着將信取出，單拾兒接過卽席拆閱，柬角祗有二十七個字——「火雲神駒馬中之王，一時心喜乘之而去，西天目翠華巖前候駕光臨！」

說來眞巧，西天目山正是單拾兒預定一遊的地方，如今更是非去不可了，柬傳衆俠看過後，莊靜宜含笑說道：「這可眞是太巧了，我們英玉丫頭，當年就曾立有得至西峯敬佛之願，這盜馬賊的是個可人兒，玉丫頭現在不愁沒有伴了。」

公孫子良却一翻白眼道：「老乞婆自顧自說一廂情願，也不問問人家單哥兒和於姑娘願意不！」

於天琴就這一夜之間，已經和玉妹妹好作了一堆，聞言立刻接口道：「好極了，我正愁着剛結閨中友就要分別，這樣又可以長聚不散了，眞高興。」

公孫子良臉上帶笑，別有用心的看着於姑娘却對單拾兒道：「姑娘雖然是說好，但又怎知單哥兒有沒有別的意思呢？」

單拾兒早已聽出公孫夫婦言下別有用心，一路遠行，多上一位陌生姑娘實不方便，何況單拾兒身世不明，祗怕更懷有大仇，此去海角天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返此地，正想婉謝，不料於天琴已搶先接話道：「老人家您這可是多想了，我最知道拾哥哥的心意，他不會不答應的，就這樣說定了，咱們那天動身？」

單拾兒不忍過拂琴妹妹的心意，祗好默認，公孫子良打蛇隨棍上，道：「既已說好，可就不慌着就走了，多玩兩天，多玩兩天。」

最後終於商妥次晨動身，公孫子良並開出一條路單，自玉山越省界到浙江江山，經龍游，金華，蘭谿，建德，桐廬而達浮玉山畔。

行程路綫兩皆定，公孫子良肅色鄭重的說道：「單哥兒，有兩句話盼哥兒能恕過老朽的嘮叨，毛家菜園哥兒以『回天百化神功』震懾住了童氏兄弟，目下江湖上敢實受『索魂鬼手』一掌的，可說絕無僅有，此去浮玉西峯，論哥兒你的功力神技，足使老朽夫婦放寬心懷，不過，那盜馬賊既敢相約哥兒，必有殺着，江湖鬼蜮陰險，哥兒經驗祗怕不多，須時刻小心留意才好！」

單拾兒恭敬受教，莊靜宜接口道：「單哥兒此去浮玉西峯，沿途必須經過幾處黑道高手隱身地方，這群東西哥兒不必理會，自有他人代爲解決！」

單拾兒祗當這是安慰說，再說他也不懼有人阻攔或較搏，因此僅含笑點頭，一宿無話，次晨公孫子良贈送單拾兒一騎快馬，此馬自是難比他那「火雲」和玉姑娘的「胭脂玉」，但也算得上是一等好馬。

一行三人拜別雙魔，踏上行程。

天目山「山海經」稱之爲「浮玉山」，在今浙江於潛和臨安兩縣之間，分東西兩峯，東峯位於臨安縣境，俗稱「東天目」，西峯在於潛縣內，名「西天目」。

禪源古剎不僅是「浮玉西峯」最大的

禪林，也是天下十大禪林中最有名的一座，相傳爲梁昭明太子讀書的地方，廣厦萬間，雲集相連，依山建造，步步登高而使遊人不覺已臨絕頂。

是早春天氣，暮色四合，山風微拂仍令人感覺到透骨冰寒，一陣緩慢的蹄聲自「叫口嶺」山石小徑傳來，移時來騎已近，二女一男，正是單拾兒，於天琴和古英玉姑娘。

三人停馬小徑頭，單拾兒遙指遠處道：「前面除三五小土坡外，十里左右俱皆坦途，快馬加鞭，初更時可能翻過『朱陀峯』，也許找得到個寄宿地方，琴妹意下如何？」

古英玉却一笑接口道：「聽說轉過『叫口嶺』，翻下『朱陀峯』，再有三五里路就是浮玉西峯脚，是不？」

單拾兒領首道：「我沒來過，但是公孫前輩詳指路綫時會這樣講過，想來是不會錯的。」

於天琴突然肅色道：「拾哥玉妹，你們可覺得自『玉山』行來，直到此處，有什麼不對嗎？」

單拾兒和古英玉雙雙搖頭，於天琴又道：「公孫前輩臨別時會說，沿途必須經過幾個黑道高手隱居之地，怎地我們一路行來，却沒有碰上一點事故？」

古英玉哈哈一笑道：「琴姊可眞是的，沿途無事不正好嗎？再說盜馬賊約地是浮玉西峯，現在可還沒到，雖說僅隔十幾里路了，但誰又能保證不出事情？」

於天琴搖頭道：「天色乍黑，前途望之仍能遠及數里，更無險地，似乎不應再有盜匪出沒，到是盜馬賊相約僅有浮玉西峯四字，浮玉西峯如此廣闊，又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

古英玉打趣於天琴道：「聽琴姊分析一切，像是出身綠林世家似的，很懂的作賊者的動態，其實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像浮梁三怪等人來說吧，他們就不管一切的明目張胆橫行一方，說來琴姊到是應該感激三怪兄弟才對……」

於天琴乍聞綠林世家四字，不由怦然心跳而色變，所以就沒有細想古英玉後面的話，隨口問道：「爲什麼我反而要感激三怪？」

古英玉噗哧一笑道：「沒有三怪兄弟突伸怪指，那來的夜半三更療傷神手，又怎能巧得那知心意的『拾哥哥』呀？」

單拾兒旁觀者淸，早已料知古英玉言中何指，所以先一步催馬馳下，於天琴却羞了個面紅耳赤，馬上探手向古英玉癢處搔來，古英玉催馬前竄躲避，並嬌笑如銀鈴般道：「我可沒受陰風黑手毒傷，不敢勞動琴姊照顧。」

於天琴笑嗔道：「我非捉到妳不可，那時看妳是否嘴巴還硬！」

邊說也急提韁繩追上，此時單拾兒已轉上一座小土坡，驀地自土坡後面縱起一條黑影，疾射如流矢投落在單拾兒馬前，單拾兒飄身下鞍，目注這突然阻路來意不善的人物，祇見這人身材矮小，背揷一對形式奇異類似「判官筆」的兵刃，年約四十上下，一臉忿怒之色，面對單拾兒震聲問道：「閣下可是遠自浮梁來此討還寶馬的單朋友？」

單拾兒含笑拱手道：「正是在下，鳳凰集上得人約束，令單某來此取馬，尊駕何人，名姓可能示知？」

這人不答此問，反而冷冷一笑道：「聽說單朋友身懷罕世神技玄奧功力，浮梁震傷過索魂黑手童老三，玉面人魔父子亦皆喪命閣下手中，玉山飛鼠僥倖逃亡，蝶中王父子三人無一活命，自接浮玉西峯還馬約束，沿途平『龍游』苗家山寨，蘭谿傷崔氏五虎兄弟，建德焚孟家山莊，桐廬斬蔡慶叔侄，單朋友，你已用綠林各大豪的頸上鮮血，換得了威震江湖的聲名，祇是出手忒煞狠毒，在下無法不憤，不怒，早欲一會閣下，領敎一番閣下那卓絕造極天下莫敵的功力，浙江一地的同道，已薈集於斯，皆願拋頭顱洒鮮血使閣下威名再望上一層，在下不過是個先飛的笨鳥兒，引路的三流人物，敬請單朋友你不要客氣，搗搗掌或發一劍打發了在下！」

這時兩位姑娘業已趕上前來，對這人的一番話聽了個完全，兩位姑娘也翻身下馬，三人互望着皆感驚駭，單拾兒沉思刹那之後，誠懇的對這人說道：「朋友，這裏面似乎出了使人意料不到的事，請將尊姓高名見示，然後開朗一談如何？」

這人臉上冰冷冷毫無表情的答道：「在下無名之輩，說出來誠恐有污尊耳。」

單拾兒依然謙恭的說道：「單某誠敬拜問。」

這人哼了一聲道：「在下簡雲，字松璞，江湖人稱『雁蕩神鷹』。」

於天琴在旁驚咦一聲道：「尊駕可是二十年前獨闖武當，以寒鐵雙筆力鬥武當的『矮秀士雁蕩神鷹』？」

簡雲聞言心中一動，面前的二女一男，皆在二十三歲以下，却能熟知自己往事，必有來歷，爲免誤失生錯，簡雲語氣稍客氣了些，道：「那是年輕時狂妄的荒唐行爲，不值一談，姑娘和單朋友的門戶師承，可能見告？」

單拾兒坦率恭敬的開口答話道：「久仰簡大俠慷慨好義磊落光明，小可向不虛言，適才簡大俠相責種種，內有不實之傳言處，玉山飛鼠韋朋友，從未與小可動手，自玉山至此，沿途也從無與人動手之事，自更談不到平人山寨傷人叔侄等等，小可武林末學，雖經歷不足與前輩並論，但敢坦言自入江湖卽以誠信爲本，仁義爲道，剛剛言述無半句不眞，恩師百愚神僧，這位於姑娘乃俠尼空靜門徒，古姑娘藝業傳自其義祖父母，亦卽昔日名傳天下的武林怪傑公孫子良前輩夫婦。」

簡雲聞言開朗而笑道：「我簡松璞今天可算是走了眼，早應該認出於姑娘那柄『七柔劍』來歷的，如此說來，單朋友足證是位誠實漢子，若能不怪罪簡某適才無禮，簡某願意把話收回，不過另外有個不情之求，却盼單朋友許諾。」

單拾兒慨然道：「前輩義薄雲天，決無令小可作難的道理，願恭聆示訓。」

簡雲微笑道：「鼠輩們巧言欺我，使我幾乎鑄下大錯，如今是非雖已分明，但機會難得，松璞願意絲毫不存敵意的，和單朋友印證幾手功力，這可使得？」

於天琴接口道：「聽恩師說，前輩雙筆絕技威震武林，於天琴可能先陪您走上

幾招？」

簡雲笑道：「說過再無敵意，實是心仰姑娘們及單朋友的武技，因此不論那位賜招皆所欣感。」

話聲中，簡雲雙筆撤出，立式「平分秋色」，單拾兒暗中點頭，簡雲果是豪爽直坦的好漢子，說過已無敵意，開式則用溫和而平等的招式。

於天琴更不失禮，七柔劍出，竟門戶立式爲「退避三舍」，簡雲有感，把頭一點道：「名家高弟果然達情知禮，姑娘請別再客氣，進招吧。」

單拾兒自簡雲土坡現身，已注意到他對筆，普通的「判官筆」，祇有一支，是二尺八寸長，狀如一條人臂，五指握着一管鐵筆，筆長八寸最多一尺，粗八分至一寸，尾成錐狀，柄臂粗約寸二，可是簡雲這一對筆却大不相同，長竟三尺四寸，在二尺四寸地方，是一隻大手滿把緊握着一支鐵筆，大手前所餘六至七寸地方，成三角尖錐形，鋒利至極，並有三條血槽，鐵筆長九寸，也是三角錐形，直徑寸正，臂柄粗一寸五分，閃灼着碧水般的寒光！

這種怪狀奇形的判官筆，是天山一派狄氏絕傳的獨門兵器，名爲「天魔閻王錐」，招法與判官筆絕異，威力却大出數倍，若不精通內外功力和天罡點穴暨「天魔三十六神杖」法，根本就無法發揮這「閻王錐」的威力，單拾兒深恐於天琴錯當是判官筆而大意，遂警告她道：「琴妹妹，機會難得，留心看簡前輩的『天魔閻王錐』法，能得不少益處！」

旁邊的古英玉姑娘，噗哧一聲俏笑，笑紅了單拾兒的那張俊臉，琴姑娘回頭半嗔半羞的盯了玉妹妹一眼，玉姑娘更得了理，一本正經的說道：「琴姊機會難得，能學到簡前輩的閻王錐法，不但今後獲益良多，也免得那單家哥哥再担心思了！」

琴姑娘祇好不理睬她，對簡雲說了句「恕晚輩放肆」，接着劍走輕靈，出招「冰輪乍升」斜挑肩臂，簡雲面含笑容微挫身軀後退三尺，琴姑娘明白這是簡雲客氣，謹守武林中遇弱禮讓三招的規矩，於是七柔劍又展出一招「玉帶圍腰」，煞地在劍及簡雲的刹那，碧霞翻飛，變式「神矢貫日」，直投太蒼，人起半空，劍盤一樹銀花，適時揚聲，說道：「敬謝簡前輩相讓三招之情，如今敢請接這一式『蒼龍入海』！」

話聲下，碧虹已自雲天倒射下來，挾疾厲無倫的勁風和劍氣，簡雲見琴姑娘虛展兩招，表示拜領三式先着之情，這招「蒼龍入海」是第四招了，遂不再客氣，閻王錐猛地彼此一絞，「趕浪興波」力貫雙臂拔身迎上了碧虹，準備一試琴姑娘內力的修爲和劍術的眞正火候，但他仍恐姑娘女流，先天已輸半籌，因之吐七成內勁蓄三分人情，未施全力。

詎料就在碧虹雙錐卽將相接的刹那，琴姑娘突歛碧霞，半空中施展出第一神尼靈大師所傳絕技「牽引飄絮」，全身陡地靜止於雲空，然後向左斜上方微微浮飄了兩尺，簡雲的閻王錐業已縱空，反被琴姑娘雙足點中了錐柄，簡雲不由老臉泛紅，揚聲讚道：「好！好俊的輕身奇功。」

琴姑娘時已輕飄，落身丈外地上，含笑而待，簡雲再也不敢大意，左手錐「怒闖五關」，右手錐「直搗黃龍」，勢如奔馬攻上！

琴姑娘坐步甩劍，「摘星掛月」以八成眞力傳透劍身硬撥硬架，碧虹閃處龍吟聲鳴，溜冒起一道火花，在噹瑯聲中二人分開，簡雲雙錐未殘，姑娘神劍依舊，雙方皆覺臂膀微酸，玉妹妹在旁突然喊道：「棋逢對手，平！」

單拾兒劍眉微皺，玉妹妹來個不理不睬，反而頻催琴姊速展奇劍求勝，簡雲成名江湖多年，與空靜俠尼應算同代人物，雖說業已捐棄成見，僅求印証，却怎地也不肯敗在個姑娘手中，「棋逢對手，平」這一句話，已惹得雁蕩神鷹豪興大發，目注玉妹妹道：「古姑娘若也有此興緻，何不也湊個熱鬧，說實在的，一對一簡雲佔了便宜！」

言下大有以一敵二逼玉妹妹也下場一搏之心，玉妹妹脾氣看來柔其實剛，小嘴巴一嘟道：「可以呀，祇是，我可不懂什麼禮讓三招，要打就打，說打就打，是眞打。」

簡雲點頭道：「這正合我的性子，姑娘請！」

玉妹妹掃了單拾兒一眼後，才轉對簡雲道：「那您可多留神，早準備，我沒有別的高明地方，可是眞快，很快喲！」

簡雲笑了，他眞喜歡玉姑娘這種豪爽性格的女孩子，一笑之後道：「太好了，來吧！」

他「來吧」二字也就是剛剛吐口，玉姑娘已像隻蝴蝶似的飛身而起，盤飛六丈，疾逾鵰鶚般暴落，隱挾一絲金綫，嬌喝着「看劍」，一柄金光耀目長僅尺八的弧形短劍已到了簡雲的脖子，快！眞叫快！快的出奇，快的令人意想不到！

簡雲倏地全身仰臥，雙錐向地面一點，「倒趕千層銀浪」「橫躍丈八龍門」，似一隻「仰觀星斗」的飛燕，緊貼着地面飛出丈二，倏忽上騰，身軀恰好飛劃了半個圓圈兒，身、法、功、式無一不美，無一不絕！

玉姑娘識貨，嬌呼道：「好一招『鷹翻』，妙的是變作『鳳翔』，七禽功法罕絕武林，獨步天下，古英玉不到黃河心不死，要拜領前輩整套的身法功力！」

說着，玉姑娘身軀暴縮如狸貓，頓足疾起，直冲雲霄，半空中恰和簡雲平肩互隔八尺，她一聲長嘯，兩肩猛搖，金華一閃，尺八短劍隱消無踪，雙掌霍地凌虛拍出，身形又拔高了六尺，已越過簡雲，簡雲不識玉姑娘這奇特的一招，但却看出內藏殺着，應變要緊，身形疾沉降落，玉姑娘左手甩右手掄，半空裏一個「雙龍捲雲」，身軀倏轉變作了「銀龍逐鳳」，衣帶飄翻，翩翩翔飛，在離地丈二處已追上了疾沉下降的簡雲，此時陡自十丈高空射下一絲金芒，玉姑娘順手抄住，竟是她那柄奇形短劍，接着一式「劈天開地」，橫裏地切斬到簡雲的中腰，這一招脫手藏刄外加上「龍騰八式」的內、外柔功，極目江湖就沒有幾個人能够練到這種火候，和分毫不失的巧妙，這正是陰陽雙老魔威震武林的絕技，玉姑娘神髓盡得！

琴姑娘由衷的拍手讚好，單拾兒暗暗

點頭，不過他却看出玉姑娘身法雖妙，却仍然無法傷這雁蕩神鷹。

話雖是如此說，簡雲還眞嚇了一跳，他沒有想到玉姑娘有這樣俊的身法和深厚的功力，右手錐急忙「蘇秦背劍」䈎阻劍鋒，左手錐一翻，車形倏轉，封出了尺八短劍，落地時又一躍三丈，雙眉微皺，心中生出一陣無名的煩悶，也許他是覺出長江後浪催前浪，催的忒急了些，也許是為着一位純眞直率嬌美的姑娘，竟施展出這種[illegible]奇狠的毒招而惆悵！

煩悶惆悵下，已失再戰之興，收起雙錐時無心一瞥錐柄，驀地色變，而轉蒼煞，心頭大凜，微一思索，暫壓下心頭事，不對着動過手的兩位姑娘，却向單拾兒一笑道：「單朋友可也能賜我幾招？」

單拾兒拱手道：「小可技淺力弱，請恕方命之罪！」

簡雲不待接話，猛覺一股強勁無倫的氣流壓到，雖提聚十成眞力，仍難相抗，大驚失色下自忖非被震退八尺不可，那知壓力適時倏失，保全了多年盛名和顏面，始知單拾兒功力已到化境，立即含笑道：「簡松璞眞是瞎了老眼，承單朋友的情，我認敗了。」

單拾兒俊臉一紅，坦誠的說道：「小可出招於前輩大意下，又暗透『人天九轉』神功，若判我勝，實感無比的慚愧。」

簡雲雙目陡地射出讚佩的奇光，一揚雙錐慨然說道：「簡雲浪寄江湖數十年，像單朋友這樣年輕誠信忠厚的人，還不多見，簡雲被欺，誤信過目之言，深覺汗顏，復蒙屈意成全，尤感羞愧，茲願與你結為忘年之友，如何？」

單拾兒早知簡雲是位爽朗的熱血男兒，復感簡雲折節下交之誠，整衣而拜道：「恭敬從命，小弟給大哥叩安了！」

簡雲哈哈大笑聲中，扶起單拾兒，兩位姑娘也向前見禮，這個喊一聲大哥，那個叫一聲大哥，直把簡雲喜的闔不攏嘴巴，半响才開口道：「天色已晚，我們先找個住處，然後再作暢談。」

說着順單拾兒適才來路走去，玉姑娘不由說：「簡大哥，那邊我們剛才走過，沒有人家。」

簡雲回頭一笑道：「小妹別急，反正我這當大哥，不會叫妳餓着凍着就是。」

前行數十丈，轉向石邊，步步下降行又里許，已經看到了燈光，散散零落十幾戶人家，簡雲輕車熟路，一直到第三戶人家的竹籬前停步，回頭對玉姑娘一笑，推門而進。

單拾兒等三人，牽馬隨行而入，堂屋門响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短小精悍的少年，簡雲對少年說道：「把馬匹牽到後面，當心那匹胭脂玉，別叫不開眼的東西們，做了手脚，否則咱爺們兒這個臉可就露大了！」

少年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顯的極為天眞，點着頭說道：「師父，這兩三天晚上，又鬧野狐狸，回頭我還睡在堂屋裏吧。」

簡雲哼了一聲道：「別自以為你那身三脚貓的笨八式不含乎，告訴你，這兩天鬧的不是狐狸，是『狐狸精』！專找你這麼大的小伙子下手，給我老老實實看好了馬匹是正經，再多囉嗦是自己討打！」

少年一聳肩膀，一吐舌頭道：「是，師父，貴客們的行囊該怎生安置？」

簡雲道：「兩位姑娘住右內間。」

少年把頭一點，牽着三匹馬轉向後面，簡雲却把頭一搖後，肅客入室，賓主落座，簡雲臉上帶着微笑道：「剛才那是我關山門的徒弟，姓羅叫羅維摩，浮玉西峯上上下下的人沒有不認識他的，全叫他『羅漢』，這小子也就眞的以『羅漢』自居了，沒別的能耐，照顧我這份破家還有條不亂。」

單拾兒會錯了意，道：「原來大哥這兒有家，那小弟等該先拜見……」

簡雲接話很快，道：「這份家是祇供你這寡佬大哥避風躲雨的，統共兩個人，也不知道是那個狗東西的耳朵長鼻子尖，嗅出我這寡佬氣息來了，騙我上次大當，幾幾乎把一生英名和這條不值錢的半老命，扔在二弟你手上！」

琴姑娘笑道：「這還不是當大哥的存心要收個兄弟，誰看不出來，大哥剛才根本沒施展功力，對我們姊妹倆個到是半點情沒留。」

簡雲哈哈大笑，隨手取下閻王錐放於桌上道：「琴三妹說話不講道理，三招虛應敵事後，第四招的『蒼龍入海』雙足就點中了閻王錐，顯足了威風，如今却說大哥我沒留情份。」

單拾兒笑了，琴姑娘也抿着嘴，簡雲目光一掃玉姑娘，肅色而誠懇的說道：「有幾句話愚兄要對四妹講，四妹可別多心，咱們是一拜分大小自此弟兄，當大哥的見到了不能不說，四妹功力深厚招法奇絕而百變詭異，已足使敵者膽寒，所用短劍雖露射金芒，看去却不似千古斷金切玉的寶刄，豈它竟駕凌『魚腸』之上，干將、莫邪自更遜色，大哥我這多的經驗都看走了眼，甚願四妹今後與人動手時，若非所遇為十惡難赦的淫徒，應份外留情，尤其施展劍法的時候，這些都是大哥我剛才所身受而有感所發，說來四妹也許不會相信，適才我『蘇秦背劍』硬受一劍的當兒，幾乎死在四妹劍下！」

最後的一句話，說的玉姑娘和單拾兒及於天琴同時一凜，玉姑娘紅霞飛佈玉面，道：「大哥請多担待小妹些，這柄劍確實是上古奇刄，小妹用它和人動手，這還是第一次！」

簡雲笑了，然後手指閻王錐實受弧形短金劍一擊的地方道：「二弟你早已知道大哥這對閻王錐，是寒鐵所鑄，若非上古寶刄難傷分毫，現在你來看！」

於是指着單拾兒，但琴、玉兩位姑娘也湊近前去，一看之下，那錐柄上多了兩道二分深的缺痕，都是被玉姑娘那柄尺八短金劍所傷，玉姑娘暗出冷汗，當簡雲「蘇秦背劍」硬受短刄一擊時，因非對敵，玉姑娘僅用兩成眞力，設若功提七分，錐柄必斷，則「蘇秦背劍」就變作了「簡雲斷腰」，她怎不暗怕，又怎怪簡雲曾說幾幾乎喪命短刄之下！

單拾兒看過錐痕，心頭一顫，轉向玉姑娘道：「四妹，妳這柄劍是何來歷？」

玉姑娘惶然搖頭道：「是義祖母所賜，祇說此劍煞氣忒重，又該當再次出世，

叫小妹用之行善，但小妹從沒想到此劍這般鋒利。」

適時，羅漢托着了個大木盤，右臂下挾着三份行囊進來，盤中是上等香茗，正要擺放，簡雲哼了一聲笑罵道：「你可眞懶的出奇，就不能多走兩趟，快過來向叔叔姑姑們見禮。」

羅漢笑嘻嘻地答道：「我是怕師父說的什麼『狐狸精』跑出來，萬一巧啦把行囊偷走，那可怎麼好。」

邊說邊將香茗擺好，行囊放落，向單拾兒磕了頭，單拾兒實受了，羅漢又轉對兩位姑娘，直挺挺地一跪，兩位姑娘閃身避到一旁，簡雲正色說道：「三妹，四妹坐好了，別叫大哥我着急，這禮是非受不可。」

兩位姑娘反而避的更遠了，羅漢在地上開口道：「羅漢是晚輩，這第一面的大禮兩位姑娘不能不受，要不師父準會叫我追着磕，那就更麻煩了，再說我還眞得謝謝姑姑們成全，所以……」

說着話羅漢磕完了頭，簡雲在旁聽出話裏有話，揚聲道：「說，什麼叫『姑姑成全』，你搗的是那門子鬼？」

羅漢肅色道：「徒兒是想求師父把閻王雙錐賜給徒兒用！」

簡雲哈哈一笑道：「當眞這是姑姑們成全了你，好，從今天起雙錐算是你的了，但若用的不是地方，可小心師父揭穿你的狗皮，還不拿去，然後好好的做幾樣可口的菜，孝敬孝敬兩位姑姑？」

羅漢高諾一聲，撲身向簡雲叩拜下去，然後恭恭敬敬接過雙錐，慨然說道：「弟子發誓不負師父及師門，不負雙錐，違則死無葬身之地。」誓罷捧錐走下。

簡雲目注羅漢背影，頻頻點頭，一面請三人用茶，一面感嘆的說道：「這孩子秀外慧中，天生的靈巧心細，兩年前已將錐法習成，我曾說過若有人能使雙錐留痕，就賜他護身，如今冥冥安排，一語成讖，不知今後又要為他操多少心呢！」

單拾兒已知大哥心意，含笑道：「誰叫我忝為二叔來着，茲後自然應該代大哥分担一份心事。」

簡雲笑謝，閒談論及寒鐵之為物兼及玉姑娘的尺八短刄，單拾兒為天下第一人的最高弟子，竟亦不知弧形劍出處，簡雲却收住話題，說浮玉西峯恰正隱有一位當代冶劍名家，等索馬事告終，就一道拜會彼老，一聆教益。

於是話鋒自弧劍轉向了失馬事，單拾兒問及簡雲，簡雲笑道：「瞧，羅漢把飯菜都弄好擺妥了，先吃飯，大哥我保証明天一早送你一匹『火雲龍駒』就是。」

有簡雲的這句話，單拾兒不便再提失馬的一切，四人遂即暢飲用飯，簡雲好酒量，這席酒直喝到梆敲二更，二更梆傳，簡雲推席而起道：「二弟，你這次天目西山赴約，除三四妹外，還有何人？」

單拾兒搖頭道：「再無他友。」

簡雲輕嗯一聲，轉對羅漢道：「今夜你要小心，兩位姑姑的馬匹，別出岔子，師父就算沒白疼你了。」

羅漢恭應，簡雲已拉開堂屋的門，回頭向單拾兒和兩位姑娘一笑，道：「我還另外有個約會，是今夜的三更天，恕我不陪二弟和三四妹了，咱們明天見。」

單拾兒才待開口，羅漢在旁微微搖頭止住了他，等簡雲走沒了影子後，羅漢匆匆說了句「二叔請稍候」，人如狸貓撲向後面。

刹那，羅漢回來，身揹雙錐，手裏抓着單拾兒的那柄奇劍，腰裏掖着一支尺長的寸圓黑筒兒，壓低聲音對單拾兒道：「師父這是給二叔你要馬去了，地方我知道，但也遲誤不得，那羣東西沒有一個好玩意兒，什麼下流的手段都會施，師父生性剛强，祖師賜下雙錐時曾有『錐殘人亡』的話，羅漢早已料知師父今夜必往賊巢索馬，才故意討賜雙錐，準備接應，傍晚師父業已發現有人追蹤，才囑咐羅漢小心馬匹，二叔，兩位姑姑，若心疼羅漢，二叔請率羅漢前往接應，兩位姑姑熄燈在此靜候狗賊們暗襲，今夜設能把這羣東西都超渡了，羅漢願意一生吃齋！」

單拾兒和琴，玉兩位姑娘全笑了，單拾兒並拍拍羅漢肩膀道：「難怪大哥叫你好小子，你眞是個好小子，走，咱們走後面。」

話聲下，單拾兒接過奇劍，對琴，玉姑娘道：「這裏可交給兩位了，除掉『少傷人命』這句說話外，其他，全由妳們作主。」

等琴，玉兩姑娘要接話的時候，單拾兒和羅漢已經一閃而去走沒了影子。

兩位姑娘目送單拾兒和羅漢消失形影，互望一笑，玉娘姑二指凌虛一彈，燈火頓熄，琴姑娘趁此一閃出了後門，伏身馬房的水槽旁邊，靜待敵踪，玉姑娘悄悄搬把椅子，等待蠢賊。

驀地一陣微風，後院竹敲幽韻，「颼」地一聲輕响，好快的影子，是倩小巧輕巳由房頂縱落前院，倩影蛇行不帶半絲步聲，玉姑娘頭髮一炸，全身一凜，這暗襲暴客的輕身功夫已經到了頂峯，玉姑娘銀牙暗咬，悄悄地抽出來尺八短劍，呑聲蓄勢以待。

又一陣天風，院中「噗！噗！」响了兩下，聲音輕微似投石問路，在噗噗聲中，那伏地蛇行的黑影霍地竄起，身形閃過窗檽，形影猙獰，絕不像人，玉姑娘不由全身一陣顫抖，適時這猙獰黑影已捷逾狸貓投於院中古松之上。

靜！無比的悄靜，不聞任何移動或喘息聲，連一絲絲微風都聽不到，這種陰沉的死寂，壓的玉姑娘幾乎喘不出氣來。

眞怪！怎麼早已隱身後院待敵的琴姑娘，也沒有半點消息呢？玉姑娘眞想大叫幾聲，衝破這壓人心弦的死寂，她不是怕，是悶，是爆暴不停的尖銳怪响和過份的喧嘩，固然能令人心情不安甚至瘋狂，但死寂般的悄靜，更使人怕懼，她現在但願有人揚聲索戰，她寧願意和上百人拚搏，也比面對這陰森沉寂好的多！

陡地幾聲吱吱「噢嗷」悲鳴和咆哮，自院中古松上傳來，接着颼地一聲飛下一隻肥大的狸貓，狸貓啣着一隻瘦弱可憐的松鼠進去，玉姑娘吐出了心口的悶氣，暗覺慚愧不已。

偶失神間，後院傳來「梆」的一聲脆木音响，驚回頭，琴姊姊閃過後門飛縱而去，玉姑娘唯恐琴姊有失，才待接應，琴

姑娘已飛身回來，手裏握着一團潔白的東西，玉姑娘悄聲問道：「可是發現了什麼嗎？」

琴姑娘一揚手中物道：「有人給咱們送這個玩意來了，我還沒看是什麼，緊着去追這個人，結果還是追丟了，這人身法好快。」

說着打開手中物，是條絹帕，上面寫着十四個鮮紅的字——代除胥小懸之古樹，當心陰謀暗算！

兩位姑娘都覺得奇怪，鮮紅的字也不知是用何物寫成，絹上遙發陣陣幽香，嗅着署感薰醉，玉姑娘首先發覺上了當，「不好」二字剛剛說出，嘿嘿的狂笑聲已自四面八方傳來，兩位姑娘銀牙緊咬，強提眞力想作最後的一拚，詎料眞力未能提起已雙雙仆昏地上。

姑娘仆昏之際，四條黑影已自房頭縱落，他們得意而兇淫的獰笑着，大步奔向姑娘，俯身伸手抓去！

突然一聲極爲刺耳的「咯咯」笑聲由房裏間傳下，那四條黑影聞聲如遭蛇嚙般全身猛顫，頓即止步暴逃原處，個個肅手而立，適時行雲閃飛如團烈火般由樑上縱落下來一位姑娘。

姑娘披着一襲腥紅風蓬，桃紅色的髮帕緊紮着一頭烏絲，隆胸，柳腰，聳圓豐滿的臀部，從那緊裹嬌軀的玫瑰夜行衣裏凸現出來。

蛾眉淡掃，嫵如京兆，媚若文君，星眸睇盼，咄咄如臨池夜半，渺渺若蔽日輕雲，櫻桃綻破，玉齒微現，丁香半露又一聲「咯咯」嬌笑，吹氣如蘭，柔荑虛指昏臥地上的琴，玉二姑娘道：「四位是怎麼啦，你們本來打算幹什麼的，儘管放胆放手去幹呀。」

四名兇悍的大漢，竟噤若寒蟬不敢吭聲。

紅衣女子冷哼一聲又道：「四位怎麼不開口？還有事嗎？」

這話問的絕，四名大漢答的更絕，道：「沒有……我們沒有事，可准我弟兄退下？」

紅衣女子突然展顏嫣然而笑，道：「這可是怎麼說的，我紅娘子正高興呢，四位何不留下陪陪我？」

怪也，紅娘子這句話不知道有什麼威嚴，竟嚇的四名大漢變了臉色，觳觫後退不迭，邊退邊哀求般道：「請高抬玉手，我……我們兄弟不敢，絕對不敢。」

紅娘子面色一板，目光罩定四名大漢，說道：「我只當簫山四雄有多大的胆子，敢故違我的規矩，原來也是狐狗之輩，滾！」

四名大漢眞叫英雄，聽到「滾」字，同聲恭應滾了出去走沒影子。

紅娘子緩步走到昏臥地上的琴，玉二姑娘面前，首先俯身拾起那條雪白絹帕，放入袖口，然後看着兩位姑娘自言自語的說道：「聽人說兩位妹妹是罕見的美人兒，果然不假，我見猶憐，可惜不够聰明，瞧，這地上有多髒，還是讓紅姊姊抱妳們睡在椅子上吧。」

她一手抓提一人，輕如無物，將姑娘們抱坐太師椅上，點着燈，左瞧右看的相模兩位姑娘，頻頻嘆讚，她越看越喜歡，掃淨了兩位姑娘沾身的浮土，再把姑娘們落於地上的兩柄寶劍取放桌上，開始仔細的檢視琴，玉二姑娘的鏢囊。

琴姑娘囊中的「血手令」，幾乎驚倒了紅娘子，她面對昏迷未醒的琴姑娘驚咦出聲，道：「哎喲，原來是妳呀，我的大小姐，這可怎麼辦呢，單拾兒，於天琴，老天爺也太捉弄人了，不能相逢的偏偏相逢，不能交友的偏成了知心友，這……」

紅娘子不知爲何犯了難，三把兩把將琴姑娘囊中物放好，因之沒顧的及檢看玉姑娘身畔東西，否則當她看到「陰陽雙魔」獨門暗器時，不知又有多麼驚駭，並增加一份極重的心事了！

她不停的來回走着，也不停的盤算，越想自己越怕，眞是不幸中的大幸，今夜自己若是偷偷懶，簫山四雄色中餓鬼，於姑娘難逃淫辱，那後果又豈是自己和四雄五條性命所能了的？

想及此，一聲「不好」脫口呼出，簡雲，單拾兒如今已入牢籠，生死一髮，既知這位琴姑娘就是於大小姐，動不得琴姑娘可更動不得單拾兒，否則同樣後果不堪，自己必須馬上回去傳令阻止發生任何不幸，於是匆忙取出一條無藥素帕，一管金筆狀的物件，旋轉金筆外套，出現赤紅凝結之物，走筆如飛留字帕上，又取兩粒解藥，給兩位姑娘服下，彈指滅燈，飛身而去。

她錯了，固然她必須立即前往阻止另一場血殺，但該再等刹那，等琴，玉兩位姑娘回醒而尙難動手時走，這樣就不會引發某一奇變慘案了，唉，冥冥因果，不能由人，想來驚心可怕！

就在紅娘子飛身而去後，一條人影投入室中，此人毫不猶豫，找起桌上玉姑娘那柄尺八弧形短刄，疾縱而去。

又刹那，兩位姑娘醒來，像是作了一場春夢，急點燈，看到桌上留字素帕，如見蛇蠍一般，還是琴姑娘心細，退避時似見帕上字跡不對，再注目，人近前，帕上寫——幸睹血手令，否則琴妹險甚，單，簡二俠有難，急往解救，匆匆進藥留字，此帕無毒，紅娘子留！

琴姑娘一見「紅娘子」三字，恍悟一切，暗恨不已，玉姑娘目光瞥及七柔劍，頓即跺脚連叫「壞了」，她那柄金劍業已失踪。

琴姑娘心中已亂作一團，但對玉姑娘失劍事却並不急，道：「這紅娘子我認得，她沒有惡意，取去玉妹妹的劍，大概看出是柄寶刄，爲救單哥哥，所以……」

玉姑娘道：「是這樣當然太好了，否則可眞要急死我啦，這劍關係太大，我義祖母說，未來單哥哥可能要仗着這柄劍了斷一件大事，若是丟了……」

琴姑娘搖頭道：「玉妹放心，能找回來的。」

玉姑娘嬌嗔一聲道：「反正我是向這個什麼紅娘子要定了劍，我看她八成沒懷好意，憑單哥哥那身功力，會要她去救，哼！」

琴姑娘心裏有數，紅娘子是在看到自己囊中血手令後才認出自己，於是臨時變計替自己和玉妹妹服下解藥，但這些和自己身世有關的秘密，無法告人，又怎和玉

妹妹解說呢，等聽到「憑單哥哥那身功力，會要她解救」一句，驚醒了，急忙接話道：「玉妹，劍的事保在我身上，單哥哥和簡大哥有險，還有小羅漢，我們非立刻前去接應不可，快走！」

玉姑娘一想不錯，點點頭，雙雙移步，才待熄燈，琴姑娘已廢然長嘆出聲，說道：「去不成了，我們不知道單哥哥現在何處！」

玉姑娘一呆，接着一跺脚道：「這都是紅娘子害人，等救醒我們一齊去多好，說來說去，這個紅娘子準不是好東西！」

於天琴雖然愁腸百結，也被玉姑娘這句話說笑了，玉姑娘自己想了想，也笑出聲來，她倆無可奈何，只好焦急的等待，等待！

正如紅娘子所說，單拾兒，簡雲，羅漢遇了險，險到極點，原來當單拾兒和羅漢追出簡雲住處時，簡雲早已走沒了影子，好在羅漢知道地方，帶路直奔朱陀峯，翻上峯腰百數十級石堦後，捨正路走左側羊腸小道，行箭遠，傍山建有一座巨宅，羅漢遠遠停步道：「二叔，就是這個地方，他們自稱叫『紅楓廬』，我却叫它作『鬼窩』，是江浙一帶黑道魔王『九鬼九判』文家弟兄的秘巢，別看九鬼九判狠，他們上面的管主多的是，等碰上了我再指給二叔看，師父這次上了他們的當，幸好和二叔打成了兄弟，這鬼窩裏的人個個該殺，但又個個功力高超，什麼鬼心計弄手段都有，所以動上手二叔你慈悲不得，並且必須小心。」

單拾兒微笑着說道：「羅漢應有『維摩』量，你聽說過維摩佛動輒就殺人來着？佛家不是有『衆生不成佛，我不成佛』的話嗎？」

羅漢搖頭道：「說的是呀，所以侄兒是『羅漢』而非『維摩』，再說『衆生』兩字不會包括『十惡人』，因此佛說『誅極惡即大善』，二叔可對？」

單拾兒無話可答，一笑而指「鬼窩」道：「是捉鬼抑或降魔，是誅惡抑或渡化，羅漢，現在都該去了！」

羅漢一笑，頭一點，脚步加快帶路先行，單拾兒暗中含笑相隨於後直闖鬼窩！

羅漢輕車熟路，鬼窩裏恰好又正在搗鬼，再加上單拾兒功力太高，鬼窩外的小鬼眼力不够，輕宜的放進兩位「瘟神」！

「瘟神」叔侄潛伏燈明火亮的正廳後窗外，可巧正聽到簡雲的咆哮怒喝聲說：「我過問不着那些，簡松璞也向來不買這個帳，文老大，你們兄弟巧使喚我簡雲，和欺騙哄瞞我簡雲的事，看在多年近隣份上，我可以不問，但我單二弟的『火雲駒』，今夜非要不可，你乾脆的說一句，給是不給？」

廳內一陣騷動，接着傳來一陣奸險陰笑，道：「簡老英雄，你今夜八成是喝多了酒，文原一而再的給你申述，我兄弟只是爲人辦事，難作全主，何況不論怎麼說，你是被文原兄弟請出來對付單拾兒的，如今你本末倒置，將敵作友，叫文原兄弟可如何作人，又如何向天下朋友解釋？」

簡雲哈哈大笑道：「文老大，你這是明指簡松璞出賣朋友了？」

那奸險的文原，陰陽怪氣的說道：「這個文原兄弟可不敢，於是煩請老英雄敎我兄弟幾句說辭，還個公道，以便有人責問時可以答覆！」

簡雲怒叱道：「老夫就還爾兄弟公道，爾兄弟相約老夫助拳時，老夫即曾言明，雖承諾出頭，但要問是非，並須以武林之禮請單拾兒赴會，火雲駒也須牽出叫單朋友過目，然後以武而論勝負，判定龍駒何屬，今日老夫已知爾兄弟盜人之馬，巧言欺我，自不肯再與爾等同流合污，今夜有馬則罷，若是……」

文原陰森森地接口道：「若是沒有馬呢？」

「沒有馬！」簡雲怒聲道：「老夫要把這座鬼窩化爲灰燼！」

「哦？哈哈……，很好，老英雄只要有能耐毀了我兄弟這『紅楓廬』，儘請毀，不過現在請再答我一句，老英雄成名江湖，除了一對閻王錐外還憑仗些什麼？」

「簡雲一生行事，全憑信義！」

「好個全憑信義，再請問，老英雄代那姓單的小子討索寶馬，莫非仗着那無人能敵的閻王錐？」

「呸！簡松璞今夜至此寸鐵未帶！」

「老英雄，文原兄弟雖然不肖，但九鬼九判在江湖上的聲名亦非浪得，要不是敬重老英雄生平肝胆義氣，要不是明知道老英雄未帶寸鐵，豈能容老英雄在這大廳之上出言侮辱，簡老英雄，我們放下功力武技不談，仍請老英雄答我一句，代單小子索馬，憑着什麼？」

「老夫來時業已言明，已與單朋友義結金蘭，此次是代二盟弟討還寶馬！」

「不錯，老英雄這些話是說過，文原除代爲恭賀外，別無他語，不過此事的是出人意外，在座賓朋弟兄又無人知，文原固然不敢不信老英雄所謂義結單拾兒之言，但若萬一失誤，有朝一日那單拾兒赴會至此，向文原兄弟問及寶馬，請敎老英雄，文原又拿何言答對？」

「那麼依你文大當家的意思，要怎樣才肯將寶馬交給簡松璞？」

「這太簡單了，祗要老英雄再走一趟，陪那姓單的前來，文原立即還馬！」

此言出口，簡雲尙未作答，廳外突然有人揚聲說道：「區區久仰文大俠慷慨好義，仁信傳流江湖之上，果然不虛，恕我叔侄冒造寶廬，單拾兒負荆請罪來了！」

話鋒剛停，廳門大開，單拾兒在前，羅漢手捧單二叔的那柄奇劍於後，爺兒倆個從容至極的踱進廳來。

單拾兒首先向簡雲恭敬一拜，道：「爲小弟的事，叫大哥你費神勞心，實在不安。」

簡雲伸手相扶，文原等人因事出突然，全呆立無語。

單拾兒立起後即對大廳正中，雙拳虛抱，一揖到地，十分客氣的揚聲道：「不知那一位是文大俠，請受區區一拜。」

正座上一名四十上下大漢哈哈大笑道：「文原愧不敢當此禮，單大俠好。」

單拾兒緊行兩步近前，二次一躬道：「區區初出江湖，經閱不足，開罪於人，承蒙東召浮玉西峯，區區誠敬而來，願領訓罰，坐駒火雲乃恩師所賜，不敢走失，懇祈賜還，區區當有所報。」（未完）

珍珠令續篇／東方玉・文
培　新・圖

龍潭劍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與公孫相，丁嶠被困在黑龍會飛龍堂的大廳中，飛龍堂主郝飛鵬用迷香、弓箭皆不能把凌君毅等三人收拾下來，又命婁山二怪入廳拚搏，婁山二怪雙鬥凌君毅，結果老大被凌君毅，老二也負了重傷，凌君毅不爲已甚，任從老二背負其兄屍體出去，此際廳中又復黝黑，未幾，驀聽一片衣袂飄風聲，隨而大放光明，副堂主佟天錫率領十劍手擺下十絕劍陣，把凌君毅等圍在當中，劍陣發動，不住遊走，佟天錫爲劍陣樞鈕，手持濶劍，配合其他十支長劍，每招均攻向凌君毅必救要害——

＊＊＊＊＊＊＊＊＊＊＊＊＊＊＊＊＊＊＊＊＊＊＊＊＊

大破十劍陣　誤闖黑龍潭

佟天錫使的「天山劍法」，樸實無華，一劍就是一劍，實實在在，凌君毅也不得不在衆人環攻之下，分出一部份心神，來應付他的濶劍攻勢。

這眞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搏鬥！

凌君毅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兇險無比的惡戰！十一支焦黑無光的長劍，漫天匝地的朝中間力攻不休！

凌君毅奮起神威，一長一短兩柄寶劍，劃起兩道耀目光華，力拒強敵。

他不但要注意隨着陣勢變化，移形換位，從四面八方刺來的不同劍招，不同部位的長劍，而且還要注意認定他一人發劍的佟天錫。

此人够陰沉，毒辣，尤其是他的劍法，外表樸實，內藏機詐，劍勢沉穩之中，別具輕峭詭變，幾乎已得「天山劍法」神髓。

當然，更使凌君毅担心的還是公孫相和丁嶠。

若論單打獨鬥，以他們兩人的武功，也足可適應，但在這人影飄忽，攻勢不可捉摸的劍陣之中，還得凌君毅隨時注意和支援，替他們撥擋封解劍招。

因此，凌君毅左長右短，雙劍連展，除了對付佟天錫，還得近攻遠拒，連續對付十個人的攻勢。

這一戰，直殺得天昏地暗，大廳上光是劍風激蕩，就形成了一股濃重的殺氣，五丈方圓，敵我難辨。

那四個手執氣死風燈的大漢，早已被逼到七八丈外的角落上去了。

凌君毅雙劍開闔，用盡一身本領，才打到十幾招，便已大感不妙。

他有幾種武學，本可配合劍招出手，但如今兩手都在使劍拒敵，根本無法施展。

就像「飛龍三劍」中的「龍戰於野」，本是專門對付這等多人圍攻的劍術，但因有公孫相和丁嶠兩人在場，就無法施展。

他自信祇要騰出一隻手來，至少也可以傷得對方一二個人，無如兩柄寶劍，一柄也不能減少。

因爲他此刻左劍護身，右劍就得支援丁嶠，換回來，右劍護身，左劍就得支援公孫相。

到了此時，公孫相和丁嶠，已非他支援不可，如非凌君毅隨時替他們封擋一半以上的攻勢，兩人早就支持不住了。

丁嶠一柄鐵骨摺扇，左封右擋，捉襟見肘，全成了守勢，他心頭也有說不出的着急。

因爲他扇骨之中，暗藏毒針，祇要緩過手來，容他打開扇面，一蓬毒針，至少也傷得他幾個，但就是沒有出手的機會。

這局面，愈下去，自然愈是對他們不利。

凌君毅清楚，公孫相，丁嶠也清楚，但要如何才能挽回這一頹勢呢？誰也說不出來。

這樣又打了十來個照面，凌君毅感到自己已經用盡了應變的智慧，但對方劍陣，却愈來愈密，攻勢也愈來愈見猛惡。

本來三人品字形佔了一丈左右的地勢，現在受到劍陣的壓力，已經退縮到五尺距離。

而且全仗自己一人在支持，祇要自己稍一疏忽，三人中必有一人倒下去的。

這情形，顯然無法長久支持下去。

正在惡戰之中，突聽丁嶠大聲叫道：「總座，你替屬下擋一擋。」

叫聲入耳，丁嶠已經往後疾退兩步。

凌君毅大吃一驚，右手巨闕劍一招「橫瀾千里」，一道青虹，朝右橫捲過去，口中問道：「丁兄可是受了傷麼？」

他這一劍，威勢極盛，至少封住了攻向丁嶠的四支長劍。

佟天錫聽到丁嶠的喊聲，認爲機不可失，凌君毅右劍掃出，他人影一閃，已經到了凌君毅正面，闊劍嘶風，當胸就刺。

這一下，眞是快如電閃！

凌君毅右手短劍堪堪替丁嶠擋開攻來的四支長劍，但聽丁嶠厲笑一聲：「屬下很好。」

笑聲甫發，一柄鐵骨摺扇已然「砉」的一聲打了開來，一蓬細如牛毛的飛針，扇面朝當前幾人激射過去。

凌君毅沒想到佟天錫乘隙進招，來得這般快法，要待回劍護身，對方闊劍已經奔到身前一尺光景，別說倚天劍有四尺長，就是巨闕劍也有兩尺有奇，回劍封解，萬萬不及！

心頭一凜，不覺也起了冒險犯難之心，握着劍柄的右手，拇指扣着中指，突然對方闊劍上彈去。

他使的正是「一指禪」神功，一縷强勁指風，應指而生，「鏘」的一聲，彈在闊劍劍身之上！

就在此時，突聽厲笑，怒叱，慘叫，連續響起！

厲笑的是丁嶠，他射出去了扇形般一蓬飛針。

怒叱和慘叫的，是被凌君毅擋開四劍之後，相繼遞補上來的四個青衣人。

兩個看到解針，口中發出一聲怒喝，劍光排空一擋，身形急急往後縱出。

稍後兩個，移形換位，堪堪躍上，等到發現解針，已是無法躲閃，慘叫一聲，中針倒地。

佟天錫驟然聽到這幾聲怒叱，慘叫，心頭猛然一驚，手中闊劍同時也被凌君毅「一指禪」震開數尺，幾乎掌握不住，脫手飛出！

凌君毅一記得手，雙臂驟分，使了一招「大鵬展翅」，兩道劍光朝左右橫掃出去，右腳隨着一記「魁星踢斗」，凌空飛踢出去。

佟天錫闊劍被指風震出，門戶大開，而兩人相距極近，再待閃避，已是不及！

但聽「砰」的一聲，凌君毅這一腳，端端正正踹在他胸口之上，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離地飛起，越過衆人頭頂，朝陣外飛摔出去，落到地上，當場氣絕。

「十絕劍陣」有兩個人中針倒地，連指揮陣勢的頭兒副堂主佟天錫也被凌君毅一腳踢飛出去，他們雖然不知佟天錫已死，但正在愈戰愈急之際，突遭此變，陣勢登時爲之大亂。

公孫相一直屈居下風，心頭憤怒，自不待言，此時一見有機可乘，猛地吐氣開聲，上身一仆，一劍刺入一個青衣人的左脅，他心頭憤恨已極，一劍刺入對方脅下，反腕之間，長劍連絞兩絞，那人慘嗥一聲，立即了賬。

凌君毅踢飛佟天錫，精神登時爲之一振，左手長劍一揮，倚天劍劃出一道耀目精虹，朝身前四個青衣人飛捲過去。

左手劍勢才出，右手短劍緊接着使了一招「恒河流沙」，劍光如長江大河般湧到，劍光之中，夾雜着點點寒星，閃爍生光！

他把「達摩劍法」中這招「恒河流沙」，使得威勢凌厲無匹！

當前四個青衣人被他雙手發劍，這兩招劍法，逼得無法招架，連退了三步。

「十絕劍陣」陣脚已亂，四人這一後退，更成瓦解之勢。

凌君毅接連兩劍，攔住了四個，丁嶠鐵骨摺扇，立時幻起一片扇影，也攔住了一個青衣人。

公孫相連聲叱喝，奮起全力，展開「天狼劍法」，身形流竄，劍光打閃，也接住了兩個。

本來互相呼應，移形換位，各以本身所學不同劍法連成一體的「十絕劍陣」，此時已被分割成三塊，祇好各拚各的了。

凌君毅眼看「十絕劍陣」已破，一時豪氣頓生，口中大聲喝道：「公孫兄，丁兄，困住他們，不可放走一個。」

左手刷刷三劍，幻起一片綿密劍光，攔住對方四人，右手短劍突然朝地上一插，騰出了右手。

祗聽四人中，一個白髯老者怒嘿一聲道：「姓凌的小子，你以爲勝定了麼？」

突然挺身而進，一劍直刺過來。

烏黑的劍光，居然劃起了一片劍風！

凌君毅看出自己攔住的四人之中，以此人功力最强，自己利於速戰速決，必先除去此人。

心頭殺機一起，口中沉喝道：「閣下報個萬兒，看看應否把你除去？」

右手一揮，拍出一掌，一股潛力，直向對方劍上逼去。

他內力深厚，這一掌竟然把白髯老者的劍勢半途震開。

白髯老者心頭暗暗一凜，右腕一挫，收回劍勢，但又疾快的劈刺而出，口中喝道：「老夫夏侯鋒。」

凌君毅冷笑道：「原來你就是七步追魂，黑道中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很好，你兩手血腥，殺孽滔天，今天第一個饒你不得。」

話聲出口，右臂直豎，手掌朝前疾拍出去。

夏侯鋒怒笑道：「小子，你少……」

他原想說：「你少冒大氣。」但底下兩字還未說出，突然臉色大變，脚下登登的連退了四五步，張嘴噴出一口鮮血，緩緩往後倒去。

其餘三人看的大吃一驚，其中一人大聲道：「咱們和他拚了。」

三人齊聲怒喝，三支長劍突然一緊，朝凌君毅撲攻過來。

凌君毅左手連揮，倚天劍劃出一道又一道精光，刹那之間，已把對方三人盡皆圈入在一片劍光之中，喝道：「你們三個，也報個姓名給在下聽聽，有沒有作惡多端該死之人？」

他左手展開「達摩劍法」，這是少林鎮山劍法，從他反手使來，更具威力。

片刻之間，那三人已被那繚繞的光華，逼的目眩神迷，連遭險招，但他們祗是一言不發，拚命苦戰。

凌君毅劍眉一軒，冷聲一哼，道：「三位不肯亮出萬兒，都是十惡不赦該殺的人了。」

話聲方落，左手長劍，疾攻三劍，阻住三人攻勢，人却後退一步，右手舉處，又是一掌，朝中間一個滿臉橫肉的漢子拍去。那漢子心頭一驚，拚命揮舞長劍，護住全身，但「牟尼印」豈是長劍擋得住的？口中低哼一聲，撒劍往後便倒。

四個人，轉眼工夫，就剩了兩個，自然心頭凛懼，兩人那裏還敢再戰？同時虛晃一劍，分頭躍退，朝外竄去。

凌君毅雙目暴睜，精光電射，口中朗笑一聲，道：「你們想從凌某手下逃走，那有這麼便宜？」

右手拔起插在地上的巨闕劍，抖手朝右首石門奔去的青衣人背後射去。

短劍脫手，雙足一點，身化一道長虹，劍先人後朝另一個青衣人撲去。

右首青衣人做夢也想不到凌君毅會把短劍當作鏢槍投出，等到聽到身後風聲有異，再想躲避，那裏還來得及？驚叫聲中，巨闕短劍已經貫穿胸背而死。

另一個青衣人和右首青衣人分頭逃竄，眼看快要掠到左首石門，突覺眼前奇亮，精虹一閃，凌君毅已經落到自己面前，擋住了去路。

這人驀地一驚，護胸左手突然揚起，打出一蓬黑烟，右手挾着長劍，一招「順水推舟」當胸刺來，一面獰笑道：「好小子，你眞把我霧中劍看扁了！」

「霧中劍」，光聽他外號，這人就是黑道中窮兇極惡之人！

這一蓬黑烟，非迷即毒，但凌君毅不怕迷香，也不懼劇毒，依然屹立門口，右手一抬，食，中二指，已把對方刺來的劍尖夾住。

霧中劍刺出的長劍，雖被凌君毅夾住，但他並不慌張，祇後退了半步，揮揮手，獰笑道：「小子，倒也，倒也！」

凌君毅站着不動，冷然道：「你以爲區區毒烟，就能迷得倒凌某麼？去吧！」

「吧」字出口，右手夾着劍尖，突然朝前送去。

霧中劍眼看凌君毅並未倒下，心頭已有怯意，聽到喝聲，要待棄劍後躍，已經遲了！劍柄「撲」的一聲，點中胸口，連哼也沒哼出聲，就往後倒去。

再說和丁嶠動手的青衣人，正是飛龍堂總巡主佟天來。

他使的一柄長劍，足有四尺長，闊如手掌，一手「天山劍法」，雖然沒有他哥哥佟天錫的功力，但樸實之中，每多奇變，却也霸道凌厲。

丁嶠一柄鐵骨摺扇，倏開倏闔，開時如半輪巨斧，直劈橫劃，風聲呼呼，闔起來有如一柄鐵尺，連敲帶點，專取穴道。

他攔着佟天來，劍，扇各展所長，惡戰了三十幾招，仍然未分勝負。

最吃重的還是公孫相！

他兩個對手，一個是四十出頭，連鬢短鬚的漢子，一手劍法，十有八九是刀法的路子，注重砍劈，劍勢之利，有如重重波濤，推波助瀾而來，是一個十足的硬點子。

另一個是「十絕劍陣」中的唯一女子，四十出頭的人了，臉上還塗脂抹粉，一對金耳環，在耳朶上直晃，除了這兩點之外，她身上就找不出女人的氣味。

但她一手劍法，可着實不賴，靈巧，快捷，狠毒，潑辣，兼而有之。

公孫相遇上這兩個人，眞使他够應付的，三人品字形互相攻拒，惡鬥了數十合，公孫相雖未落敗，却始終佔不到半點便宜。

不，他是盡力施爲，勉强保持不敗。

那使刀法的青衣人心中大怒，暴喝一聲，手中長劍陡然一緊，祇見一排烏黑的劍影，像重重怒波湧了過來。

公孫相雖然儘量避免和他兵刃相觸，但到了此時，你縱然不想他硬打硬碰，也難以避免。

但聽一連串的兵刃交擊，響起金鐵狂鳴之聲，公孫相接下對方幾劍，直震得手腕發麻，連退了兩步，耳中但聽一聲大喝，那青衣女子，劍勢綿密，已如潑風般刺來。

公孫相一個仆步，竄了出去，迴手一劍，朝那女子刺去，那知他身形堪堪閃出，一道烏黑的劍影，已經向下盤掃到。

公孫相吃了一驚，急急閃避開去，腿上已被劍鋒刺中，鮮血緩緩從青色褲管裏滲出。

正好凌君毅收起短劍，口中喝道：「公孫兄，你退下來。」

公孫相那裏肯聽，大吼一聲，捨了青衣女子，猛地一個轉身，朝使刀法的連鬢鬍漢子撲了過去，手中天狼劍一緊，刷刷刷刷，一口氣接連刺出七劍。

青衣女子眼看「十絕劍陣」已破，公孫相捨了自己，朝連鬢鬍漢子撲去，也不追擊，雙肩一晃，朝左首石門閃去。

凌君毅比她還快，一下攔住了去路，喝道：「姑娘亮個萬兒再走。」

青衣女子看他長劍已經入匣，空着雙手，攔在身前，不覺冷笑一聲道：「姑奶奶是誰，你看了這個就會知道。」

突然左手一揚，手上早已戴了鹿皮手套，一把毒沙，迎面朝凌君毅撒來。

凌君毅劍眉陡軒，朗笑道：「斷魂毒沙，妳果然用不着再報姓名了。」

雙手一抖之勢，衣袖倏然揚起，把對方打來的一蓬「斷魂毒沙」，悉數反捲過去。

青衣女子不防凌君毅有此一着，口中驚叫了一聲，「毒沙」已經射到，但見她身上立時飛起無數黑烟，人也跟着栽倒下去。

如今，偌大一座（大廳）之中，只有四個人還在拚命力搏。

丁嶠一柄鐵扇和佟天來互相搶攻，殺的十分激烈。

他吃虧在扇骨中的毒針，業已用完，此刻那有時間容你裝針，只好仗着招法和對方力搏。

公孫相少了一個對手（青衣女子），沒有人趁機夾擊，就放手施爲，「天狼劍法」源源出手，身形起落，倏左倏右，劍光繚繞如電。

使刀法的連鬢鬍漢子劍勢雖然凌厲，但公孫相的「天狼步法」，忽東忽西，在他左右前後流竄發劍，飄忽不停，也轉得

他昏頭轉向，只是忙着封架，已無方才的兇猛。

但公孫相腿上中了一劍，他逞強心切，並未立時止血，此時一條左腿，已被血水滲透，地上點點滴滴，都是黑血！

（黑龍會的人，手中長劍，都淬過「毒汁」）

凌君毅覩狀大驚，突然想起對方劍上有毒，口中大喝一聲，道：「公孫兄，速退下！」

揮手一掌，朝兩人中間劈去。

公孫相揮劍急攻，形同拚命，其實心頭已經迷迷糊糊，只是仗着他自幼練劍，一套「天狼劍法」，練得滾瓜爛熟，左右前後，忽起忽落，猛斫猛刺。

此刻聽到凌君毅一聲大喝，心頭驀地一驚！上身搖了兩搖，一交往地上跌坐下去。

凌君毅這一掌，發的正是時候，一股罡風掌力，擋住了使刀法漢子的劍勢，一下掠到公孫相身邊，俯下身去。

那連鬢鬍漢子趁機躍退，一個轉身，閃身朝門外衝出。

凌君毅此時也無暇追趕，只得任由他逃去，一面迅速探手入懷，取出「驪龍辟毒珠」，一手撕開公孫相褲管，把珠子貼着他傷口，緩緩轉動。

佟天來和丁嶠久戰不下，此時眼看大廳上只剩下自己一人，那還敢戀戰？濶劍接連揮動，急攻三招，把丁嶠逼退了兩步，雙足一頓，身如電射，朝西首石門外掠去。

丁嶠那裏肯讓他逃走，口中大喝一聲：「姓佟的，你還往那裏去？」

鐵骨扇一招「長虹吐焰」，銜尾追了出去。

凌君毅正在運功替公孫相療毒，聽到丁嶠的喝聲，急忙抬頭叫道：「丁兄，窮寇勿追。」

連站在角落上的四個掌燈漢子，也悄悄熄去燈火，溜的一個不見。

大廳上，這一刹那，只剩下凌君毅和公孫相兩人。

凌君毅心頭暗暗焦急，但公孫相中毒昏迷，只得先把他救醒再說。

好在「驪龍辟毒珠」正是「毒汁」的尅星，不消多時，已把公孫相創口餘毒吸盡，流出來的已是淡淡血水，心知無碍，當下就替他敷上刀創藥，撕了一條衣襟，把傷口紮好。

公孫相舒了口氣，緩緩睜開眼來，說道：「凌兄……」

話聲未落，突聽地底隱隱傳來一陣極輕的隆隆之聲。

凌君毅心頭一動，忙道：「他們只怕已經發動機關，咱們快走。」

雙手扶起公孫相身子。

公孫相掙扎着道：「凌兄，小弟自己走。」

說話之時，但聽那地下隆隆之聲，好像漸漸接近！

凌君毅抬目望去，東西壁間兩道石門，已在緩慢的闔起，心頭一急，忙說道：「公孫兄傷毒初解，還是由兄弟扶着你走吧！」

說是扶着他走，實則左手連扶帶挾，身形飛快的，朝距離較近的東首石門掠了出去。

門外，是一條青石通道，地方並不太寬，那石人就嵌在右首壁間，好像門房一樣，站着沒動。

凌君毅扶持着公孫相走了沒有幾步，但聽身後砰然一聲，石門已經闔起。

公孫相站直身子，口中咦了一聲，說道：「凌兄，丁兄呢？他沒出來？」

凌君毅道：「他追踪一個賊人，奔出西首那道石門去了。」

石門已經闔起，但地底隆隆之聲，還在繼續隱隱作响！

凌君毅暗暗覺得奇怪，忍不住運足目力，朝四外瞧去。

但見石壁依然毫無異樣，無意之間，抬頭朝上看去！

這一看，不由的猛吃一驚，原來通道上的石頂，正在緩慢的向下壓落！

凌君毅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雖是履經大敵，但却從未遇到過這樣情形，匆忙之間，不加思索，急急挾起公孫相，朝前急掠出去。

這條狹長通道，足有十來丈長，通道石頂，是同時往下壓落的，並非只有一處向下降落，任你身法最快，也毫無用處，因爲你前面石頂，也在同樣的下降！

凌君毅奔到通道盡頭，前面石壁擋路，已無去處，通道石頂，却愈落愈低，快要碰到頭頂！

一時心中大亂，黯然一嘆，說道：「公孫兄，咱們今晚只怕難逃厄運了。」

公孫相腿傷未愈，勉強站定身子，用足目力，朝石壁上看去，突然伸出左脚，用力朝壁下一處角落上踏去。

但見他脚踏之處，原來竟是一方活動的石板，隨着他一踏之勢，忽然陷下去一尺來深，但那方石板却隨即往上頂起，恢復原狀。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頭上石頂，已經愈壓愈低，兩個人站着已經無法直起腰來，但就在此時，盡頭處左首壁上，忽然無聲無息裂開一道門戶。

公孫相舒了口氣，說道：「總算給我找到出路了。」一面回頭說道：「凌兄快來吧。」

舉步朝門外走去。

凌君毅隨着跨入，口中笑道：「若非公孫兄還識得機關石門開啓之法，咱們就會被壓成肉泥。」

公孫相道：「可惜兄弟只是聽了一些毛皮。」

說話之時，但聽身後「砰」的一聲，石頂已經完全壓下，正好把通道填滿。

通道好像是一隻鞋子，壓下來的石頂，就是楦頭，楦頭把鞋子塞得滿滿的，連一絲空隙也沒有。

凌君毅看的暗暗驚心，掌心不覺沁出了冷汗，心中忖道：「只不知丁嶠那邊，是不是也會落下石頂，他能否逃得過這場厄運？」

這石門外，依然是一條四五尺寬的石壁通道。

凌君毅手托「驪龍珠」，走在前面，公孫相左腿經過包紮，已能自己行動，一路在凌君毅身後而行。

狹仄的通道上，一片黑暗，不見半個人影，但兩人依然十分小心的行進。

這樣走了數丈來遠，突見通道轉角處的黑影中，劍影一閃，一道烏黑的長劍，電射而出，疾快絕倫，橫向凌君毅腰間刺來。

這劍勢不但快疾凌厲，而且突然而來，大是難防。

但凌君毅行進之時，耳目並用，早已嚴神戒備，只是對方屏息潛伏，沒有聽到他的呼吸，不防有人在暗中襲擊。

此時驟覩劍影刺來，右手一揮，朝劍身拍去，劍尖離他右腰已不過五寸，却被他應掌而生的一股掌力，硬行震開了一尺光景。

那施襲的人也非弱手，長劍陡然收回，借着黑暗掩護，疾快向後躍退，同時兩點寒芒，已然迎着凌君毅打來。

凌君毅冷笑一聲，右手衣袖揚處，朝外飛捲出去，兩點寒芒，吃他「乾坤袖」接住，輕輕一抖，便自跌落實地之上。

在這一瞬間，凌君毅早已一聲大喝，飛身追了過去，一下掠出轉彎之處，凝目望去，只見一條人影急步朝通道中逸去。立時大喝一聲：「你還那裏走！」右手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在這等狹窄的通道之中，除了硬打硬接，很難閃避，凌君毅這一掌追擊過去，掌風潛力，幾乎湧滿了通道，勢如浪潮般朝那人背後撞去。

那人正在奔行，突覺背後風聲有異，他久經大敵，已然覺出凌君毅擊來掌勢威猛絕倫，自己除了硬接，或可卸去他一部份力道，還不致立斃掌下。

心念閃電一動，人已突然回過身來，喝道：「我和你拚了。」

雙掌平胸推出。

他這一轉過身來，正是方才從大廳上逃出來的連鬢鬍漢子，雙目兇光亂閃，神色獰厲。

凌君毅這一掌，使的雖非「牟尼印」，却也用上了八九成功力，連鬢鬍漢子應變雖快，也是承受不起！

只覺護胸雙掌，被一股巨大掌力一撞，一個身子，再也站立不住，登登的連退了七八步，砰然一聲，背脊撞在石壁之上了。

一時但覺內腑血氣翻騰，頭暈目眩，眼前金星亂冒，張口喘息不止。

凌君毅望着他，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你。」

連鬢鬍漢子色厲內荏，雙目注視着凌君毅左手「驪龍珠」，臉上流露出駭異之色，喝道：「站住，住手，我有話問你。」他長劍當胸，直指凌君毅前胸，意在防他再衝過去。

這時凌君毅已走到他五呎距離之處，住足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連鬢鬍漢子道：「你掌心托着的，可是『珍珠令』麼？」

凌君毅冷聲道：「不錯，它是『珍珠令』。」

連鬢鬍漢子突然間臉上神色大變，嘴角也起了輕微的痙攣，嗄聲道：「你……姓凌！」

凌君毅感到有些奇怪，說道：「不錯，我姓凌。」

連鬢鬍漢子突然轉身，急急朝右壁角落閃去。

他這兩句話，問的離奇，引起了凌君毅的懷疑，大喝道：「站住。」

右手一揮，迅快擊出一掌。

他這一掌劈出的强勁掌風，並未直接擊向連鬢鬍漢子，而是劈到他身前四五尺之處。

這自然是算準了時間，拏揑得恰到好處，正好是連鬢鬍漢子躍退之時，掌風同時擊到，阻住了他的去路。

連鬢鬍漢子武功也是極高，閃去的人，眼看就要和凌君毅掌力相撞，立時刹住身子，厲聲道：「你待怎的？」

凌君毅左掌一攤，托着驪龍珠，問道：「你認識這顆珠子麼？」

連鬢鬍漢子說道：「珍珠令，誰都知道。」

凌君毅又道：「你是三十六將中人，對不？」

連鬢鬍漢子眼看凌君毅站在面前，目光望着自己，似是靜待自己答話，一時不禁兇心陡起，沉聲道：「不錯。」

話聲出口，左手食中兩指突出，藉引凌君毅目光，右手疾快的挺劍朝凌君毅小腹就刺。

這一擊，用心狠毒，在他想來，這突起發難，劍如星火，凌君毅就在他面前，武功再高，也必然會傷在他劍下。

那知事實却大謬不然，但見凌君毅右手一沉，五指奧妙無比，一下就扣住了他握劍右腕！

這等上乘的奇奥手法，實是武林罕見之學！

連鬢鬍漢子只覺手腕一痲，業已被人拏住，心頭不禁大急，要待掙扎，對方五指有如鐵箍，扣在脉門上，那想掙扎得脫？口中厲聲道：「你不要逼我。」

凌君毅道：「在下有話問你……」

連鬢鬍漢子不待他說完，大聲說道：「你不用多問，老子賠你一條命，也就是了。」

凌君毅說道：「你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

目光逼視着連鬢鬍漢子，只見他緊咬牙關，一言不發，心中更覺疑竇大起，五指緊扣着他手腕，還待再說。

這一瞬工夫，連鬢鬍漢子臉色漸漸不對，嘴角間，忽然流出黑血，一個人緩緩朝地上倒去！

公孫相低聲道：「凌兄，他服毒自戕了。」

凌君毅鬆開他手腕，皺皺眉道：「他既有服毒自戕的勇氣，何以沒有說話的勇氣呢？」

公孫相道：「兄弟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凌君毅道：「你我情如兄弟，有什麼話，不可說的？」

公孫相道：「那就恕兄弟直言，兄弟覺得他忽然服毒自戕，固然是黑龍會馭下極嚴，不敢洩露他們會中的機密，但從他口氣中聽來，却也似乎和凌兄這顆『珍珠令』有關。」

凌君毅動容道：「公孫兄此言，兄弟

頗有同感，他看到兄弟手中此珠，臉上似乎微有異色。」

公孫相道：「兄弟聽他後來突然說了句『你姓凌』，試想無緣無故，他不會在生死關頭，冒出這句話來。」

凌君毅點一點頭，說道：「公孫兄分析極是，可惜他服毒死了，連一句話也問不出來。」

公孫相說道：「他還說了一句：『賠你一條命』，他自己服毒而死，又何須說賠？」

凌君毅「唔」一聲道：「不錯，他這幾句話，一經推敲，果然有很多令人可疑之處。」

公孫相道：「因此兄弟覺得此事也許和凌兄手中這顆『珍珠令』有關。」

口氣微頓，接着問道：「只不知凌兄這顆『珍珠令』，是從那裏得來的？」

凌君毅道：「這顆珠子，乃是寒家家傳之物，它原叫『驪龍辟毒珠』，能祛天下奇毒，並不叫『珍珠令』。」

公孫相道：「這就奇了，它何以會和黑龍會的信物『珍珠令』相同的呢？」

凌君毅道：「這個兄弟就不知道了，兄弟奉家師之命，行走江湖，就是為了偵查『珍珠令』來的……」

兩人邊說邊走，不覺走到了通道盡頭，前面已有石壁擋住去路。

凌君毅脚下一停，回頭說道：「這條通道，已到盡頭，公孫兄看看是否另有門戶？」

公孫相走上兩步，說道：「兄弟也只是三脚貓，不知是否找得出來？」

口中說着，目光已在迎面一堵石壁上，仔細的察看了一陣，但覺整座石壁，光滑平整，看不出絲毫門戶痕迹。不覺暗暗皺了下眉，摘下長劍，用劍柄敲着石壁，再貼着耳朶，逐一傾聽。

正面石壁，似乎找不到門戶，接着又轉過身去，朝左首那堵石壁，上上下下，仔細察看，口中一面說道：「這座山腹之中，本來就有洞穴，他們又因地制宜，建造了不少機關門戶，這等佈置，實出巧匠之手，兄弟僅僅是從家師一位好友口中，聽到了一點皮毛，實在看不出來……」

話聲未落，不知他如何觸動了機關，石壁上，忽然間，被他無聲無息的推開一扇石門。

這道石門，好像是活動的，公孫相在毫無防備之下，忽然推開石門，口中方自「咦」了一聲，一個人就隨着石門朝裏衝去。

那石門十分靈活，公孫相從右首進去，石門却隨着轉了過來，砰然一聲，重又闔起。

這一下，當眞事出意外，凌君毅就站在邊上，竟然來不及伸手去推。此時聽到石門重又闔起，心頭不由的一驚，口中急急叫道：「公孫兄！」

舉手一掌，朝石門上拍去。

方才公孫相一下就推開石門，這道石門明明十分靈活，他無意闖了進去，石門還轉了個向，但此刻一掌拍在石門上，却是紋風不動！

凌君毅心頭大急，不加思索，舉手又是一掌，重重的拍在石門之上。

這回他幾乎用了八成力道，但聽「砰」然一聲，石門還是紋風不動，自己手臂，却被震的隱隱發麻！

心想：「公孫相也是在門上摸索，無意間觸動啓閉的機關，可見這開啓石門的樞鈕，定然就在石壁之上，自己何不仔細找找？」

一念及此，立即左手托着「驪龍珠」，從上到下，仔細的察看了一遍。

那知看了許久，這堵光滑的石壁，除了依稀有一個門戶的痕迹之外，那裏找得到什麼開啓石門的樞鈕？

甚至連一丁點凹凸的地方都沒有，好像就是天生成的一般！

凌君毅幾乎不敢相信，這麼堅厚的石壁，會有一扇靈活得會轉動自如的石門！

但方才明明親眼目睹，公孫相是從這堵石壁中，衝進去的！

三個人一起進來，如今只剩了自己一個。

尤其在百花帮八名護法之中，算來自己和公孫相私交最好，就是不談私交，自己和他一路進來，眼睜睜的看他失陷在石門之中，自己也不能棄之而去。

凌君毅接連拍出兩掌，石門依然如故，找又找不出一點門堂，心頭不由激起怒意！

想到方才被困在大廳之上，也是硬把石人推出去，才弄開石門的，自己何不再試他一試？

這回，他準備硬行震開石門，脚下退後兩步，雙手當胸，緩緩運起「金剛心法」，猛地前跨一步，口中吐氣開聲，雙掌朝前平推而出！

這「金剛心法」，乃是少林七十二藝中，最具無上大力的佛門神功，雙掌平胸推出，一股無形潛力，應掌而生，勢若怒潮！

但聽「轟」然一聲，掌力撞在石門之上，登時震得石壁搖撼，頭頂砂石簌簌下落！

這扇靈巧得會自動轉向的石門，還是一動不動！

倒是凌君毅被自己發出的一股無形潛力，撞上了石壁之後，無處宣洩，悉數倒捲過來，震的站不住脚，身不由己的往後倒退回去。

要知這通道不過四五尺寬，也就是只有一兩步路可退，他被自己內力反震，後退之勢，自然極猛，背脊登時砰的一聲撞在左首石壁之上！

凌君毅一下撞上石壁，但覺背後石壁忽然活動，好像靠在一扇沒有門上的門上一般，突然朝裏開去！

一時之間，那還收得住勢？一個人跟着朝裏傾跌進去，一屁股坐在石地之上。

這下凌君毅看淸楚了，這扇石門，也是活動的，他跌進門內之際，石門已經翻了過去，砰然闔起。

凌君毅迅快站起，舉手朝門上推去，石門已經闔起，自然紋風不動。

就在此時，只聽一聲極輕的呻吟，傳了過來。

凌君毅回身看去，原來這石門之內，依然是一條通道，呻吟之聲，似是從通道上傳來。

當下，就一手托珠，舉步朝通道中走去。

呻吟之聲，愈來愈近，脚下隨着通道，轉了個彎，便見就在轉彎處，倒臥着一個人！

凌君毅目光銳利，這一眼，便已認出這倒臥地上之人，赫然竟是右護法三眼神蔡良！

心頭不禁吃了一驚，急忙俯下身去，問道：「蔡老，你傷在那裏？」

伸手把他翻了過來，便見蔡良左胸，右腹，各中一劍，身前衣衫，已盡被烏黑的血漬所濕透。

劍傷極深，看來已是沒有救了。

他只是仗着數十年苦練，內功精純，熬着最後一口氣尚未散去，此時聽到凌君毅的話聲，一雙散漫無光的眼睛，望着凌君毅，張了張口，似要說話。

凌君毅問道：「蔡老哥可是有話和在下說麼？」

三眼神蔡良吃力的點了點頭。

凌君毅暗暗皺了下眉，眼看蔡良生命垂危，尤其胸腹劍傷極深，如果自己為他度入眞氣，創口必然流血不止。

但如果不度入眞氣，他已奄奄一息，只怕已無法說出他要說的話來，一時心頭不禁猶豫不決。

蔡良定着一雙無光的眼睛，望着凌君毅，神色似乎顯得十分焦急！

凌君毅問道：「蔡老是要在下助你眞氣，說出心裏要說的話來麼？」

蔡良僵硬的點點頭。

凌君毅心頭一黯，只得緩緩伸出手去，抵在他頭頂「百會穴」上，一面極其緩慢的把眞氣度了過去。

蔡良只是功力深厚，才尚未死去，此刻經凌君毅緩緩度入眞氣，他跟着竭力吸了口氣，眼睛已能轉動，右手顫巍巍的抬起，朝通道指了指，張張口，吃力的道：「主……人……」

只說了兩個字，小腹間突然黑血像箭一般標了出來，喉間一陣格格輕響，一顆頭緩緩歪了下去。

他只說了兩個字，便已氣絕！

凌君毅黯然收回手掌，直起身子，心中暗道：「原來那晚在瓜州小山上看到的黑衣人，就是三眼神蔡良，只不知他口中的『主人』是誰？」

「他潛伏在百花帮臥底，又是為了什麼？」

「他用手指指通道，說出『主人』兩字，自然是告訴自己，他主人是朝通道去的，他為什麼要告訴自己呢？」

「莫非他主人有了危險，希望自己趕去援救？」

「不錯，一定是他主人有了危險，才不惜以最後一口殘存的眞氣，向自己說出『主人』兩字，目的自然是要自己趕去援救了。」

想到這裏，不覺朝三眼神蔡良，作了個長揖，說道：「蔡老放心，在下這就趕去。」

說完，立即舉步朝通道上走去。

三眼神蔡良口中的「主人」，自然也是江湖上一帮一派之主，武功自然十分了得，但只要看蔡良臨死前那份焦急的神色，可見他「主人」在這條通道中，定然遇到了十分厲害的對手。

凌君毅倒也不敢大意，他為了應付猝然遭遇的強敵，自然得騰出雙手來。

這就把托在左掌的「驪龍珠」，掛在腰帶上，左手當胸，右手取出短劍，長劍揷在腰間，（倚天劍有四尺長，在通道中無法施展）才循着通道尋去。

這條通道，似乎甚是彎曲，走了百來步路，就已轉了三個彎了。

凌君毅一路行來，都是耳目並用，十分小心，正行之間，忽聽一陣極其輕快的脚步聲響，傳了過來！

聲音入耳，凌君毅就已聽出來人身法極快，在黝黑而有許多轉折的通道之中，竟然快如奔馬！

就在凌君毅畧一趦趄間，那人已在通道的轉彎處現身！

那是一個全身黑衣，手持烏黑短劍的漢子。

凌君毅腰間佩着「驪龍珠」，他看到人家的時候，人家自然也看到他了。

雙方相距，本來還有一兩丈遠，但就在這一瞬工夫，那黑衣人已然逼到凌君毅身前五尺左右，舉劍作勢，沉喝道：「你是什麼人？」

凌君毅傲然道：「你呢？」

黑衣人看了凌君毅佩在腰間的「驪龍珠」一眼，冷聲道：「你身佩珍珠令，當知此地禁止任何人擅入，沒有會主特許，私入黑龍潭，一體格殺勿論。」

他當凌君毅是黑龍會人！

凌君毅不知自己盲人騎瞎馬，居然從飛龍堂闖到黑龍潭來了！

這裏叫做「黑龍潭」，顧名思義，一定有一個潭。

黑龍會這名稱，大概就是因黑龍潭而來，那麼由此推想，黑龍潭也一定是黑龍會的總堂所在了。

凌君毅想到這裏，忍不住問道：「這裏是黑龍會的總堂麼？」

黑衣人聽凌君毅的口氣，不覺奇道：「你不是黑龍會的人？」

凌君毅道：「在下並沒有說是黑龍會的人。」

黑衣人短劍一指，沉喝道：「你叫什麼名字，從那裏來的？」

凌君毅道：「在下凌君毅，自然是從外面進來的了。」

黑衣人道：「不論你是什麼人，進了這裏，反正是死定了。」

說完，舉劍欲刺。

凌君毅喝道：「且慢！」

黑衣人手中短劍一停，冷冷說道：「你還有什麼事？」

凌君毅道：「閣下可否告訴我，黑龍潭是不是黑龍會總堂所在？」

黑衣人獰笑道：「這話你去問閻王老子吧！」「刷」的一劍，刺了過來。

凌君毅右手一抬，巨闕劍劃起一道青虹，「鏘」然劍鳴，把對方短劍拍開。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看來閣下身手倒是不弱。」又是一劍刺了過去。

凌君毅忖道：「這黑衣人劍法極快，武功不弱，敢情是守護黑龍潭的人了，看來非先制住此人不可。」

（未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北京城中，獨探三貝子府，用計騙信惡師爺沈上九，不費吹灰之力，把傅六官、傅婉祖孫救出虎穴，指點他們往長白環碧山莊居住。翌日，謝雲岳化身醜少年，在清風閣上飲食，值陰陽追風穆行易與武當松柏道長，少林法一大師及火眼金蛛林蒙、沈上九、貢山四老等爲爭無相金剛眞經，相約三月三日往丈人峯了斷。屆時，謝雲岳預早前往，棲身一高塔頂，俯視塔下四週，未幾見貢山四老偕天外三尊者馳至，法一禪師與四尊者在雪坵上現身相迎，華宇侈言眞經沒甚深奧——

神功療帝主　絕藝誅魔徒

少林四僧暗暗心笑，這「無相金剛眞經」義理深奧，字字暗蘊禪機，豈是你們這班邪魔外道參解得了的，雖作如此想，臉上可不現於顏色。

只聽大魔華宇接着說道：「這本眞經華某並無用處，不過此刻要奉還，則有所碍難，皆因同道議決，藉此眞經於上巳日在泰山丈人峯舉行羣雄大會，彼此切磋武學，公推出天下武功第一之人，華某知這本『無相金剛眞經』，事關少林聲譽至大，貴派不得不爭，也勢不能不參與，惟這本眞經華某保證會後定必奉趙不誤。」

法一上人長眉皺得更濃了，朗聲答道：「少林一脈，均屬方外之人，不欲與人爭强論勝，倘或少林不參與泰山大會，華檀樾也堅拒不還麼？」

大魔華宇仰面哈哈一笑，道：「法一大師怎麼說出這等話來，佛家戒打誑語，大師既知眞經落在我等手中，不惜萬難也當讓它重返少林。」

法一上人面如凝霜，說：「雖然眞經事關少林聲譽，老衲就不以爲其他門派也會參加，華檀樾此舉未免徒勞心機。」

華宇大笑道：「各大門派華某自有方法令他不能不來，大師不必憂心，現在四位請暫回少林吧。」

法一上人尚未回答，身旁鬚眉皓白另一少林高僧朗聲道：「三師兄，眞經既在華檀樾身上，不如就地解決，何必這樣費事。」

大魔華宇眼內奇光暴射，哈哈狂笑道：「法能，好大口氣，就是貴派掌門人白眉禪師親臨，也未見得便容易解決咧。」

法能大師長眉一動，寬大衣袖陡揮，手出如風，「達摩十三式」一招「佛祖降魔」，手掌斜飛，向大魔華宇右胸點來，端的迅快無儔。

奇醜少年在塔頂看得極爲清楚，只覺這法能大師與在金華跟自己試招之法華上人手法如出一轍，他知此等高手過招盡量搶佔先機，一着之差，必將是捱打之局，他預料得大魔華宇不會對來招有所封架，一定疾越法能大師身後搶攻。

果不其然，大魔華宇冷冷地一笑，脚下一動，身形逾於閃電，便欺在法能大師

身後，兩隻怪掌倏忽閒攻出四掌八式，風聲勁厲。

法能大師此招本是虛招，心知這種久未出世之魔頭，功力異於尋常，必不會讓自己搶佔先機，是以早有預防。就在大魔華宇出掌之時，身形已自斜了一丈開去，手可並不閒着，回頭一旋，帶起寬大僧袖，如利刄般揮去。

大魔華宇哈哈一笑，身形已自讓了過去。那法能大師兩袖勁力竟將一尺厚的雪地，划開二道深溝，可見土色，刹那間冰雪濺射，好凌厲的袖力。

大魔華宇知此等少林和尚，都是數十年內外性命雙修，純陽之體，不怕眞力損耗，自己兄弟四人功力雖較少林僧人精湛，但此等硬拚硬打之法，不敢一試，縱然取勝，對本身眞氣虛耗至大，所以，他一讓開，立時又欺身急攻，不讓對方有緩氣機會。

只見他變掌爲指，兩手左右倏出，招到中途，右手一揚，急點法能大師「喉結」穴，右手猛降，倏望「章門穴」戳到，手法之詭異幻變，從來少見。

法能大師身爲少林四大護法之一，功力之精深也非等閒，他認出對方攻來手法絕毒無比，原因是大魔華宇已欺至身前四尺處，縱使能化解襲來「喉結穴」右手，決不能讓開對方左手。

權衡利害，腳跟一點，滑後數步。華宇原要他這樣，心中大喜，兩手趁機襲擊，招數使開，這一被他搶佔先機，手法如同大河長江，滔滔不絕，源源擠迫而前，手法之淩厲怪異令人有眩目欲花之感。

法能大師變爲被動之勢，逼得將「達摩十三式」展開，但都是拆解之招，難得有一招攻式，可見高手過招，粟米之差也不能。

但見兩人身形如飛，手法之巧快，眞令人難分彼此。

奇醜少年看此情形，心想：「這樣打下去看來法能上人必敗無疑，在酒樓上，說的少林一脈逐漸衰微，顯然不虛，高黎貢山大魔華宇手法，每着都暗含生滅之道，虛實莫測，錯非是少林高僧，換上別人必不能接下十招，少林若不奮起直追，迎頭趕上，只怕十年之後武林中沒有少林立足的餘地了。」

法一上人及其他兩僧看得長眉緊皺。

少林自雍正火焚嵩山後，精華殆盡，從此步入衰微，這是無可置疑的事，但最大關鍵，就是少林固步自封，嵩山絕藝博而且繁，因人而施，往往因不得其人，寧可將絕藝拳譜塵封於羅漢堂內，不得濫傳，動機是好，因此少林一脈每況愈下，縱然覓得根骨絕乘之人，而上代門下自己均不知此項絕藝用法，無從轉授，而令該傳人自己慢慢摸索，終因分毫之差，謬以千里，故少林聲望一落千丈，是有其自取之道。

且說法能大師與大魔華宇過手出得五十招外，果如奇醜少年所料，法能大師身手逐漸迂緩。

突然大魔華宇一錯身形，倏抬左掌，猛向法能大師頭頂「承光穴」拍下。

這「承光穴」是顱骨嵌縫處，這一拍上，必致腦髓迸出，當場身亡無疑，同時，大魔華宇右手也不閒着，駢雙指，以「玄陰指」法猛然向「腹結穴」劃去，隨着兩腿交叉踢出鴛鴦腿法，踢向法能的「會陰穴」。

這種招式，無一着不是致法能大師的死着。

法能大師無論功力如何精湛，但也不能同時避開兩掌雙腿這種絕招。

在高黎貢山四魔動手規矩，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不令對方活出掌下，這種不成文的規矩，在老一輩的人物都熟知。

法一上人豈能讓師弟眼看着死於大魔華宇手下，正待探臂出掌，震開大魔華宇救出師弟。

正在間不容髮之時，突然塔頂上一聲清嘯，嘯聲中一條黑影凌空直瀉，帶出一股猛烈的罡氣，將大魔華宇及法能大師兩人身形逼開兩步，正巧救下法能大師傷身之厄。

奇醜少年不禁大爲凜駭，怎麼也料不及，自己存身之塔頂銅佛之後，還有人潛身。

大魔華宇對付法能大師手法，全是玄陰暴勁，眼見法能就要喪在自己手下，一聲清嘯，觸耳心驚，接着一股陰柔且含剛猛之力道，比自己恐有過之。

不禁心頭一震，只覺這種剛柔並濟的罡力，直望自身逼來，此時也顧不得傷及對方，立時身形一撤，讓開兩步，兩眼凝望着來人。

法能大師虧得有此一舉，解開一步殺身大難，心頭異常感激。

及至看清來人，都不知此人是什麼來歷，大出意外，原來來人是一個黑衣婦人，頭上雪白長髮，顯出年歲在六十開外，可是一張粉臉，却嬌嫩壓雪，剪水雙眸清澈到底，倘是不是一頭銀髮，宛如年方花信少婦，其實兩者都不盡然。

大魔華宇眼看得手之際，不想平空來這婦人一攪，敗了四魔規矩，登時氣往上湧，眼睛一翻……

那銀髮老婦嫣然一笑，嬌聲道：「喲，幹嗎用這眼睛瞧人，好在我們非敵非友，不然，你豈不是喪在我這『花絮暴雷』掌下。」其聲甜脆宛同黃鶯出谷。

大魔華宇聽得心頭一怔，這種掌法從來未曾耳聞，兩眼茫然。

不但是他，其他三魔也是一樣露出疑惑之容，天外三尊者究竟是化外之人，更是不消說了。

少林四位高僧苦苦思索，專從海外羣邪着手，也是心版上留下空虛。

銀髮老婦瞥見他們神色，格格嬌笑道：「你們思索不出，我也懶得說明。」

大魔華宇陰陰一笑，說道：「你既不說出來聽，華某就要問你方才出手相阻之罪了。」

銀髮老婦臉色一寒，容顏疾變，烟視眉行的冶容，嘿嘿冷笑道：「憑你高黎貢山四魔，尚不配與我老人家交手，等下不妨試試，待我老人家問明一事再說。」說此忽轉面對法一上人秋波一轉，面色爲之一變，窈窕作態，笑道：「法一，我來問你，你把宮門雙傑子女擄到那裏去了。」

法一上人猛然一怔，繼合十答道：「阿彌陀佛，善哉，老衲方外之人，豈能作此無法無天之事，女檀樾說來罪過，宮門二傑雖然是少林叛徒，老衲受掌門方丈法諭，無論如何，一年之內將他們擒獲，帶返嵩山，治那叛門之罪，但罪不及妻孥，老衲萬萬不敢。」

法一雖不知道銀髮少婦是誰，但由其眼神看出，必是功力絕世之魔頭，甚之於年歲比自己還高，是以故作此語。

銀髮少婦剪水眸望法一上人打量一下，笑道：「此話我老人家也相信得過，你門正派禪門出身，必不會說謊，看來擄掠宮門二傑子女定另有其人，你們回山，順便爲我老人家致候呂君平，就說是商家故交問好。」

法一上人聞言，不由驚得倒退一步，出聲道：「老前輩莫非就是苗嶺雙……仙麼？」

此語一出，連高黎貢山四魔均爲之震駭非常。

銀髮老婦本名黑衣玄女殷玄薇，後嫁與苗嶺金髮散人商幽，號稱苗嶺雙妖，數十年前威名震動海內，兩人所學身兼正邪之長，可又說不出他們來歷，他們諱言師承，行事毒辣非常，只要睚眦之仇，不分正邪，照樣出手，如影隨形，非令你身銷神散不可。他們武學在當時就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武林中人見了他們，無不畏之如虎，敬而遠之。

後來，他們也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幾乎整個武林被他倆震盪，是時正派中出了個傑出人才，其人就是那祁連異叟，一身武功通玄，發下海願誓必將苗嶺雙妖收伏。

苗嶺雙妖不知祁連異叟是何許人，因爲祁連異叟根本沒在江湖露面過，以爲必是一個狂人，也不置意，三年之內，苗嶺雙妖門下幾乎戳殺殆盡，苗嶺雙妖終至找上祁連山作一次生死殊門。

拚了兩日一夜，祁連異叟受了他夫妻「飛絮暴雷」三掌，商幽也折斷一腿，殷玄薇中了十掌幾乎命喪在祁連山。

殷玄薇見機得快，挾着商幽殘體逃出虎口。

這一役，武林中人並未目睹，只聞傳言畧知一二。

祁連異叟平素就不露面江湖，受傷後更加隱往僻處，是生是死，不復得知。

殷玄薇回山後，商幽以傷重之軀，加上憂鬱過度，不到兩年便自身故，而他照師門所學，用吐納之法療傷，聽說他走火入魔，江湖上從此就沒有苗嶺雙妖名號。

年代日久，淹沒無聞，如今聽得她又再出，武林中更是一番腥風血雨，那得不駭。

呂君平是目前少林白眉禪師俗家名號，昔年苗嶺雙妖與少林論武時，呂君平還是一個十一二歲唇紅齒白的小沙彌。

殷玄薇此時格格一笑道：「什麼苗嶺雙仙，我老人家從不諱言雙妖名號，虧得呂君平還記得我。」說此忽又說道：「宮門二傑是苗嶺記名弟子，他們子女也是老身記名徒孫，我老人家年逾過百，雖說駐顏有方，但世上無不死之人，一身絕學隨之黃土未免可惜，倒不如乘未死之時，將所學傳之宮門二傑後人，苗嶺絕學伙以發揚光大。」

法一上人合十恭謹地道：「殷老前輩就是爲了這點才下山嗎？」

殷玄薇微微一笑，道：「人說禿驢聰明，果然不虛，你們放心，老身下山不是爲了找你們晦氣來的，但是誰找上宮門二傑麻煩，那就莫怪老身了！」

法一上人倒吸了一口冷氣，忖道：「無怪乎宮門雙傑不把少林放在眼內，原來有此一把好靠山。」

只聽殷玄薇說下去：「風聞武林中出了一個怪手書生岳雲，老身好勝之心，至今還忘不了，到想見見哩。」

法一上人暗忖：「妳居在苗嶺深山，那有得知之理，還不是宮門雙傑持函邀請。」也不說破，只微微一笑。

忽見殷玄薇面色微變，驀地一鶴冲天拔起十餘丈高，落在琉璃塔二層飛簷上。

高黎貢山四魔臉色駭然微變，他們自認不可一世之魔頭，一躍最多可達七八丈高，那有說十餘丈高的。瞥見之下，只有望塵莫及心生愧念。

少林四僧只是嘴裏唸佛。

只見殷玄薇身形未曾停頓，霎眼之間，便掠上塔頂銅佛處，看其神情，似是發覺有什麼可疑之處。

原來奇醜少年聽說要找怪手書生，一時興起，檢起三粒冰屑，凌空打下。手法奇準，登時打在殷玄薇的銀髮之內。

殷玄薇在冰屑激瀉時，便聽出聲音有異，只道朔風吹刮斷枝的響音，這一疏忽，三粒冰屑已穿入銀髮之內，頭皮火灼奇痛。

她一身罡氣護身，三顆冰屑令她頭皮灼傷，便知必有能人隱在塔頂。

奇醜少年隱在塔巔最上一層時。殷玄薇尚未到達。而殷玄薇從另一方向，飛上塔頂銅佛，奇醜少年未察覺，兩人都是輕功絕乘，毫不着聲，是以雙方均未發現。

殷玄薇一登上塔頂，發現杳無人跡，只有玉泉山下一人踽踽而行。

殷玄薇也未尋思，逕往山下撲去。

其實奇醜少年則在靜明園內樹木葱鬱處，「風篁清聽」樓上，徜徉自得於湖江山景中。

塔映湖面，湖冰如鏡，山南聖緣寺梵音陡起……

× × ×

雪雖是停了，狂風還吹得甚勁，枝頭的冰雪，「簌落，簌落」像雨點般望下墜落。

那麼大的狂風，可吹不動天上密佈彤雲，穹蒼是那麼低垂着，灰黯，淒涼……

苗嶺雙妖碩果僅存的黑衣玄女殷玄薇百年後又再度露面武林，而且，陡然在龍騰虎躍北城地方出現，那還不震驚武林。

她在玉泉山麓琉璃塔上凌空施展罡氣，阻住了高黎貢山大魔華宇與少林僧法一大師一場殊死之戰。

片刻之後她只覺有人在塔頂用冰屑暗襲，她騰上塔頂後，暗襲之人，已杳然無踪，瞥見山下茫茫雪野中，有一人踽踽獨行，也未及尋思，認定便是暗襲自己那人，於是她身形疾瀉，望山下撲去。

她沒有想到，自己發覺到有人暗襲至騰上塔頂爲止，其間才不過一刹那，無論那人身形如何巧快，也不至於在這極短時

閣內，便處下那號稱七里崇高的玉泉山。

這毫釐之差，致使謬以千里，倘在當時冷靜的想一想，當不難發覺奇醜少年逸去方向。

黑衣玄女殷玄微，百年以前被祁連異叟所傷，門下又凋零殆盡，在這百年內苗嶺一脈，在武林中不再提及。

她以上乘功力自行療傷，導致走火入魔，歲月易逝，不覺四年易過，僵體逐漸復原，終於全愈。

在這段長凄涼的歲月中，回憶以往的雄風，拿微前的清冷境況，這是一個極顯明的對比。

她下了決心，要重振苗嶺聲威，不僅如此，還要自創門派，在武林中鰲頭屹立，獨秀一枝。

因此她下了山……

她這一撲向玉泉山下，高黎貢山四魔等人，與少林四僧也各自西東，等候三月三日上巳泰山大會之日來臨。

少林四僧確認今日「無相金剛眞經」萬萬不能到手，與其孤注一擲，不如等候時機，禪門有云：「緣來則至，無緣則離」，他們就作如是想。

琉璃塔下又恢復了無比的寂靜。可是塔頂「靜明園」中，「風篁清聽」樓上有一奇醜少年，正在憑欄賞眺園景，口中微微吟哦，怡然自樂。

靜明園是滿室親王別業，在這嚴寒酷雪中，園丁一人都未見，大概是溜往北京城內呼么喝六去了。

這「風篁清聽」樓四週，翠竹蕭條，迎風搖拂，濤起天籟，暑日身存其境，不禁俗慮盡滌。

這時，靜明園的景色，雖比不上晚春百花爭艷，夏日荷沁十里，仲秋蟾月輝照，丹桂飄香的那種旖旎多姿多采。

可也別有一番景緻，冰天雪地中，自有淸麗脫俗處。

這靜明園幾乎佔了半個玉泉山麓，自青龍橋而南，經芥湖橋，歷石坊，爲小東門，彰湖樓在西南，東宮門在側，進南爲小南門，是卽「翠雲嘉蔭」，爲全園最佳之景，其間有樓曰「風篁清聽」，樓西爲書畫舫，以是而南，山巔爲「玉峯塔影」，東首爲「仁育宮」，南行爲「聖緣寺」，再過則爲「龍王祠」，拾級而南，曰「竹爐山房」，過斯卽玉泉。

在竹爐山房至玉泉之間有大殿巍然，題曰「廓然大公」。殿後爲湖，夏日此間，最饒勝處，綠波粼粼，畫舫遊艇，笙歌不絕，荷香十里，尤其是湖畔環植垂柳千株，芙蓉萬本，紅綠相映，柔絲晃蕩，幾疑人間無此仙境，湖西爲虛受堂，湖額御題曰「芙蓉晴照」，行經大殿，則爲「靜明園」正門。

風景以園西爲勝，山巒含翠，爲郊遊者戀戀之所。

且說奇醜少年在「風篁清聽」樓上雖然飽覽湖光山色，可是他心頭默默尋思，移時，長嘆了一口氣。

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嘆氣，突然他抬腕揭去了面具，露出一張美如子都，英俊逼人的面龐，將面具收置懷中，緩步下得樓來。

謝雲岳這時現出原來眞面目之故，因他深知曾見過他面目的人，實在並不太多，虛虛實實，令人莫測高深，行起事來倍易收效。

他一走在虛受堂外，瞥見一人正在堂內憑窗遠眺，此人穿着一件上好狐裘，外罩團花深藍的風帽風氅，面如古月，頷下一部黑鬚中雜有數莖灰白，修長巍立，雍容中不失華貴之氣。

可是面色蒼白，雙眼失神，不時傳出濃重痰喘咳嗽聲，謝雲岳聽微知著，便知此人身罹重疾，不禁多望了幾眼。

這人也注意了謝雲岳，待謝雲岳步在他立身窗外時，他微笑招呼道：「閣下雅興不淺，想是與我共有山水之癖，不妨請至廳內小坐，聊聊如何？」

謝雲岳心中本煩，在「風篁清聽」樓上徘徊，頓生寂寞之感，此刻見那人招呼，遂慨然應允入內。

兩人互道了姓氏，老者姓胡。

先前兩人只談了一些山水風景，後來便無所不談，諸如琴棋書畫，三敎九流，諸子百家等等。

謝雲岳發覺胡姓老者吐屬不凡，議論精闢，不覺起了敬仰之心。

在胡姓老者何嘗不如此想，他見謝雲岳氣宇出衆，才華洋溢，於是笑道：「謝先生如此才華，何不如投仕皇家，不出十年，必然名耀天下，倘先生有此意思，敝居停身爲宗室重臣，胡某可以居中幫忙一二。」

謝雲岳微笑答道：「在下習性淡泊，無意功名，看來只好有負雅意了。」

胡姓老者爲之一笑，也不再說，顧而言他。

言談之間，胡姓老者咳嗽之聲不絕，吐向窗外唾痰，尚挾有血絲，謝岳雲不禁問道：「老丈身罹此症，奈何不延醫診治，聞老丈咳音，中氣不持，恐爲所誤。」

那老者失驚道：「痰喘之症，在老年人而言，本不稀奇，爲何謝先生聽出中氣不持之音，莫非謝先生精擅此道麼？」說出略頓，繼而慨嘆一聲道：「胡某自罹此疾後，遍延時下名醫，竟不收效，胡某高懷雄志，不禁心灰意懶，便縱意山水，放蕩形骸了。」

謝雲岳聽及胡姓老者語氣，忖出必不是常人，不是宗戚親王之流，也是退隱林下重臣，心中一動，微笑道：「老丈何不延請昌平之賽華陀魏平洛試試？」

胡姓老者搖搖頭道：「胡某請過，魏平洛僅留下化痰理氣之藥，服後較前稍愈，二次延請時，魏平洛遠去關外了。」言下不勝慨然。

謝雲岳猜不出賽華陀魏平洛爲了何故？醫乃仁術，怎麼開下不痛不癢的藥方，但知其遠去關外，是爲了傅六官之事，於是兩眼仔細打量了胡姓老者一下，便笑道：「在下略擅醫道，如老丈不嫌褻瀆，在下當試爲一治。」胡姓老者雙眉一寬，陡展喜容，道：「謝先生說話這等客氣，有道是靈藥千金可買，良醫百年難求，想不到今日萍水一會，竟是我胡某復甦之機，謝先生，你爲我放胆一治。」

謝雲岳點點頭，執着胡姓老者右腕脈一把，不禁失驚道：「哦，在下竟走了眼啦，原以爲胡老丈必是官宦巨紳，竟不奕

是一武林高人……」說此微微一笑，又道：「往日老丈縱情聲色太過，元陽虧耗遂至油盡燈枯，賴得一口眞氣凝聚不散，不然……」倏然止住。

胡姓老者呵呵大笑道：「對極，謝先生只管說下去，胡某不見責就是。」

謝雲岳人極聰明，當下便對先前的想法，有一個確實的觀念，也不說破來歷，從懷中取出一顆「長春丹」命胡老丈服了，陡然一掌緊按着胡老丈「百會穴」。

胡姓老者只覺一股陽和之氣，由頂而下，推送藥力逕入雷宮九府，遍體流轉，疾喘自止，四肢百骸舒暢無比。

半個時辰後，謝雲岳收掌立起，走向案前，濡墨揮毫，處下一方，遞至姓胡老者手上，微笑道：「老丈照方服藥，三月之內切忌親近女色，當壽可期頤，在下還有一個約會，歉難奉陪，容再相見。」說着抱拳便要告辭。

胡姓老者大笑道：「謝先生請留片刻，胡某還有話說，胡某對武學一道，頗爲不俗，眞瞧不出謝先生如此年輕，武學造詣竟到絕乘地步，從方才內功療疾，便可窺見一斑，尤其是……」說着，用手指在藥方上，道：「謝先生一手褚南河字體，筆力萬鈞，較褚尤勝，足見先生才華直追先賢，胡某世俗浮沉，閱人多矣，如先生者，絕無僅有，胡某得去沉疴，無以答報，聊贈一物，望乞笑納。」

只見他從懷內取出一製作精巧絲繡荷囊笑道：「囊內所貯之物，雖爲世俗珍品，自不在先生眼內，但對先生異日行道江湖，不無稍助，胡某敬慕先生才華，有生之年，尙乞謀一面，胡某來歷都在此囊內，希不吝我求。」說完，將絲囊塞在謝雲岳手中，掉頭走出「虛受堂」外，望「書畫舫」走去。

謝雲岳見胡姓老者言語，富有深意，便將此荷囊藏於緊身袋內，微一思忖，又將面具套上，一掠身形，飛離「靜明園」，返回吉祥客棧。

他在客房內，掏出荷囊，將內貯物輕輕扯出，只見一股耀眼光華奪囊而出，房內本是昏暗，此時一室通明。

謝雲岳不禁大吃一驚，定睛細瞧，只見手中之物，是一方翠綠玉珮，珮上鐫有一條五爪雲龍，龍口內嵌有「夜明珠」一顆，龍下並鐫有「乾隆御佩，如朕親臨」八字。

謝雲岳不由駭然，忙將玉珮復置囊內，緊身藏好，暗忖：「前想此人必是滿室親王，不料竟是當今皇上，怎麼他不帶扈從，一人在靜明園中閒遊。」想此不禁啞然失笑，心想：「怪道賽華陀魏平洛鄭重不敢胡亂下藥，自己若然早知，也撒手不管了，前朝雍正出身少林，絕乘功力，今日少林弟子，幾無人可凌駕之，乾隆援自雍正，武學自然不俗，如今武林之中不乏良藥，以他萬乘之尊，深恐爲人所害，當然忌於用藥。」

正當此時，棧外傳來嘈噪之聲，隱隱聽見有人七嘴八舌地說道：「像這漂亮的小妞兒，能有這大本事，咱在鏢行混了這麼多年，可說是白混了，今兒個可算是開了眼界了。」

謝雲岳一聽，便知「一元居士」胡剛愛女胡谷蘭出手了，像她這刁玩潑辣的性兒，那得不鬧事，想着，套上面具，離得房外，向吉祥棧門趨出。

打磨廠街上人頭紛紛，圍立如堵，謝雲岳擠進人羣，但見胡谷蘭姑娘，身形若飛，追得兩個彪形大漢團團亂轉，一舉手，一投足，無不詭奧之極。

「一元居士」胡剛遠遠立在一旁，撫髯微笑。

這兩大漢身手也是不弱，但在胡姑娘面前，便相形失色了。

「一元居士」胡剛瞧見謝雲岳現身，便打了招呼，謝雲岳趨至近前，笑問道：「胡老前輩，令嬡何事與人爭執？」

「一元居士」胡剛微笑道：「還不是爲了火眼金蛛林蒙，這兩人持了林蒙名帖，說是奉命邀請老朽父女至東來順飯莊，設宴賠罪，小女不忿，怪林蒙本人不來，架子可不小，非要林蒙親自持帖前來不可，否則定取林蒙項上人頭，這兩人到是寧折不彎脾氣，所以交上手，老朽只此一女，未免愛寵壞了，老弟不要見笑。」

謝雲岳謙虛地一笑，縱眼場中形勢。

兩個彪形大漢，使的是山左楊家拳，全是外家剛猛路子，兩人配合得眞是天衣無縫，只聽得拳勢呼呼，雖然如此，但兩人額角青筋暴突，汗流如雨，顯然有力不從心之狀。

反觀胡谷蘭姑娘，不時發出格格嬌笑，神情嫵媚之極，出手神速，都是向兩大漢意想不到的部位攻去，手法神似「太極幻形」拳法，靜中生動，緩中見速，兩大漢只見繞身滿是手影，宛如瑞雪紛紛。

姑娘存心戲弄，以她的功力，自是對付兩大漢游刃有餘，其時其中一大漢，看出姑娘心意，有心逃走，可是被姑娘掌力罩及，只要一動步越出圈外，便被陰柔勁氣逼回，想他兩人，在武林中也是鐵錚錚的漢子，如今在人稠之中，反見辱於一娘兒們，這塊臉怎麼放得下，不禁惱羞成怒，一面動手，一面衝着胡剛立身處大罵道：「一元居士，虧你還是武林成名人物，不顧江湖道義，縱容女兒出手，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二人雖死有榮，看你今後何顏立足於江湖？」

「一元居士」胡剛仍然不動怒，面露笑容，可是胡谷蘭聽了，不禁柳眉倒豎，粉面帶煞，罵了一聲。

「好殺胚！」陡地拔起兩三丈高。

兩大漢突然不見姑娘身形，登時一怔，尋見兩道靈蛇似的青光，望他兩人肩頭劈來，耀眼寒光眩目，兩人武功並不弱，驀地擰身錯步晃了開去。

但是兩股靈蛇閃動的光華，竟如影隨形地跟來，分向兩人「天突穴」刺到。

想那「天突穴」是人身咽喉重穴，毫髮之傷，也能致死，兩人不禁嚇得亡魂皆冒，劍光如電閃掠到，堪堪到得喉間，劍芒竟自往上一提，兩人但覺右耳一涼，耀眼青芒便自暴縮，只見胡谷蘭姑娘置身在兩丈開外，手執兩柄不足尺五的彎曲奇形怪劍，盈盈含笑。

謝雲岳看見姑娘劍光尙不時吐出寸餘芒尾，這等奇形怪劍非但見所未見，甚至聞尙未聞，天下名劍均有形像出處，此劍堪稱列於劍譜之外。

兩大漢舉手一摸，原來右耳均被削去，血液從手指間涔涔滴下，不禁面色大變，濃眉一豎。

陡然一聲清嘯起自場外，聲震雲霄，清澈響亮，顯然由內家絕頂高手發出，一元居士胡剛不禁動容。

嘯聲甫落，倏見五六條身形，越過人羣頭上，閃電似地掠落。

只見來人正是宮門二傑，秦中雙怪，火眼金蛛林蒙，及一黃袍金環穿耳的肥碩喇嘛。

圍觀如堵的羣衆，驀見宮門二傑現身，齊都驚哦了一聲，似退潮一般，倏的散開兩丈。

宮門二傑面有傲容。

火眼金蛛瞥見手下右耳全無，血污滿了半邊臉，又見胡谷蘭姑娘執着兩柄奇形劍，粉面鐵青，便知手下遭了姑娘之辱，自忖道：「好男不與女鬥，我衝着胡剛面上講話。」不由濃眉一剔，怒道：「胡居士，你這麼做法未免欺人太甚。」

一元居士胡剛哈哈大笑道：「這樣還算是手下留情的。」

胡谷蘭姑娘因昨日在酒樓被火眼金蛛林蒙，出手輕薄，恨不得殺却林蒙，她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兒，那把秦中雙怪，宮門二傑放在眼內，此刻見得林蒙向其父嘮叨，不由氣望上湧，嬌叱一聲，蓮足猛跺，驚天青芒倏向火眼金蛛劈面削去。

火眼金蛛林蒙猛然驚覺，大吃一驚，足跟一支，全身後仰，一式「鯉魚倒穿波」反竄出丈餘，兩股劍芒挨面擦過，端的好險。

林蒙僥倖避過雙劍之危，身形甫一立定，即要變顏喝罵出口，誰知那兩道靈蛇似的劍光，竟如附骨之蛆般，襲向自己左右「幽門」重穴，但覺兩股陰寒極端勁力從劍尖壓下，不禁駭得魂飛天外，閉目待死。

須知高手過招，粟米之差也不能，何況林蒙迭遭暗襲，一身功力無從施展，根本也無還手之力了。

正在林蒙間不容髮時，秦中雙怪大怪秦相瞧出姑娘劍勢奇詭，不由見獵心喜，低嘯一聲，不見他怎樣起勢，一縱身形如電旋星射地飛來，右腕暴伸，逕向雙劍撈去。

姑娘眼看得手之際，倏見大怪秦相電射襲到，雙劍就勢變招，逕向大怪「氣海」穴刺去。

大怪右腕一沉一撥，噹噹兩聲，姑娘雙劍，幾乎出手，身形暴退，駭得花容失色。

姑娘這一疾退，大怪秦相如影隨形地跟到，探臂長劍出鞘，「嗆啷啷」響聲未了，一道半月形弧綫劍光向姑娘眉心點上去，出手之快，「飛鳳劍法」之奇詭，無怪秦中雙怪狂稱天下第一。

胡谷蘭初遇尅星，頭一偏，雙劍亦隨着展開，施出其父「一元劍法」，抖腕急出，形成一座圓盾，劍光吐出嘶嘶寒勁，手法果然奇詭凌厲。

但大怪秦相堪稱武林有數高人，「飛鳳劍法」海內獨步，一抖腕，一斜揮，却有意料不到的威力，豈是姑娘可以望其項背，只見大怪秦相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說着沉腕由下而上，連出三劍，「有鳳來儀」，「鳳鳴於天」，「廣寒鳳翔」，這是「飛鳳劍法」中三大絕招，但見漫天劍光，金星萬點，厲害的是飛鳳劍招內滲着罡氣。

果然這飛鳳劍法威力不凡，胡谷蘭能有多大氣候，被大怪劍勢罡氣，迫得連連退步，心頭氣血狂湧，手中緩得一緩，被大怪秦相劍勢突破護身劍氣，逕向肩胛骨刺來，這一來，姑娘整條左肩眼見即將削斷。

兩聲怒喝揚起，幾乎是同時的，「一元居士」胡剛，怪手書生謝雲岳電光石火般，一左一右地如飛地射到。

謝雲岳先到一步，五指疾出，大怪秦相只見迎面一花，驀覺一股强猛無比之勁力扣住劍身一抖，秦相竟被這力道帶出三四步，長劍雖未出手，可也大爲凜駭。

大怪秦相定睛一瞧，面前立着的原來就是昨日在清風樓上，單席獨酌的奇醜少年，五指尚扣定自己劍身，但聞奇醜少年冷笑一聲道：「骨薦狂稱『飛鳳劍法』天下第一，看來也不過爾爾，要想成名露臉，何不等待泰山大會，以你這種自負成名的人物，竟然向一弱女下手，眞是無恥之尤。」

大怪秦相被罵得臉上陰晴互現，只嘿嘿冷笑不住，手中猛一着勁，便想把長劍自奇醜少年五指中奪出。

謝雲岳哈哈一笑，五指一送，大怪秦相不料謝雲岳有此一着，頓時蹬蹬蹬急促倒出三步，差點摔在污黑雪水中。宮門二傑看得面面相覷，黃衣喇嘛張着血盆大口發怔。

「一元居士」方才後一步趕到，便拉着愛女胡谷蘭躍出場中，胡剛只覺這奇醜少年身法比自己更爲神速，手法玄奧，不由大爲驚奇，胡谷蘭何嘗不作此想。

二怪巴山鵰如飛掠過場中，怒喝道：「閣下果然藝業不俗，不過暗襲出手，巴某看得有點不心服。」

謝雲岳哈哈大笑道：「此乃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罷了，不服，泰山丈人峯上等我好了。」

二怪巴山鵰冷笑道：「既如此說，準在泰山相候了。」說罷，一抱拳，向大怪秦相招呼一聲，逕自飛越人羣頭上離去。

宮門二傑鐵臂金劍何申福，陰風煞掌展萬雄始終在場緣注視着奇醜少年，此刻，秦中雙怪一走，冷哼了聲，一起步，便晃在謝雲岳身前。

陰風煞掌展萬雄冷冷說道：「閣下今日臉可露够了……」

「住口。」謝雲岳聲色俱厲地大喝道：「展萬雄，何申福，嘉親王屢次諭令，不得憑藉公門涉入武林私怨，你們竟再三率衆攪事生非，罪該凌遲處死，咱身膺王命監視汝等，還不快滾！」面色陰沉可怕，兩目神光電射。

宮門二傑不由機伶伶一個冷戰，驀聞黃衣喇嘛哈哈狂笑道：「這小子竟敢使詐，眞是活得不耐煩了，佛爺常在大內及親王府出入，壓根兒便識不得你。」

謝雲岳冷笑一聲道：「要識得咱還不容易！」十指閃電般望黃衣喇嘛雙手「腕脈穴」抓去。

那黃衣喇嘛本是雍和宮中首座六師，名喚呼察克圖活佛，精擅「西天佛手印」掌法，一身武學與宮門二傑不相伯仲，深得當今倚重，因也驕狂囂張，好色如命，一雙色眼，從始至終就未曾離過胡谷蘭姑娘身上。

此刻見奇醜少年十指倏忽如風地抓向自己腕脈，不禁微微一驚，兩掌一翻，自恃練有大「金剛不壞身法」，渾身金鐵不入，抖掌急出，施展「西天佛手印」掌法，欲一掌擊斃對方。

他這一蓄氣凝掌欲待推出，竟是棋差一步，只覺對方十指透出勁風銳利砭骨，招未到已有微痲感覺，此刻要撤勢已來不及了，因他兩掌翻着，不啻授人以柄，只好被扣個正着，只聽得一聲裂牙慘嘷，但見呼察克圖活佛口張目努，淌汗如雨。

謝雲岳嘿嘿一聲冷笑道：「你是那一宮裏禿驢，快說！」

呼察克圖疼得心肉皆戰，只覺體內萬條毒蛇蠕動，酸痲難耐，求死不得，此刻要他死，只怕也願立即自求解脫，無奈被人所制，氣力全無，平日頤指氣使的狂態一掃而空，顫聲道：「小僧呼察克圖，是雍和宮主持。」

謝雲岳「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念在萬歲爺對你頗爲器重，暫饒汝一命，滾吧。」十指一放一推，呼察克圖臃腫軀體，登時倒飛出去三四丈外，噗通一聲，摔在一雪水沒脛窟窿裏。

只見呼察克圖翻身爬起，抱頭鼠竄離去。

謝雲岳十指齊出，此是絕世蓋代，千古奇學「軒轅十八解」手法，這手法堪稱蓋古凌今，武林精絕之學，謝雲岳年來闖蕩江湖，雖少施展，却在近日內始悟出「軒轅十八解」實在是一種精奧絕倫之學，無論較任何一派之奇學，甚之較本身所具之「彌勒神功十四式」，以及「菩提梵貝禪掌」，均凌駕乎其上，皆因任何一種武學連番施展，都有人識出來路，或尅制方法，而「軒轅十八解」神詭莫測，却無人知其來歷，何況論其尅制之法。

這一來，宮門二傑駭然變色，火眼金蛛面如死灰，「一元居士」胡剛見謝岳雲只一出手，閃電之間，以他這樣武林高手，竟也瞧得不甚淸楚，只覺他手法奇詭難解，不覺輕嘆一聲，望着愛女胡谷蘭道：「此人武學之奇，令人不可思議，看來不出十年，武林中幾無人能出其右者。」

胡谷蘭星眸射出驚異目光，嬌憨問道：「怎麼，爹爹往常從不服人，今日竟對此人過事謬讚。」

一元居士胡剛搖頭微笑道：「傻丫頭，爲父豈是對人謬讚，妳只以後留心看着，自可發現此子確有人不可及的長處。」

胡谷蘭似信非信地嫣然一笑。

此刻，謝雲岳向着宮門二傑微笑道：「兩位老爺，還有事請教？」

宮門二傑楞着那裏，進退兩難，聞言鐵臂金劍何申福强自鎭定答道：「閣下武學確是驚人，不過幾次均是偸襲出手，使人見了難免有輸得不心服口服之感。」

先前宮門二傑聽得謝岳雲，身膺王命監視他們，不由疑眞疑假，此時撇開隻字不提，二傑認定謝雲岳每次出手，都是令人猝不及防，搶盡先機，才予制勝，不心服之言，確是出自二傑肺腑。

謝雲岳微笑道：「兩位老爺要想與咱交手印證，那還不容易，不過兩位先得辭去大內侍衞再說，現時不消過手，立時取出王命，便可就地正法。」說罷，目光神威令人不可逼視。

宮門二傑面現灰白，鐵臂金劍何申福長身一揖，道：「閣下既如此說，只有俟諸異日了！」說罷與陰風煞掌展萬雄轉身緩步走去。

火眼金蛛林蒙倏地回身圖逃，才一啓步，驀見面前風聲颯然，奇醜少年已落在身前，右手一晃，自己左「井肩穴」被扣住，似五隻鋼爪般戳入骨髓，禁不住痛得出聲。

只聽謝雲岳冷笑道：「昨日之事不說，就論方才之事，百死不能蔽其辜，謊言負荊請罪，誑邀胡老前輩父女兩人赴宴，以遂你毒計，再又恃大援在後，竟尋上門來，現在你還有何話說？」

火眼金蛛林蒙本是新近崛起的北四省三點會首領，這時雖然痛得發昏，怎奈以一會首領之尊，不能低聲下氣，强忍着牙只不出聲。

謝雲岳又冷笑一聲道：「看你倔强得幾時？」

林蒙突覺肩胛一緊，體內眞氣一散，有即將虛脫模樣，面色由青泛白，身形一陣搖晃，便要不支倒地。

一元居士胡剛見狀不忍，飛身上前笑道：「老弟，饒了他吧！姑念初犯，下次再犯，便是老朽，也不饒他。」

謝雲岳手一放，也不顧他死活，便自轉身，一元居士胡剛强邀他回三元老棧一敘，他慨然應允，同着一元居士胡剛父女兩人步入三元老棧。

火眼金蛛林蒙由其手下，失去兩耳的彪形大漢攙着走出，圍觀羣衆一哄而散。

此事登時傳遍了九城，俗說防口如防川，一點都不錯。

雪是停了，朔風也逐漸減弱，天色尙是彤雲密佈，灰濛濛地一片，氣溫反較下雪時爲低。寒氣凜冽，呵氣成雲，滴水成冰，街上行人還自熙攘，每人禁不住均向三元老棧門內投望一瞥。

一元居士胡剛等三人，走進內室坑上落坐，坑內熱火熊熊，一室如春，命店夥叫來幾樣酒菜，邊飲邊談。

謝雲岳發覺衡山派雁迴老人始終不見，不禁問起，一元居士胡剛拂鬚笑道：「雁迴老友昨晚趕返三湘去了，他說這次泰山大會，衡山雖不在九大門派之內，但維持武林正義，衡山派理該稍盡[illegible]薄，他想趁着這一個多月時光，與掌門人督促門下，將衡山兩儀劍學操練純熟，以期泰山會中不受人輕視。」說着一頓，目光炯炯凝視了謝雲岳一瞥，正色道：「[illegible]，[illegible]日前爲止，老朽自稱見多識廣，仍然瞧不出老弟師承來歷，只覺老弟氣論機智才華，都屬高人一等，無限敬仰，心知老弟掩藏本來面目，必有難言之隱，但老朽自信守口如瓶，必不致洩漏，不知可否見告？」

一元居士胡剛昔年名動江湖，三上崑崙後威名藉甚，身蘊武學更稱包羅萬有，賦性極强，難得有人能得他稱許青睬，居

龍居士蔣太虛雖與他相交莫逆，情如兄弟，但行起事來，仍各行各素，互相不加聞問，所以武林知交寥寥可數，但他眼皮最雜，各門各派精奇武學都見識過，不想二十年重履江湖，乍見謝雲岳手法之神詭，前所未見，大為折服，不禁一反常情，遂而動問。

謝雲岳聞一元居士胡剛動問，不禁心內作難，沉吟一刻，慨然答道：「晚輩不敢欺瞞，一身所學泰半授之先父，所餘得之一高僧，只因身負家仇，不得不掩飾本來面目。」

一元居士胡剛不覺動容，因他實在意料不及謝雲岳精奇武學，還是得之其父，只不知高僧是何許人，他知天下武學之精深博大，無過於少林門，只是少林技繁學雜，有生之年，難得貫通，是少林門中極少出一出類拔萃之人，其他門派，專攻一藝，自有奇異突出之長，但武學源流同出一宗，說起來無大多差異，只在各人造詣精簡如何，不過謝雲岳手法，實超出武學領域之外，不禁大為驚異。

要知謝雲岳這「軒轅十八解」，是上古絕學，不要說是一元居士胡剛不知其來歷，甚至千百年前武學開派宗師，亦為之茫然。

一元居士胡剛問道：「那麼，老弟尊姓？」

謝雲岳微微一笑，答道：「不敢，晚輩姓謝。」

一元居士胡剛哦了一聲，仍猜不出他是何人之後，皆因胡剛隱居二十年，對外事概不加聞問，追魂判謝文被害之事，他絲毫不知，何況他也不識，原因他與謝文個性類似，兩人俱是狷介嫉惡，又都神龍隱現無常，是以不知。

坐在一旁的胡谷蘭，兩道秋波從未離開謝雲岳臉上，此刻，小嘴一嘟，嗔道：「爹，他在室內還要戴上這個勞什子面具，是怕我們瞧見嘛！」

一元居士胡剛微微一笑，目光凝着謝雲岳似在請求。

謝雲岳心知不能推脫，遂揭下面具。

胡谷蘭星眸一亮，不覺紅雲上頰，芳心卜卜亂跳，暗暗想道：「好俊俏的美男子！」不禁秋波含情，痴痴望着謝雲岳。

謝雲岳心中猛然一愓，面具倏地套上，他知情孽不可再種，引起情天難補，恨海難填，自誤誤人莫此為甚，自謝雲岳雪地中施救婉蘭姑娘，聽得她這般淒惋哀怨的喚叫，這種心念，開始在他心田中已生了根。

一元居士胡剛見狀，暗暗嘆了一口氣，原因是他心思縝密，察微知著，深知男女情愛之發生，往往都是一見鍾情。今見愛女神情，便知她深深愛上了這位少年，然而謝雲岳似乎不愛其女，須知男女相悅，男的方面多取主動，但事實却相反，不過自己愛女天生麗質，美若西施，鐵石人也要動心，未必謝雲岳就是魯男子，想至此處，即已料出謝雲岳必然有了心上人，否則，不會如此。

謝雲岳不願一元居士胡剛此時，提出尷尬問詞，心中一動，笑道：「宮門二傑此時忍氣退回，心中必然不忿，據晚輩看法，他們還會捲土重來。」

一元居士胡剛詫異道：「謝老弟，何以見得？」

謝雲岳微笑道：「宮門二傑以他們個性，方才便沒有如此善了，只以他們此刻憂心火灼，子女全為人擄去，怎不急於尋覓！」

一元居士胡剛驚問他怎麼知道，謝雲岳遂把玉泉山頂一幕詳細說出，只瞞了自己戲弄黑衣玄女殷玄薇，及園中遇乾隆皇帝這兩段事。

胡剛聽到黑衣玄女重出苗嶺，不禁動容，忽然拂髯呵呵大笑道：「老弟，你知道老朽出身麼？」

謝雲岳搖首表示不知，只聽一元居士接着說下去：「普天之下，恐難有一人知得老朽來歷，即是老朽生平知交屠龍居士蔣太虛也未必知道。」說着，又是一笑道：「老朽就是十年前，號稱武林一隱的祁連異叟門下，家師從未露面江湖，只有力敗苗嶺雙妖這事，一時威震神州，名動天下，可惜余生也晚，不及見到此一風雲搏門殊死之爭的偉大場面。引為憾事，家師常談起當年，曾發下宏願，誓必除掉苗嶺雙妖，後見雙妖一身武功不凡，不禁動下憐才之念，手下緩得一緩，終被逸去，不想留下一個禍胎。」

胡谷蘭姑娘嫣然一笑，掠着鬢髮道：「爹，怎麼沒有聽見你說過嘛？」

一元居士胡剛呵呵大笑，道：「說給你聽，你也不知道，女孩兒家要知道這些事做什麼？」

胡谷蘭嘟着小嘴，道：「謝大哥，你看爹有多老氣橫秋嘛！」

謝雲岳為之一笑，胡剛今天老興彌濃，說出當年武林見聞，胡谷蘭聽得津津有味。

謝雲岳在胡剛說話時，心內暗暗思索，始終忖不出宮門二傑子女為何人擄去，不過她那盟兄乾坤手雷嘯天機智百出，到有此可能，但以他一人之力，怎麼能成功，除非他手腕通天，假如是他做的，那是一種奇跡。

忽然門外有人敲了幾下門，胡剛喝道：「誰？進來！」

木門飄飄地被推開了，探入一個面目黧黑的十二三歲小童，囁嚅着問道：「請問，有沒有姓謝的大俠在內？」神情顯得十分詭秘。

謝雲岳不覺起疑，微笑道：「我就是，小朋友有何事找謝某？」

小童見一元居士父女在旁，抿了抿嘴，道：「謝大俠可否借過一步？小的有下情回禀。」

謝雲岳遂與小童步出門外轉回院角，小童低聲道：「謝大俠可有丐門信符嗎？可否與小的一瞧？」

謝雲岳見他要瞧丐門信符，心知不是蒼璽派來，就是奉雷嘯天命，遂取出紫洞符令與瞧。

小童神情一凜，立時從懷中取出一信，遞交謝雲岳手上，躬身一揖，道：「小的尚須趕赴齊魯，容以後叩見吧！」

說罷，兩肩一動，驀地「一鶴沖天」，拔出牆頭，身形之巧，深得上乘輕功其中三昧。

謝雲岳見了暗讚不已，遂看了看信封

，認出是乾坤手雷嘯天所寫，忙啓封取出箋函詳視，閱後不禁眉頭一皺。

原來雷嘯天已在昨日正午離開燕京，逕奔濟南去了，他說傅青已由法一上人收為少林俗家弟子，也知傅六官及婉姑娘被救出，猜是三弟所為，惡師爺沈上九悟出受愚，只能隱忍在胸，現燕京偵騎四出，必欲查獲三弟行踪，深望小心。

他又說為着丐門紛爭，竟與蒼化子絕裾，一怒夜入宮門二傑家門，擄其子作為人質，本想勒逼釋放傅家祖孫兩人，現既被三弟所救，人質留作無用，已命人今日釋歸。

雷嘯天本想留在燕京與謝岳雲晤面，只因宮門二傑，知道他與怪手書生岳雲是莫逆之交，必然是欲在他的身上，找出怪手書生岳雲下落，是以不得不離開燕京，逕奔齊魯。

他去齊魯的原因不僅為此，他接獲消息，謝雲岳之岳翁中州一劍趙康九及兩淮大俠周維城不願隨着趙蓮珠周月娥兩人至塞北牧場飛雲手吳奉彪處，意欲等待春暖花開時再往，便去濟南源盛鏢局友人家小住，不想牽涉在一刼鏢事內，現在紅旗帮宇文雷率衆及武林十三邪亦在濟南，意欲報那在周家莊屈辱之仇，箭頭齊指在兩淮大俠周維城身上，現雙方都在安排部署，千佛山頂大戰一觸即發，深恐趙周兩位大俠勢孤，所以趕赴濟南作一臂之助。

丐門叛徒混元指蒯浚也在濟南，蒼化子丐門三老等追踪前往，希望謝雲岳燕京事了，便即日來魯云云。

謝雲岳看完，疊好收置懷內，心想：「自己在燕京現在既無所事事，今日就走吧！」想完，入得門來，只見一元居士父女兩人，正在含笑望着他。

謝雲岳見胡谷蘭姑娘一雙秀目，像二道冷電射來，直像要看穿自己內心一樣，不由臉上一紅，幸得面具遮掩，不然尷尬得很，為怕情魔牽纏，更心急着要走，當下他微笑道：「方才是友人相召，晚輩有事待辦，特來辭行，泰山之會，再行相見吧！」

一元居士不由一怔，臉色又立即和緩，微笑道：「老弟你有事，請便吧！咱們相見有期，再見！」

胡谷蘭聽說他要走，心正要問到那去，反正父女兩人也無事，何妨同伴，此刻見其父說出再見的話，又將溜出口邊的言語，嚥了回去，眼怔怔望着胡剛。

謝雲岳現在的心情，愈快是愈妙，對着姑娘一抱拳，道：「姑娘，我們泰山再見。」說完，一轉身形，步出門外。

胡谷蘭姑娘星眼一紅，正待向其父撒刁，一元居士低喝道：「傻丫頭，他要走，我們留得住嗎？他不與我們同伴，難道還禁止得我們跟着走嗎？快收拾東西，為父先去探明他走的方向。」說着一晃身形，閃出門外向街上走去。

姑娘登時綻露笑容，也不再想，忙自收拾行囊，好得他們武林人攜帶簡單，兩個包袱一提，趕緊走出。

在那謝雲岳被小童喚走後，父女兩人商談，一元居士胡剛瞧出女兒心意，深深地愛上謝雲岳，自己何嘗無此想法，便探問女兒口氣，是否愛上了謝雲岳。

胡谷蘭一個女孩兒家，對於此事未免羞人答答，但究竟她是山野長成，豪爽一如男兒，頷首承認。

他們父女正計議如何設法，一元居士主意是好，命姑娘伴着謝雲岳，日子一長，情愫就難免發生，到那時，自然水到渠成，不料謝雲岳已轉回，直言要走，一元居士臉上一紅，就是這個緣故，但薑是老的辣，想出這個跟踪的辦法。

且說謝雲岳不虞胡剛父女會跟踪，出得棧房，橫跨大街，去一家騾馬行買了一匹良駒，便自跨上坐騎，叭叭一揮鞭，往東撥雪揚水奔去。（按此時雪水遍處，故曰潑雪揚水）。

這情形均落在一元居士胡剛父女兩人眼內，等謝雲岳一上騎，他們也自跨過對街，匆匆忙忙買下兩匹健騎，追隨而去。

謝雲岳一出得燕京城，勒馬如飛，取道馬駒橋，直奔武清。

此刻的天氣，較降雪時更冷，寒氣襲人，狂風嘯掃四野，環宇皆白，馬匹踏着堅冰的道上，不時地打滑，叺氣成雲。

謝雲岳在馬上，不住地胡思亂想，想來想去，也無非是父仇未報，只知仇人不在少數，正邪均有，究竟找不出何人主謀，更不知這些人是誰，自己要採取怎麼一種手段，才可報得大仇。

他現在的性格，仁厚及狠辣各佔一半，善惡之差本來就是一綫之別，他這樣一半對一半，造成他內心的極端矛盾，進退未免失據，原因是他仇人，正邪雙方都有，何者該殺，何者不該殺，不禁徬徨起來，邪道仇人應該殺，但正派呢？……於是，心情立刻沉重起來，他不知正邪之分，應該怎麼分辨的，一團解不開的亂麻，塞進他的心。

假如他心境寧靜，可能會發覺，身後兩里之外，兩人兩騎，追風也似的跟着自己。

長鞭脆響，馬匹如飛，一個時辰過去，謝雲岳便自趕在武清縣境二十里外。

他的心情紛亂過去，不過半刻寧靜，又自紛擾，腦海中現出一個一個人影，先是明媚皓齒的趙蓮珠，其次是柔順宜人的周月娥，再是嬌靨大眼的傅婉兒，繼而是楚楚可憐的江瑤紅，又想到數夕溫存，媚若刻骨的顧嫣文，不禁臉上泛出笑容，但一想到刁玩潑刺的倪婉蘭姑娘，深深地嘆一口氣，心想：「怎麼我和她這麼無緣，見面就生厭惡，這是怎的？」他自己猜不出是何緣故，如今又是一個胡谷蘭姑娘，美若王嬙，體態輕盈，自己雖不想再種情孽，但此刻，就有一種悵然若失之感，襲上心頭，一顆心儘像是被胡谷蘭姑娘牽住一般，不禁又是長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寧為情牽，毋為情誤，難道我是被情誤了嗎？」

想着，想着，不知不覺地已進了武清縣城。

一進得縣城，把一顆胡思亂想的心收斂起來，馬步也勒緩了，「梯踏，梯踏」，慢慢走向大街，見得街心有一家大酒樓，翻身下騎，步上酒樓。

謝雲岳一上得酒樓，頓時樓面上食客都將目光投向他，露出[illegible]，食客中有一[illegible]哈

大笑道：「那兒來的這醜雜種，瞧着可不像人養的。」

言甫落，那大漢顏色大變，呵唷慘號出聲，原來謝雲岳聽這大漢言語傷人，不由心頭火發，一掠身，便自欺在大漢身前，五指倏忽搭向大漢左肩搯住。

試想那大漢有多大氣候，怎禁得住謝雲岳搯住「井肩穴」上，登時，淚流滿面，疼得打顫。

還是那大漢同伴眼明，立起向謝雲岳抱拳一禮笑道：「尊駕手下留情，在下這同伴是粗人，出言冒犯，請尊駕不要記在胸懷。」

謝雲岳見說話的人，也是青巾紮額大漢，那桌面上的都是一色人物，肩頭揷着兵刄，聞言冷哼了一聲，鬆了手轉身找了一個座位坐下。

衆食客齊都心忧發毛，連偸覷一眼都不敢，說不得就是這一眼，又惹上一場橫禍咧！

此時，那大漢痛定，還自嚷道：「誰說我是粗人，紅旗帮下都是鐵錚錚的漢子，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謝雲岳聽了不禁一怔，想不出武清縣，都是紅旗帮勢力所及，暗中便留下了意，發現那桌面上的人，均都瞪視着那出言大漢，隔隣同伴低叱那大漢，說是咱們還有要事待辦，怎麼可輕樹強敵，再要如此，稟明帮中把他廢了。

那話聲雖低，可也聽得極爲清楚，謝雲岳心中一動，決意探明他究竟有何事待辦。

片刻，那紅旗帮衆已自食好，下得樓去，謝雲岳亦隨後跟下，去得櫃上，留下一錠紋銀，叮囑爲馬匹用料，等他回來牽去。

紅旗帮衆往城外走去，謝雲岳遠遠跟着，只見他們進入一座小廟。

這座小廟隱在一叢疏林後，幾爲濃雪遮沒，謝雲岳一掠身形，疾如飛鳥般地踹去。

謝雲岳知道這種江湖帮會組織集會，境外必然戒備嚴密，一進得疏林，身形便放緩下來，掩在一株樹後，偸覷那座小廟動靜。

只見這座破爛頹廢的小廟，孤寂寂地矗立在一片雪地當中，四圍滿是疏林，枯枝鬼牙亂張，枝頭積雪難融，凍成冰條。廟門前留下方才紅旗帮衆踐踏的凌亂足跡，顯然那些人並非江湖能手，尚未到達踏雪無痕的階段。

謝雲岳見無動靜，正待啓步撲向廟內，驀覺一股微弱的寒風，向自己肩頭襲來，他本能地向外一閃，那股寒風便自撲到樹幹上，拍地一聲大响，震得枝頭冰雪如雨一般墜落。

謝雲岳一閃便自回面，瞧淸暗襲自己的人，却是一個長髮披肩，貌像獰惡的老怪物，十指特長，乾枯黝黑，宛似一雙鬼爪。低喝了聲：「你是誰？」

那老怪見謝雲岳竟脫出自己「鬼詭飄風」的掌力之外，而且身法神奇之極，不由一怔，及見謝雲岳轉面過來，更是一怔，暗想：「這到巧得很，怎的這少年生就這樣一張怪面孔，與自己長像無獨有偶。」心內雖是這麼想，也不答話，雙掌還是疾如鬼魅的抓去。

謝雲岳見他不說話，又自如風地襲到，心頭怒火陡升，又急於進得廟內，當下右掌疾翻，迎着那襲來的陰柔寒勁一撞，用出「彌勒神功」震字訣，「力劈狂瀾」一招，威力果自不凡，悶哼聲中，只見那怪人登時已如離弦之弩般，被震得倒飛了出去。

這時，疏林內颼颼颼，竄出三四條身形，其中一人身形閃電般一掠，將震飛的怪人倏然接下。

那怪人已自震得心頭血湧氣翻，面色大變，幸得謝雲岳只用上五成眞力，不然，都還有命在。瞬眼之間，那林中竄出四人，以及怪人已將謝雲岳團團圍住。

那接下震飛怪人的是一極其瘦削，面有山羊鬍鬚的老者，雙目烱烱，沉聲喝道：「你是何人，既入江湖，難道不知偸窺別人帮派集會之忌麼？」

謝雲岳冷笑一聲道：「你管我是誰，寄跡江湖的人，沒有不進廟的，你們又沒有昭示在外，我怎知你們在內集會，就是明知，也不能阻止我出入，原因是這小廟並非你們私產。」聲色俱厲，神色比死人還要陰森。

那疏林現身的五人，却是武林十三邪內五邪，只因十三邪之首蒼鬚怪叟，在周家莊被怪手書生岳雲一掌「六合須彌」，震得雙腕全折，再又拍中「玉枕穴」暈倒，經紅旗帮主八臂金剛宇文雷帶返總壇，悉心治療，用兩截鋼環將斷腕續上，事後只覺奇耻難忍，便將十二邪全部召來，爲念宇文雷救治之恩，自承十三邪永爲紅旗帮護法，誓報怪手書生一掌之仇，到目前爲止，只知謝雲岳姓岳名雲。

蒼鬚怪叟息養一年，無時無日不想報那一掌之仇，否則，生平之耻奇恨難消。

自宇文雷在酒甌峯返來，風聞兩淮大俠周維城及中州劍客趙康九兩人，落在源盛鏢局內暫住，蒼鬚怪叟便設下雙管齊下的毒計，使得趙周兩人及岳雲身敗名裂，於是紅旗壇下紛派高手，來到冀魯兩省安排此一陰謀。

此刻，按理來說，武林十三邪在江湖中，都是些殺人不眨眼，令人聞名喪胆的黑道人物，爲何對當面的醜少年遲疑久久不敢下手，因爲他們看出醜少年那一掌之力，就是蒼鬚怪叟中的掌力一模一樣，其區別則在大小之分，假如謝雲岳用出十成眞力，那就必然斷定了面前的醜少年即爲怪手書生了。

不知是何使然，那與謝雲岳對話的人，只覺一陣寒意襲上心頭，自感心悸不已，這大出常情，趕緊定神息慮，大喝一聲道：「閣下自恃藝業不凡，口出狂言，你怎知可勝了我們武林十三邪五人合手之力？」

謝雲岳一聽，便知蒼鬚怪叟爲報去年一掌之仇，竟不惜與紅旗帮通同一氣，於是哈哈大笑道：「原來是你們，如此更饒你不得。」說着，陡然面色一沉，一出手就是「軒轅十八解」制龍手法，五指向那人右腕扣去。

那人不料謝雲岳出手如電，足一錯步，還未來得及閃避，右腕原被謝雲岳五指扣住，登時疼得心神皆顫，一旁先前被謝

雲岳一掌震飛的怪人，看出勢頭不對，猛然雙掌齊撞，吐出一股陰寒奇勁，便向謝雲岳胸後打去。

其餘三邪亦同時發動攻勢，拳掌齊擊，用出掌力均是與蒼鬚怪叟一般的「透骨寒風掌」，端的迅如閃電，八掌同出，雖是陰柔之力，亦是風聲呼嘯，宛如一堵鋼牆向謝雲岳周身壓到。

那知謝雲岳年來功力大進，日來又被他悟出「軒轅十八解」，「彌勒神功」，及「菩提禪掌」三種絕世武學合運之功，當下五指一用勁，那被扣的一邪，只慘嗥一聲，頓時死去，隨手一送，人也就「怒龍升天」拔起四五丈高下，一變旋迴之勢，在四邪頭頂盤繞。

可憐死去的一邪被四股掌力一擠，連珠爆響，被擠得一片肉泥骨漿。

四邪怔得一怔，只聽得頭頂一聲清嘯，驀覺一片重逾山嶽的勁氣壓下，一個不妙的念頭還未來得及掠過，三邪便自吭得一聲，了賬西歸，僅有一邪閃身得快，堪堪脫出掌力之外，突然眼前一花，雙腕倏被醜少年十指扣住，不由痛徹心脾，雙眼金星亂冒。

原來謝雲岳身在半空，猛一提氣，左掌用上「彌勒神功」壓字訣，「五指幻山」一招，當頭罩下，右掌又是一招「菩提禪掌」，想那武林十三邪，縱是武功不凡，怎經得起蓋古凌今兩招絕學。

且說尚有一邪爲謝雲岳「制龍手」法扣住，體內直覺虫行蟻走，萬蛇鑽心，比死還要難過，不由怪嗥出聲，其聲宛如牛羊臨死前哀叫，悲不忍聞。

謝雲岳嘿嘿冷笑道：「你現在知道武林中，還有比你們十三邪更狠毒人物，你只說出紅旗帮在廟中集會爲了何故，便可饒你一死。」

這一邪便是銅打鐵澆的漢子，至此也熬受不住，只想讓自己不受痛苦安然死去，就算法外之仁，此時聽得饒他不死，求生之念陡切，也顧不得丟臉，便將蒼鬚怪叟陰謀和盤托出。

只聽得謝雲岳劍眉雙豎，咬牙痛恨。

原來蒼鬚怪叟安排毒計，令紅旗帮四出做案，殺，燒，淫，掠，事後留下岳雲名字，使岳雲存身無地，自絕江湖，方才那武清酒樓中七八名紅旗帮衆，便是在武清縣踩線人，白天探聽城內大戶富賈，晚間便要下手，差幸紅旗帮還在預謀之中，今晚即要開始，以後沿途施出這一套詭謀，這還不令謝雲岳髮指。

謝雲岳聽後，一聲冷笑，飛出手掌，閃電似的點了幾點，廢了他一身功力，翻腕又疾點了一指「啞穴」，喝道：「速向西南覓地安居吧，嗣後如若撞上，便無此好說話了。」

那人長嘆了口氣，垂着兩隻手臂，蹣跚踏雪而去。

謝雲岳望了廟門一瞥，便望前竄去。

疏林雪地中，又恢復了前時之靜寂，只有朔風刮過樹巓的濤音，除外僅有躺在雪地中四具面像獰惡的屍體，尙有一聲極輕微的嘆息……

那謝雲岳一掌推開虛掩的廟門，前殿並無人影，足下並不稍留，掠進殿後，尋視之下，不由愕然震住。

只見殿後橫七豎八地一大堆的紅旗帮匪屍體，副帮主烈火星秦鹿亦在內，死狀極慘，頭骨全折，頭勾在懷中，眼睜得如銅鈴大，神光渙散，嘴角尙涔涔滴出黑血，還有一個形像奇醜的老者，四肢俱已折斷，只剩下一層皮藕斷絲連着，想來是武林十三邪之一，此二人在看樣子，全是在猝不及防下，被襲死去，其餘的人，不是劍刺，就是點了死穴，繞是謝雲岳膽大，至此也毛骨悚然，心想：「此人端的功力不凡，紅旗帮衆看來無一人能漏網。」暗暗欽佩此人做事乾凈俐落，但這人是誰？窮思苦索也猜它不出。

謝雲岳只思索一陣，便自飛身廟外，一落在適才拚鬥的疏林中，不禁又是一驚，那被自己掌斃的四邪已杳然無跡，顯然是有人撤去，他於是情不自禁的感慨非凡，因爲他還是初次遇見行事比他更爲神詭的人。

謝雲岳一陣感嘆後，便自趕赴武清縣取回坐騎逕奔濟南而去。

雪地冰天中，一人一騎策馬如飛，長鞭叭叭，遠望之，直如天際遊龍。

× ×

第三日朝曦初上時，謝雲岳便自趕過德州，跨入魯境，齊魯聖人之域，禮義之邦，文風特甚，鄉老玩童見人均彬彬有禮，蘇軾有詩云：

「至今東魯遺風在，十萬人家盡詩書。」原此之謂也。可惜歷朝變亂，民生凋疲，魯人本尙氣節，崇俠義，一變而成梁山之風，轉爲盜藪，綠林人物，可見人與影移，良深浩嘆，自民元肇建，民間始得長久生聚，漸復舊觀，作者幼年曾居魯境數年，只見魯省同胞豪邁直爽，樸實可愛。

這日艷陽滿天，風和春寒，從德州赴濟南，不到三個時辰便自趕到。

濟南春寒料峭中已見煦和，這與雪凝冰凍大是不同，因爲濟南城北有鵲華二山，岡嶺相連，隱隱若長堤，城南則千佛寺高峙，環其三方，是以濟南省垣，成形凹下，成一盆地，氣候較爲溫和。

謝雲岳緩馬騎進得西關，眼中一亮，景色眞個宜人，大明湖一顯眼簾，碧波千頃，湖中心立下亭矗立在望，岸邊楊柳甚多，湖內遍植蓮耦，雖然此時只見禿枝飄曳，殘荷斷梗，可是依稀想見夏日怡麗盛況，但見水光接天，湖水極淺，其色碧清，可以見底，水鷗流沉，游魚可數，足與杭州西湖比擬，天然美景，誠然「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言之不虛。

謝雲岳下得騎來，問明路人源盛鏢局在何處，原來源盛鏢局就在大明湖畔，離此不出半里之地便到了。

謝雲岳謝了路人曳騎走去，不到片刻，源盛鏢局粉牆上四個大字，瞧得極爲清楚，湖畔石條大路行人不少，熙來攘往，但內中有幾個神色詭秘的武林人物，來回逡巡，一望而知必是源盛鏢局對頭。

距鏢局門首僅五六丈遠，有一猴面中年大漢，叉着雙手立在路旁，不時目光投在鏢局內，肩頭揷着一柄軟鞭，神光逼射，嘴角微向下彎，代表着陰險狠毒。

謝雲岳慢慢牽馬走去，濃重地咳了聲，一口黏痰竟吐在那猴面大漢足上。

猴面大漢雙眼一翻，大聲喝道：「何方醜小子，你要找死不成！趕緊與大爺擦掉。」

謝雲岳故意挑逗，冷笑道：「說少爺醜，你也好不了多少，少爺吐痰你為何要阻擋，哼！虧你說得出要少爺與你擦掉，如不是見你粗人無知，一紙送進官裏，挨上一百大板，你準吃不消。」

那大漢聽得這一番歪詞，只氣得哇呀呀大叫，兇睛一暴，喝道：「就是你是撫台之子，大爺也要懲你一懲。」說着雙手猛出，向謝雲岳肩胛處點來。

謝雲岳本要激他出手，正中下懷，等他掌到輕輕一閃，便自到得猴面大漢身後，那大漢肩頭一柄軟鞭也撈在手中。

大看一見對方失去踪影，心中大震，忖道：「這番走了眼啦！」心念雖動，身形可不怠慢，旋風似地反身出掌，一股狂飆硬向謝雲岳胸前襲到。

這大漢雖應變奇快，那知道對方是武林中聞名色變的怪手書生，這無異是螳臂擋車，只聽得謝雲岳朗笑一聲，軟鞭梢尖抖成一個極大的圈花，那猴面大漢雙手已被束牢，霍的急嘯聲中，人也帶飛出七八丈外，「噗通」一聲，向大明湖栽去。

忽地，吆喝聲大作，幾條人影如飛的向謝雲岳身前撲到，謝雲岳知那些是猴面大漢同黨，不耐煩與他們糾纏，軟鞭翻腕一掠，展成弧形鞭影，急如電光石火，登時那撲來數人哎呀慘叫，翻身倒地，頰上均被劃破三寸長口子，皮肉外翻，血流滿面。

謝雲岳嘿嘿冷笑，舉起軟鞭懸空望地面一擲，那麼軟的鞭梢插入地面有五寸深，顫巍巍亂晃，謝雲岳一言不發，回身即望盛源鏢局走去。

負傷的數大漢見了，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翻身爬起，將墜入大明湖中同黨救上，一溜烟逃得無踪。

鏢局門首原有兩武師立着，見謝雲岳武學出奇，暗暗訝異不已，此刻見謝雲岳牽馬走來，趕忙迎上前去，含笑問道：「尊駕可是……」謝雲岳忙揮手止住道：「兩位暫不必問，請引在下往見兩淮大俠周老前輩吧！」

兩人也不為忤，含笑轉身帶路，其中一人說道：「周大俠為救敝局鏢頭負傷在床，尊駕請隨我來吧！」說着，便飛步引進。

謝雲岳留心鏢局諸人，泰半面帶憂容，雖有鎮靜如恆的，却在眉梢眼角中，留意之下，不難找出一絲有異常情之處。

鏢局各形各色的武林人物均有，多為助拳而來，見謝雲岳隨着兩人趨步如飛，都投以驚奇的一眼。

謝雲岳隨着那人走進了三進院落，望北首正房逕去，那人向門首侍立一個勁裝持刄的大漢，附耳密語了兩句，那人去房內，須臾出來請謝雲岳進去。

謝雲岳一腳踏進，便見東西兩張竹榻上，躺着兩個鬚髮蒼白的老者，其一便是兩淮大俠周維城，另外的無疑問就是源盛鏢局總鏢頭。

周維城一眼看出來人是誰，神情十分激動，便欲掙扎爬起，謝雲岳忙搶前扶住，低聲笑道：「岳父，請您安心養傷好了，萬事都由小婿作主。」

周維城搖首苦笑道：「只怕老朽傷勢不會好的，受了獨臂神魔的金線蛇毒，僅是苟延殘喘，那位源盛鏢局總鏢頭高子龍也是如此，現在暫時閉住穴道，恐也逃不了身化血水之厄！」

謝雲岳心中大驚，金線蛇天下奇毒，人被嚙上一口，毒液隨血滲入周身經脈，緩緩糜腐，由內而外，終至化成血水而亡，非普通治傷之藥可治，一時徬徨無策。

那旁的源盛鏢局的總鏢頭高子龍音帶嘶啞地一笑道：「是謝少俠麼？請免憂慮，人生百年不過是彈指夢幻，想令岳周維城兄與老朽年逾花甲，去土不遠，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只是令岳趙康九兄不計生死，還去泰山千丈淵獨臂神魔處，採金線蛇毒獨門解藥鶴涎草，一去五日，至今未歸，令人懸念。」

謝雲岳眉頭緊皺，微笑道：「高大俠且請安心靜養，在下即去泰山千丈淵尋覓家岳，只有解藥，那就好辦了，不過這裏情勢如何，還望見告。」

高子龍想是說話吃力得很，面紅耳赤，囁嚅着，當下兩淮大俠周維城道：「賢婿要去快去，這裏暫時無虞，千佛山頂之約，還在七日之後。」

於是謝雲岳道：「那麼小婿去了。」說着趨出門外，心想：「怎麼雷嘯天不見，難道他出了意外不成？」方才聽得趙康九孤身上泰山千丈淵，急於趕去，連失鏢後交手經過都沒有問，究竟蒼鬚怪叟在打什麼主意，想挑動武林浩刦嗎？一想到武清縣紅旗幫鬼蜮陰謀，登時氣望上湧，暗暗下定決心，誓非消滅紅旗幫不可，只此一念，遂令造成武林浩刦。他思緒紛亂，走出源盛鏢局時，兩武師與他見禮幾乎茫然無睹。

謝雲岳飛躍上騎，出得南關，一路馳奔，片刻間已離城郊，深入野郊，去濟南城四十餘里，煦日耀天，眼前的是黃萎萎地丘草坡，一列列的短林如飛的掠過。

他在騎上正游目騁懷之時，忽見路側短林內，有兩條人影迅快的閃去，捷逾奔馬，似乎超出自己之前，不由暗暗訝異。

他心內於焉警覺，知匪黨有人暗暗躡踪，前途是危機四伏，說不定有人阻截，此刻的他，並不想多事，一心一意要趕赴泰山千丈淵，雖然泰山極大，廣袤千里，千丈淵不知在何處，但既有地名，稍費心智，仍不難覓，於是揚鞭猛揮，策騎狂奔，想把那躡踪兩人抛置身後。

他不想多事，但事情却找到他頭上。

入泰山之徑，千百年來，均是由泰安縣北行入山，不過由濟南至泰安尚須經泰山山脈一截尾巒，自萬德村起，至泰安西南魯村止，有七八十里之遙，入得其中，危峯揷雲，崗巒綿密，松蘿蔽天，崎嶇難行。

謝雲岳到得萬德村時，已交未末申初，匆匆在村上用了一點食物後，又自躍上征途。

一登上泰山尾巒，林蔭遮日，昏茫得有如黃昏，謝雲岳眼力有逾常人，尚不覺其苦，跨下坐騎可就有點吃力，高一步低一步，比人行還要迂慢，謝雲岳暗想：「這樣走，何時得到泰安，反不如棄馬步行

來得快些！」心念甫了，驀然間，林中兩旁急如閃電地射出數十棵暗器，一片破空嘯聲大作。

謝雲岳猛然驚覺，退蹬借勁，陡地拔起五六丈高，疾變天龍八式中「神龍掠尾」，頭下足上，推出兩掌。

左掌使出「彌勒神功」第十三式「陰極陽生」，右掌劈出神功十四式「六合化一」，向左右兩旁凌空分擊。

這「彌勒神功」是禪門袪魔衞道的無上心法，蘊具至剛至柔絕奧之能，這一打出，只見無數股氣流，排空激盪，濤張雲湧的急劇向兩側迫擠，登時山崩地裂，枝葉横飛四濺，轟隆之聲不絕，震耳欲聾，塵土漫天，別的不說，僅海碗粗徑的松杉之屬，就被震斷數十棵，足見「彌勒神功」掌力神威驚人。

謝雲岳身形落定，乘騎已中箭死去，倒在路旁，他氣得目眥皆裂，身形疾逾閃電地望左邊林中掠去，遙見十數條黑影，遠在數十丈外林間捷足飛奔。

謝雲岳心想：「我今日若叫你們逃出手外，誓不為人。」心念雖如電輪疾轉，足下也迅如星殞飛奔趕去。

林間黑樾陰暗，荆棘藤蘿糾結牽纏，異常難行，這一來，速度減弱不少，尤其十數條黑影，東奔西竄，目力再好，仍晃眼如花。

這一森林，異常綿密無際，等他追至林外時，已費了一個時辰，天色已晚，下弦月尚未升起，夜空中僅得幾顆疏星明滅，寒風襲人，一陣陣呼嘯刮過林梢，濤音起自天籟，窮極目力之下，眼前盡是層伏起落的崗丘，矮樹分立着有如一幢幢鬼影，隨風搖動，異常陰森恐怖，那些黑影已是杳然無跡。

謝雲岳緊馳了里餘，存身在一個山丘上，定一定神，思忖他們逸去的方回。

忽然一聲聲低沉恐怖的怪笑，由四面八方傳來，隨夜風飄入耳際，如同鬼哭狼嘷，昏夜之中，饒是謝雲岳胆大，至此由不得毛骨盡悚。

謝雲岳既驚於昏夜荒山魅笑，同時對匪徒此種鬼蜮技倆也大為震怒，凝耳靜聽，但聞得這陰森低沉的怪笑，此起彼落，隨風傳出老遠，荒谷激起迴盪，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呱呱怪音，擾人心靈，益增恐怖。

他測出西南方一處怪笑之音，距存身之地較近，雙肩一動，「金龍抖甲」雙掌如鈎，挾雷霆萬鈞之勢，身形一拔，疾又變為頭下足上，向發聲處撲去。

雙掌猛吐，打出洶湧如潮的勁氣，凌下空擊。

突然間……

一聲陰森的怪笑揚起，在他掌勁邊緣之外，騰出一條極快的黑影，冲霄而起，宛如夜梟撲空，捷如鬼魅。

謝雲岳變換身形迅快無儔，尚未落地，雙足交互一踹，胸腹貼地倒翻了回去，兩手電光石火般向那條黑影足踝扣去，口中大喝道：「朋友！裝神扮鬼，算得什麼武林人物？」

只是稍遲了一步，那條人影快了一分足踝滑出謝雲岳雙手。

但謝雲岳「軒轅十八解」，斷筋截脈「制穴手法」，是天下絕奇精奧之學，那人雖僥倖滑出，仍被謝雲岳吐出指勁掃中一點，只聽那條人影發出一聲悶哼，只略緩得一緩，仍急如飛弩一般激射了出去。

謝雲岳一聲暴喝：「朋友，那裏走？」雙足又是一踹，身形快得電漩星射，冲霄尾隨着那條黑影追去。

今晚，謝雲岳可露出了平生精奇之武學，似這種凌空三換身法，眞力不墜，神詭妙奥，武林中甚是罕睹。

眼看那條黑影就要追及，謝雲岳驀覺足底有兩股排雲馭空地濤湧氣流追來，漸見壓束沉重，心中微驚，荒山中竟遇上勁敵，於是撇開追擒那人企圖，兩臂倏地一沉，駢指吐勁，人也急翻直墜。

只見兩條黑影電閃地撲到，凌空望上推掌，打出幾股狂飈。

謝雲岳一聲輕笑，護身神功業已密佈，功行兩臂，駢指分望兩人「肩井」穴戳去，這一戳上，兩人非得肩骨全部卸却。

兩人心知厲害，慌不迭掌力硬撤了回來，全身迅快的飛墜，甫一落地，謝雲岳雙手電飛跟踪而到，兩人嚇得亡魂皆冒，「懶驢打滾」分開翻了出去。

那被謝雲岳先追躡的那人，虧得這兩人搶救，才脫出險境，此時他也下墜，見這兩同伴身已瀕危，喝了聲：「打。」

星光隱約下，但見十數枚發亮飛芒，宛如暴雨地打出。

只聽得錚錚微響，打來的暗器悉數被謝雲岳護身神功潛力震落。

雙方身形已落立在山丘之上，謝雲岳尋見十數丈外，連續顯出四條黑影，來得好快，才一站在兩丈開外，登時散了開來，與前三人團團將謝雲岳圍住，暗站七星方位。

星光微弱，那七人面形，謝雲岳看得不甚清楚，隱隱看出形像奇特，年歲却已不小。

謝雲岳一聲冷哼道：「朋友！昏夜荒山阻截在下，為了何故？如還不出一個明白來，在下可要施展毒手了。」話落，七人不則一聲。

其間只有瞬時的沉寂，七對眼睛吐出湛光如梟目，滴溜溜亂轉。

突然，一聲磔磔怪笑發出，凝盪夜空，笑完，大喝道：「我道是誰，却原來是你這小子，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今夜若不令你濺血横屍，豈能消却老夫之恨？」

謝雲岳聽出耳音極熟，微一思索，恍然悟出那是何人，哈哈一笑道：「蒼鬚怪叟！你臨死猶不知悛改，眞是好笑，前次念你成名不易，才予不死，今番荒山阻截，少爺到要瞧瞧年來你練些什麼絕藝？」

蒼鬚怪叟當年在周家莊，被謝雲岳在「六合須彌掌」打寒了心，雖然雙腕被靈藥鋼箍接上，功力也畧有增進，至今仍餘悸猶存，心知單打獨鬥未必能取勝，暗中起下取巧之心，沉聲喝道：「姓岳的，你別以為今晚能全身而退，你仔細看看，還有更厲害的對頭人來了。」

且說謝雲岳聞言，放目一望，果然星光之下，遠處有三條形影飛馳而來，待到近前，仔細一瞧，內中兩人正是當年折在手下的「陰陽雙劍」華山派一清一非師兄

弟兩人，另外一身材修偉，髮鬚皓白的老道，肩揷着兩柄形貌蒼古的寶劍，三人身法極快，足下行雲流水，一望而知「陰陽雙劍」並非當年吳下阿蒙，功力定增進不少。

謝雲岳暗暗訝異他們爲何知道自己今日要趕赴泰山，其實他在源盛鏢局門首，戲弄的那些人就是蒼鬚怪叟手下。

蒼鬚怪叟細聆手下禀報，判出那人就是自己大仇人岳雲那小子，便命手下暗伏鏢局外，一經探明岳雲是趕奔泰山，便通知同道抄捷徑先往泰山通道等候，自己則與手下躡踪，謝雲岳前見兩條身影林內飛掠，即是蒼鬚怪叟等。

只因蒼鬚怪叟被謝雲岳掌斷雙腕，認爲是平生奇恥大辱，誓須湔雪不可，又偵不出謝雲岳行踪何處，處心積慮之下，便設計向周維城趙康九兩人身上下手，由此謝雲岳當不請自來，經探出周趙兩人落在源盛鏢局，又知源盛鏢局正接下一批紅鏢，起運護送至揚州，便在曲阜尼山附近安下伏樁，全部刦下，鏢師悉被殂殺，只放出一個趟子手，命他回報，要想起回紅鏢，除非周趙二人親自前來。

周趙二人聞信之下，果然趕赴尼山，源盛鏢局總鏢頭鐵筆奇俠高子龍亦非事外之人，邀令數位好友伴隨前往。

到達尼山之後，中州一劍趙康九大發神威，使出平生絕學「秋風落葉一字劍」法，戳殺紅旗帮數名好手，但以武林十三邪與紅旗帮人均是江湖風雲人物，一場混戰之下，趙康九等人數寥寥，拚死周旋，扳回危局，不料蒼鬚怪叟師叔獨臂神魔查坤天外飛來，兩淮大俠周維城鐵筆奇俠高子龍被獨臂神魔查坤絕毒天下金綫蛇液淬毒飛針所中，於是戰局逆轉。

幸得獨臂神魔查坤是個略爲明理之人，喝阻蒼鬚怪叟等人不許向周維城等下毒手，他說蒼鬚怪叟之仇既是岳雲，便等岳雲好了，立時住手放他們返回濟南，臨行之際，查坤明告周高二人被他淬毒飛針所傷，任何靈藥都不能治愈，非泰山千丈淵中所產一種罕有的鶴涎草不可，再說輸得如不服，半月之後，千佛山頂再行交手分個勝負，紅鏢非要岳雲親來解決不可。

中州一劍趙康九回到濟南源盛鏢局後，見周維城高子龍呻吟病榻，良有不忍，下得決心獨往千丈淵採取鶴涎草，他知獨臂神魔查坤居處密邇千丈淵，險多吉少，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況眼睜睜看見周高兩人身化血水不成，是以，趙康九五日之前獨赴泰山，迄未見返。

蒼鬚怪叟在濟南設下紅旗分壇，暗中注意源盛鏢局出入之人，此刻一聞得岳雲（謝雲岳）獨闖泰山，驚喜交加，正值陰陽雙劍等三人趕到，便邀請他們一同前來此處。

陰陽雙劍等來此原因，原是爲報岳雲斷劍之恥，正中下懷，即是不請他也要來的。

且說此時謝雲岳一見陰陽雙劍現身，頓時哈哈大笑道：「一淸，一非，你們還有臉來這尋仇，叫我身受此辱，自應回心向善，長護玄門，永不出山，少爺還沒見過你們這種恬不知恥的人。」說罷，放聲長笑，聲震山谷。

陰陽雙劍勃然變色，尚未喝罵出口，隨着陰陽雙劍而來的鬚髮皓白的老道却已嘿嘿冷笑道：「閣下年紀輕輕，怎麼如此猖狂，出口傷人。」神色威嚴之至。

謝雲岳暗中打量這發話道人，目中神光逼射，一雙太陽穴高高隆起，顯然內功已臻上乘，閑言微笑道：「道長與在下從無怨隙，爲何要淌這渾水？」

那道人眉頭微揚，正要答話……

立在一旁的蒼鬚怪叟冷笑道：「岳雲，你有眼不識泰山，此位是華山派掌門祖師知微道長，還不束手待擒？」

謝雲岳頓時放聲大笑道：「像我這江湖末學之輩，不料也驚動一派掌門，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我何幸臻此。」說此一頓，繼又面色一沉，大喝一聲道：「蒼鬚老賊，你今晚究存何種心意，還是一個來，抑或合手聯攻，岳某無不奉陪，你如想借刀殺人，岳某先下手除了你。」說着手一揚。

蒼鬚怪叟慘痛經驗猶存，駭得倒竄出去三步。

那知謝雲岳是虛招，見狀大笑。

蒼鬚怪叟臉色紅白立現，羞赧不已，强自鎭定地說道：「岳小子你別狂，如若破得老夫這七星連環陣式，老夫就此絕跡江湖。」

謝雲岳啞然失笑，暗忖：「恩師明亮大師傳我玄天七星步法劍法，就說過這七星劍步，蘊天下之奇奧，七七四十九暗含大衍之數，生尅變化無不曲盡其妙，蒼鬚老怪自恃七星連環陣式，想必自有其威力之處，乘着此時，不如試試自己所學。」

當下便冷笑道：「老怪，說來說去還不是想合手聯攻，你這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岳某要怕你這區區七星連環陣式，也不會自誇海口了，現在廢話少說，你發動陣式吧！」

蒼鬚怪叟陰陰地一笑，目光怨毒無比，也不說話，面向着華山掌門知微子抱拳一揖。

知微道長知蒼鬚怪叟現在暫不需要自己助拳，倏地與「陰陽雙劍」後退丈餘。

此刻，下弦月甫出山頭，谷野籠罩一片淡淡光輝，隱約可見高峰積雪，蜿蜒如同玉帶，寒風侵越林梢，濤起天籟，銳嘯之音，震蕩侮人心弦。

武林七邪以蒼鬚怪叟爲首，業已排好七星方位，七人面色緊張無比，這在武林十三邪而言，是少聞罕見之事，當年十三邪便以七星六合陣法馳譽武林，這種陣式僅用過兩次對付生平大敵，似今晚只得七人，其餘六邪爲謝雲岳及不知名者，在武清縣小廟全部戳除，可惜蒼鬚怪叟至今尙未知悉，如今只得七星陣式對付謝雲岳，威力大爲減弱，蒼鬚怪叟自知面前立着者，是平生唯一强敵，七星陣式也難必勝，不得不發，只有孤注一擲了。

這時，謝雲岳藉月色看出武林七邪已列好陣勢，蒼鬚老怪與第二第七等三人，迎掌蓄敵，第三第四人是用單劍，第五第六是用兩柄鋒稜牙棒，都是雙足踩定子午樁，心想：「自己還須前往尋覓千丈淵，誰耐煩與他久戰，反不如逐個解決爲妙。」想定，大喝道：「老怪，是你們上還是我先上？」

（未完）